

國家人權博物館

「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計畫」

成果報告書

投標廠商：國立東華大學
計畫主持人：陳進金

2018 年 04 月

目錄

壹、前言	p. 1-5
貳、口述訪談紀錄稿	p. 6-168
一、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6-12
二、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3-19
三、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20-23
四、田亦發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24-32
五、田定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33-39
六、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40-47
七、田陳美琴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48-54
八、林陳傳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55-59
九、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60-67
十、曹許清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68-76
十一、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77-86
十二、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87-94
十三、陳次男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95-104
十四、陳美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05-118
十五、陳進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19-128

十六、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29-139
十七、賀玲玲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40-148
十八、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49-159
十九、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60-163
二十、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p. 164-168
參、從口述訪談看綠島人民對政治受難者之印象探討 ...	p. 169-189
肆、徵引文獻	p. 190-195
附錄、期初/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修訂對照表	p. 196-208

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於 2015 年曾經規劃辦理「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資料採集計畫」，該計畫針對十位綠島居民、地方耆老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藉由與民眾、耆老的深入訪談，蒐集相關的歷史資料，成果頗為豐碩。今，為完整呈現歷史樣貌，建構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歷史記憶，乃規劃政治受難者對於綠島教育文化的貢獻訪談計畫，希望藉此瞭解政治受難者對當地教育文化的貢獻及其影響。

二、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計畫的工作內容及項目如下：

- 一、以政治受難者及綠島居民及其相關人物（如家屬、管理人員、官兵等）為口述訪談對象，詳細深度訪談人數至少二十人或十五萬字。
- 二、訪談與記錄內容以 1951 年至 1987 年間，政治受難者及綠島居民及其相關人物（如家屬、管理人員、官兵等）之家庭背景、成長經歷、獄中的生活等為主，並於訪談過程中輔以錄音、拍照記錄。
- 三、訪談前須預先通知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指派人員共同參與、研討訪談計畫及各項相關作業之施作。
- 四、蒐集受訪者相關史料文物、照片等平面、影音資料，以及新生訓導處、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等相關檔案資料，並加以整理建檔。
- 五、召開相關工作會議檢討工作進度與成效。
- 六、根據口述訪談資料與蒐集到之文物及文史資料，詳細整理完整的政治受難者及其相關人物（如家屬、管理人員、官兵等）之歷史性及故事性敘述紀錄，作為綠島人權園區導覽解說、策展及園區規劃的參考。
- 七、提供受訪者口述訪談費用每人至少新台幣貳千元，並取得口述訪談內容及相關史料文物之授權。
- 八、期限屆滿日內完成結案成果報告書及光碟一式十份（含調查研究成果、訪談逐字稿電子檔、影像紀錄、口述訪談內容及相關史料

文物之授權同意書、本案相關資料 WORD、PDF 及照片原始檔等相關電子檔資料) 予國家人權博物館。

三、受訪者資料說明

本計畫係依照國家人權館所提「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計畫」採購案之需求，為建構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歷史記憶，完整呈現歷史樣貌，規劃政治受難者對於綠島教育文化的貢獻訪談計畫，希望藉此瞭解政治受難者對當地教育文化的貢獻及其影響。換言之，本計畫係透過與綠島人民與移送到綠島所謂的「政治犯」之間的互動，留下珍貴的口述訪談資料，提供學界從另一個視角來理解台灣的白色恐怖歷史。

本次計畫以未曾接受過其他訪談者為優先，若已經接受過其他計畫訪談者，若其有待更翔實且深入補訪，或是其與政治受難者有密切互動相關者，仍然納入本計畫之訪談對象。成果報告所完成的口述訪談計有二十位（見表一），其中有十八位是綠島居民、兩位曾隨父親駐軍當地的士官子女，他（她）們成為第一次接受口述歷史訪談者。

序號	姓名	出生年	身分	與新生主要的接觸
1	王田桂玉	1948	綠島居民	農業、戲劇
2	王貴輝	1947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3	田木生	1950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4	田亦發	1956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5	田定隆	1954	綠島居民	農業
6	田敏廣	1943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7	田陳美琴	1956	綠島居民	農業
8	林陳傳玉	1949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9	唐燕妮	1946	士官子女	教育、戲劇
10	曹許清葉	1940	綠島居民	農業、與士官婚配
11	陳木籐	1950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12	陳光明	1948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13	陳次男	1940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14	陳美英	1953	綠島居民	婚姻
15	陳進榮	1944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16	陳照隆	1949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
17	賀玲玲	1948	士官子女	戲劇
18	蔡三麒	1944	綠島居民	農業、教育、戲劇
19	蔡陳伯花	1936	綠島居民	農業、子女婚配士官
20	蘇鄭登英	1932	綠島居民	農業

表一、受訪者身分簡表

而在受訪者篩選上，本團隊主要鎖定五項相關接觸經驗。第一，以接受過「新生」補習教育的綠島居民為主，如：王貴輝、田木生、田亦發、田敏廣、林陳傳玉、陳木籐、陳光明、陳次男、陳進榮、陳照隆和蔡三麒，他們記憶中的「新生」老師們，提供了本研究案相當重要的口述訪談資料。

對於補習課的上課地點，根據現有的口述訪談所得共有兩處，分別為公館國小與新生訓導處內，疑為時間上的差異造就。其次，關於參與上課的學童來源，王貴輝先生說「公館的小朋友幾乎都會參加」，其他聚落的學童則因距離問題較少到課。不過對此，田木生先生與陳照隆先生卻有著不同的記憶，他們指出新生訓導處「會用大卡車出來街上學生進訓導處裡上課」，陳照隆先生更是對追卡車一事記憶深刻，「大卡車從公館、柴口、中寮一路開到南寮，車速並不快，要去補習的學生就會跑在卡車後面，自己覷空檔跳上卡車。」

而來幫學童補習的新生，陳木籐先生則指出「會由老士官帶他們來」，田敏廣先生並回憶道負責看守新生的官兵「並不會很嚴」。再次，補習課程部分則如田亦發先生所言「有國語和珠算」。陳光明先生更進一步說明，即使到了台東念中學，暑假依然回綠島接受「新生」的課業輔導。新生的補習課以學校教材為主，學生依照年級分班上課。上課時間多在寒暑假，整體作息與一般在學校上課無異，午餐並由新生訓導處提供新生做的饅頭和他們栽種的小番茄。陳傳玉女士的口述證言更指出了新生間接影響的教育觀念：「我記得林達三來打鐵的時候還跟我媽媽說，就算吃番薯簽也要給我去念書，希望再貧困也要給我去讀書受教育，這樣才能得到翻身的機會。」

第二，除卻補習教育的影響，本團隊發現新生對於綠島的農業改良有深遠影響，故也將農業文化一併納入，誠如曾將家中的田地租給第七中隊的「新生」耕作的鄭蘇登英女士，又如田陳美琴女士、蔡陳伯花女士所言「新生」會將多餘的生產物或賣或送給居民，陳次男先生也指出「新生也會教我們如何種菜，還會把菜籽分送給我們」。

第三，透過口述訪談，本團隊亦發現新生於期間帶來的戲劇表演與年節活動，亦豐富了綠島人民的娛樂文化，為綠島人民最為感念的一項接觸記憶，相關證言並可散見於各篇訪談稿。其中，王田桂玉女士則是和「新生」一起演過戲劇，王田女士的訪談內容中對於當時戲劇的排演過程、戲劇內容，以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都記憶猶新，甚至連一起演戲的「新生」也還記得名字，是一篇珍貴的訪談紀錄。蔡三麒先生也有類似的經驗，說明那時搬演的劇目是〈狸貓換太子〉，「那時我們大概七、八個同學會進去新生營學戲，我們也會到燕子洞去排演，最後在中山堂正式演出。」田定隆先生亦指出「我曾經去過中山堂看電影，也曾在那裡看過新生演戲。」陳進榮先生更是直言，「只要有康樂活動，新生訓導處一定不會忘了綠島的居民，我們也就這樣一起同樂。」可見當時新生訓導處與綠島居民之間的關係融洽。

第四，納入嫁給「新生」／士官之綠島女性訪談，透過她們的口述證言，呈現更為多元的「綠島居民的白色記憶」。像是嫁給新生訓導處裡軍官的曹許清葉女士，其之口述證言除卻再次應證新生對於綠島地方的醫療貢獻，也讓我們看見該時新生與綠島居民彼此之間猶若家人的良好情誼，「連跟我交情比較好的新生都一再勸戒我不要嫁給那個所長」。從曹女士的婚宴回憶裡，亦讓我們看見該時（1962年、唐湯銘處長任內）新生訓導處內的官兵、新生與綠島居民的互動情形：「在中山堂吃喜酒時，新生們也有參加，我還記得比較熟識的新生們爭先恐後地往塞糖果給我，我穿著禮服、頭上蓋著紗網，忍笑忍得很辛苦。」而陳美英女士則讓我們得以另一種角度思考綠島女性與「政治犯」間的關係，是一篇珍貴的訪談紀錄：「我們不會有異樣的眼光，結婚時父母也沒有反對啊！」「我們也是要感恩這些受難者，因為他們，才慢慢的讓我們這些台東、綠島的女孩子，接觸到外面的世界。」

最後，本計畫亦加入對士官子女之訪談，如：新生訓導處唐湯銘處長的女兒唐燕妮女士，以及以軍眷身分搬遷至綠島的賀玲玲女士，藉由她們的回憶證言，則能提供我們另一個方向去看待綠島居民和「新生」之間相處融洽之外，其人寬柔待下的風範，使其形象更為飽滿。

本計畫之執行皆由計畫主持人偕同助理親自進行口述訪談，訪談內容均先

整理出逐字稿，再根據逐字稿予以完成訪談初稿，內容若有不足或缺漏處，將再進行補訪。本次二十位受訪者，共計完成逐字稿三十七萬餘字，整理稿十三萬餘字。

貳、口述訪談紀錄稿

一、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6月30日（五）8-10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家世與生平

我是王田桂玉，生於 1948 年 12 月綠島鄉的公館村，因為我出生的時候接近農曆年，所以家裡晚報戶口，因此身分證上的出生日期是 1949 年 3 月。我的父

母都是當地人。爸爸是公館人，叫田順和財¹。媽媽是中寮人，叫田李清和子。流麻溝那帶以前都是住姓蔡的人家比較多，我們姓田的則是在公館這裡。我媽媽是童養媳，小的時候就被抱養到我爸爸家，他們長大後便也順理成章地結婚，並育有七個孩子。我在兄弟姐妹之間排行最末，上頭共有五個哥哥與一個姐姐。我大哥已經過世了，大姐現在跟小孩一起住在台東。二哥跟三哥雖然從小就分給別人，但是我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二哥兩年前過世了，三哥在新港，今年八十幾歲了。四哥中風一段日子了，前陣子從樓梯上摔下來、撞到頭，幸好最後人還是平安。五哥現在則在新北市新莊。

我們那時候沒有幼稚園，所以大家都是八歲上小學。我在 1957 年進入公館國民學校²就讀，是第四屆的畢業生，校長到我畢業時都是陳懷仁³。那時候的公館國校建築還很簡陋，只是一層樓的木板屋，不像現在是兩層樓的水泥建築。我記得當時上課的科目有國語、算數、地理和歷史，我比較喜歡國語。我們那時也像現在一樣，會定期舉辦運動會。

小學印象最深刻的老師則分別是教導主任林海權，以及五六年級的導師林碧雄與李永明。林海權老師很兇，在管教學生方面相當嚴厲。以前是允許老師體罰學生的，林老師在我們學生口耳之間就是屬於「打得兇」的老師。其實林老師算是我的親戚，是我娘家那邊姪孫的姐姐，所以平常我都叫她「姐仔」。而會對林碧雄老師與李永明老師有印象，則除了因為是高年級的班導師、相處時間久以外，十一、十二歲時也比較懂事了、對發生的事情也比較有記憶。我有一個姐夫叫黃主權，當時也在公館國校當老師。不過他是台灣來的，不是本地人，似乎是外省人。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班上同學的名字，我們班比較特別的是有三個外省籍同學——向國棟、張新喻，和一位姓李的同學。他們都住在訓導處附近的眷村，裡頭都是「兵太太」⁴。當時只有眷村裡有電視機，儘管不像現在是彩色螢幕，但對我們小孩子來說還是有著極大吸引力，因此我們下課後最常結伴去這些兵太太家看電視，天黑了才摸黑走路回家。到現在，我依然記得很清楚學校那條通往眷村

¹ 綠島之田姓家族皆由泉州遷往小琉球後再到綠島的公館，遷往綠島的共有三支，皆源於同一個祖先。田姓並和王姓為公館村兩大姓氏。田桂玉父親田順和財為居住的田江一支二房的長孫。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頁 331-332。

² 公館國民小學。1952 年在公館村民函請台東縣政府核准中寮國民學校（今綠島國民小學）設立公館分班。於 1954 年改制為中寮國民學校公館分校。1957 年獨立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學校，而同在綠島鄉溫泉村的溫泉分班亦劃歸於其。1968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名異動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271。

³ 陳懷仁，第一屆公館國小校長，任期為 1957 年 8 月至 1965 年 9 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272。

⁴ 意指士官兵之妻子。

的小路樣貌。那時候要經過一條水溝，不過現在經過工程整治，已經覆蓋上混凝土了。

外省籍同學以外，印象比較深的同學還有許德文、陳來丁、許來保、蔡秀理跟蔡秀鳳、陳金枝。許德文現在好像跟女兒一起在餐廳工作，陳來丁好像過世了，蔡秀理我記得她後來嫁給訓導處的軍官、離開綠島了，蔡秀鳳現在則住在中寮。不過我們同儕間在畢業後其實也很少聯絡，一來是因為當時沒有電話，聯繫上沒有現在方便，二來則是班上同學大都在畢業後搬出綠島，少數留在島上的平常也不會特別聯絡，頂多就是路上遇到了、打個招呼。在地的同學都如此了，更不用說那些外省籍同學。尤其他們通常都跟著爸爸職務的調派移動，駐兵期結束便離開，更難有所聯繫。小學裡比較特別的還有一個人，她叫唐燕妮⁵，她爸爸是新生訓導處的處長。但她算是我的學姐，我是第四屆，她好像是第一還第二屆的畢業生，所以我並不真的認識她，只是知道有這個人。

當時綠島還沒有設立初中，⁶得去到台東就學，是筆不小的費用。因此國校畢業後，我就留在家裡幫忙農活與家務，沒有繼續升學。那時的綠島人大都以務農與捕魚為生，我家也不例外。農作方面，除了番薯、花生以外，我家也有種稻子。小時候一件在田裡印象很深刻的事，就是以前的田裡很多蜈蚣⁷，被咬到很痛，還會被吸血呢！小時候除了幫忙田裡的差事，我還要幫忙去山上撿茅桿回來當柴薪，開始上學後也不例外。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都是禮拜天下午結伴上山撿茅桿。那時不像現在都是柏油路面，往山上的路很小，會經過一條小溝壑。溝壑因為下雨的關係，時常有積水。空手上山時還算輕鬆，跳過去就好，但當抱著茅桿時就不同了。茅桿本身有點重量，小孩力氣有限，本來就吃力，因此很難抱著跳過溝壑。我們都不敢跳，所以每次都是把撿來的溝壑先丟下去，隔天禮拜一中午放學後再撿回家晾乾。我記得校長的兩個小孩也曾經跟我們一起出去撿過茅桿。我想他們大概從沒撿過、只是覺得好玩，所以興致勃勃地喊著要跟我們去。但真的去了以後，知道這「不好玩」、很辛苦，隔天就沒再跟我們去溝裡撿茅桿了。

撿茅桿之外，我也會去撈魚苗補貼家計，儘管魚苗的收購價格也不過幾元。往燕子洞的方向那裡有一條橋，我就是在橋下的近海處撈魚苗。由於燕子洞那邊算是營區的管制區，進出一定都要經過營區的站哨。時間要是太早他不會讓你通過，而時間若是太晚他也會主動趕你回去，我記得我就有就被趕過一次。那時接近傍晚，阿兵哥一樣有來喊我們該離開了，不過我覺得天色還早、再一下子就好、

⁵ 關於其人生平，詳見本報告書中的〈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 1968年，因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綠島方而設立國中（即綠島國中）。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276。

⁷ mōo-khî，台語，水蛭之意。

再一下子就好，可能真的拖了一段時間吧？後來那位站哨的阿兵哥就很生氣地走到我旁邊，把我裝魚苗的竹簍踢翻，魚苗全部流回海裡，一下午的勞動心血就這樣沒了。我雖然不滿，但也是敢怒不敢言，只能自己摸摸鼻子趕緊收拾回家。

此外，比較特別的大概就是我有出去到台東，幫忙我兩個嫂嫂做月子。回到綠島後，我甚至也幫過林海權老師做月子。林老師那時住在小學的宿舍，她生兒子後的月子就是我去幫忙的。

我十九歲（1967）嫁給我先生，夫家姓王。我夫家也是務農跟捕魚，夫家的田在觀音洞再過去一點。不過現在都賣給潤泰集團⁸了。婚後我們共有五個小孩，四個女生、一個男生，兒子排行第四。我和我先生結婚二十天後，他就被臨時通知要去當兵。其實那時還沒到他的兵期，但那一批的役男有一個是船員，跑船時失蹤了，造成缺位，於是鄉公所就通知我先生遞補。那時男生至少都要當兩年兵，可憐我才新婚沒多久，就得一個人扛起一個家。

先生當兵那段日子真的很辛苦。那時綠島還沒有電，⁹只能點著氣味不好的煤油燈、甚至是蠟燭。街上也不像現在方便、有便利商店，那時甚至連一間雜貨店都沒有，一切都要自給自足。要吃飯就得自己種稻子，要吃雞肉雞蛋就得自己養。物質貧乏以外，醫療條件也不好。我生大女兒時，接生婆是憑著微弱的光線接生，還沒有現代的婦產科診所。我生完大女兒的隔天甚至就得下床勞動，撿柴薪、煮豬菜、做三餐，一刻都不得閒。我還記得那位產婆的名字，她叫張焦枝，我前面幾個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只有小女兒不是。我大女兒在 1968 年出生的，小女兒則是 1977 年出生。

二、綠島人的白色記憶

第一批新生來到綠島是 1951 年，那時我還小、住在公館村，所以多少會有機會接觸到新生。我曾看過他們推著リアカー¹⁰出來賣菜，每天的菜類都不太一樣，端看他們那天的收成。我記得自己曾買過空心菜跟莧菜，一把五元而已、很

⁸ 1943 年由尹書田於上海成立，1945 年遷移至台灣。由紡織業起家，現之業務擴及建築開發、金融保險、流通事業、醫療服務及教育等多角化發展。資料來源：潤泰集團全球服務網，www.ruentex.com.tw/，2018 年 4 月 25 日讀取。

⁹ 1972 年，綠島鄉公所經營火力發電廠後，島上才有供電，不過每日有供電時間限制（10-13 時與 18-23 時）。直到 1980 年台電完成綠島電力公司建廠，1981 年起綠島才有全鄉全日供電。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9-30。

¹⁰ riaka，日語，推車之意。

便宜。新生總共有十二中隊，過年的時候他們會一隊一隊從營區裡走到南寮，沿途舞龍舞獅遊街，我覺得甚至比現在過年熱鬧。

我還在念小學的時候，新生還沒有出來幫我們補習，那應該是在我畢業之後的事。我自己跟新生比較特別的接觸，就是小學四、五年級時被老師選上進訓導處裡和新生學演歌仔戲。過程是這樣的，訓導處派人來跟我們學校接洽，說是因為新生要表演的劇碼裡有兩個小孩角色，所以希望學校能派兩個學生協助。我和同學田銀石因為成績好，座號排得前面，就這樣被指定進營區學歌仔戲。放學後訓導處會派吉普車來學校接我們進營區學習，但確切的訓練時間我就不記得了。我想訓導處會來跟我們公館國小接洽，應該也是距離近的緣故。畢竟綠島國小在南寮，離營區更遠。

我們兩個演的角色是乞丐，我戲中的名字是幼平，同學田銀石是幼娘，而演我們媽媽的新生則叫李兆育¹¹，大家好像都用台語叫他「馬力」。新生那時候還特別幫我們準備了兩套專屬的戲服，表演結束後就直接送給我們。布的材質雖然不好，但留作紀念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們在營區內的中山堂演出以外，也曾經到綠島國小表演，所以不只演出一場。綠島國小的演出部分，是在以前角落的舊司令台，不是現在的那個新的司令台。此外，我記得我們在綠島國小的那場表演，台下還真的有觀眾丟錢上來給我們兩個「乞丐囡仔」。

歌仔戲演出之外，我記得訓導處也曾商借更多學生做戲劇表演。不過這次派出的學生多了，我就不太記得參與的同學有哪些。在這個劇碼裡，男生扮演的是螞蟻，而我們女生則演蝴蝶。螞蟻每天都很努力在工作、攢積糧食過冬，蝴蝶卻是每天都很開心地玩耍，沒想到冬天的糧食問題。所以入冬後，可以鑽入地底避冬的螞蟻不但不怕冷，更因為先前囤積的糧食而能舒服過冬。但我們蝴蝶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我們沒辦法躲進溫暖的地底，也沒有糧食，又冷又餓。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覺得蠻有趣的，能在小學的時候學演歌仔戲、還是跟新生學的，應該算是種相當難得的經驗吧。我記得那時候教我們的新生清一色都是男生，沒有女性。他們在妝容、道具和服裝上都很講究，我覺得很棒。在進營區學習前，我們也都知道他們是「新生」，但我們也不會覺得害怕。一方面或許是當時小孩心性，一方面也是他們不曾在過程中對我們毛手毛腳，大家相處上就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而且現場也都有士兵，不會出事。不過學習結束後我們也不被允許和新生再有聯繫，畢竟他們終歸是犯人。另外，和我一起去學歌仔戲的同學田銀石好像過世了。小學畢業後，她就跟家人一起搬去台東，我們就斷了聯繫。

¹¹ 李兆育，苗栗人。案由為「於（民國）39年6月間在田中耕作時，經徐慶蘭之宣傳勸誘，口頭應允加入叛亂組織。」遭判處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8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1008>，2017年8月18日讀取。

聽說，她似乎是因為心肌梗塞病發逝世。他們家族有遺傳的心臟疾病，我記得她二姐田西石跟她爸爸好像也都是同樣的病因過世，讓人不得不感嘆。

我並沒有聽過「綠島百合」的故事，可是我小時候有聽過中寮那裡曾經有個女孩子和新生交往。他們兩個是在山上耕作時認識的，兩個人會跑到現在的自來水廠那裡約會。不過有一次似乎被管理的士兵發現了，那個新生嚇到後竟然就跳崖，最後不幸過世。¹²

新生走了之後，營區那裡就換成關隊員。隊員跟新生不一樣，走在路上如果遇到，我們會害怕，而且時常聽到他們逃跑。雖然說他們跑出來也都是往山上躲，不會真的對我們老百姓做什麼，但他們會偷抓我們飼養的雞、偷拿我們的東西，甚至我自己就有廚房的刀具被偷——可能上山需要砍草開路吧——實在讓人有點頭痛。而後來新蓋的八卦樓，我們跟那裡就完全沒有接觸。

三、記憶中的營區及空間互動

營區裡的空間我最有印象的是醫務所。從前綠島沒有衛生所，我們生病了一定是到醫務所求助。醫務所的位置也有變過。¹³我記得那時候有個老老的政治犯幫我們看病，他在那裡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¹⁴平常我們也會進中山堂看歌仔戲或是電影，都要自己走路進去營區。從前的中山堂位置跟現在不一樣，以前是正對大門，現在的則偏左些。福利社則在大門左手邊，不過我自己比較少去福利社購物，有的話也大概就是買些吃的。可以前日子苦，其實也沒什麼多餘的錢可以花用。另外，我也知道燕子洞那邊有「十三中隊」，是埋葬過世新生的地方。對那個地方我們不會感到害怕，甚至我們會去那邊的海岸摘紫菜，反正大家結伴而行，真有什麼也不怕。不過我們以前走去燕子洞的路跟現在是不一樣的，從前的路都被林投叢覆蓋了。我還記得從前為了採紫菜，還會爬到石頭壁上呢！但現在有年紀了，便也比較少過去那一帶。

¹² 應為張秀伯，於 1960 年 3 月 16 日跳崖身亡。資料來源：蔡宏明，《新生訓導處公墓（十三中隊）清查案成果報告書》，頁 26。

¹³ 新生訓導處時期最早的醫務所位於流麻溝旁，警總時期才搬遷至現址，並又經改建為現在看見的兩層樓水泥建築。詳細演變可參見：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17-218。

¹⁴ 應為柯千。柯千，福建人。案由為「柯千旅居菲律賓，於 35 年在馬尼拉由其同學黃宜國介紹參加朱毛匪幫菲律賓華僑局，受郭匪贊吾之領導，從事小組活動，研讀匪幫書籍，成為正式黨員並任小組長，38 年秋，調充匪華僑局聯絡組組員，負責與菲共聯絡，於 41 年 4 月 13 日與自稱為菲共領袖泰拉克之女貝貝塞納塔前往會晤菲共途中被捕，嗣於菲軍方審訊中，被迫簽署供詞誣指華僑尤里等為共產黨，致華僑三百餘人無辜被拘。」被判處無期徒刑，實際執行有期徒刑三十年十個月又二十天。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

<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5071>，2018 年 4 月 24 日讀取。

至於如何看待園區的改變，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想法，應該是對遊客比較有影響，畢竟多一個觀光點。園區改成現在這個樣子後，我曾分別進去參觀過八卦樓與蠟像館。會去看看八卦樓是因為從前不能進來，我們只有在山上勞動時往山下稍微探看。那棟樓會叫「八卦樓」，也是因為我們綠島人看那棟建築中間一個大大的空間，四邊再延伸出去四條長方形，很像是我們綠島上的椰子蟹——「八卦」，才這樣稱呼它。政府當初在蓋的時候我有在外面看過，不過我想整個應該是從台灣叫來的工人負責，因為我們綠島是要到近年才有專門在蓋房子的人。而當初在蓋八卦樓的時候，政府其實也沒對我們說明。不過看著工地建築慢慢有了樣子，我們自己心裡大概也有底說可能是要關犯人的。蠟像館的話，我自己是覺得有點可怕，那些蠟像太逼真了，有時候我都不免產生錯覺，覺得蠟像的眼睛好像在盯著我看。

二、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 年 12 月 13 日（三）14-16 點

地點：花蓮市中興路 208 號 王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張庭瑜

文字紀錄：張庭瑜



一、家世

（一）家族成員與概況

我是王貴輝，1947 年出生於綠島，父親是王清發，母親是王田貴桃。¹家中有五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大，有一個妹妹和三個弟弟。

我在 1965 年結婚，我太太小我一歲。因為我是家中的大兒子，總是要先娶

¹ 為公館王進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54。

個老婆，對長輩才有個交代，而且家裡也是要有人幫忙照料，好讓我可以安心出去工作。後來我們生了五個小孩，最大跟最小的孩子是男生，中間三個都是女生。

（二）童年

小時候我的爸爸主要工作是捕魚，媽媽則會種一些菜來自己食用，不過我們每天都是吃著番薯簽，配著鹹魚、花生，還有一些媽媽種的菜，以前綠島是沒有人在做生意賣菜的，家家戶戶幾乎都是自己生產作物自己吃。

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跟媽媽要了一角，跑去新生訓導處的福利社買金柑糖，一角好像只買得到一顆，我就用紙包著金柑糖，拿石頭把糖果壓碎，然後一小塊、一小塊的吃，因為家裡平常根本沒有錢買零食，所以糖果只好這樣省著吃，而且自己吃都不夠了，當然不會分給別人，這也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二、小學生活

1953 年左右，我進入公館國民學校讀書，我是第二屆的學生。那時候我們海參坪、柚子湖、楠仔湖還有流麻溝，四個村的孩子都是到公館國校讀書。在公館國校時期，我們還沒有校長，只有老師而已。到了 1957 年，公館國校獨立設校後，才有了第一任校長陳懷仁，他是台灣人，對我們很好，很多學生到現在都記得他。有幾位教過我的老師，像是鍾文甲、李隆吉還有林隆生，他們在我國小畢業後（1959），也接連擔任公館國小的校長。²另外比較有印象的老師還有張源吉、黃主權，後來我有一個姐姐嫁給黃主權，所以黃主權就變成我的姐夫了。還有一個老師叫做黃成根，他是外省人，他對小孩子非常兇，都會用藤條打人，被打到的地方整個都會腫起來，所以到現在都還有印象。

三、工作經歷

（一）捕魚

1959 年，我從公館國校畢業，當時如果要繼續升學念初中，就要到台東市

² 陳懷仁為公館國校第一任校長，任期為 1957 年 8 月至 1965 年 9 月。鍾文甲為公館國小第二任校長，任期為 1965 年 10 月至 1968 年 4 月。李隆吉為公館國小第三任校長，任期為 1968 年 9 月至 1974 年 9 月。林隆生為公館國小第四任校長，任期為 1974 年 9 月至 1982 年 9 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272。

就讀，雖然媽媽希望我能夠去讀初中，但是我並不想要到台東讀書，所以我就留在綠島，幫忙爸爸一起捕魚。那時候都在近海捕魚，當天出海，當天回來，之後我們自己有船了，就會去「釣煙仔」³，「釣煙仔」的船一次出去，就要差不多三到五天才會回家。

（二）綠島監獄雇員

1968年我去當兵，抽到兩年陸軍，1970年退伍，剛好當時要新建綠島監獄，也就是柴口那邊的司法監獄，⁴所以我就去那裡當雇員。我在綠島監獄的工作是當司機，應聘開鐵牛⁵搬運建材。這座監獄主要是由犯人建造的，他們還有請一些綠島的塗水師⁶帶犯人工作，監獄就這樣蓋了好幾年。1972年監獄蓋好後，我一樣在那裡當司機，負責到港口運送補給資源，一方面我也會幫忙管犯人，算是一半司機、一半管理員。問題是，因為我只有小學畢業，沒有資格參加考試、成為綠島監獄的正式員工，所以我在1980年離職。

（三）到台中生活

我退伍後還沒到綠島監獄工作前，會開著一部三輪車⁷到海邊去撿石頭來賣，這期間我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屏東人，在綠島除了開三輪仔，也在修理摩托車。以前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摩托車很少，所以他的生意不是很好。後來我到綠島監獄工作時，也有叫這個朋友來當司機。不過他在綠島生活得不太好，所以就跑到台中去了。他到台中後打電話給我，反叫我過去幫他忙，因此1980年7月15日，我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到了台中。這時，我已經有四個孩子了，另外兩個孩子留在綠島，請我媽媽幫忙照顧。

到了台中，我們一家人住在大坑口，那時候正值蘋果盛產，我朋友開トラック⁸在梨山載運蘋果，我就當他的助理，有時候也幫忙開車。後來，我自己也有トラック後，我也會去幫工廠載木頭，但那個數量也不是很多。幾個月過去，這工作就沒了，我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再加上在台中待了一段時間，我開始

³ tiò ian-á，台語，釣鯉魚之意。

⁴ 即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綠島監獄自1970年7月1日開始籌備，於1971年2月5日正式開工，由於當時綠島與台東間交通不便且常受天候影響，使得建築費用昂貴，為節省費用，乃從台灣各監獄遴選具有營繕技術之受刑人八十名組成外役隊，自行興建。由於隔海施工，材料搬運不易，至1972年9月始告完成第一期工程並啟用。資料來源：〈歷史沿革〉，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gip.moj.gov.tw/ct.asp?xItem=94126&CtNode=7267&mp=067>，2017年12月24日讀取。

⁵ thih-gû，台語，原意為用來代替牛隻耕地的機械化農具，此指用耕耘車改裝的拼裝小貨車之意。

⁶ thôo-tsuí-sai，台語，專門修造建築物的工匠之意。

⁷ sann-lián-tshia，台語，車子的一種，前為一輪，後為兩輪的車子，可用來作交通工具或小孩的遊戲車。

⁸ トラック (Torakku)，日語，貨車之意，台語拼音為 thoo la khuh。

想念海風、想念有關大海的一切事物，剛好又認識了一位在衣架工廠工作的朋友，他是台東成功鎮人，我和太太商量後就決定搬去成功。

（四）來到成功

我的一位連襟也是綠島人，名字叫做蔡丁貴，他後來從綠島搬出來住在成功。1981 年左右，我到了成功就和他商量合作，因為我不夠錢，他比較有錢，後來我們花了四、五十萬買了一部拼裝車，我會開到新港載石頭回來成功鎮上的建商蓋房子。之後，剛好又認識了一位專門包工程的師傅，我就跟著他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後，有天我接到我叔叔趙貴興的電話，他問我要不要去幫他忙，他是專門載運綠島下訂的貨物到富岡漁港的。因此，我就過去叔叔那裡幫忙，我們一家也從成功搬到了南王。我最小的兒子也在這一年出生（1983），我還記得那年夏天很熱，我開著貨車工作，我的孩子們也都一起擠在車子裡。

（五）緝私艦水手

後來我有一個姪子陳忠德，他問我要不要去海關工作，工作地點在台中梧棲。1985 年，我考到了海關的技工執照，所以又回到了台中工作。我在一艘名叫「欽星艦」的緝私艦上當水手，船上的工作崗位又分了兩個部分——甲板和機艙，我是屬於甲板的人員。在台中待了一年後，花蓮這邊有一艘緝私艦出了紕漏，他們抓到了一批走私的貨物，結果經過一個晚上後，天亮時竟然有五、六十包走私貨物不見了，很明顯是船上有人私吞了，整艘船的人員就內亂了，後來基隆關花蓮分關的分局長來查，他要艦長自行處理，後來發現那些不見的貨物都藏在船艙裡，整艘船的人都被檢調收押了，只有一個人員剛好那次沒有跟著出海，所以他才沒被抓。

因為出了這樣的事情，整艘船的人都被抓了，所以花蓮海關這邊頓時缺了許多人手。於是，總局基隆關那邊便送公文到各港口，詢問各單位有沒有人要來花蓮支援，剛好我是綠島人，花蓮離台東近，我就自願調到花蓮支援。我在 1986 年 7 月 5 日到花蓮海關報到，就這樣一直工作到 2008 年退休。

四、與新生的接觸

（一）讓新生補習

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曾經給新生補習過，都是在學校放學後上課，公館的小朋友幾乎都會來參加。不過像流麻溝、柚子湖那邊的學生，因為家住太遠了，如果再留下來補習，回家就會太晚，所以那邊的同學大多沒有參加補習，我記得和我一起補習的學生差不多有十幾個。新生曾經教過我國文、注音符號、九九乘法表。以前我們如果九九乘法表不會背，在學校可是會被老師罰站呢！新生的補習對我們確實有幫助，他們教得很不錯，像我國小畢業而已，字認識的不多，但字卻寫得不錯。我記得上課時會有官兵帶新生出來，不過新生很自由，我們就像平常上課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

（二）對新生的印象

以前綠島過年真的非常熱鬧，我記得新生的十二個中隊，每個中隊都會出一團表演，他們會舞龍舞獅，然後從公館一直走到中寮、南寮，繞一圈回來新生訓導處，我們小孩子都會跟著走一趟，覺得非常有趣。

以前我們綠島人的土地是沒有登記的，誰先佔了就是誰的，新生他們也在綠島佔了一些土地種菜，而他們的菜園剛好就在我們的農地旁邊，他們會蓋一間草寮，中午就在那邊休息。⁹我記得只要和我媽媽在田裡碰到新生，他們就會拿一兩顆饅頭給我們小孩子吃。在我們那個完全沒有零食的年代，饅頭顯得特別好吃。每次父母要去菜園工作時，我都會跟著去，因為我主要目的是要等新生給我饅頭吃。有時候他們還會給到十幾個饅頭，我就會拿回家給媽媽煎或炸，都非常美味。

新生平時也會賣菜給我們綠島人，¹⁰我記得他們種的番茄很大顆，非常漂亮，真的是專業人士才種得出來的，比我們綠島人種得都還要好。他們也會殺豬賣豬肉，每次我看他們賣豬肉，就會問媽媽要不要買，有買的話家裡就有豬肉可以吃了，但是那也不能一次吃完，要分好幾頓吃，畢竟以前家裡經濟困難，都要省著吃。而我們如果有抓魚的話，則會賣給新生。

老實說，我不會覺得新生他們是犯人，自然也不會感到任何的害怕，連大人也一樣，因為新生真的對我們很好，就像家人一樣，跟後來管訓的犯人完成不一樣，管訓的犯人，衣服一脫下來，身上都是刺龍刺鳳，我們綠島人就會比較害怕。

⁹ 根據審查委員蔡焜霖前輩的補充指證，1951-1965 年的新生訓導處時期軍方會向綠島居民承租土地，再交由新生們耕種。不過由於語言問題，實際出面和居民們接洽承租事宜的多為新生，方而使得居民們的記憶係將土地租給新生。另，確實新生們也有自行開墾一些無主地做為中隊菜圃。

¹⁰ 根據審查委員蔡焜霖前輩的補充指正，新生們的交易行為皆有官長帶領，所交易的皆為各隊生產班的多餘產物，販售所得則係官兵福利金。

（三）新生黃石貴¹¹

我現在每一年還是會回去綠島兩、三趟，回去時就會到綠島人權園區看一看，也會走到人權紀念碑那裡，我在那邊有看到黃石貴的名字，他就是在打石磨的，而他用的石頭是民航局那邊的黑石頭，因為那比較硬，比較適合做成石磨。現在蠟像館那邊，有一些在打石頭的蠟像，以前石貴他們打石頭就是那個樣子，用扛的、用繩子拉。

四、對新生訓導處的記憶

（一）新生訓導處的各种活動

因為我們小時候在綠島沒有什麼消遣娛樂，所以只要新生訓導處裡有什麼活動，我們都會跑去參加。有時候新生訓導處會放電影，有些場次是給官兵看的，有些場次則會開放給老百姓看，這時他們就會派軍車去載我們，不過坐他們車的主要是中寮、南寮那邊的人，我們公館的孩子大都直接走過去。有時候我們小孩子很調皮，會從圍牆底下的洞鑽進去玩，其實官兵都有看到，但他們都知道我們是當地的小孩，便也沒有特別制止我們。中山堂有時候也會演京劇，演員是政治犯，他們真的很厲害，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他們完全不輸電視上的戲曲演員。

新生訓導處裡面舉辦運動會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閒閒沒事做，都會跑進去看，有排球、籃球比賽等等。他們的比賽競爭都非常激烈，很好看，不輸那種國際賽事。流麻溝那邊有個游泳池，新生會在那邊洗澡、游泳，游泳比賽就在那裡辦，新生在使用的時候，我們是不能進去的，他們不使用時，我們就會跑進去玩。那個水池是五十公尺的，我都在那裡游泳，以前我在綠島游泳都是第一名，因為我個子高，手腳又長，身材非常好。

（二）新生訓導處的設施

新生訓導處裡面有福利社、洗衣部、照相部，我都有進去過，那時候很自由、開放，我還有在照相部拍過照呢！以前綠島沒有照相館。

¹¹ 黃石貴（1928-2007），桃園大溪人，日治時期公學校畢業後，跟著父親打石為業。後因批評時政，1951年7月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遭到逮捕，判刑十年。1952年黃石貴移監綠島，負責打石。他也開鑿中寮山頂岩石，打造磨豆漿的石磨。黃石貴更參與歌仔戲演出，很受新生與綠島居民歡迎。資料來源：曹欽榮等，《重生與愛4：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四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

以前綠島的醫療，主要是仰賴醫務所的幫忙，醫務所確實對我們綠島人幫助很大。我除了因為感冒進去看病過之外，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去採海菜，結果不小心踩到石頭滑倒，腳靠近膝蓋的位置撞到了石頭，流了很多血，傷口很大，馬上就被送到醫務所治療。他們的技術真的非常好，雖然沒有縫針，但是依舊處理得很好，傷口癒合的不錯。

（三）新生訓導處的管理人員

新生訓導處的軍人眷村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在現在海巡署的營區，新生訓導處的處長就住在這裡面，另一個是柴口新村，就是在司法監獄正門口的左側，有兩棟很大棟的建築。這些官兵有很多都娶綠島人，因為嫁給官兵生活比較好，至少都有白米可以吃。我們公館國小有一個女老師，叫做施金端，她的先生就是新生訓導處的官兵。

三、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8月30日（三）13點至14點30分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春天民宿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紀博仁、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家世與生平

我是田木生，1950年出生在綠島。我的祖先是從福建遷往小琉球，最後再由小琉球來到綠島。¹我的父母都是綠島子弟，爸爸叫田先財，媽媽叫田陳去芬。我們家以務農為生、也有養過鹿，爸爸還會出海捕魚補貼家計。我們家的田在住家附近，主要種些花生、番薯。我們綠島平地的田要能種稻米，要到（酬勤）水庫蓋好後才有辦法，不然以前只有天然水源的觀音洞附近可以種稻。

¹ 為公館村田轉一脈的三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37。

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頭還有一個弟弟。我弟弟現在不在綠島，他國小畢業後就出了綠島、到台東繼續升學。他那時候已經不用考初中，能夠直接升學，他一直念到台東農校²畢業。

我七歲念小學，所以是在 1957 年進入公館國民學校就讀。我記得我們每個年級都只有一班，一班的人數不會超過三十人。求學期間印象最深的老師是陳懷仁老師，陳老師從一年級帶我們到六年級畢業，因此對他印象深刻。我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科目，國語、數學、音樂、美術這些都還好，大概是當時的自己對念書沒有多大的興趣。我們班上有外省子弟，他們的爸爸都是營區裡的官兵，我記得有一位叫做鄭成功。我們平常不太會一起玩，不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曾拿家裡種的花生分他們吃。畢業後，他們就跟著爸爸調職一同離開綠島，我們也這樣斷了聯繫。但幾年前，那位叫鄭成功的同學還曾回到綠島找我。他好像是跑去學校那裡問，因為我們那時一屆的畢業生其實也沒幾位，所以還真的就這樣找到了我。

小學畢業後（1963），原本我能保送繼續升學念初中，但因為我對念書的興趣真的不高，加上家裡其實需要人手幫忙，所以我便決定放棄升學，跟爸爸一起出海捕魚。在當時的綠島，我們是用一種名為鯉竿釣³的釣法捕魚，利用丁香魚作魚餌來抓炸彈魚。

捕魚之外，我也會幫忙家裡的農務。我們綠島以前有項特產是花生油，會有人專門挨家挨戶收花生，再賣去台東做花生油。我記得他跟我們收花生的價格並不是很好。現在其實綠島也還有人在做，我太太便是。一桶三公升的花生油現在可以賣到兩千五百元。不過這種自製花生油將花生磨成粉後又要蒸又要磨，最後再用人力將花生渣榨出油，做工相當繁複。三公升的花生油就要用掉十八斤的花生，因此現在大家通常都是做來自家用。

² 即今之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東廳立農業補習學校，創立於 1928 年 4 月 1 日，校址設於寶桑里。1936 年更名為台東廳立農林國民學校，校址並遷至博愛路。1937 年 8 月，更名為台東廳立農業專修學校，校址復遷回寶桑里。1946 年 2 月 15 日改為台東縣立農業補習學校，同年 3 月遷至永樂里本校現址，9 月改為三年制台東縣立初級農業職業學校。1948 年 8 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農業職業學校。1967 年 8 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農工職業學校。1970 年 8 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2006 年改制為國立台東專科學校。資料來源：國立台東專科學校，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2017 年 9 月 17 日讀取。

³ 俗稱「釣煙仔」，始於日治時期，主要因為鯉魚能加工成柴魚而興起的捕撈鯉魚之技法。日治時期使用人力三艘舢舨船，戰後初期繼續沿用，1956 年由政府輔導才改為大型船隻，船上需配備噴水設備、誘餌設置、船甲板設備、小型舢舨船；魚具分為擬餌釣、實餌釣兩種，每年 4 到 8 月為主要旺季。首先子船必須圍捕丁香魚群作為活餌，圍捕時需要多人合作，分別負責找魚、趕魚、拉網等工作；到達鯉魚場後將丁香魚活餌撒在海面上，同時打開船上噴水裝置（過去為人工灑水）灑水至海面，製造丁香魚群聚集的假象，混淆鯉魚視線，船上的釣手持活餌釣竿釣分不清真假餌之鯉魚。資料來源：李偉麟等，《討海魂：13 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尋找人海共存之道》（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5），頁 302-303。

我一直都在綠島以捕魚為生，沒有去到外地工作過。上了年紀之後，身體不比從前，就不再出海捕魚了。現在主要在公館經營民宿，我們這棟民宿⁴則是在2000年蓋的，那時候的綠島就已經開始發展觀光，能提供遊客遊玩的景點當然沒辦法和現在相比。

我太太也是綠島人，娘家在柚子湖，她叫田王秀慧。我不記得自己結婚的確切時間，但我記得我們是在我當兵時結婚的。婚後我們一共育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前面兩個大的都是女兒。大女兒在高雄從事保險業，二女兒嫁去台東，夫家在種釋迦、生活比較辛苦，大兒子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工作，小兒子則在竹科當工程師。

二、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

我和新生最主要的接觸管道有兩個，一個是他們公差外出和我們居民買魚。那時候港口還沒蓋好，所以他們都會直接到我們有出海捕魚的人的家裡採買。但我自己比較常遇到來買魚的反而是士兵，新生比較少。除此，我有聽過新生他們好像也會去山上種菜，我沒遇過就是。

我和他們另個接觸管道則是讀小學時，每年的寒暑假參加新生為我們綠島學生開的補習課。我記得那時候補習的地點都在我們學校，軍方會用大卡車去中寮接那邊的學生過來我們學校。補習的科目主要是國語和數學，以學校教材為主，學生則依照年級分班上課，但我記得一個班的人數並不多，我記得我們班上只有五、六個人。印象裡，士兵對新生的看管並不嚴、蠻寬鬆的，我們這些學生對「老師」也不會覺得害怕。我雖然沒有很常到課，不過我覺得這樣的補習課其實也不錯、蠻有趣的，畢竟當時綠島沒有人在補習，父母也不會因為是新生幫我們上課就阻止我們參加。

這些接觸管道之外，大概就是逢年過節新生們會出來街上舞龍舞獅。他們會從營區走到南寮街上，中途會在中寮休息，整體氣氛很熱鬧。我也有印象他們在我們公館村演戲、清掃馬路。甚至，有些家境比較窮困的人跟營區的長官報告一聲後，只要提供做工時的吃食，本身有建築經驗的新生們也願意外出幫他們蓋房子。我們綠島人並不會害怕他們，新生們看起來也都很溫和，我們知道新生他們並不都是壞人。但後期管訓的犯人就不同了，我們會比較害怕那些犯人。

⁴ 即春天民宿，位於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公館路31號。

我有聽過新生和我們綠島的女孩子談戀愛的，但我不知道是哪裡的人，不過他們最後好像沒有結婚。我也知道有綠島的女孩子嫁給營區的士官兵，畢竟官兵的收入相對穩定，而且女孩子嫁過去後不用再做農活，生活會比較輕鬆。

（二）記憶中的營區

我們綠島人如果有人的田在營區後面的山上的話，能從營區裡面進去上山，官兵不會阻擋。我自己很少進去營區裡面看戲、看電影，福利社、照相館那些也很少去消費，也很少去醫務所看病。不過他們舉辦運動會時我有進去看過比賽，我記得我看過一、兩次。當時綠島還沒有籃球，所以主要是一些田徑類的比賽，也會在流麻溝那裡舉行游泳比賽，他們甚至還有馬拉松比賽、會從營區跑到我們村子裡，我便曾看過跑馬拉松跑進我們村子的新生。

之後蓋的綠洲山莊和更後期的綠島技能訓練所我就完全沒有接觸了，因此也沒有什麼印象。綠洲山莊我記得都是從台灣本島聘來的工人，我們綠島人好像也很少有在裡面上班的。

三、對人權園區的看法

從建築上來看的話，園區整個的改變是很大的。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曾進去園區參觀過一次，也曾受園區邀請與談一些規劃期許之類的話題。不過我覺得園區在展示的規劃上有些過於偏重於老東西的蒐集，對人的重視反而有所忽略。這些畢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般人對東西的保存其實很有限，因此能留到現在真的不多。相對地，其實人也是。曾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像從前住在流麻溝、柚子湖這些現在已經沒人住的地方——現在年紀都很大了，有的也搬離綠島、甚至過世了，真的要找，一時間你還不好找到人選來訪問。

四、田亦發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 年 12 月 22 日（五）14 點至 15 點 30 分

地點：花蓮市中美十三街 田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個人生平與家世

我叫田亦發，生於 1956 年。我爸爸叫田東福¹，媽媽叫田陳玉來，他們都是綠島的公館村人。我阿公叫田天財²，他曾經當過公館村的村長。我有四個兄弟

¹ 為公館田轉一脈的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37。

² 田天財為第一、二屆公館村長，任期為 1946 年 3 月 15 日至 1950 年 10 月 1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75。

姐妹，大姐是養女，再下來是我哥哥田亦生³和我，最小的則是妹妹。不過因為我有兩個手足童年夭折，所以在戶籍上我的排行是四男。小時候，我家會種植水稻，我們的田地現在梅花鹿文化園區附近。我阿公還會跟附近人家收購虱目魚苗跟花生，轉賣給台東的批發商。除此之外，我家也有養鹿和豬，幼崽買賣也算是一項收入，因此我家的經濟狀況以當時的水平來說還算不錯。

綠島以前沒有幼稚園，不過可以先在國民學校寄讀。我是六歲上小學(1962)，就讀公館國民學校，我記得那時候的校長是鍾文甲，他身形有點胖胖的。那時候的公館國校位置在現在公館派出所後面，不是現在那裡。小時候我身體不好，我不常到校上課，有去上課的話也通常是我爸爸揹著我進學校。儘管如此，我的成績還是不錯，幾乎都是班上前三名。

我在公館國校念到四年級後(1966)就轉學到台東市的仁愛國校⁴，會轉學則是因為我阿伯田東龍一家人要搬家到台東，他有一個女兒跟我同齡，他大概想說念書有個伴會比較好照應，便也我帶出綠島。不過一年後，在綠島的阿嬤過世，我很傷心，一直央求家裡讓我回綠島，我媽媽拗不過我，只好幫我轉學回公館國校。

我記得我在公館國校時，一個年級都只有一班，一班不會超過三十人，但台東市的國校就完全不同了。仁愛國校一個年級有十班，每班將近五十人，而且他們以成績分班、從最好的甲班到後段癸班，學業競爭上很激烈。不過我自己也很努力，上學期我轉學進去被分配到的是己班，下學期我就被分到丙班了。不過，當初家裡怕我的程度跟不上台東市的學校，因此我又重讀了一次四年級。

故而當我轉學回綠島念五年級時，原先的同學都高了我一屆。雖然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在學級上吃虧，但也因為我比同班同學更熟悉課程，他們考試時都會偷看我的答案呢！另一方面，我升上五年級後，政府實施了九年國民教育，⁵我們不再需要考初中，所以1969年我從公館國小畢業後就進入了綠島國中⁶就讀。只是上國中後我變得比較愛玩，成績便也只維持在中等水平。

³ 相關生平可參見：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田亦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等，《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成果報告書》，頁24-34。

⁴ 前身為文化國民學校（即今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之分校，於1947年2月奉准獨立為仁愛國民學校。1968年，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改稱仁愛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台東縣仁愛國民小學全球資訊網，<https://ppt.cc/fOliHx>，2017年12月25日讀取。

⁵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於1968年實施。推動之初，以增班設校、師資訓練，以及提高學童就學率為發展重點。1982年修正公布〈強迫入學條例〉，使我國正式進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新里程。資料來源：教育部部史網，<http://history.moe.gov.tw/policy.asp?id=2>，2017年10月7日讀取。

⁶ 綠島國中。設立於1968年，因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綠島方而設立國中。該校並於1973年秋奉准成立補校，招收失學民眾。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276-277。

除了在台東市念書的時期不提，小學我比較有印象的同學有田秀錦、田貴發、陳進德、王貴興和姜培家。田秀錦是田敏廣⁷的妹妹，他們和田貴發都是我的親戚。陳進德是鄉長的兒子，他哥哥叫陳進榮⁸。姜培家是外省人，他爸爸是新生營的官兵，我記得姜培家有四個兄弟姐妹，大哥叫姜培國，兩個姐妹叫姜培敏與姜培慧，他們的媽媽叫施金端，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我記得施老師是位外省人。他們家住在現在海巡署廳舍那一帶，更靠近山邊的位置。我會記得姜培家則是因為他以前都跟我在競爭第一名。我們和外省小孩平常也會一起玩，姜培家也找我去他家玩過，我們之間沒有隔閡或是距離感。不過姜培家他小學畢業後就因為他爸爸調職搬走了，所以他並沒有繼續在綠島念國中。

我們小學時候最常去海邊玩，田敏廣的爸爸那時候在公館國校當工友，負責搖鈴告訴我們上下課時間。中午時，我會偷跑出去學校到附近的田裡撿野橄欖、裝滿整個書包，當作自己的零嘴。我的老師後來摸清楚了我的行蹤後，就會在學校等我回來，沒收我採回來的果實。我原本以為老師會直接處理掉，想不到他卻是帶回辦公室當下午茶，和其他老師們一起分著吃。

課程部份，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美勞課。老師教我們用學校後山上的紅土捏模型，有的人捏船、有的人捏飛機，很好玩。我們綠島的紅土摻一點水後就很有黏性。又或者是老師會帶我們去海邊撿尖母螺⁹，回到教室後再一人發一張紙板，用膠水黏貼、做貝殼畫。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教我們貝殼畫的老師就是新生呢！我記得我做過一張白鷺鷥圖樣的。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綠島的小學老師也是以本省人為多。我記得當時的公館國校裡只有四位外省老師，分別是黃成根、黃主權、林海權和張源喜。黃成根老師是我二年級的導師，他很嚴格，會拿藤條打學生，而且打得很兇。我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次要拿藤條打學生，卻不小心揮到學生的頭，立刻在對方的頭上留下一道紅痕。林海權老師則曾擔任教導主任。有趣的是除了林海權老師，其他幾位後來都娶了我們綠島的女孩子。

這四位外省老師之外，我也還記得代課的陳泰國老師和田石川老師。此外，小學時老蔣總統曾來過綠島訪視。¹⁰只是我對這件事的記憶不深，是後來看到鄉公所出版的照片集¹¹才想起來。那天我掛值星帶，是樂隊的總指揮呢！而出去到

⁷ 關於其人生平，可參見本報告書〈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 時任鄉長應為陳天飛。陳天飛為綠島鄉公民直選後的第六、七屆綠島鄉長，任期為 1968 年 3 月 1 日至 1977 年 12 月 30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3。

⁹ 即錐螺，為綠島常見的一種貝類。

¹⁰ 1968 年 6 月 7 日，蔣介石搭乘南陽艦至綠島巡視。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9。

¹¹ 該書資訊如後：台東縣政府，《「黑潮、白沙、綠島」系列：八十四年全國文藝季》（台東：台東縣政府，1995）。

台東念書的那一年，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事只有平常課後，阿姆¹²會帶我們小孩去四維路上的木材工廠撿他們不要的樹皮回來當柴火。



圖一、蔣介石巡視綠島時與公館國小師生之合照¹³

1969 年，我進入綠島國中就讀。我們一個年級只有一班，一班約莫三十人，我的學號是 5804。由此可知，在綠島，九年國教並沒有徹底實施，還是有很多人沒有念國中。尤其是女孩子，我們班上只有六位女同學，我記得其中四位的名字：跟我同村的田秀錦，南寮的林秀雲，以及住中寮的龔阿素、李美珠。國中時的老師我比較有印象的有五位，其中三位是馬來西亞的僑生：教化學的吳光武老師、教英語的「阿通」老師、不怕蛇的瑪莉亞老師，以及教歷史的外省籍王家範老師，與一位成大畢業的數學老師。吳老師個頭不高、矮矮的，而王老師經歷過抗戰，他在逃難時傷到下顎關節，導致關節有點鬆脫，不過他很喜歡表演「落下頰」¹⁴給我們看，是個有趣的老師。國中時候的同學跟小學差不多，我記得我跟陳進德、王貴興還有田維岳、田義仁他們都會一起騎孔明車¹⁵上下學。那時候的綠島國中有供應營養午餐，學校的廚房在圍牆角落，靠近廁所邊。

1972 年我從綠島國中畢業，當時台東中學¹⁶和台東農工我都有報考，也都有順利錄取。最後，在和家人商量後，我選擇就讀職業取向的東農。我考上的是東農的建築科，學校主要教導我們測量、板模和水泥工。我記得我的學號是 1453，

¹² a-n̄, 台語，伯父的妻子之意。

¹³ 翻拍自台東縣政府，《「黑潮、白沙、綠島」系列：八十四年全國文藝季》，頁 14。

¹⁴ l̄au-ē-hâi, 台語，下巴脫臼之意。

¹⁵ 即腳踏車。

¹⁶ 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東廳立中學校。1945 年，改為台灣省立台東中學，分為初中部、高中部。1968 年停收初中部，專辦高中。1970 年，更名台灣省立台東高級中學。2000 年，更名國立台東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國立台東高級中學校網，<http://203.72.66.251/1-1-1.html>，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而東農當時的校長是管叔彬，¹⁷管校長個頭並不高。高中課程我現在只記得我們一週會有兩天到工廠去實習，高二那年的暑假並要自己再找單位實習。我當時是回綠島，在鄉公所建設課實習。我們離島有考生加分，標準和本島學生不同。和我應屆綠島國中畢業的同學有兩位保送考上台東師範學校¹⁸，分別是溫泉村的李基興和中寮村的陳成吉。

1975年，東農畢業後，我在綠島、高雄兩地當了半年的水電師傅。之後，我就到台東跟朋友一起做水泥工。1985年，正好有燈塔管理員的職缺釋出，雖然是約聘雇，但待遇還算不錯，所以我還是去報考，我記得當時還特別跑到台北報名。最後，我順利通過考試，在花蓮燈塔¹⁹工作迄今。這期間我曾經到彭佳嶼燈塔²⁰輪值十一次，每次兩個月。以前我們規定彭佳嶼燈塔由北區的燈塔管理員們輪流，每次三個月，後來又改成全國的燈塔管理員輪值，現在則有專職的管理員管理。

我和我太太在1984年結婚，她也是綠島人，住在南寮。我們算是介紹認識的，彼此會認識的契機則是1983年底我回綠島代理中寮村幹事四個月。我媽媽和我岳母是日本時代的小學同學，就這樣在她們的牽線下認識彼此。我們婚後育有兩個小孩，都是男生。他們一個現在在徐榛蔚立委²¹的服務處工作，另一個則在雲林高鐵站的停車場擔任站長。

二、我的「白色記憶」

¹⁷ 管叔彬擔任校長任期為1975年3月至1994年7月。資料來源：國立台東專科學校「101年教育部檔案管理作業成效訪視」簡報，線上讀取：<https://ppt.cc/fj9mXx>，2017年12月25日讀取。

¹⁸ 台東師範學校，即今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1946年，國民政府在省立台東中學及台東女中各附設一班「簡易師範科」，招收國民學校畢業生，修業四年。1948年2月，兩班合併後，正式成立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1967年8月，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專科學校。1987年8月，再次改制為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院。2003年8月，轉型為綜合大學，成為台東大學師範學院。資料來源：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http://wedc.nttu.edu.tw/files/11-1001-1201.php>，2017年9月12日讀取。

¹⁹ 花蓮港燈塔，1910年興建，位於花蓮港花崗山。1964年改建成現今樣式。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https://lighthouse.motcmpb.gov.tw/lighthouse_3_33.html，2018年1月20日讀取。

²⁰ 彭佳嶼燈塔，1909年興建，位於基隆外海的彭佳嶼島上。1964年改建成現今樣式。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https://lighthouse.motcmpb.gov.tw/lighthouse_3_34.html，2018年1月20日讀取。

²¹ 徐榛蔚（1968-），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經歷：朱立倫總統選舉花蓮競選總部主委，馬英九總統選舉後援會婦女幹部領袖，救國團花蓮團委會主委。現任立法委員。資料來源：立法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Intro.action?ligno=00047&stage=9，2017年12月25日讀取。

我曾經參加過新生的補習課，不過只有在小學一、二年級。我記得那時補習的科目有國語和珠算，在我的記憶裡，幫我們上課的新生老師是一位補皮鞋的師父。他曾經跟我們聊到他的案情，他說他是因為撕毀國旗而被逮捕的。

新生平常會推リアカー出來賣菜，也會跟我們綠島人買魚、買豬。新生們還會去山上種菜，他們在中正堂後面那片耕作的田，就是和我們姓田的人家承租的。所以我們也都認識他們，彼此在山上工作遇到時也都會打招呼。有時候他們吃午餐，還會把中午的饅頭分給我們。他們很聰明，會在田地挖魚池養魚，還會去山上砍芒草跟竹子做籬笆、圍在菜園外擋風，也會另外給菜施肥。因此，他們的收成都很好，種出來的菜都很漂亮。他們出來雖然都會有官兵帶著，但氣氛並不會讓人感覺緊張，就像是有個人跟著而已。我覺得我們之間沒有隔閡感，不然我爸媽也不會讓我去參加新生的補習課。這就跟後來的管訓隊員不一樣了，管訓隊員只要一出來，一定會帶腳鐐，手銬則不一定。

我曾經聽我大哥說，他有一次外出工作時，就遇到逃亡的管訓隊員打劫。對方洗劫了他身上的所有財物，包括他的衣服。幸運的是我大哥沒有受傷，對方之後也被警總抓回。由此也不難看見管訓隊員引入後，對我們綠島當地造成的負面影響。隊員們通常是集體被帶出來，很少會有零散的外出情形。我記得我看到的時候都是軍方用卡車把他們一起載到南寮的碼頭搬貨。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我記得我在新生營補習時就已經有管訓隊員在營區了，但他們跟新生有區隔開來。

我自己和他們的接觸則是在比較晚近，我出社會開始做水泥工後，有半年曾應鄉公所聘請，擔任環島公路公館段的監工，這大概是 1980 年代左右的事。我在那份工作的期間認識了一位管訓隊員，我都叫他「清武仔」。不過那時我看他們管訓的管理似乎蠻鬆散的，這些出外工作的隊員都沒有官兵監督，行動上可以說是相當自由。或許是他們在隊上表現良好，不怕有逃跑可能？又或許是當時警總的管理政策？我不清楚確切的原因，只是自己猜測。

我對新生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每年農曆過年，十二個中隊都會派出一隊舞龍舞獅。他們會先在新生營裡面跟指揮官拜年、表演，之後再一路從公館走到南寮，再從南寮走回公館。沿途敲敲打打，我們小孩子最喜歡跟在隊伍後面看熱鬧。我們綠島人也會準備些甜粿跟日用品送給他們作為報酬，也會有人包紅包，只是比較少。我跟我太太現在都很懷念以前有新生在的綠島過年。

我們進出營區都會經過崗哨，儘管衛兵都會要我們登記寫明要跟誰會客，可是我們小孩什麼也不懂、傻傻的，就只在登記簿上寫自己的名字，但衛兵倒也不曾攔下過我們。我比較沒有到福利社購物的印象，不過我應該有去過理髮部剪頭髮，而且我們家有一張全家福就是在新生訓導處的照相部拍的。我們補習課的教

室就在「新生之家」大門進去後的左手邊，跟教室同位置的還有會客室、福利社、照相部跟理髮部。「革命之門」那邊就有特別圍起來，我們不能隨意進出。



圖二、田亦發先生全家福／田亦發先生提供
(左起為田亦發大姐、田父田東福先生、田亦發大哥田亦生先生、
田母田陳玉來女士與田亦發先生)

此外，我還曾經去過新生訓導處的中山堂看歌仔戲和電影，我記得我就是中山堂看凌波的《梁山伯與祝英台》²²。我有自己走路進去看過電影，也有搭過軍方的車進去，端看那天的車子有沒有空位。我也進去過營區的醫務所看病，因為我以前身體不好、患有氣喘。以前的醫務所在流麻溝左側，是一間小小的平房，後來才搬到現址。醫務所的醫生有新生也有軍醫。新生的部分我最有印象的是柯千，不過柯千本身不是醫生，只是幫忙抓藥、包藥的。他刑滿可以出獄後，還是繼續待在醫務所服務。我知道營區裡面有個游泳池，但我自己沒有去過。我知道他們會舉辦運動會，可我同樣沒有太深的印象。我也曾去到指揮部外面的守備排那挑廚餘回來餵我們家養的豬。

²² 為 1963 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由李翰祥自編自導，樂蒂、凌波主演，全劇歌曲皆用黃梅調演唱。該片被視為 1960 年代極其重要的一部電影，獲得第二屆金馬獎六項大獎。資料來源：香港電影資料館，<https://ppt.cc/fpyDKx>，2017 年 11 月 12 日讀取。

營區之外的空間，我知道我們綠島上有一處專門提供士官兵的「軍中樂園」，位置在今天的公館村活動中心，我們綠島人都叫它「三角牌」。²³據我所知，裡面的女性似乎是本島其他監獄送過來的女性受刑人。我曾耳聞有位在裡頭上班的女性後來就搬出來住在我們公館村街上。而我們綠島有兩處眷村，一處位在柴口，一處則在海巡署廳舍那一帶。



074 綠島官兵育樂中心（照片提供 / 田貴義）

圖三、「八四六」之入口標誌²⁴

我從國中畢業後（1972）就離開綠島，現在則定居在花蓮。儘管我還是會回去綠島，但每次回去都忙著和老朋友聚會或是釣魚，我已經很久沒有過去到營區那一塊了，只知道監獄廢棄後，那裡轉型成為人權園區，蓋了蠟像館。我決定今年（2017）過年回家時好好拜訪一趟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至於我個人對新生之於綠島的貢獻看法，我自己是很感謝他們的，從造橋鋪路、醫療資源的改善，到替我們的學童補習、打好學習基礎，這些都是很大的幫助。不過我對轉型為園區後

²³ 即八四六，相關成果可參見：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224-225。另，根據補訪，得名「三角牌」係從前茶室外頭有一水泥製的三角柱（即圖三）。

²⁴ 資料來源：姜祝山編，《綠島 200 年：慶祝 93 年父親節暨綠島開發 200 週年古今回顧照片選輯》（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04），頁 43。

現在閒置的技訓所土地很不滿，我覺得應該有更好的使用方式。其次，我覺得政府應該針對當年的不當徵收措施進行補償。現在的技訓所連同綠洲山莊那一塊，幾乎都是我們田姓人家的田地，政府當時強制徵收，並未給予我們任何補償或等價物。我知道現在也不太可能將土地歸還給我們，那至少就當年的強制徵收補償我們。

五、田定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3月18日（日）19-20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田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身世與家平

我叫田定隆，1954年出生在綠島鄉的公館村。我爸爸叫田石仔¹，我媽媽叫田玉桃，他們都是公館人。我媽媽原本在中寮出生，後來被分送給住在公館的阿嬤。就我所知，我的祖先是從東港、小琉球一帶遷過來綠島的，到我這一輩已經是第五代了。我家有六個小孩，兩女四男，我是長子，上頭還有一個大姐，底下則是三個妹妹跟弟弟。

¹ 公館田轉一脈三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338。

我們家以務農和捕魚為生，爸爸和別人共有一艘漁船，他會出海去抓炸彈魚。我媽媽則會去山上的田裡耕作，主要的作物是花生、番薯和稻子。我們家的田地分布在好幾個位置，觀音橋往現在的梅花鹿園區那裡有一塊，柚子湖往睡美人的山上有一塊，營區的中正堂那裡也還有一塊。這些田都是當年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²、「耕者有其田」³政策後我們家得到的土地。其中，我們又把觀音橋那裡的田叫做「三塊田」。只有靠近觀音洞那邊的田有水源可以灌溉種稻子，其他都是旱田。除此之外，我家也有養牛和豬。

我小時候要幫忙家裡的工作，小學念的是公館國校，我十四歲（虛歲）才從國校畢業。畢業後，因為家境不好，我沒有繼續升學，我爸爸帶我去成功找我叔叔。我爸有兩個兄弟，一個被分送給人家，我們就是去找那個被分給別人的叔叔。我爸把我交給我叔叔之後就回綠島了，留我下來跟叔叔一起跑船。不過每次講到未能繼續升學，我就很為我大姐田春玉感到可惜。我大姐大我兩歲，她成績一直都很好，成績排名從來沒有在第三名之後，跟她同屆的田亦生、前鄉長陳進文⁴都考輸她。她的老師當年還曾特別來我們家裡，拜託我爸媽讓我大姐繼續升學，但我們家的經濟真的沒那個能力，不然我大姐現在是公務員也說不定。

我被留下來跟叔叔一起跑船，那艘船是我叔叔的舅舅的。我晚上都跟他們一起睡在船艙，生活過得很辛苦，就像現在的外籍漁工一樣。我一開始先在船上幫忙煮飯，第二年開始才慢慢學怎麼在大海裡找旗魚、射魚槍，不過同時間我也還是要幫忙煮飯。我們大部分都在南澳、花蓮一帶跑船，也曾到澎湖過，最遠是去到菲律賓的呂宋島。當時的船從台東的成功要去到菲律賓需要航行兩天一夜，加上捕魚的作業時間，一趟來回大概是十二、十三天左右。我們使用的捕魚方法叫「放網仔」，⁵每天凌晨兩、三點就要起床去放線直到早上八點，之後能稍微休息，中午十一、十二點左右再開始收網。每趟過去菲律賓並不固

² 耕地地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原約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不得增加。1941年5月25日制定，同年6月7日公布。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ppt.cc/fDozHx>，2018年3月20日讀取。

³ 1943年1月20日制定，同年1月26日公布。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ppt.cc/frwncx>，2018年3月20日讀取。

⁴ 陳進文，為第十二、十三屆綠島鄉長，任期為1994-1998與1998-2002年。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261-262。

⁵ 放網仔是一種放長線釣大魚的方法。母線有七、八十呎長，每隔二、三呎左右綁一子線，子線上掛魚鈎。一條網仔可以掛上二、三十個鈎。到了海邊，趁潮水退到最低時，下海到頸深處，把魚餌掛上鈎子後，開始放線。網仔兩端各繫大石頭，其中一端並繫上浮標以作標誌。潮漲潮落，隔天趁最低潮時下水收網仔。資料來源：鄭瑞雄，〈釣魚〉，《台灣醫界》52期（2009年3月），頁66-68。

定放網幾次，要視漁獲量而定。至於收入的話，我們沒有固定的薪水，就是每趟跑船回來後拿那趟漁獲販售所得的 0.5 成。船長比較好，他可以拿到兩成。

我一直跑船到我三十七歲（1991）。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歲那年（1971）在南澳發生了翻船意外。幸好那次被後方一艘同是成功的漁船救起來，沒有人員傷亡，只是我們的漁船被風浪打壞了。我平常跑船沒有固定的路線，但最後一定會回到成功。我還記得當年剛被帶出來，因為年紀小，不知道要怎麼回綠島，都是在港口問看看有沒人的船要回綠島、能不能讓我順便一起回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以前交通不方便，所以我不太常回綠島。

我二十歲（1974）去當兵，服了兩年兵役。我會比較晚從軍是因為當時國家要特別徵召我們「東部兵」去支援越戰，政府大概覺得我們花蓮、台東子弟的體格比較健壯吧。不過沒想到後來我們退出聯合國，上級長官跟美國好像也沒談攏合作協議，最後就不了了之。⁶不然當時全國只有我們師拿國軍最新採買的 M-16 步槍，畢竟如果按照原定計畫我們是要被派去越南的。我記得我是在花蓮的北埔中心受訓，部隊的代號叫黃龍。越南支援計劃失敗後，我們原本要再被派去金門跟另外兩個師一起支援前線，因為那時八二三砲戰還沒打完。⁷但我聽說好像是怕把我們調過去後就直接開戰（刺激情勢），因此最後我們連被調去澎湖。從前當兵很辛苦，我對三行三進⁸的操練印象最為深刻。我還記得當時陸軍總部來澎湖測驗，結果我們連的成績破紀錄，大家表現得非常好。

我從澎湖退伍後（1976）繼續跑船，並在那一年結婚。我太太她也是綠島人，我們同個村莊。我們會認識是因為剛好那陣子我回綠島，我覺得自己差不多該結婚了。在娶我太太前，我在成功曾被六、七個女孩子追求過，但那時候自己在跑船、生活比較不穩定，所以沒有成家的念頭。結婚後，我太太跟我一起搬到成功。我在成功買了一間房子，當時花了六十幾萬。我跟我太太生有兩個小孩，兩個都是男生。1994 年，考量到小孩讀書問題，我們把成功的房子賣掉，搬到台東市。

⁶ 台灣在 1971 年退出聯合國，而越南戰爭期間則為 1955-1975 年。因此，受訪者入伍前台灣早已退出聯合國。另，我國確實曾派有駐越軍援團，不過越戰相關各國在 1973 年 1 月 23 日於巴黎達成停火協議，各國軍事人員須於該年 3 月底前撤出越南。我國政府遂改以「駐越建設顧問團」名義續留當地。根據黃宗鼎的研究，迄 1975 年 4 月 18 日西貢被解放前，我國仍有協助越南政治作戰。不過是否派遣（或計畫派遣）受訪者所服役的部隊前往支援，仍有待進一步的檔案佐證。資料來源：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7 期（2013 年 3 月），頁 137-172。

⁷ 八二三砲戰發生於 1958 年 8 月 23 日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向金門大擔島、小擔島發射密集性砲擊，砲戰並持續到 1959 年 1 月 7 日。因而受訪者指涉的應是該戰役後爆發後，又延續至 1979 年的兩岸武裝對峙時期。資料來源：薛化元，〈八二三砲戰及其歷史意義〉，台灣歷史學會網站，<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820.htm>，2018 年 3 月 20 日讀取。

⁸ 即單兵戰鬥教練裡的潛行、側行、爬行，以及伏進、滾進、躍進。

沒有跑船後（1991），我改去做板模工作，後來還有段時間還承租了兩、三甲的地種釋迦。那段時間我都是早上出門先去釋迦園，之後再到工地。工作雖然辛苦，但為了生計也沒辦法。我記得以前過年前的釋迦價格比較好，一斤可以賣到七、八十元。

我到現在也都還在做板模，還沒退休。最近公館的道路工程快結束了，之後要換去南寮施工。另一方面，為了照顧我媽媽，我又搬回綠島，我太太現在就幾乎都待在台東了。

二、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我們都叫新生訓導處「兵仔營」，營區的土地其實都是我們姓田的人家的，後來被政府徵收走的。大門進去後的左手邊就是福利社跟理髮部。我沒有在福利社買過東西，也沒有在那裡的理髮部剪過頭髮，我的頭髮都是我媽媽用剃刀理成光頭，姐妹的話我媽媽則是用剪刀把頭髮剪成西瓜皮。營區裡面還有中山堂跟醫務所。我曾經去過中山堂看電影，也曾在那裡看過新生演戲。我比較喜歡看他們演歌仔戲，比較不愛聽他們唱黃梅調，因為我們聽不懂，我們綠島人都把黃梅調叫做京戲。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我姑姑田桂玉⁹曾在營區跟新生學演戲，因此我當時還特別跑進去看她表演。那時門口的阿兵哥問我進去要幹嘛，我就跟他說要來看我姑姑表演。營區門口都會有人站哨，平常如果是我們要進去裡面種田不太會被阻擋，但如果是要進去看表演、看電影就不一定了。有時候遇到比較囉嗦的阿兵哥就會被拒絕進入，不過他們看我們這些小孩看久了，通常不會為難我們。

醫務所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以前我們綠島沒什麼醫療資源，都會去那裡看病。我自己也去看診過，小時候有一次我的左手臂莫名紅腫，長了一個好大的包，本來家裡打算帶我去台東看醫生，但因為交通不便，就先去醫務所治療。很神奇的是，醫務所幫我打了一針後就成功消炎消腫了。我太太小時候甚至在裡面開過盲腸炎的手術。¹⁰

⁹ 即王田桂玉，關於其人詳可參見本報告書〈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¹⁰ 蔡焜霖前輩指出多數新生醫師於1960年左右移監回台灣，因此該名開刀的醫師是否為新生表示存疑。根據本團隊再次補訪，田定隆先生仍舊表示係由新生醫師操刀。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有兩點。第一，當新生在營區練習舞龍舞獅時，我就會跑到牛頭山半山腰的小路上，去偷看他們練習的情況。等到過年時，新生訓導處的舞龍舞獅的隊伍就會出來繞街，他們自己內部好像也有比賽競爭的樣子。舞龍舞獅之外，也還有踩高蹺、跑旱船、鑼鼓隊，他們會從流麻溝一路走到南寮。每年過年我們綠島居民都很期待看到他們的表演。那時候過年的氣氛比較濃，現在反而沒那麼熱鬧，而且人也沒有以前多。

第二，則是營區舉辦的運動會。我對球類沒什麼興趣，我比較喜歡看他們比賽跑步和撐竿跳。我特別喜歡看撐竿跳，因為比賽非常刺激。新生選手憑著一根竿子就能跳過一樓高的高度，而且地上還沒有任何緩衝設施、只有沙子。我每次看都覺得那高度會摔死人，但從來沒發生過，他們真的太厲害了。不過有一次有人受傷，之後地上就有鋪棉被了。

（二）記憶中的新生

我會和新生接觸到，是因為他們會出來外面工作。他們總共有十二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連去山上種菜也是各隊有自己中隊的田，像我記得第二大隊的田便在觀音橋附近。就我所知，新生的田都是政府的地，由他們自己開墾。他們人多，生產的菜不夠吃，會出來跟我們百姓買魚、買豬，也曾跟流麻溝那裡的人買牛，¹¹連採買都有專門負責的新生呢！我記得他們都是去南寮向漁會買魚。除此之外，只要他們有出來營區外面，就一定會有官兵帶著。

我小時候很調皮，我們家的「三塊田」附近就是新生的田，我都會趁他們傍晚收工下山後，跑去那裡偷摘蕃茄吃。有一次我還想偷摘金瓜，但金瓜實在太大顆了，我抱不動。¹²我也會偷抓他們養的羊，小隻的羊崽很可愛，我會抱來玩；大隻的羊有羊角，我就會抓著牠的角，像比力氣一樣的跟羊互推。因為我家裡沒養羊，所以對羊比較好奇。我還會去海邊撿貝殼賣給新生做貝殼畫。那時候只有公館的小孩會去撿貝殼賣給他們，但人數也不多，我記得連我在內，大概就四、五個人而已。新生做的貝殼畫很漂亮，我曾經看過一幅老虎圖案的貝殼畫。

我念小學的時候並沒參加過新生的補習課，但高我三、四屆的林登榮¹³、陳進榮、田敏廣他們就有。我現在記不太得自己沒被補習的原因，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白天我要幫忙家裡的工作，根本也沒時間參加。

¹¹ 此項口述說法為首次聽聞，有待進一步查證。

¹² 根據蔡焜霖前輩的補充說明，各隊都有擅長農耕的難友，他們透過澆肥、改良耕種方式與菜種，各隊所種植的金瓜與冬瓜確實比本島的作物還要大顆，像另位受訪者蔡三麒先生所提到的林元枝（在綠島新生訓導處的身分為「教官」而非「新生」），便曾教導綠島居民種菜。

¹³ 林登榮（1946-），綠島人。關於其人生平，詳見：陳進金訪問，蔡其傘紀錄，〈林登榮先生口

我印象比較深的新生有兩位。第一位是在柚子湖附近耕種遇到的新生，他個子很高，我們都叫他「美國仔」。他人很好，我們如果去田裡種花生、番薯有遇到他，他都會拿饅頭或鍋巴給我們吃。我們從前很少能吃到零食，所以能額外吃到這些食物都很開心。我們小孩還會專程跑去流麻溝那新生耕作的田，特地去找他們，等他們休息時分饅頭給我們。

第二位就是黃石貴。他出獄後還有回來綠島找過我爸媽，但那時候我人在成功、不在綠島，所以沒碰到。我還留著當年他幫我們打的石磨。石貴仔做的石磨工很細，我們綠島很多人家裡都有他做的石磨。我們會用石磨來磨米做粿，算是生活裡不可少的必須品。儘管現在用不到了，我還是很珍惜那個石磨，算是種紀念吧。我聽人家說石貴仔已經過世了。

還有一位是教我親戚草藥的新生，因此我跟那位新生只能算間接接觸。我那位親戚是流麻溝人，現在搬去成功了。因為流麻溝離營區近，他跟他們會比較有接觸。有一位懂草藥知識的新生教他如何使用我們本地的藥草來治一些簡單的小病小痛，像是小孩的腸炎又或者是一般吃壞肚子造成的胃腸不適。我那位親戚學會了之後又教我，大概有七、八種小偏方，我到現在都還記得，而且真的很有效。

我覺得新生他們人都很好、很斯文，根本不應該被關起來。他們的頭腦都很好，就是太聰明了才被冤枉關起來，說不定那個年代最聰明的人都被關在綠島了。如果他們沒被關，我想他們應該都前途無量，他們裡面什麼人才都有，從運動、戲劇表演，甚至還能幫我們看病，幾乎沒有什麼是他們不會的。大人不會阻止我們跟新生接觸，大家相處上也都有說有笑的，就像親戚一樣。我覺得有他們在，讓我們生活過得很好。

（三）對人權園區的看法

我曾在園區裡擔任過半年的清潔工，因此對現在的園區空間還算熟悉。我覺得重建的第三大隊跟以前差不多，只是廚房的位置是從前新生養豬的豬圈，那邊的圍牆也是後來才蓋的，以前沒有。我對綠洲山莊比較不了解，它蓋的時候我人已經不在綠島。我唯一有印象的是施明德被送到這裡關的那一年（1972），因為我剛好回來綠島，再加上那時候想出海抓魚卻被禁止，大概是怕我們協助他們逃跑吧。

述訪談紀錄稿），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結案報告書》，頁 72-85。

（四）其他

另外，我對那個年代有件比較特別的回憶是關於我們公館村的居民蔡居福¹⁴。居福他的人脈很廣，新生訓導處之後的（綠島）指揮部每位長官上任時都會先來拜訪他，有點像是拜碼頭。我記得綠洲山莊蓋好後，指揮部對海岸的管制比較嚴格，我們出海捕魚都會被禁止行經那一段海岸，船只要靠近就會被士兵鳴槍警告，但就只有居福他沒再理會。我記得有一次他照常開船經過，指揮部的士兵在岸上一路從流麻溝跟到南寮他上岸，指揮官當時也在場，一看到是他，開口就罵了句「又是你蔡居福！」，可卻也沒有懲處他。

¹⁴ 蔡居福（1946-），綠島人。關於其人生平，詳可參見：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蔡居福先生口述訪談記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41-49。

六、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 年 11 月 26 日（日）14 點至 16 點 30 分

地點：台東市博愛路 478 號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張庭瑜

文字紀錄：張庭瑜



一、家世

（一）家族成員與概況

我是田敏廣，1943 年出生於綠島公館村，父親是田東清，母親是陳龍桃，父母都是土生土長的綠島人，而我們的祖先則是從小琉球來到綠島定居。¹我們家中原本有十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個哥哥、三個弟弟以及五個妹妹，但是因為那時候我們綠島醫療資源比較不足，大哥差不多周歲時就不幸早夭

¹ 為公館田轉一脈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37。

了，三個弟弟也是不幸夭折，所以家中只剩下我一個男孩。

我是在綠島結婚的，我太太也是綠島人，住在中寮。我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在台東太麻里鄉三和村的三和國小²教書，現在五十幾歲，也快退休了。他當初考上師大附中³、台北工專⁴，結果都不去念，我一直鼓勵他去台北讀書，家裡花點錢也沒關係呀！又不像我們當初是為了經濟考量，也選擇師範，但是他說他喜歡教書，所以最後回來台東念台東師範專科學校。而另一個孩子已經生病過世了，他以前在綠島鄉公所工作，可是年輕人自己都不注意身體，因為腸道的問題，最後沒辦法，才三十一歲就離開了。

（二）童年生活

小時候家裡在種田，主要是種一些水稻、番薯、青菜，早年的時候，綠島山上還沒有過度開發，所以山上會有山泉水流下來，我們就會去取山泉水來灌溉農作物，我小時候，公館村幾乎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有土地種植水稻。種的作物大多自己吃，很少拿出去賣，所以我們小時候其實可以吃到白米，但也不是很多，主要還是吃番薯簽，那時吃米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除了務農之外，父親還會去捕魚，早期捕魚用的是舢舨船，如果是去捕鯉魚，就是比較大型的船隻，比舢舨再大，因為要到比較遠的地方，所以船隻要比較大型，而且上面人會比較多，一次出去捕鯉魚，船上漁夫大概有十個到十二個。

二、求學經歷

（一）綠島國民學校⁵

² 即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合國民小學。1960年，奉准成立台東縣太麻里鄉秀山國民學校漁場分班。1964年，升格為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國民學校。1968年，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改名為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和國民小學。1986年，台東縣太麻里鄉秀山國民小學併入。1996年，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國民小學再併入。資料來源：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合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sahps.ttct.edu.tw/files/11-1131-3.php?Lang=zh-tw>，2017年12月27日讀取。

³ 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校，創立於1937年。1945年，改為台灣省立台北第三中學。1955年，省立師範學院改制，更名台灣省立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73年，更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1979年，更名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師大附中校史室網站，<http://hsnu.fontech.co/chronology>，2017年12月27日讀取。

⁴ 即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創立於1912年。1948年，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1997年，經教育部核准升格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網站，<http://www.ntut.edu.tw/bin/home.php>，2017年12月27日讀取。

⁵ 現綠島國民小學。原名火燒島公學校，創設於1921年5月1日，為四年制。1941年改名火燒

1951 年左右，我進入綠島國民學校讀書，就是現在的綠島國民小學。不過早期我爸爸讀的時候，叫做「火燒島公學校」，因為那時是日本時代，他們稱綠島為「火燒島」，而且還設置了一個「浮浪者收容所」⁶，我阿公就在那裡當工友，負責打掃和做一些收容所的雜事。

從公館村到綠島國民學校有一段路，我每天上學大概要走半個多小時，那時候沒有車子，連腳踏車都沒有，我們都會帶便當去學校，中午就不回家了，因為回家再走回來學校太累也太花時間了。

我記得在綠島國民學校時，有一位林姓的女老師，因為她管小孩子管得很嚴，所以大家都怕她，這也讓我到現在還印象特別深刻，如果她現在還在世的話，應該一百多歲了。林老師是綠島人，她的先生叫做劉崑旺，是從台東賓朗村來綠島當老師，後來又當了校長。⁷林老師家境很好，她父親好像當過綠島鄉長，家裡後來還開了一間柴魚加工廠。

（二）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⁸

在綠島國民學校讀了兩年後，當時綠島的鄉長，也就是我的姑丈蔡朝旺⁹。他有一個兒子，跟我年齡差不多，姑丈想要培養他繼續升學，所以要讓他到台東讀台東師範附小，但是他需要同伴陪他上學，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到台東讀書。那時候我家裡經濟不好，到台東也人生地不熟，都是姑丈幫忙，我們就住在姑丈租的房子裡。

要進入台東師範附小讀書，還要先經過考試，當然我也順利考進去了。進入附小後，因為有升學壓力，課業競爭很激烈，所以放學後，老師都會額外幫我們補習，不收補習費的，家長也都會讓小孩子去補習。

島國民學校，同時學制異動為六年。光復初校名不變，直到 1950 年始更名為中寮國民學校。1953 年又改稱為綠島國民學校，1968 年再度更名為綠島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264。

⁶ 1911 年（明治 44 年）日本人在綠島上建立了「火燒島浮浪人收容所」，裁撤時間為 1919 年，這是島上的第一所監獄，收容對象為台灣各區的流氓。資料來源：〈火燒島浮浪人收容所〉，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uid=122&pid=2138>，2017 年 12 月 19 日讀取。

⁷ 為綠島國小第一任校長，任期為 1946 年 9 月至 1955 年。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266。

⁸ 現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1947 年，改隸為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2003 年因台東師院轉型更名為國立台東大學，此校亦改名為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台東首學－歷經百年 台東最早的教育機構〉，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nttues.nt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1F308D3B-4E4F-4948-BE3B-534FFAFC405D}，2017 年 12 月 19 日讀取。

⁹ 蔡朝旺曾任四屆綠島鄉長，任期為 1948 年 12 月 1 日至 1960 年 1 月 5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3。

（三）台灣省立台東中學初中部

因為我的最終目標是要考取台東師範學校，所以必須先考上台東中學的初中部，1957年我考進台東中學初中部。那時候初中的師資參差不齊，有的老師是華僑，像英文課的老師就是一位華僑，其他大部分老師都是中國撤退來的，台灣本地人比較少，外省籍的老師口音、方言很重，我們有時候都聽不太懂。

（四）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

當時我會想要讀師範，確實是為了公費，因為我們家的家境實在不好。當時的師範學校非常難考，有很多外地人包一整台遊覽車來到台東考試，可是一台車裡能考上的人，頂多也只要一、兩個，所以能考上台東師範的人都很優秀，當時考得上台東高中的同學並不一定能夠考得上師範。1961年我進入台東師範學校普師科，我們班上的同學，台東人好像就只有十幾個，其他四十幾個都是從外地來的。

我在台東師範就讀期間，什麼科目都要學，音樂、體育、數理、書法、美術等，因為當國小老師就是要全包，小學生並沒有專科老師，所以每一位老師每一科目都要會教，不然教音樂課不會彈風琴怎麼教？書法課沒有學過怎麼教？體育也有一些專業知識要教，所以都要學。在師範三年的訓練下來，我每一樣科目都有碰到，但是都學不精，不過到學校去也足以教小學生了。

五、工作經歷

（一）到綠島國民學校任職

1964年我從台東師範畢業，畢業後規定要在學校服務三年，才能正式畢業，不然就要賠償公費，所以我就回到綠島教書。當時選擇回綠島教書，主要是因為我的父母年紀也大了，我在綠島比較能照顧到他們。我的第一志願是到公館國民學校，但是當時公館國民學校沒有職缺，所以我先到了綠島國民學校當老師。當時學校一個年級差不多有兩個班，一個班大概有五十位學生。

（二）服兵役

1967年我離開學校去當兵，抽到了三年的空軍，一開始在虎尾訓練中心，

兩、三個月後，就被分發到嘉義空軍基地，後來我抽到空軍防砲部隊¹⁰裡當兵工。¹¹因為空軍基地沒有兵工廠，我們就要到台中豐原陸軍兵工廠去送修槍炮。在空軍防砲部隊裡需要移防外島，所以我就到金門待了一年，這一年裡都沒有休假。

差不多六、七年前，我又回去金門，去看我們當時的營區，結果已經不見了，現在金門的阿兵哥少很多，在路上幾乎看不到了，以前馬路上都是阿兵哥，阿兵哥比當地居民還要多，所以那邊有很多店，都是做阿兵哥的生意，像是理髮店、冰果室、撞球場等。我從台灣坐運輸船過去金門的時候，都會先到料羅灣，我們常常去料羅灣搬物資，這時候，就會順道跑去撞球間打撞球，還可以找計分小姐聊聊天。

（三）到公館國小任職

1970年當完兵，我又回到綠島國小，九年國教已經實施了，所以改成綠島國民小學。隔年（1971）三月，我就請調到公館國小，然後就一直待到1998年11月退休。公館國小以前是綠島國民學校的分校，它的原始校址本來是在以前眷村的旁邊，就是現在的海巡署的營區，靠山壁那邊，我們的教室本來在那裡。1957年學校獨立設校後，我的舅舅還有一些親戚，就捐地蓋學校，公館國小才移到了現在的位置。我在公館國小擔任總務主任的時候，校地不夠大，於是就買地、徵地，擴建學校，所以公館國小現在才這麼寬廣。只不過現在孩子越來越少了，我剛到公館國小時，一個年級有一個班，到我退休時，全校只剩下二十幾個學生了。

五、與新生的接觸

（一）對新生的第一印象

新生來到綠島的時候，我有跑去看他們，當時我們綠島並沒有完善的漁港，他們都是從珊瑚礁的夾縫，海溝上岸的，我記得好像是在中寮，因為中寮那裡珊瑚礁的空隙比較大。看到那麼多人，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感到非常好奇。我跟一些親戚的小孩子，都站在路的兩旁看著他們，他們排成一列，左邊一列，右邊一列，他們不能走路中間，就排在兩旁，穿著藍色的衣服，應該沒有戴腳鍊，但是

¹⁰ 全名為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是中華民國空軍的防空砲兵部隊，隸屬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主要任務為擔任空軍基地、雷達站等重要目標之防護。資料來源：〈防空部沿革〉，中華民國空軍網站，<https://air.mnd.gov.tw/Default.aspx>，2017年12月19日讀取。

¹¹ 負責維修兵械彈藥等軍防設備的軍事人員。

應該有手銬。¹²那時候家長並沒有告誡我們，不要跟新生接觸，我們小孩子也不懂，就覺得好多人、好熱鬧。

（二）暑期補習班

我大概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台東附小放暑假，我就從台東回到綠島，那時候村莊裡的小朋友都會去參加學校的暑期補習班，就是給新生補習，所以我也就跟著去參加。我記得新生會自己編講義，然後按照講義上課，我就是好像有上過國文、英文、數學課，新生的補習對我們幫助很大，他們教得很不錯，都很有學識。上課時會有帶隊官帶新生出來，不過不會覺得有一個人在看管他們，就像平常上課一樣，很輕鬆。

（三）熱鬧新年的美好回憶

以前在綠島，特別是過年的時候非常熱鬧，整個綠島都感受到熱鬧的新年氣氛。因為新生有十二個中隊，每個中隊都會出一團表演，所以總共會有十二團出來，他們會舞龍舞獅、跑旱船、踩高蹺，然後新生會從公館一直走到中寮、南寮，繞一圈回來新生訓導處，我們小孩子都會跟著跑，覺得非常開心，那時候過年真的有过年的氣氛。

他們出來舞龍舞獅的時候，我們會送些魚乾給他們，或是有時候有採紫菜，也可以送，紫菜就比較貴、比較少。那時候和新生的互動真的很好，很令人懷念，把整個綠島過年的氣氛都帶動起來，像嘉年華會一樣，非常熱鬧，現在過年就很冷清，全島靜悄悄的，什麼都沒有。

（四）新生黃石貴

有個新生叫做黃石貴，他會在綠島各個村莊演歌仔戲，他們新生有一個劇團，大多都在學校空地表演。石貴住在新生營，要蓋圍牆的時候，需要材料，他都會出來海邊打石頭，然後再蓋圍牆，等於自己把自己關起來。石貴也會打石磨，石磨就是過年過節，用來挨粿、¹³糯米的工具。綠島人對石貴都很有印象，因為綠島人家裡如果有石磨，大部分都是他打的，我家裡的石磨在我退休後第二年（1999），放在我家前面，竟然被人家偷抱走，那個石磨其實很重耶！

¹² 根據審查委員蔡焜霖前輩的補充說明，1951年第一批被移送到綠島的新生穿著並不統一，因他們是從各地的監獄被移送至綠島，僅有來自內湖新生總隊的新生穿著藍色制服。另，新生們被移送到綠島時，由於登陸艇無法靠岸，是換小舢舨接駁登陸。舢舨船小，乘載人數又多，因此他們踏上綠島時手上並無戴手銬或被網綁。

¹³ e-kué，或念 e-ké，台語，磨米漿製年糕之意。

（五）饅頭的美好滋味

新生他們會向綠島居民租地種菜，他們的菜園剛好就在我們的農地旁邊，他們會蓋草寮、茅草屋，中午就可以在那邊休息。我都會跟我父母上山工作，就會碰到新生，我們就像朋友一樣聊天，他們會拿饅頭給我們小孩子吃，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零食，有饅頭就高興的要命，覺得好好吃，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現在回憶起來真的很美味。幾乎每次去田裡他們都會給我饅頭，不然他們吃不完，隔天就壞掉得丟掉了。新生們真的就像我們的家人一樣，完全不覺得像犯人啊！他們也都很溫和，我們綠島那時是夜不閉戶的呢！可是後來一清專案抓進來的，就不一樣了，這種犯人如果從監獄跑出來，綠島人都會嚇個半死。

有些人會以為新生是壞人，其實這樣對新生並不公平，他們又沒有做壞事啊！有時候只是讀了一本書，就出事情了。戒嚴時期就是這樣，很多菁英都這樣被毀掉了，而我們雖然沒有被抓去關，但是在外面的一言一行也都要注意，收音機都不能亂聽，不小心轉到中國大陸的頻道，就要趕快轉走，戒嚴時期就是營造一種氣氛，讓你心中有一個警總，自己警惕自己。我覺得解嚴應該早一點，我們的戒嚴是全世界最久的，解嚴真的太慢了。現在人權園區做人權教育的推廣，可以讓我們比較深入了解這段歷史，最重要的是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六、對新生訓導處的記憶

（一）新生訓導處的各种活動

新生訓導處裡面常常會辦活動，像是表演話劇、跳舞、唱歌，我幾乎都會進去看，還有放電影的時候，都會開放，還會派軍車去載我們，不過坐他們車的主要是中寮、南寮那邊的人，我們公館的孩子大都直接走過去就好了。我也會跟父母到福利社裡面，然後看看爸爸媽媽會不會買糖果餅乾給我們吃，以前福利社是設在圍牆的外面。

新生訓導處裡面曾經舉辦運動會的時候，我們小孩子也都會好奇跑進去看，有游泳比賽、籃球比賽、馬拉松等，真的很熱鬧！衛兵也不會管我們，看我們是小朋友，又都認識，知道是公館這邊的孩子，就讓我們進去了。流麻溝那邊有個游泳池，新生會在那邊洗澡、游泳，游泳比賽就在那裡辦，我們小孩子也常跑去那邊游泳。

（二）醫務所帶來的幫助

早期的綠島缺乏醫療資源，根本就沒有醫師，也沒有診所，公立的衛生所也沒有。¹⁴要到後來成立新生訓導處以後，綠島才有醫務所，醫務所對我們綠島人幫助很大。我有因為感冒進去看病過，那時也不需要驗什麼證件，就可以進去了。當然如果生大病還是要送到台東就醫，但是醫務所確實改善了綠島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

（三）新生訓導處的管理人員

新生訓導處的處長唐湯銘¹⁵剛到綠島時，因為眷屬的宿舍還沒蓋好，所以他跟他太太還有女兒唐燕妮，就先住在我叔叔田石清貴的家。我叔叔的兒子是田輝鴻，就是李數妣¹⁶當綠島鄉長時候的祕書。

新生訓導處裡，管理階層軍人的眷村有兩個地方，一個是在現在海巡署的營區，住在那裡的官階比較高一點，另一個是在柴口，有一個柴口新村，住那裡的軍人比較屬於中下階。

我們公館國小有一個女老師，叫做施金端，她的先生就是新生訓導處的官兵，因為她是台中人，所以她們夫妻倆後來就搬去台中了。

（四）土地徵收問題

政府在蓋新生訓導處的時候，徵收了很多公館村老百姓的土地，我們家的土地也被徵收了很多，像是醫務所前面運動場那一大片，原來大部分都是我們家的土地，國防感訓監獄那邊也有我們的土地。那時候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時，也沒有什麼程序，當時就是以軍領政，軍最大，老百姓也不可能說：「不」，至於補償好像就是一些米、麵粉，也沒有給我們補償費，那時候是屬於戒嚴時期，人民一點權利都沒有。

現在政府談到轉型正義，我想這個土地徵收問題，也應該要考慮，因為當時在強徵民地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或許沒辦法將土地完全還我們，但是總要有一個合理的方式去處理吧！

¹⁴ 綠島衛生所於 1953 年成立。資料來源：台東縣綠島鄉衛生所網站，http://61.63.55.195/taitungcounty15/pub/LIT_6.asp，2017 年 12 月 19 日讀取。

¹⁵ 唐湯銘擔任新生訓導處第二任與第四任處長，第一任任期為 1954 年 11 月 16 日至 1957 年 3 月 1 日，後轉調保安司令部副參謀長。第三任新生訓導處處長周文彬因病逝於任內，再被調回新生訓導處接任處長，此任任期為 1959 年 11 月至 1963 年 5 月，卸任後轉調國防部咨議官。資料來源：〈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_0034。

¹⁶ 李數妣為第十六屆綠島鄉長，同時也是以選舉方式產生的首任女性鄉長，任期為 2010 年 3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25 日任期屆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2。

七、田陳美琴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3月19日（一）20-21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田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田亦生、陳瑞琪、蔡美娟（田亦生為受訪者丈夫、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生平

我是田陳美琴，1956年出生在綠島鄉的公館村。我爸爸叫陳石發¹，媽媽叫陳許秀英，他們都是綠島人。我有兩個弟弟。我家以捕魚跟務農為生，我們家的田是旱田，主要種植花生和番薯。我夫家的田是水田，能種植稻子。我還記

¹ 中寮陳文章長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62。

得以前台東的補給船班如果逾期未到，家裡沒種稻的人就會來我們公館村買米。以前綠島沒有電，只能用風穀機來脫殼，或是人力椿米。

我小學念的是公館國校，印象深刻的老師有陳進榮跟林登榮。陳老師的個性比較兇，他是我娘家那邊的親戚。林老師個性比較溫和，對學生沒那麼兇。我小時候要幫忙家裡的工作，像是煮飯、去山上撿柴、曬花生和番薯簽，也要去田裡種花生。以前沒有瓦斯，得自己升火煮飯，如果木頭比較潮濕，還要先把柴烘乾，不然升火時會冒很多煙，眼睛被薰到會一直流淚。我也會去山上砍月桃跟芒草回來當火種引火，這樣升火比較快。國校畢業後，我沒有繼續升學，留在家裡幫忙家務。

二、婚姻生活

我十七歲（虛歲）結婚，我先生叫田亦生，他也是公館人，大我三歲，我們兩家只相隔四間房子而已。以前綠島的婚俗習慣是半夜兩三點迎娶，歸寧那天下午兩、三點前要離開娘家。不過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沒有人這麼做了。我們結婚後十四天，我先生就入伍服兵役了。他在金門當兵，等他回來綠島時，我們的大女兒都已經會叫爸爸了。我們一共有五個小孩，三個女孩、兩個男孩。

結婚後我變得更忙，不僅要下田、餵家裡養的豬跟鹿，也要去鄉公所打工餵鹿。一開始鄉公所是跟我們收鹿草，看一公斤多少錢收購，後來則是開放讓我們自己養。鄰近山區的鹿草砍完後，我都要走到睡美人²那裡去砍草。考量到路途遙遠，我都會盡可能地多揸一些鹿草下山，因此需要耗費很多體力。

在綠島生活時，一個月賺不到一千元。我先生是長孫，阿公捨不得讓他離開家裡。直到我公公過世（1983），我先生才下定決心要離開綠島。我先生到彰化和一位師父學水電技術，考到執照也順利地考上自來水公司技術士，我們的收入就比較好了，一個月約有八、九千元。但由於當時綠島沒有職缺，我先生被改派到台東的成功服務（1985）。1991年，二女兒考上台東女中³，我們考量到接下來的幾個小孩陸陸續續也要升學，便搬到了台東市。再之後，因為我

² 即睡美人與哈巴狗岩，位於綠島東岸的海參坪一帶，受訪者所居住的公館村則位於綠島北岸。

³ 創建於1940年，原名台東廳立台東高等女學校。1945年，移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更改校名為「台灣省立台東女子中學」。1970年，奉令改名台灣省立台東女子高級中學。2000年2月，改制為國立台東女子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國立台東女中校網，<http://www.tgsh.ttct.edu.tw/>，2017年10月9日讀取。

先生一直叨念著想回老家，所以我們在 2005 年將家裡的老房子翻新、改建成民宿，我先生在隔年成功申請調職回綠島，我們就搬回來了。我先生在自來水公司服務到二十五年的年資滿，屆齡退休。

我們住在成功時，我的生活依舊很忙碌，除了照顧家裡的孩子，我還會去九孔養殖場打零工，一天的工資有五、六百元，工時則大概三到四小時左右，算是相當不錯的收入。我先生工作的地方如果有缺小工我也會去幫忙，除此之外，我也曾去橘子園打工剪橘子。我大女兒很體貼，看到媽媽工作這麼忙，還要邊照顧弟弟妹妹。

搬到台東市後，我改當保姆，不過我一次只帶一個孩子，帶到小孩上幼稚園才會接新的案子。大女兒出嫁後我就沒再當保姆了，改帶自己的孫子。我現在的生活很愜意，除了幫忙媳婦、女兒帶孫子，也會跟我先生出海捕魚，像是他在鰹竿釣的時候我會幫忙他拿著魚竿。有時候我出去台東，我先生還會打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回來、要我趕快回來，因為我可是他不可多得的好幫手呢！我自己現在也釣魚釣出興趣了，在海上很好玩呢！

三、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

我覺得新生們人都很好，也不會對我們百姓亂來，像是醫務所的柯千，對我們就很親切。柯千跟我姑丈田進能⁴比較熟，他會教我姑丈怎麼做好豬隻防疫、幫豬打預防針，我記得他曾經回來找過我姑丈一次。陳鵬雲⁵、黃石貴、歐陽文⁶和陳孟和⁷，他們也都有回來找過我們，也住過我們民宿。陳鵬雲跟我姑

⁴ 公館田強長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40。

⁵ 陳鵬雲，台北人。案由「高銓清係 38 年 10 月間，由另案已結之張秀伯邀入共黨，並同時介紹被告陳鵬雲及在逃之周坤益與張認識，由張併為吸收納入在逃之田進添即蔡水傳所領導之街頭支部為黨員。」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336>，2018 年 3 月 24 日讀取。

⁶ 歐陽文，嘉義人。涉及吳坤煌等判亂案，並被指為「陳澄波的同路人」、中國共產黨員，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資料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

⁷ 陳孟和，台北人。案由為「陳孟和、陳繼光、劉茂己、劉裕和、黃瑞聰與另案匪諜劉占睿、在逃匪諜劉占顯等人均為泰北中學同學，因劉占睿、劉占顯兄弟早已參加匪幫。」後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

<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5193>，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姑李田份來⁸比較熟，他當時是負責出外採買的新生。我覺得我們彼此都很熟稔，沒有隔閡感，就像家人一樣。除此之外，我知道新生刑滿出獄時，有綠島人跟著他們一起離開，像是我先生的國校同學蔡永堂⁹。

（二）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我小時候「新生營」（即新生訓導處）已經蓋好了，我有遇過新生出來外面買魚、抓豬，後來他們自己也有養豬、雞鴨跟火雞。新生們種菜很厲害，他們的田旁邊不僅會有堆肥區，還會另外挖一個水池，這樣既有水源可以澆菜，也可以順便養魚。我們居民有時候就會去他們的水池釣吳郭魚。我記得他們有種韭菜、黃瓜、菜豆跟番茄，他們的收成很好，會把多的生產物拿出來賣給居民，也有時候會直接送給我們，像是他們要下山時，就會留下一些青菜在田旁邊，讓我們自己帶回家。我記得我先生家的田附近是二中隊的新生在耕種。

我沒有參加過新生的補習課，但我先生有，他說他還記得教國語的新生叫胡子丹¹⁰，他們在現在的公館派出所那上課，以前那邊只是一間簡單的木屋。他還記得一起補習的同學有一位叫陳志堅，也是我們綠島人。胡子丹有回來參加過園區的活動，我先生看到他後才想起來自己當年被他補習過。

整個營區空間來說，我最有印象的是去中山堂看電影、看戲。我們公館村人以前都是自己走路進去，只有南寮那邊有嫁給士兵的居民，他們才有卡車可以搭。也因為這樣，他們南寮人進去營區會比較快，等我們也是做完工作要進去看戲時，進到中山堂裡都沒位子坐了，要自己帶小椅子。甚至，有時候只能站在窗戶邊看。有時候門口站哨的衛兵不會放行，有時候則是可能我們來得比較晚、電影開演了怕打擾其他人而不放行。另外，我自己沒有參加過新生的戲劇表演，但我知道「三七五」、「三七六」跟蔡秀理她們有，她們都是綠島人。¹¹

⁸ 公館田轉二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37。

⁹ 蔡三麒的三弟。關於蔡三麒其人生平，詳可參見本報告書〈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 胡子丹，安徽蕪湖人。案由為「民國 38 年 10 月間，陳君受前在海軍玉泉艦充當輪機中士業已投匪匿居香港之宋平函囑，曾將本軍艦艇動態函告宋君；胡子丹雖未直接與宋平通信，但宋平與陳明誠往來之函件均曾過目；胡子丹與陳明誠私交甚篤，陳君受囑託搜集軍事上之秘密，胡君自難諉稱不知其事，既知而不報，則其與陳君有意思聯絡，應以共同為叛徒搜集關於軍事上之秘密罪分別論處。」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相關生平詳可見：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 3212 天》（台北：國際文化公司，2009）。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798>，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¹¹ 「三七五」為田美定女士，詳細敘述可見〈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一文。惟唐女士記憶中的「三七六」為田美定女士的弟弟、「三七七」為其妹，此項說法較為不同。根據本團隊口述採集所得，應只有「三七五」與「三七六」（即田美定女士與其妹）。

醫務所搬遷過位置，以前在流麻溝旁邊，現在這個是後來蓋的。醫務所現址的田、連同整個綠洲山莊一帶，都是我們綠島居民的地，後來被政府徵收。那邊以前是我們的祖墳，但政府要徵收，我們也沒辦法，只好將祖墳遷走。土地被徵收後，陳姓人家改到大白沙那裡耕種，我們田姓人家則改到更遠一點的山區耕作。

流麻溝以前有個公園，裡面有涼亭，很漂亮。我們念國校時，老師會帶我們去那邊遠足，附近還有一間碾米廠。以前流麻溝裡住了十幾戶姓蔡的人家，後來政府說要徵收土地，就都被遷出來了。現在的流麻溝經過改建，蓋了一座水庫。¹²從前新生在流麻溝那圍了一座游泳池，我們有時候會去那邊玩。我也曾去過福利社吃麵，我先生他們小時候甚至去過裡頭的照相部拍全家福。

我記得新生在綠島的時候很熱鬧，像是過年和辦運動會。營區裡面的操場很大，學校老師會把我們一起帶進去看比賽，一般居民也都可以進去。到了過年時，場面更是熱鬧，新生不僅有舞龍舞獅隊出來街上表演，還有踩高蹺、跑旱船、蚌殼舞。過年前，他們都會先在營區練習，我們小孩都會跑到牛頭山上偷看。以前生活苦，沒辦法包紅包感謝他們，但我們會切一塊甜粿作為謝禮。

（三）記憶中的警備總部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

後來新生離開、改關管訓隊員，過年時他們也會出來舞龍舞獅，不過人數就比較少了，因為只有表現良好的隊員才可以出來。那時我們綠島人的生活水準也有所改善，比較多人會包紅包表示感謝。有時候我去山上種田，還會遇到（管訓）第五中隊的隊員。但管訓隊員來了之後，曾有逃跑的隊員強姦我們綠島婦女，那陣子我們婦女要去山上都要結伴，不敢落單。我先生還曾經聽聞過有逃跑的隊員躲在漁民的船上，等漁船開出漁港後，隊員就威脅漁民將船開向本島，不過最後還是被官兵抓回來。甚至，我先生自己也有外出時，被隊員暴力威脅過。

現在的醫務所就是警總時期新蓋的，我對新的醫務所比較有印象，因為那次的看診經驗比較特別。那時候我跟我先生騎車要回家，沒想到卻遇到綠島監獄把過期的催淚瓦斯運到海邊丟棄。那天吹北風，風正好把瓦斯吹向行經的我們。我跟我先生兩人騎車時就覺得眼睛不太舒服，回到家後眼睛更是刺痛得直掉淚，便趕緊去醫務所求助，這才知道自己中招。除此之外，我大女兒也是在那邊出生的（1973），我也曾帶大女兒進去營區裡面的照相部拍過照。我比較有印象的是一位姓周的醫官，他退伍後也娶了我們綠島的女性，在中寮那邊開了一間店。

¹² 即酬勤水庫。

（四）關於綠洲山莊的一些回憶

當初政府在蓋綠洲山莊時，因為營建商是我姑婆的兒子趙末雄他們兄弟承包，所以他們曾聘請我去煮飯給工人吃。他們是依照建築師的設計圖下去蓋的，主要蓋八卦樓跟一旁的獨居房，其他建築都是另外蓋的，像綠洲山莊的廚房就是日後我堂哥田貴進他們蓋的。我現在只記得當初有好幾個工班，不記得確切有多少人，但應該至少有一、二十人。

我每天早上會先去工地煮早餐給他們吃，人多的話要準備一鍋飯和一鍋粥。有時候工人們的太太也會來做小工，幫忙一些簡單的工作。平常烹煮都只有我一個人負責，只有忙不過來的時候才會再聘請兩個人幫忙。清洗完早餐的鍋碗瓢盆後，我再到街上買菜準備煮午餐，那時候綠島已經有雜貨店在賣菜。等工程差不多後，我就只負責煮飯給監工吃，其他各工班就自己解決餐飲問題。

整個工程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期間曾發生過一次工安意外。有一晚下大雨，由於擋土牆還沒蓋，雨勢太大、把山上的土石整個沖下來。當時工人的工寮們都蓋在靠山那一帶，因而造成意外，有逃跑不及的工人被壓死。

（四）給人權館的建議

我覺得轉型正義應該也要處理當初政府徵收我們綠島百姓土地的事。就像我先生說的，政府對於失去自由的新生有給予相當的補償，但對我們綠島人來說，尤其是流麻溝人跟公館人，我們不僅被迫搬離了自己的土地，日後綠洲山莊竣工啟用後，我們也失去了出海捕魚的自由，因為政府為了杜絕政治犯脫逃的任何可能，禁止我們的漁船行經那一帶的海域。

綠洲山莊那裡的土地是在 1970 年正式過戶給政府的。我先生曾想平反，爭取應有的補償，因為當時我們只得到一些麵粉，那時候的鄉長是蘇仙傳，¹³但我想在戒嚴時代，地方政府只能聽令行事，沒辦法多為我們居民爭取福利，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日後，田高能¹⁴擔任鄉代表時，曾經有想為我們綠島居民爭取應有的補償。可惜他後來中風，整件事因而不了了之。

¹³ 蘇仙傳，擔任第四、五屆的綠島鄉長，任期為 1959 年 1 月 5 日至 1968 年 3 月 1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0。

¹⁴ 田高能擔任過第十六、十七屆綠島鄉民代表，任期為 1998 年 8 月 1 日至 2006 年 8 月 1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72-273。

八、林陳傳玉女士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7年8月30日（三）13點至15點30分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 林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紀博仁、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紀博仁



一、童年與家庭生活

我是林陳傳玉，1949年出生在綠島中寮村。父親叫陳其正¹，從事捕魚工作，家裡也有種植花生、番薯。母親叫陳鄭罔愛，名字叫罔愛，不過人家都叫他罔撿。我是長女，家裡還有四個弟弟，最大的弟弟已經不在了，老二在當台東郵局局長，老三也過世了，最小的弟弟現在和我住在一起，在當浮潛教練。家裡雖然務農，但都是種花生、番薯，所以也是吃番薯簽長大，小時候要吃到米飯非常困難。有

¹ 為中寮陳江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61。

時候有一些白米，媽媽會把一層白米放在最上面，下面一樣放番薯下去煮，我們都不知道，飯匙拿著就大力把它挖下去，挖起來都是番薯簽，這樣的煮法非常厲害。小時候也要到山上幫忙扛柴回來燒，那時候個子矮，爸爸會先把木柴放在比較低的地方，再給我們接手扛下山。我小學念的是綠島國小，和我同班同學的有陳照隆²、李照隆、洪綠寶、鄭綠茂、陳富美。當時一個年級有兩班，一班有四十幾個學生，我念的是甲班，是成績比較好的一班。學校的科目裡面我最有興趣的是國語和常識。我對國小五六年級的導師陳成興老師比較有印象，印象中也有位外省籍的老師叫邱廷良，算是退伍老兵來擔任教師的，還有穆老師、鍾老師、李老師，當時學校裡面外省籍老師的比例也很高。外省老師說話含著一個腔調，嚕嚕叫，我們有時候聽不太懂，我記得最兇的老師是李老師，會拿棍子打人。

國小畢業之後，我就沒有繼續升學，畢業後曾經去台東一陣子。那是我第一次搬出去跟人家住，去做人家的工作，可是日頭下山就會想家，然後默默掉淚，所以出去一陣子就跑回來了。後來我去學做裁縫，當時勝家裁縫機剛出來，有人在中寮教裁縫，我就去學怎麼做衣服。

二、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

我記得國小的時候曾經給新生補習過，好像有三個老師，跟我一起補習的有陳照隆，比我大一點的陳光明³也有參加新生的補習。我對高鈺鏞⁴老師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們小時候比較愛玩，他都會教我們跳舞唱歌，讓我們很開心的學習，因為我們綠島沒人在補習，所以對我們的功課多少有幫助。

小時候我阿公也有開打鐵舖，我也會去幫忙拉風櫃，還要給爐火吹風，這樣打鐵的火才會旺。有些新生會來我家打鐵，常常隔幾天就來，做鋤頭、柴刀、鋸

² 關於其人生平，詳見本報告書〈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³ 關於其人生平，詳見本報告書〈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 高鈺鏞，原擔任台南市公園國民學校教員，後因案入獄。案由為「在台南市參加叛亂組織，受楊熙文領導，迨4月間楊熙文離去後，由渠負責，曾召開會議。」共服徒刑二十五年一個月又十四天。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2017年10月15日讀取。

仔⁵之類的農作工具，我阿公都免費幫他們打鐵。他們如果出來打鐵，都會用リアカ一推飯菜出來，他們體貼綠島人平常很少吃到米飯，會把飯都給我們吃，我們則會拿蕃薯跟他們交換。每次打鐵大概都有兩、三個新生一起來，旁邊有一個官兵跟著，但是管得很鬆，也沒有把他們當犯人的感覺。我對其中一、二個記憶猶新，分別是李金木⁶與林達三⁷。我記得林達三來打鐵的時候還跟我媽媽說，就算吃番薯簽也要給我去念書，希望再貧困也要給我去讀書受教育，這樣才能得到翻身的機會。

印象中，新生也會把他們自己種的空心菜、莧菜等用リアカ推出來賣給百姓，或是出來跟居民買豬仔，像楊田郎⁸他都會去跟陳照隆他們家買豬仔。我跟新生的接觸還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們家有一隻犁田的牛綁在山腳那邊的榕樹下，一不小心從山坡上滾下來摔死，新生就抓去殺來吃，我們要過去看的時候，新生跟我們說要把手掩放在背後面，我就乖乖照做跑去看他們殺牛，有時候他們也會殺臭青母⁹來吃。

我小時候去山上扛柴的時候也有受到新生的幫助。我記得有一個姓盧的新生¹⁰好像常常上山去砍柴，他會幫我們鋸好木頭。我那時候跟著比較大的哥哥姐姐去山上扛柴，他知道比較貧苦的人會上山撿柴，就把木頭一塊一塊先鋸好，好讓我們拿回去燒。另外，也有一件事讓我難以忘懷。新生訓導處會派船載一些補給品過來綠島，多是載白米、炭，再載到中寮那有一間房子專門當作放補給品的倉庫，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水泥廣場，倉庫都有官兵看顧。載著補給品的船靠岸後，

⁵ keh-á，或念 kuch-á，台語，一種鐮刀，用來收割穀物或割茅草等。

⁶ 李金木，原任總爺糖廠機關助手，後因案入獄。案由為「參加謝瑞仁領導之叛亂組織台灣工作委員會」，遭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共執行徒刑三十四年六個月又十六天。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2017年10月15日讀取。

⁷ 林達三，台中人。案由不明，被判處無期徒刑，關押在綠洲山莊。林達三與其他三人被指派為公差，負責整理颱風侵襲後的營區環境。不料綠洲山莊的後山突然發生山崩，林達三逃跑不及，被傾倒的圍牆壓死。資料來源：曹欽榮訪問，〈2011年陳庚辛先生採訪紀錄（上）〉，「追思政治受難者」網站線上讀取，<https://ppt.cc/fbWXdx>，2017年12月25日讀取。

⁸ 楊田郎，案由為「曾用鋼筆書寫『打倒蔣XX』、『消滅中華』、『參加共產黨』等反動標語，以圖報復報社主管」。共計執行徒刑七年。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2017年10月15日讀取。

⁹ 正式名稱為王錦蛇（*Elaphe carinata*），俗稱臭青公或臭青母。資料來源：林宥宇，〈牠不可怕，牠是我鄰居——台灣常見家蛇〉，環境資訊中心，<http://e-info.org.tw/node/102924>，2018年1月19日讀取。

¹⁰ 應為盧兆麟。盧兆麟，師範學院教育系四年級學生，案由為「閱讀反動書籍、參加共匪組織」，遭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財產除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全部沒收。共計執行徒刑案二十四年七月又十二天。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2017年10月15日讀取。

會有新生去扛一袋袋的白米放上軍用卡車載去倉庫。在上岸之前，他們會偷偷把米袋挖一個洞，然後順勢搖一下，讓白米掉在岸邊淺灘，留下一些珍貴的白米給綠島居民撿來用。我小時候都會去把那些掉下來和著海砂的米粒從海水中舀起來，帶回家曬乾之後再把米粒挑出來，集中起來的白米對當時的綠島人來說不無小補。以前中寮、南寮這裡就沒有人種稻，都是吃蕃薯簽跟花生，過去綠島沒電大家也沒冰箱，魚抓回來都是用醃漬保存，所以新生留下來的白米粒對我們來說很珍貴，我們也很感念他們這份情義。小時候我對新生的感覺都很好，不會覺得他們是壞人，跟後來關管訓的犯人感覺很不一樣。我知道還有綠島人嫁給政治犯，如董多美¹¹等。

（二）記憶中的營區

我依稀記得，小時候會進去新生訓導處參觀開放給百姓看的運動會，我有去看過游泳比賽。園區裡面的福利社裡面有照相部、理髮部和小吃店，我會去買日常生活用品，我也有去照相部拍過照，但是不曾去理髮部，因為從小我的頭髮都是媽媽幫我修剪的。對綠島人來說，大門進去左手邊的福利社是重要的營區記憶空間。我以前也會去中山堂看電影，新生訓導處的軍用卡車會出來在固定的地方接送居民進去，看完電影後會再把我們送回來。當時綠島沒有電視，聽到營區要放電影，好多小孩都迫不及待地跑出來，大多是已經比較大、已經懂事的小孩會去看，至少看得懂電影在演什麼。有一次，軍用卡車要出來載居民進去看電影，有很多人想要擠上車去看，卡車兩旁有設置木板檔著，大家都如沙丁魚般擠在卡車上頭，結果車子一顛簸，有人不小心從卡車上木板旁邊摔下來，幸好是落在沙子地上，只有擦傷，人都平安無事。

每逢過年，新生會出來舞龍舞獅表演給綠島居民看，他們會一路從公館走到南寮，只有荒蕪人煙無人居住的地方才會用卡車載，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們都會一路用走的，他們的舞龍舞獅表演讓整個綠島街道充滿濃厚的過年氛圍，好不熱鬧，比現在的過年要熱鬧多了。到了晚上，還有歌仔戲的表演，大家知道晚上有表演，中午就會有人拿椅子出來排隊，或是用石頭拿來佔位子，深怕沒有佔位子就看不到歌仔戲了。聽說他們的戲服都是自己做的，演員也都是男生，但是裝扮弄得很漂亮。我對一齣「路遙知馬力」印象很深刻，演馬力的人有一顆金牙在旁邊，很漂亮。綠島居民人山人海地集中在看戲，旁邊也有小攤販做生意，賣甘

¹¹ 董多美，為中寮董見一脈。董多美父為董隆興，母為董李來斷。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26。

蔗、賣橘子，看戲也可以順便到那邊買東西。當時綠島沒有電視，平常也沒什麼娛樂，參觀運動會、到中山堂看電影，過年的時候有舞龍舞獅、演歌仔戲，豐富了綠島居民的文化娛樂。

我小時候也曾去過營區內的醫務所，我爸爸之前生病有進去醫務所看病，起初醫生以為是肝有問題，特別交代我們要把爸爸跟我們飲食用的器皿都分開，結果是膽有問題，有幾顆結石在他的膽作祟，痛起來真要命，他也曾經痛到昏倒。我對醫務所裡面的柯千比較有印象，他是政治犯，但是在醫務所擔任助手很多年，待在綠島很久，所以比較知道他。

三、對園區的期待

至於綠島從一開始的監獄到變成現在的觀光島，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現在的人權園區、綠島監獄，跟之前的綠島技能訓練所¹²提供了一些工作機會給當地綠島人，我覺得很好。但是綠島技能訓所運作九年之後就裁撤荒廢，雖然後來有使用一部分的空間，¹³但是大多數的範圍都是荒草叢生，整個建築都變成廢墟了，裡面的游泳池也還積水淤沙沒有清理，沒有好好利用真的非常可惜。

¹² 綠島技能訓練所，1993年9月1日，法務部正式成立，訓練所下轄有莊敬與自強兩營區，並於翌年4月重新整建建築，計畫收容戒治吸毒者，不過後來改為以心理戒治為主的技訓所。2001年法務部長陳定南宣布將關閉綠島的兩處監獄——綠島技能訓練所、綠島監獄（位於中寮），2002年6月綠島技能訓練所正式裁撤。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8-33。

¹³ 此指中央研究院綠島海洋研究所，2009年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鄭明修博士進行綠島主題計畫，奔走於矯正署、國有財產局、文化部、台東縣等各級機關之間，2012年將主建物與土地所有權撥交給中研院，才進行建築物的修繕，人員始能進駐此處。資料來源：陳昭倫，〈綠島海洋研究站等了10年〉，自由評論網投書，<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6371>，2017年10月15日讀取。

九、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3月5日（一）14-16點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唐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張庭瑜、賀玲玲（賀女士為陪訪者）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家世

我是唐燕妮，出生於1946年，不過我的身分證上紀錄的是1945年。我在江蘇省丹陽縣¹出生，我爸爸叫唐湯銘，他是湖北武昌人。我媽媽是游壽萸，她也是湖北人，我有四個兄弟，有兩個在家鄉沒有來台灣。我們家一直隨著父親的部隊移動，但我不清楚父親的部隊番號與長官。在我的印象裡，爸爸先到台

¹ 今已調整為江蘇省丹陽市。

灣，我三歲多的時候媽媽才帶我們過來。我們到台灣後住在內湖的新生總隊，²之後隨著爸爸調往台東岩灣的職訓總隊，並在我五歲左右搬到綠島。

據我所知，我爸爸在綠島先後擔任過總教官與副處長，姚盛齋處長³卸任後才換他擔任處長。之後，他被調到警備總部擔任副參謀長，我們家也隨之搬到台北，那是我小學五年級的事。那時候的警備總部就在北一女中附近，警總後面就是台北地方法院。我升上初中時，由於接任他的周文彬處長⁴病逝，我爸爸又被調回綠島擔任處長，因此他總共擔任過兩任新生訓導處處長。再之後，他轉調國防部。直到他退役前，他似乎都在警總下的一個輔佐「新生」的單位，協助出獄後的「新生」生活大小事。⁵這個單位是我爸爸成立的，在台北市的公館有一個辦公室。他退役後則先後在美上美電子公司⁶與東元電機⁷服務。

除此之外，我只知道我爸爸是上校，後來才升將官。當時要升將官都得由總統蔣中正圈選，我爸爸好像曾說過，蔣總統跟他說「今年選太多了，你等明年再來。」不過我也不會特別去過問這些事，所以只是個模糊印象而已。我現在對這幾個地方還有印象的是台東職訓總隊的椰子樹，以及綠島的環境。其他事情都不太清楚了。我在綠島念小學念到四年級，升上五年級後因為我父親工作調職緣故，轉學到現在的新北市新店國小。不過這次的訪談我想以我父親與我記憶中的綠島為主，便不多談我自己的生平了。

二、記憶中的火燒島

² 內湖新生總隊（1950-1952），借用當時內湖國校的一半校舍為囚禁空間，待思想改造後再將「新生」轉送綠島。現址為台北市內湖路二段 41 號。資料來源：游觀創意策略有限公司，《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頁 160-166。

³ 姚盛齋，湖南瀘溪人。於 1950 年 2 月至 1954 年 11 月擔任新生訓導處處長，並為首任新生訓導處處長。後因轉調保安團團長而卸職。資料來源：〈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_0034。

⁴ 周文彬，湖南安仁人。於 1957 年 3 月至 1958 年 11 月擔任新生訓導處處長，為第三任新生訓導處處長。因病逝於任內。資料來源：〈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檔號：153.41_2793_0034。

⁵ 即諧音輔導室的「傳道石辦公室」。為警備總部所設之輔導室，用以追蹤自新與刑滿出獄後之「新生」狀況。資料來源：陳進金訪問，陳瑞琪紀錄，〈蔡寬裕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載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54。

⁶ 成立於 1969 年 7 月 14 日，是日本三美電機株式會社投資之子公司。公司現址於基隆市信義區培德路 73 號。資料來源：台北美上美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tmmitsumi.url.tw/contact.html>，2018 年 4 月 24 日讀取。

⁷ 成立於 1956 年 7 月 14 日，初期從事馬達生產，現已跨入重電、家電、資訊、通訊、電子關鍵零組件基礎工程建設、金融投資及餐飲、服務等多面向的發展領域。資料來源：TECO 東元電機，<http://www.teco.com.tw/about>，2018 年 4 月 24 日讀取。

（一）火燒島童年

我們到綠島後，由於眷村還沒蓋好，先借住在一處民宅，⁸我記得對方的名字是田石清貴⁹，他兒子叫田輝鴻。後來蓋好的眷村就在「四維峰下」。¹⁰1952年，我進入公館國校就讀。當時校舍還沒有蓋好，我們是在一間平房上課，位置大概在現在的海巡署。

公館國校那時只有一班，一到四年級一起上課。我記得上課的人數不多，因為當時綠島的交通不方便，村落跟村落之間的距離太遠，像我同學王茂雄¹¹就要翻山越嶺從柚子湖那邊過來公館。後來是我爸爸說適齡的孩子都應該到校接受教育，情況才有比較改善。另一方面，也因為四個年級混在一起上課，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大以外，老師的上課品質也不是很好，畢竟要兼顧不同學級的學生。我想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後來我父親會下令讓新生幫學童補習的關係。

我記得公館國校那時的老師都是外地來的，我很喜歡其中一位老師，只是我現在想不起來對方的名字。同班同學除了王茂雄，我記得還有蔡三麒、林登榮、田吉勝¹²、田敏廣跟陳進榮，他們都是綠島人。王茂雄跟我差了五歲，蔡三麒跟我差了兩歲，其他人的印象就比較模糊了。在課業上，我和王茂雄一直都是「競爭對手」，不是他考第一名就是我。蔡三麒是流麻溝那裡的人，他每天早上都會來我家接我，我們再一起走路去學校上課。除此之外，我們班上也有跟我一樣的官兵子女，像現在在美國發展的伍台安。

同學們早上到學校時還會拿地瓜、花生分我吃，下課後我會去同學家玩，大家也會一起去山上或海邊玩。我記得我便曾和蔡三麒、田美定一起跑到將軍岩外面一點點的水窪玩水，那時候年紀小、身高不高，覺得那個水窪好深。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件事，由於同學大多是赤著腳跑來跑去，因為我們都在一起玩，後來我也習慣跟他們一樣赤著腳，所以後來每天早上我都會穿著鞋出門，到學校後就把鞋子脫下埋在沙裡、跟同學跑去海邊，下課時再去把鞋子挖出來穿回家。

由於我父親不喜歡搭船，在他第一次擔任處長任內，我們幾乎都住在綠島。我哥哥當時人在台東念中學，得自己照顧自己，他只有寒暑假才會回綠

⁸ 現址疑為好望角民宿，地址為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33 號。

⁹ 公館田轉一脈三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38。

¹⁰ 唐女士於口述過程中表示眷村位置在「四維峰下」，然而在地圖的空間指認上卻指向今海巡署職務官舍一帶。因此，關於眷村的實際位置，有待補訪時進一步和唐女士確認。

¹¹ 王茂雄（1941-），綠島公館人。關於其人生平，詳見：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王茂雄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結案報告書》，頁 66-71。

¹² 公館田轉一脈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36。

島。綠島的生活很辛苦，連我媽媽都要自己養雞養鴨，我現在都還記得以前只有我爸有雞蛋可吃。綠島的冬天風很大，風會把海邊的砂子吹起來，打在臉上很痛。夏天則有很多颱風，那時營區的房子都是很簡陋的建材，每到颱風季，都得用繩子把屋頂固定加牢。我爸爸就會帶著他的駕駛兵兩個人一起去營區巡邏，檢查防颱措施有無落實。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巡邏回來，駕駛兵跟我說風大到他們兩個人都差點被吹跑，最後是他們抱在一起緩慢前進才勉強走回來。我爸第二次調回綠島擔任處長後，因為我已經升上國中了，所以只有寒暑假才會去綠島探望我爸。

在綠島時，我爸爸平常晚上會散步到公館，每個禮拜天會開車到中寮街上玩，因此他跟綠島的老百姓們都還算熟，彼此的互動也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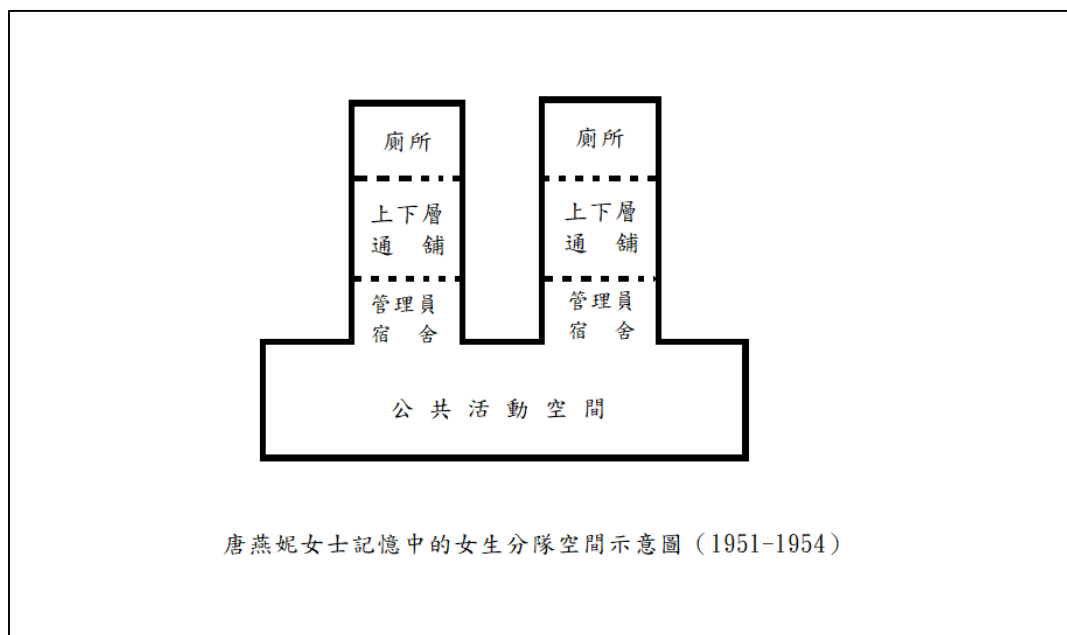
（二）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營區裡有三個大隊、福利社、中山堂和醫務所，福利社外還有一個溜冰場。我有時候會去福利社看看，但我沒有零用錢，所以不太會買東西。我很少在福利社的照相部拍照，因為我爸爸自己有一名負責拍照的隨從官。我只記得對方也姓唐，是湖北人。中山堂的位置跟現在不太一樣，有稍微左移些，名稱也改成中正堂了。¹³那裡還有一間廣播室，新生會在那邊練話劇。營區裡也有操場，我爸爸每天早上都會在操場上的司令台講話。除此之外，司令台也會作為戲台使用。而流麻溝那的景觀也完全不一樣了，以前有一座很漂亮的綠島公園，現在已經改建成水庫，也看不見從前新生用石頭圍出來的游泳池。以前流麻溝那裡還有幾戶人家居住，他們進出都會經過營區前的小路。

我出門上學時我爸爸也差不多去營區上班，我下午下課後也差不多他下班回來。訓導處的士官兵可以外宿，眷屬有時也能進去軍營裡面住宿。我記得有一次我媽媽生病，去台東開刀，我爸便把我送去女生分隊借住幾天，他自己帶著我弟弟去住營區裡的宿舍。因此，我對女生分隊的空間也有印象。女生分隊的宿舍也是長型的屋舍，最前面有一塊公共活動空間，長型屋舍的前半部是管理人員的房間，之後是女生隊員的上下通舖，最後則是廁所。我不知道她們的名字，只知道編號，我對八十號、八十八號、五十六號還有六十六號都還有印

¹³ 新生訓導處時期的中山堂位於今蔣公銅像正後方的靠山處，後經時間演變，在警備總部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時，更名為中正堂之外，尚經改建並移至現址。儘管目前未能確知中山堂何時遭到拆除，然而透過中正堂的落成碑文，我們能知道現在的中正堂於 1979 年 2 月動工，並於同年 10 月 31 日竣工。詳可見：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採購案成果報告書》，頁 219。

象，我記得六十六號還有個綽號叫「小皮球」。¹⁴我自己並沒有被跟犯人關在一起的感覺，我想我爸也一定覺得這是個安全的安置辦法。



圖一、唐燕妮女士記憶中的女生分隊空間示意圖

／本團隊依據唐女士原稿再製

我自己和新生最主要的接觸是補習，其他接觸大概就是生活空間重疊的零星接觸。早上雖然新生他們要出來做運動，但因為我要上課，兩邊的方向相反，所以我沒看過他們做體操。在補習課方面，我記得當時來幫我們上課的新生行動都很自如，沒有管理的士官兵帶著，進行方式有一對一教學，也有班級制的上課。上課地點我記得營區內跟公館國校兩邊都有。對我們這些上課的學生來說，我們都知道他們是新生，但我們都不覺得他們是壞人。至於上課科目，我記得有國語、數學和英文，不過我不確定英文是不是小學時就有，因為我國中暑假來綠島探望我爸時，也會再一起上補習課。我記得的新生老師有教英語的胡子丹和張志良¹⁵。胡子丹後來出獄後自己開了間翻譯公司¹⁶從事外文翻

¹⁴ 根據陳勤女士回憶，六十八號為朱瑜。其餘三位還有待進一步查證。朱瑜，福建廈門人。案由為「于非於 38 年 7 月間出而組織讀書會，邀集心理學班學生周哲夫、鄭福春、吳國祥、黃大彰、賀德巽、袁一士、洪世鼎、朱瑜、朱天福、袁乃匡、查濟年、馬昌齡、張則周等參加，並成立 3 人小組，介紹閱讀共匪理論，宣傳書籍，展開思想滲入攻勢。」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資料來源：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等，《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2012），頁 346；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

<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9150>，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¹⁵ 張志良，江蘇金壇人。案由為「陸效文於 38 年來台為匪搜集軍政經濟情報，先後供給匪方 4 次，其中 2 次托其同學張志良寄發。」後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733>，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¹⁶ 即國際文化公司。

譯，張志良則曾擔任過明志工專¹⁷的校長。一起補習的同學有哪些我沒特別注意，但應該也就是原本班上的同學。

我也曾參與過新生的話劇表演，我記得演出的劇碼是「小放牛」，伍台安和我一起。當時綠島居民也可以參與演出，演「三七五減租」的田美定演得很好，後來便以「三七五」一名聞名於當地。我們都戲稱她弟弟叫「三七六」，她妹妹叫「三七七」。過年時，新生的十二個中隊會一隊一隊地上街表演，有舞龍舞獅也有踩高蹺，非常熱鬧。除此之外，我和新生的接觸大概就是每週我爸爸會去一個中隊吃飯，他有時候會帶我們一起去。營區的運動會也會對居民開放，讓他們也能夠進來參觀。我覺得我們三方相處得都很好。另一方面，就我所知，有綠島女性嫁給士官兵，也有人嫁給新生。

以前綠島的青菜只有地瓜葉，是新生去了之後，改良了耕種方式，才使得當地有愈來愈多種類的蔬菜。他們如果有多的農作生產物，便會賣給居民。新生一年會殺一次豬，¹⁸他們也會把豬肉分給居民。我覺得這些新生對綠島的助益確實頗大，他們用他們的知識不僅改良了當地的農業文化，也提升了地方的醫療。那時候在醫務所幫忙的新生，他們素質都能夠開一間「台大分院」了。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位病患得了盲腸炎、需要開刀，綠島的醫療設備其實相當不足，也沒有麻醉藥能夠施打，然而他們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還是順利完成了手術。我有一次也差點就要開刀，我有點忘記確切的病因，只記得那時候很痛，不過後來不痛了、沒事了，也就這樣過去了。我有印象的新生醫師是呂水閣¹⁹，他是台南人，人很好。我對顏世鴻²⁰也還有印象。

我想綠島人會很懷念這些新生便是如此，新生在各個層面對他們都有實際的幫助，不僅止於農業、醫療，甚至教育。不然以綠島當時的教學品質來說，學生能吸收到的知識實在有限，幸好有新生出來補習，幫忙加強學童的課業。

¹⁷ 即今明志科技大學。前身明志工業專科學校由王永慶於 1963 年 11 月創立。1999 年改制為明志技術學院，2004 年改制為明志科技大學。張志良為第四任校長，任期為 1972 年 8 月至 1979 年 7 月。資料來源：明志科技大學校網，<http://www.mcut.edu.tw/p/404-1000-26243.php?Lang=zh-tw>，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¹⁸ 根據蔡焜霖前輩指正，新生們是各隊輪流宰殺豬隻，並非一年只宰殺一次。特此說明之。

¹⁹ 呂水閣，台南人。案由為「被告鄭海樹、何川、何秀吉於 36 年 5 月及 12 月分別密設匪台南市工作委員會，分任書記、組織、宣傳等偽職，吸收等設立台南工學院附屬工業學」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4495>，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²⁰ 顏世鴻，台南人。案由為「葉盛吉對於 37 年 9 月參加匪黨，於 39 年 2 月吸收被告顏世鴻加入組織，重行建立台大醫學院支部，領導該被告顏世鴻等工作。」後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關於其人生平，詳可參見：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台北：啟動文化，2012）。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408>，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三）記憶中的「處長唐湯銘」

我爸爸對新生的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政治受難者今天提起他也仍是很懷念。我想，關鍵的因素便在於我爸爸給了他們一定程度的自由。我爸認為這些新生已經被送到綠島這樣的一座外島集中管理，畢竟這座島就這麼大，其實也逃跑不了，如果再被關起來就太可憐了。加上綠島當時的生活條件不好，所以他便下令讓他們成立生產班，讓他們能夠去到山上種菜養豬，改善自己的飲食條件。生產之外，我爸爸也允許他們成立話劇班、還會放映電影，使他們能夠有些娛樂。因此，思想教育的課程時間以外，除了不能下海——怕有逃跑的可能——新生們可以說是相當「自由」。

我爸爸第一次卸下處長職位時，新生們很感念他，送了他一本相本集，紀錄了綠島生活的點點滴滴。這些照片是新生陳孟和拍的，文字稿部分則由另外一位新生撰寫，可惜我現在不記得是哪一位。另一方面，我爸儘管卸任了處長一職，但因為他仍舊在輔導單位工作，幫忙出獄後的新生，所以他跟新生們還是保持著相當密切且頻仍的互動。他非常盡心地在幫助他們，尤其是那些沒有家人朋友能夠出面具保的外省籍新生。在我眼裡，我爸爸跟他們就像朋友一樣，像吳聲潤²¹、蘇友鵬²²、盧兆麟²³便常來找我爸爸聚餐，過年時節他們也會來我家拜年。

三、如何看待綠島的變化

離開綠島四十年後我曾回過綠島，第一次我帶著我的三女兒，第二次則與我兄弟一塊回去。去年（2017）我也曾和賀玲玲²⁴與幾位友伴再訪綠島。綠島的變化非常大，我覺得現在的綠島有點過於觀光化與商業化。打個比方，我覺得夏威夷的考艾島（Kauai）給我的感覺有點像從前的綠島，那樣的淳樸、秀

²¹ 吳聲潤，高雄人。案由為「傅慶華 38 年 2 月吸收同廠技術員吳聲潤、詹溪川及周煥等加入小組。」後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827>，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²² 蘇友鵬，台南人。案由為「蘇友鵬於 38 年 10 月參加叛亂之組織。」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482>，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²³ 盧兆麟，彰化人。案由為「盧兆麟由同學李上甲介紹，閱讀反動書籍，於民國 38 年 7 月初，交與李上甲自傳，月底在淡水河畔宣誓參加中國共產黨，8 月初介紹陳耀堂閱讀。」被判無期徒刑，實際執行徒刑二十四年七個月又十二日。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566>，2018 年 3 月 8 日讀取。

²⁴ 關於其人生平，詳見本報告書〈賀玲玲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麗，有一種原始的美好。現在的綠島連吃食都沒有自己的特色，跟任何一個觀光景點的餐廳無二，像是花生豆腐和章魚乾這些小吃，²⁵現在在綠島雖然也能吃到，但味道已和當年完全不同。我上次去綠島時，還是特別拜託同學田美定做花生豆腐，這才得以解饞。

至於如何看待現在的綠島園區，我認為若在空間上要完全復原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意義也不大，畢竟時代也不一樣了。但如果真的要復原那時候的空間，我覺得應該也要恢復往昔的「四維峰下」與山坡上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幾個大字，這樣才能讓參觀者感受到當時的時代氛圍，也比較能進入情境。

²⁵ 綠島的花生豆腐係利用榨出花生油之後的豆渣泡水後瀝出豆漿，經煮沸再以鹽鹵混入熱豆漿中始之凝結，再將豆花壓去水分後製成。章魚乾則為綠島傳統上常見的一種乾製海產。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 316、322。

十、許清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 年 12 月 4 日（一）10-12 點

地點：台東市岩灣路 曹宅

主訪者：陳鴻圖

跟訪者：陳瑞琪、許雅涵

文字記錄：陳進金、陳瑞琪



一、個人生平與家世

我叫曹許清葉，生於 1940 年。我的爸爸叫許愛份¹，媽媽叫許田連朝，我們的老家在綠島鄉中寮村的柴口，之後則搬到台東的新港，不過我不記得搬出來的確切時間了。我家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大家庭，好幾代人都住在一起，我出生的時候我阿嬤就已經過世，所以我沒見過我阿嬤。我出生的時候是日本時代，但我對那個年代只記得一件事——我爸爸跟我叔叔急著把家裡的「王爺」神像用舊衣服

¹ 為中寮的許花一脈，綠島的許姓可分為兩支，今柴口許姓家族僅餘兩戶，其餘皆已遷到台東、新港等地。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248、253。

層層包裹後，放入平常我們裝麥芽的桶子，埋在後院裡。²後來我聽我爸爸說，日本人剛來的時候還曾送給我媽一條大毛巾，³那時候我二姐剛出生，我媽就用那條毛巾來包嬰兒。但這是在我出生以前的事，詳細過程是如何我也不清楚。另外一件我還有印象的事是躲空襲。當時我三歲，我爸爸是負責敲鑼提醒空襲警報的人。大家都很害怕，每個人都逃往山上躲在山洞裡，因此一時間街上的情況很混亂。我記得我們在山洞裡躲了三天，飛機才離開，回到街上時房子都被燒光了。躲在山洞的那三天我們完全沒有東西吃，我們小孩餓到哭鬧不停，但大人也束手無策。

我家一共有九個孩子，我排行第三。我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頭是六個弟弟，最小的妹妹則是我媽媽四十三歲時才生的，因此我們年紀差距很大。我出生後，我爸爸其實是想把我送給人家，「換一個」男嬰回來養，甚至還曾把我「換」給台東的親戚，但我阿公很疼我，最後還是捨不得，帶我回綠島。我還記得他們把我送去台東的那一次，阿公就騙我說他是要先回家拿肉粽給我吃，叫我好好待著呢！

我們家境算不錯，我爸爸自己有船，能聘請員工一起出海捕魚。我們家裡也有種田，我們的田在觀音洞一帶。只有我阿公才知道我們家的田地有多少，這點我不清楚，但我想應該有幾分地吧？我們主要種植水稻、番薯和花生。因為我媽比較不擅長打理家務，再加上我兩個姐姐又嫁得早，所以家務幾乎能說是全落在我身上。我媽平常大概就是在田裡幫忙農活、挖挖番薯，其他諸如打掃、煮飯、割鹿草，甚至是照顧弟妹們，都由我一手包辦。所以我出嫁時我爸媽都很捨不得我，他們哭得很傷心，我姐他們就打趣說「對啦，就知影恁上⁴疼葉仔啦，所以上毋甘⁵啦。」

我覺得種水稻很辛苦，尤其是割稻的時候，我總是被稻穀的穀毛刺得全身發癢。再加上以前田裡有很多蜈蚣⁶，被咬到很痛、還會流血，所以我很討厭種稻，寧願吃番薯。我們也要跟田地附近的地主輪值，大家輪流「放田水」。我們綠島的花生品種跟台東的不一樣，種植方式也不同。我們綠島的品種是鴛鴦花生，它的藤會深入土裡，因此在收成時你真的是在「擘⁷花生」，不像台東這邊的輕鬆，

² 即日治時期實施的「皇民化運動」中的宗教改正「諸神升天」，擬欲以日本神道取代台灣統的民間信仰。參考資料：陳秀蓉，〈日據時期台灣民間信仰發展〉，《歷史教育》3（1998年6月），頁143-162。

³ 根據補訪，受訪者所言應為日本治理時期。1901年，日本於島上設立警察官吏派出所，始有日人進駐。

⁴ siōng，台語，最之意。

⁵ m̄-kam，台語，捨不得之意。

⁶ môo-khî，台語，水蛭之意。

⁷ Peh，台語，用兩手指把東西分開、剝開之意。

撥開土壤就能挖出一串。我們會把收成後的花生藤集中整理，晒乾再拿去餵鹿，資源一點都不浪費。

務農以外，我們家也有養鹿、牛和豬。小時候我爸爸曾要我幫忙照顧小豬，我看剛出生的幼崽很可愛，忍不住伸手去逗弄，結果就被母豬咬了一口，還被追著跑，我爸回來後我跟他說了這件事，他還笑我呆。我也記得曾經跟我爸一起去田裡做事，我爸牽著牛、牛拖著牛車，我跟我姐姐就走在牛車後面，回家時也會順便撿些木柴備用。

1946年，我原本應該進入小學讀書，當時學校也有發註冊單來家裡，但我爸媽不讓我去讀書，只要老師來做家庭訪問，他們一個人就假裝是聾子、另一個假裝是啞巴，讓老師無法跟他們溝通。他們也要我假裝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讓老師誤以為我是聾子。我就沒去上學了，但日後我弟弟就有去上學，我還要幫他準備便當呢！那時候沒有我們所謂的便當盒，都是用月桃葉包些米飯和魚肉，再用細繩子一綁、布巾一裝，就是一份現成的便當。

因為我爸爸大清早就要出海捕魚，討海人要吃米飯才有體力，所以天還沒亮我就要起床煮飯。那時候煮飯還要自己先舂米，不像現在外頭買回來的都是已經處理好的精米，我的手常常舂米舂到破皮。等他們捕魚回來，有時候還要幫忙處理賣剩下的魚貨，也就是幫忙剖⁸魚。現在只要一想起這件事，我就頭痛。因為我不敢剖魚，所以通常都是我爸負責剖，我清洗魚身，再交給我媽醃漬，隔天好拿出去晒乾。我印象裡最難處理的是飛烏⁹，牠不像一般的魚類可以一刀處理了事，要先切掉長長的胸鰭，再從魚背那剖開。我們也會將抓到的炸彈魚加工做成柴魚或魚鬆，不過這類食品我們都是分送給親朋好友，沒有對外販賣。

另一方面，因為我們有親戚已經搬到台東的新港一帶，所以我在結婚前也曾經到過台東。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曾和住在新港的姑姑去番社「換番」，也就是以物易物。我那時很好奇她怎麼能夠每天都拿麻糬給我吃，就隨口問了她「去哪裡拿的？」她聽完後一直說是「去裡面拿的」，便興沖沖地要我跟她去。我不太記得那個部落的確切位置，只記得是三仙台一帶。我們遇到了一對原住民男女，那男人下身用一塊布圍起來、像是穿裙子一樣，他不斷地輪流舉起兩隻腳。我其實也不知道他的用意，只覺得那個畫面有些滑稽，便笑了出聲。我姑姑見狀立刻告誡我不准笑，怕冒犯到對方，但為時已晚，那男人已經抽出身上的番刀，嚇得我趕緊抓著我姑姑轉身就跑。因為我姑姑是在日本時代長大的，她會說日本話，那時候的原住民也多少會說點日語，所以她才能夠進到番社「換番」。她通常都是拿家裡的漁獲去換些麻糬或是原住民的手工藝品回來。

⁸ thài，台語，屠宰之意。

⁹ pue-oo，台語，飛魚之意。

關於童年，我還記得一件有趣的小插曲。以前衛生局一個禮拜就會到各庄挨家挨戶做衛生檢查，我常常中午從田裡回來後，就得趕緊整理家裡應付檢查。從前的綠島沒有肥皂和洗碗精，我都是用燒柴剩下的灰粉來刷洗椅子，然後去山上撿無患子那類的果實回來當天然的洗髮劑。我那時候留了一頭長髮，幾乎能碰到地板的那種，所以每次洗頭我都會找我弟弟幫忙壓幫浦，我們家門口不遠處就有一個。我很自豪我們家每次都是衛生檢查的第一名。

1962年6月，我和我先生結婚。我算是當時綠島最晚婚的女性，二十三歲（虛歲）才嫁人。因為我兩位姐姐嫁得早，我放不下家裡的弟妹，所以等到我最大的弟弟訂婚後，我才嫁給我先生。我先生是新生訓導處裡的軍事檢察官，¹⁰我先生姓曹，他是外省人，祖籍河北。婚後我們育有三個子女，兩女一男，分別在1963、1965、1967年出生。但我在懷第一胎時，我先生就調離綠島了，於是我便和他一起搬到台東。婚後我和孩子一直住在台東，我先生並曾調到花蓮過，最後在台東團管區以團管區副司令上校退伍。原本他的上司要把他升為少將，掛一顆星退伍，可他不要，因此最後還是以上校階退伍，不過我忘記他是哪一年退伍了。

我先生退伍後，他的後備軍人弟兄們原本要他出來選縣議員，但我爸媽都認為他個性太老實，雙雙反對，我先生便作罷。後來，我們鄰居推薦他出來選市民代表。我們也沒有花錢宣傳單或到處拜票，自然而然地就選上了。他是1982年那年的市民代表。我先生閒時就在鄰里附近清水溝，還會自掏腰包修葺圍牆，他的部屬都說他是最好的長官。我先生也很孝順，對我父母很好，老人家生日時除了花錢做三層的生日蛋糕之外，一定會再做一套衣服與包一份紅包給他們，中秋節也一定會寄禮盒回綠島。我先生已經過世了，去年（2016）他姪子還有到台灣尋親，得知他叔叔過世後，哭得淅瀝嘩啦。

二、「新生營」姻緣

我和我先生會認識，是有一次我住新港的姑姑帶著小孩要回綠島探親，因為我們和「新生營」的官兵都熟，所以我就拜託開軍卡車的駕駛兵下去南寮接物資和輪班的士兵時，順便把我姑姑載上來，畢竟士兵也搭同班漁船進綠島。對方答應，我以為萬事就這麼底定，卻沒料到當天我姑姑把行李先丟上車後，人還沒上車，車子就開走了。我姑姑一個女人，又帶著一個孩子，我也沒辦法用腳踏車把她們一起載上來，最後也只好請她自己走路上來。

¹⁰ 應為保防官。

由於我姑姑所有的行李都在軍卡車上，沒有換洗衣物實在不方便，所以過了三、四天後，我就找了兩位玩伴一起騎腳踏車去新生訓導處，找我姐姐喜歡的那位檢察官，我想說至少能請長官幫忙，找到失物的機率比較大。因為我們跟大門士兵都熟，說明了來意後，他就帶我們到檢察官那裡，但我不曉得的是檢察官已經換人，原先我們熟識的那位已經調走了。不過新的這位檢察官——也就是日後的我先生——在瞭解狀況後也很熱心地幫忙，替我們在營區裡廣播，要拿走東西的人把失物拿到中山堂歸還。很快地就有人把東西拿來，不過已經放了好幾天，營區裡又塵土飛揚的，裡頭的衣物都髒了。我們拿到失物，道了謝就離開。

婚後，我先生跟我說，當天他穿著輕便服裝在睡午覺，傳令卻突然來喊他，說「外頭有三位小姐說要找你」。當下他其實滿頭問號，卻也只好趕緊套上外衣外褲出來。結果，就是這一次碰面，促成了日後我們的姻緣。他說，當我離開營區後，他就到處去打探我的消息，想知道我住哪裡。我曾問他「怎麼這麼多識字的小姐你不選，偏偏要挑我這個不識字的？」他笑笑，說「沒辦法啊，誰叫我一看到你之後，我整個腦海裡都是你。」

1962年我們結婚，在這之前其實有個插曲——「新生營」內發生軍方的槍械遺失事件。雖然有順利抓到犯人，但過了三、四個月都還是沒找到失槍，那時候「新生營」還要我們綠島居民每一戶都派一人出來站衛兵，以防失槍被誤用造成意外。因為他們一直沒找到，所以後來我就建議我先生說，我們綠島的觀音媽很靈驗，不然去觀音洞問看看神明。我先生原本不信這一套，但出於無助，也只好嘗試。我先生在佛前許願，要是觀音媽真的幫忙找到失槍，他一定從台東請康樂隊在中山堂表演答謝。後來他抽籤，觀音媽指示說遺失物必定能找到，要他們往井去找。結果，還真的在營區裡的一口古井裡找到。那口井平常都用木板蓋著，事發後也沒人聯想到過。最後，他們派人拿鉤子將失槍鉤上來，這樁風波才結束，我們也才結婚。

我們結婚的喜宴是在中山堂舉行的，由當時的指揮官¹¹當我們的主婚人。我們綠島的婚俗跟本島差不多，男方準備的聘禮也有檳榔、菸和豬肉。婚禮那天很熱鬧，「新生營」所有的軍車都出動了，還派出了二十來人的樂隊到我娘家，畢竟我先生在營區裡的軍階算高。我家架設了兩台大台的照相機負責拍照，家裡到處都是囍字與紅花。從娘家迎娶出來後，軍卡車還遊庄似地開上了大街繞一圈，從中寮、南寮一路繞過山，回到中山堂，下車後在中山堂外拍了一張合照。在中山堂吃喜酒時，新生們也有參加，我還記得比較熟識的新生們爭先恐後地往塞糖果給我，我穿著禮服、頭上蓋著紗網，忍笑忍得很辛苦。結婚後，我住在我阿姪

¹¹ 若依時間點推斷，1962年的新生訓導處處長應為唐湯銘。另，職稱應改為新生訓導處處長。資料來源：〈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

¹²新建的房子，位於公館，離「新生營」近點，我先生下班後就回我們家，隔天早上再進營區上班。

我先生對新生很好，他認為新生跟他們是平等的，只是沒有自由，所以都會謝絕上頭派給他打理事務的新生。如果他有菸，他一定是分送給新生們。有時候假日他會整隊帶到中山堂那，幫他們剪頭髮。因此婚後沒多久我先生被調出綠島，消息一傳開，那些新生都哭得很傷心。我先生似乎在綠島服役三年多，但我不能確定就是，畢竟他現在也過世了，我也一直沒想過問他這個問題。

我先生調離綠島時，我正好懷孕四個多月，我害喜得很嚴重，那時候的船又小，我吐得很慘，最後是我先生用毯子裹著我、抱我下船。後來他因公出差要去紅頭嶼，興沖沖地找我也一起搭船順道去玩，我想都沒想地立刻拒絕他。

我先生原本是要調去台北的，但為了和我結婚——我父母當時不想去台北參加喜宴——便婉拒了，因而才改調台東。我們到台東後被安置在岩灣的眷村，我先生很喜歡那裡的環境。他在台東的單位大概待了三、四年後又被調往花蓮，花蓮的長官要配給宿舍給他他不要，堅持要住在台東，所以他再次推辭掉去台北的轉調。

我跟孩子一直都住在岩灣的眷村，直到眷村改建成新式的社區大樓後，¹³才搬到（台東）車站附近的現址。我先生被調職到花蓮時，陳守山¹⁴是那時候的東警部司令。有一天我回家時，發現有一個矮矮的人站在我家外面，還穿著高階軍官的制服，又好幾個便衣在一旁保護他。我心裡一直在猜這個人是誰，但我始終都沒料想到會是我先生的長官。

我當下很客氣地問他「要找誰」，他也很客氣地說要找我。我覺得更奇怪了，明明我不認識你呀，怎麼會是要找我呢？於是，我便又問他「你怎麼會知道我們家？」他更有趣了，回我說「是你老公跟我說的啊，因為他沒有時間回來，所以我就代替他回來看看你跟孩子。」我這才知道他是陳守山。之後我先生回來，他跟我說他長官一直罵他，說花蓮這麼多新宿舍，分一間給他也沒問題，要他趕緊把我們都帶去花蓮，不要讓家庭分隔兩地。但我先生就是痞，怎樣都不為所動，堅持要住岩灣這裡，所以我還是自己帶小孩搭火車上花蓮找他。

¹² a-kīm，台語，舅舅的妻子之意。

¹³ 該眷村於 2007 年改建完畢，更名為「岩灣新村」。資料來源：陳賢義，〈抗議聲中 岩灣新村順利交屋〉，2007 年 3 月 28 日，《自由時報》電子版，<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2595>，2017 年 12 月 13 日讀取。

¹⁴ 陳守山（1921-2009），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第十六任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兼台灣軍管區司令部司令，也是第一位台灣籍上將。詳細生平可參考：陳守山口述，劉鳳翰訪問，許秀容記錄整理，《台籍首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口述歷史》（台北：國史館，2001）。

三、綠島人的「白色記憶」

我還有印象新生剛送到綠島時的情景(1951)，那時候他們的船從中寮上岸，用手銬腳鐐綁著，再慢慢從中寮走到公館，沿途都有官兵看著。而當軍方的卡車運到綠島，開始在地方上跑時，一些老人家因為從來沒有見過，竟然被車子嚇到躲進房間哭。

我家就住在現在的綠島監獄¹⁵附近，離「新生營」算近，我爸爸會幫忙營區打一些簡單的器具，像是打石頭的大槌或烹飪的菜刀，再加上我家的稻田也會委託給新生幫忙收成，割下來的稻草就送給新生他們使用，所以我們和官兵、新生關係都很好，彼此之間都很熟稔。新生們人都很好，他們是思想犯，不是壞人，他們是頭腦太好了才會被政府抓來關在綠島。他們跟後來關的「大哥」不一樣，那些是有殺人跟強暴前科的。¹⁶

官兵們早上七點多就會帶新生出來勞動，有的新生去山上種菜，有的則去砍茅草，也有人到海邊打咭咕石搬回去「新生營」蓋圍牆。在海邊打石頭的新生中午會在我家附近吃飯，官兵會用軍卡車送午餐送來，主要是饅頭和一些菜。吃飽飯大概一點多，帶隊的長官哨子一吹，他們就會再次集合去海邊打石頭，連原本在打盹午睡的新生都會馬上醒來。而他們沒吃完的午餐就會留給我。因此，我跟他們都很熟，他們都「小妹」、「小妹」地喊我。

在當時，我其實喜歡一個派出所所長，可是他人脾氣很壞。不僅我爸爸反對我嫁給他，連跟我交情比較好的新生都一再勸戒我不要嫁給那個所長，要我選擇檢察官，也就是我現在的先生。甚至，也有些跟我感情好的新生都還叫我嫁給他、或是他的弟弟呢！我有三位兒時玩伴就是嫁給新生，像 Tamiko 就是。¹⁷Tamiko 現在跟她先生住在台北，她先生常叫她找我去玩，只是我不喜歡打擾別人，他們夫妻現在年紀也大了。

新生對我們綠島的醫療很有幫助，像我孀孀當初難產，胎死腹中，可是那天海象不佳，船沒辦法開，我們去拜託「新生營」的長官幫忙，後來他就派士兵帶

¹⁵ 受訪者所指為今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¹⁶ 即管訓隊員。

¹⁷ Tamiko 即董多美。董多美於 1963 年嫁給新生廖天欣。另兩位兒時玩伴惜受訪者已記不起名字。關於董多美與廖天欣，詳細可參見：曹欽榮，〈歸途〉，「2011 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05/05/story-issue-%E3%80%88%E6%AD%B8%E9%80%94%E3%80%89/>，2017 年 12 月 13 日讀取。

一個新生醫生出來到我孀孀家。我記得那個醫生拿了一塊布蓋住我孀孀，他帶上一雙長到手肘的手套後，就直接將手伸進產道裡，慢慢把胎兒拉出來。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工具，我孀孀已經開始失血，情況很危急，幸好有新生醫生做緊急處理。到了隔天，海象轉好，我們趕緊再用船把我孀孀送去台東的醫院。

另外一個和新生有關的記憶比較特別。有天我和我爸爸一如以往地去田裡做事，經過觀音洞時正好看到新生們在那邊砍柴。因為我曾經聽人家說，有人砍了觀音洞附近的樹，結果砍樹的人就突然肚子痛到無法走路。我其實也是半信半疑，但出於善意，我還是出聲提醒他們，要他們別砍這裡的樹。想當然耳，他們一定不相信。畢竟觀音洞那的樹長得都很筆直，像竹子一樣，是很好的柴薪。

我們綠島人不太會去那裡砍柴，正是因為有「砍了那裡的樹，就會跟砍下來的柴薪一樣倒在那裡」的說法。那些新生有一個不信邪，還是照砍。我們也只好繼續往田裡走去。結果，當我們工作到一半時，突然就聽見了他喊痛的聲音，我們便趕緊跑過去看他，想不到他真的肚子痛到無法走路。於是我就趕快叫他去觀音洞向觀音媽祈求，再用那邊的水池水洗腳。說來也玄，他照著我說的去後，真的就痊癒了，肚子也不痛了，由此可知我們綠島的觀音媽是很靈驗的，不能不信。講到這個，我懷第三胎時，有天我先生跟我、我姐姐一起去觀音洞拜拜，他平時不信這些的，但不知道為什麼那天他居然抽起了籤，事後很篤定跟我說觀音媽說我們這胎是男生，結果還真的是。

我也有進去過「新生營」裡面看電影、參加晚會。在我和我先生結婚前，都是營區裡的官兵告訴我這些活動的舉辦時間，他們都「葉仔啊、妹妹啊」地喊，從這點就能知道我們之間真的很熟稔。我都是搭他們的軍卡車進去的，他們會出來載，要有票才可以進去。晚會上的表演都是由新生一手操辦的，他們會演歌仔戲也會演京劇，我覺得他們很厲害，什麼都會。有時候也會有台東來的康樂隊表演。我嫁給我先生之後，看電影就都是坐在第一排，和他們指揮官的太太一起。我先生調到（台東）團管區後，我也還是都坐在第一排。就我所知，新生也會出來外面幫我們綠島的小孩補習，不過都會有官兵帶著他們，他們好像也都是在營區裡面上課。

我們綠島有兩間茶室，一間在中寮、一間在公館，¹⁸不過那都是給士官使用的，新生跟我們綠島居民都不能進去，而裡面的「小姐」則是從台東過來的。因為我先生是檢察官，有時候官兵如果和裡面的小姐發生爭執，他都要去調查。他就曾和我說過一個案件，他說那個犯案的阿兵哥很壞，茶室的小姐其實也只是為了要賺錢討生活，他卻還要欠人家錢，雙方爆發了一些肢體衝突。不過那位小

¹⁸ 位於公館的茶室應為「八四六」。不過受訪者指稱位於中寮的茶室，為目前所新知，有待進一步查證。

姐脾氣也蠻剛烈的，拆了一塊床板回擊。那床板上頭有釘子，因此那個阿兵哥其實也沒討好，被那板子打了好幾下，傷口縫了幾針。最後，那個阿兵哥被罰禁閉，關了好幾個月。

除此之外，「新生營」也在現在的綠島監獄那裡設了一個像是學堂的地方，有教人說國語、也有教人說台語，甚至還有教做衣服，都不收學費，幫我們上課的老師都是新生。我就是在那學會踩ミシン車¹⁹，學成後幫忙人家做衣服，一件收十元的工本費，所以我會做學生服、軍制服、大衣，也會車桌巾。我記得那時的上課時間大概是晚上七點到九點左右。眷村裡有些兵太太不會講台語，也都會去那裡上課。

¹⁹ ミシン (Mishin)，日語，縫紉機之意。

十一、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8月30日（三）19點至20點30分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紀博仁、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張雅綿



一、兒時家庭狀況

我是1950年出生，道地的綠島在地人，在綠島生活了六十七年。我的爸媽也是綠島人，我們在綠島已經好幾代。聽說祖先最早是從福建某處經小琉球過來綠島。¹我父親名字是陳春源，他曾在1997年獲選台灣省長青楷模。²我媽媽是陳田貴枝，他是公館的人。公館姓陳、田居多，流麻溝那邊姓蔡的人比較多，技訓所那區的人都是姓蔡，柚子湖、楠仔湖一帶的人，姓王。

¹ 資料來源：為公館陳粒一脈五房，《綠島鄉誌》下冊，頁363。

² 經查僅有各縣市長青楷模，無省級，所以應為受訪者誤記。

我們家早期經濟狀況不好，爸媽生太多小孩就得分送給別人撫養。我原本有六個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二。我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妹，其中兩個過世，兩個送養，現在只剩下一個妹妹。小時候一天三餐都吃番薯，因為那時候沒有冰箱，所以我們會把番薯做成番薯簽，好保留比較長的時間。說起來我們兄弟間的發展落差很大，我大哥從公館國校畢業後，就保送澎湖讀水產學校。³我念國校時，父親正好生病，哥哥又去外面念書，家裡沒人，所以我畢業後得留在家裡工作，沒辦法像哥哥出去念書。大哥沒有我這麼辛苦，但生活也不輕鬆，他後來去基隆讀高中，家裡沒辦法寄生活費，所以他下課後還要去打工賺生活費。八八風災前（2008），我大哥在台東縣政府社會處工作，擔任處長一職。

我小學五、六年級時，跟著大人去抓魚，因為去抓魚，家裡就有魚可以吃。我通常跟陳昭文一起去抓魚，同學間就我們倆最歹命。⁴早上三、四點我們跟著幾十個大人去燕子洞抓肉溫⁵。當時的路沒有現在整理得那麼好，我們都得從海岸公路邊翻下去，爬過岩壁才能去到燕子洞，抓完魚再原路爬回來。大人手腳比較俐落，一下子就翻過去抓魚了。我們小孩子沒什麼力氣，浪打過來人就隨著海水飄起來，浪走了人再沈下去。說也奇怪，當時的大人都不會擔心小孩被淹死，自己抓完魚就回去了。有時候海邊只剩下我跟陳昭文在那邊抓魚。我們會盡量趕在學校升旗以前回教室，但如果比較晚回來，就要在外面等大家升旗完才能進學校。而下午還沒放學我又得趕緊回家種花生、曬花生和收花生，因此我書沒念很好。

自從我爸爸生病沒辦法捕魚後，我就都是自己一個人下海去抓魚。我就從小魚開始抓，慢慢練習、掌握訣竅，到最後能獨自抓到大魚。我們那時候抓飛魚沒有照明頭燈能使用，都是把煤油灌在酒瓶中，然後在瓶口塞金紙吸油，等金紙吸油後點火，如此就能充當一個小火把，等火熄掉後再補油重點火。⁶我們會把抓到的飛魚先用鹽巴醃製，等天氣好時再拿出來晾曬。如果沒有太陽可以曬魚乾，我們便把飛魚醃在大紅缸裡。這是我們冬天很重要的肉類來源，每個家庭至少都有三到四個缸的儲量。

³ 即今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即今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前身為日治時期的高雄州馬公水產補習學校，創立於 1922 年。1945 年，改名為台灣省立澎湖初級水產職業學校。1970 年，改制為台灣省立澎湖高級水產職業學校。1981 年，校名奉改為台灣省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2000 年，改名為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資料來源：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全球資訊網，<https://ppt.cc/felB6x>，2017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⁴ pháinn-miā，台語，命運不好、沒有福份之意。

⁵ 即鯷魚。

⁶ 根據補訪，受訪者表示之後綠島人捕飛魚的方式較似恆春地區，會以兩船圍捕魚群。

二、求學記憶

（一）同儕

我是公館國民學校第五屆學生，那時候每年級都一班，一班約十五至十六人，全校學生加起來也不到百人。以前學校屋頂沒有鐵皮，因此每次颱風過後屋瓦都會被掀開，中間會漏雨，我們得用臉盆接水。以前的水溝旁都會種林投樹，下課時，同學們常在林投樹下到處跑，有些同學還會裝扮成狗或山羌，大家追來追去。

我的鄰居田木生⁷、住他家前面的陳昭文、住我家後面的陳建男，以及住我家附近的田桂玉都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們的導師是黃主權，他應該已經不在了。我忘記他從幾年級開始帶我們，但他一直帶到我們畢業。我畢業時校長是陳懷仁，畢業證書上面有他的名字。我記得當時的主任好像是林海權，剩下的老師我就沒印象。

小時候我比較愛玩，不在意課業。眷村的孩子可能有一、兩個繼續升學。他們住現在海巡署再過去的職務官舍那一帶，那邊是要軍官階級的人才的房子。現在那邊是水泥建築，以前則是木板屋，屋上用紙張加上柏油就充當屋頂。印象中我們三、四年級班上有一個叫做「白泰俠」的人，我不太確定他的名字是不是這樣寫，高年級的時候他就轉學轉走了。我記得還有一位叫做鄭成功的外省籍同學，不過他也在四年級後轉學。我後來回到學校服務，他們曾經回來看他們住的地方，還曾和我講過話。

（二）新生補習經驗

我應該是國小四至六年級之間開始參加新生的補習，那時候補習都是在學校暑假期間。老士官會帶新生來學校幫我們補習，大部分都是補國語。我不記得有幾個新生來幫我們補習，參加補習的同學人數差不多在五人上下，但其實也不一定，因為有空的人就會去，所以有時候會超出五個人。儘管有軍官在旁邊看守，但新生他們是政治思想犯，很有水準，不會亂來。雖然我參加新生的補習課後成績也沒有變好，可是不能怪他們不會教，是我們自己沒時間念書。另一方面，當時小孩也要工作，他們又只有早上能夠出來教書，沒辦法幫我們上一整天的課。

我會去參加補習，其實也是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去補習就不用工作了，因此也不是為了升學。畢竟我爸爸身體不舒服，哥哥又出去，小學畢業後就算我想繼續念書也沒辦法，不然當時我可是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呢！以前的高中職就是

⁷ 關於其人生平，詳見本報告書〈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高學歷了，能考上初中，甚至念到高中、高職的人，都能先佔到鄉公所的工作，而我們綠島鄉歷任的鄉長、課長幾乎都是台東農校畢業的人，所以我跟小孩說：「你如果要升學，我再怎樣苦也會栽培你。」

（三）運動會

指揮部以前稱「新生訓導處」，簡稱「新生營」，正對大門有一間木造房，那間就類似現在的中正堂，以前會在那邊表演、看電影。我曾經去新生營內的福利社買糖果，用現金就能買。

新生營內會舉辦運動會。我印象最深刻是國小三、四年級時，曾經配合他們的運動會表演跳「白浪滔滔我不怕」⁸那支舞。學校老師教我們跳舞，教會了再帶我們去表演，我們把香蕉葉撕開做成舞裙跳舞，邊跳邊唱：「白浪滔滔我不怕」。印象中全校連中、高年級都會帶去表演，很大一群人。不過我們只有配合他們出一個表演節目，至於運動會的比賽內容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跑步這一個項目而已。

在當時，公館國校的學生除了運動會以外，在蔣公誕辰的時候也可以進去新生營。因為新生會做壽桃來幫蔣介石祝壽，我們則要進去裡面的中山堂幫蔣公祝壽，結束後新生就會把壽桃送給我們。還有一個能夠進去的时间，則是在國家節日的晚會，那時就會開放百姓們參觀，新生也會在晚會中表演京戲、歌仔戲等。我家離新生營比較近，我們都用走的進去，其他地區的人我就不清楚他們怎麼來新生營了。

燕子洞裡面有一個平台，現在的導遊都說那邊是刑場，但其實那是以前表演的練習場地。因為夏天很熱，所以新生們都去那邊排演，他們把洞內的那處平台當做舞台來使用。

新生營的游泳池就在現在的綠技所那邊。水會從水溝排出去，他們在水溝中段做一個游泳池，但平常我們都不能進去游泳池。那時候流麻溝還有住人，那邊的小孩都很會游泳，因為有會游泳的新生教他們比賽的專業姿勢，所以有陣子我們的游泳比賽裡都是流麻溝的小孩獲勝，他們變得很厲害。我雖然會游泳，但我不會游專業姿勢。

⁸ 即「捕魚歌」。作詞者李福珠，寄普者張人模。歌詞全文如後：「白浪滔滔我不怕！撐起舵兒往前划！撒網下水到漁家啊！捕條大魚笑哈哈！嘿霍 嘿霍 嘿霍 嘿霍 嘿霍 嘿霍 嘿！嗨啣一啣一啣啣嗨啣！（重複）」。資料來源：孫俊彥，〈台灣人共同記憶的「白浪滔滔我不怕」，究竟是誰的捕魚歌？〉，《Mata Taiwan》部落格，<https://www.matataiwan.com/2017/04/08/amis-fishing-song/>，2017年12月28日讀取。

三、與新生的互動

早期外面的大馬路跟新生營內都沒有路燈，新生營大門出來有一條小山路，接到現在梅花鹿文化園區那邊。以前從公館到梅花鹿文化園區的路比較陡，而且途中還有一個石壁，難爬又滑，所以若要去梅花鹿文化園區一帶的山上種田的人，都會從那條山路過去。有一陣子新生營有發出入證給我們，要我們拿牌子通過，但有時候他們又不讓我們進去，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裡面有發生什麼事情，所以才管制吧。

（一）與生產班的新生接觸經驗

我們都叫思想犯為「新生」，因為他們的衣服上繡有「新生」二字。生產班的人會去山上種菜、養火雞、養羊等。他們擅長種菜，他們還會教我們種菜。他們種的番茄比我們的大顆，我們都種不出來這麼大的蕃茄。而他們種的南瓜也是又大又圓，他們會把南瓜放在寮仔內的床下，等南瓜授粉後就能長出更多。如果他們種的作物太多、吃不完，他們就會用リアカ一推出來賣。⁹我們以前不太會種其他菜，通常都是種番薯，再割番薯藤跟葉子回去吃。新生給了我們其他菜種，還會教我們怎麼種。他們有時候也會用自己種的菜跟我們換肉溫這些魚回去吃。

以前觀音洞旁邊也有菜園，養火雞的新生會把火雞趕去花生收成後的菜園，吃剩下的花生。生產班的新生不會對我們綠島的女性騷擾，但是「一清專案」後的管訓隊員就不一樣了。

我一直都在綠島，二十歲當兵後才離開綠島，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去過台灣本島。小學畢業後到當兵的這段期間，我抓魚、種田、搗鹿草，還要砍柴，因為以前沒瓦斯，要燒柴煮豬菜給豬隻吃。也因為如此，我接觸到新生的機會非常多。

我主要接觸到的是種菜跟養火雞的新生。那時候我已經國小畢業，在山上養鹿，需要去山上割鹿草回來餵鹿。田裡的花生收成後，會再生出新芽，那時候我就會帶布袋去割回來給鹿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個養火雞的外省籍思想犯，因為他教我讀書，還拿教導如何寫書信稱謂的工具書給我。他每天早上都會用鋁製便當盒裝三、四顆饅頭來給我吃，他們則吃在來飯¹⁰。中午時間，新生營那會有人擔¹¹飯去他們在休息的寮仔¹²，那個外省人都會裝飯給我吃，要我吃飽再回

⁹ 根據審查委員蔡焜霖前輩的補充指證，新生們的交易行為皆有官長帶領，所交易的皆為各隊生產班的多餘產物，販售所得則係官兵福利金。

¹⁰ 即在來米飯。

¹¹ tann，台語，以肩挑物之意。

家。那時候我家裡沒有米飯可吃，小孩子有吃的就去了。到現在我都還能記得那位養火雞的新生的臉孔，但我忘記他的名字了，只記得他是外省人。儘管我們再也沒遇到過，可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感心¹³。

（二）看診經驗

以前整個新生營都是一條條的木板屋。我前陣子有進去現在的園區¹⁴看，模型館¹⁵跟另一邊蠟像館¹⁶都是重建的房子，沒有保持以前的樣子。

最近這幾年的「五一七」¹⁷新生都會回來參加。早期石貴有回來，他回來的時候，我還曾在海梅坊唱歌時遇到他，我們都記得彼此、也有聊天。石貴以前會一點國術館的技術，小時候我的街坊鄰居受傷，大人都會帶他進去新生營內找石貴推拿。因此，我對他比較有印象，其他的新生由於不是每天接觸，我就比較沒印象。我去醫務所看病的時候，只剩下柯千一個新生，但他也不是醫生，只是幫忙醫官而已。

我們以前會去新生營裡買藥，裡面賣有一種黃色膠囊的藥，以前醫療不好，嚴重的疾病吃那個比較有效，我們都叫它「美國仙丹」，¹⁸但販賣的新生說那不是美國仙丹，那叫做金黴素。¹⁹

（三）春節表演

春節的時候新生會出來表演，他們會分成十二個中隊，分別去南寮、中寮、公館等地表演。他們有表演踩高蹺、蚌殼舞，還有舞龍舞獅，整體氣氛比現在的綠島熱鬧很多。舞龍舞獅只會在大街上表演，不會進到小巷子。另一方面，因為

¹² liáu-á，台語，簡陋的屋舍之意。

¹³ kám-sim，台語，感動之意。

¹⁴ 即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¹⁵ 即中正堂。

¹⁶ 即重建後的第三大隊展示館。

¹⁷ 為紀念 1951 年 5 月 17 日首批登上綠島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們，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每年舉辦「綠島人權藝術季」活動。資料來源：〈綠島人權藝術季 517 登場 再見火燒島還原白恐受難真相〉，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uid=248&pid=61216>，2017 年 10 月 21 日讀取。

¹⁸ Prednisolone，俗稱美國仙丹，其內含有類固醇，具有很強的抗發炎、消腫及止痛的作用，常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疾病的治療。也因為其效果神速，而且服用的人會精神變好而贏得『仙丹』的美名，所以長期服用類固醇的人一旦停藥的話，身體的疼痛很容易會再出現且沒有精神，因此會變成有藥物依賴性而難以戒斷。資料來源：張毓泓，〈『類固醇』--仙丹！？毒藥！？〉，《高醫醫訊—類固醇專刊》28：7（2008 年 12 月），頁 7。

¹⁹ Aureomycin Capsules，用於對四環素抗生素敏感之細菌、原蟲、立克次體、伊通氏體、濾過性病毒等引起之疾病。現已停止製造。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s://www.fda.gov.tw/MLMS/H0001D.aspx?Type=Lic&LicLd=12004599>，2017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以前大家的經濟狀況比較不好，所以他們表演完舞龍舞獅後，我們沒有包紅包，只能夠切一塊甜粿、做些菜包送他們吃，表達我們的謝意。

（四）綠島姑娘與新生的戀愛

聽說中寮那邊有人跟新生談戀愛，但就我所知我們公館是這邊沒有的。不過公館女生嫁給官兵的人很多，我隔壁鄰居跟我堂姐都是嫁給軍人。陳朝英的姐姐，我忘記他名字了，我們小時候都叫他「豬母果」。他姐姐現在還在，那位老士官就不知道是否還在世了。他們現在都住在北部，我也沒有跟他們聯絡。

四、當兵事蹟

（一）陸一特²⁰

我二十歲娶老婆，本來預計農曆過年後才要結婚，但因為我收到兵單的召集令，這才趕快準備，在入伍前一週把我太太娶回家。婚禮結束後我就去當兵了。我 1970 年去當兵，1973 年退伍，退伍後還是回來綠島。

我原本只要當兩年兵，但因為「陸一特」的關係，兩年期滿退伍後，軍隊給我一張退伍證，又另外給我一張臨時召集令，要再多做一年。所以當初民進黨蔡同榮立委幫我們陸一特爭取補償，後來政府就發了一張類似榮民證的東西，讓我們去榮民醫院看病，可以免掛號費，當作賠償。

（二）游泳比賽

我當時在澎湖當兵。每年夏天，整個澎湖的軍隊，不分陸海空軍都要檢測游泳。我們連上有幾個比較會游泳的人，分別是來自綠島的我，一個台東人，還有一個來宜蘭龜山島（當時還沒遷村），我們雖然游的不快，但是持久力很好。

1972 年，在那年的測驗開始之前，有人去探聽消息，知道有一個步兵師的人能夠全副武裝游一千六百公尺，可以說是當時游最遠的人。得知消息後，我們連長為了鼓勵士氣，便承諾說假若我們有人能贏過那個人，就可以放三天榮譽假，

²⁰ 中華民國陸軍第一特種兵，一般習慣稱為「陸一特」，是 1967-1986 年間，中華民國陸軍將裝甲、砲兵、兵工、通信、工兵等五個兵科列為第一特種兵，當時《兵役法》規定陸軍役期仍為兩年，但以行政命令於其退伍同時另發為期一年的臨時召集令，因此實際役期三年，直到 1984-1985 年廢止陸一特的實施。資料來源：國防部後備指揮部，<http://afrc.mnd.gov.tw/thenewindex/News.aspx?NewsID=1663>，2017 年 12 月 12 日讀取。

還補助澎湖來回的飛機票。因此到了測驗那天，我們所有人儘管穿著全套裝備，但還是精神奕奕地暖身準備下水。後來，我們就一直游一直游，直到測驗官叫我們起來，他說：「起來了，起來了，沒有人游的比你們久。」連長最後真的依照承諾放我們三天假，但他卻也食言了，因為最後我們放假回本島的機票錢是自己花錢買的。我大女兒就是在那年出生的。

五、退伍後的工作生涯

（一）鯉竿釣

退伍回來後（1973），我們十六、七人共同出資做漁船，做「鯉竿釣」，收成的漁獲再賣給商人做柴魚。我們的船只有二十四匹馬力，算是小船，但那時候我們還開了好幾小時到蘭嶼，就為了想多抓點魚。因為洋流的方向是從蘭嶼往綠島來的，所以我們從綠島開船過去蘭嶼算是逆流、會比較慢，回來變成了順流就會比較快。

（二）擔任工友

轉換跑道改當工友這個決定，我必須說是我太太有遠見。我一直做柴魚到1981年，之後換進入學校當工友。當時出海捕魚一季只能分到三萬元，而且出海很累，有時候整天都沒吃飯，所以我開始想找個固定的工作。當時公館國小有兩個老工友快要退休，月薪雖然只有九千元，但學校裡偶爾還有小工程可以做，多少能再得到一些津貼補助，因此仍舊是個不錯的工作。

當時的工友應徵不用考試，只要校長肯用就能夠錄取。我在公館國小待了三十四年，看著學校校舍從平房到現在的水泥樓房。當時的窗戶都是木框，沒有防颱風窗，所以每年颱風季時我們都「頭殼摺咧燒」²¹，因為窗戶壞掉我們要釘、維修，玻璃若破掉，也要買玻璃來更換。學校若淹水，後續還要整理。直到1996年才建新校舍。

我在2016年1月15日退休，總共做了三十四年。工作期間一共經歷八位校長，包括回任的校長，依序是林文生、林隆生、蔡嘉文和王叔銘，王叔銘之後蔡嘉文又回任，再來換成涂振源、姚麗吉，最後換今年才調走的王爾漢。林文生是原住民，以前沒有任期限制所以他當了十幾年的校長。王叔銘也是原住民。蔡嘉文則是綠島人，他小時候住溫泉那邊。我是在王校長任內退休。退休那天，學校

²¹ thâu-khak mooh leh sio，台語，形容事情非常急迫，令人手足無措。。

還幫我舉辦歡送會，王校長邀請我說些感言，但我太感傷，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六、現在的生活

(一) 務農生活

直到去年(2016)我們都還住在綠島，現在則主要住在台東市的鯉魚山腳下，多多璐幼稚園²²前面。春節之後我們會依序種玉米、苦瓜、菜瓜，大部分是種在自己的田，但有人不耕作的土地，如果對方願意，我也會去幫忙種。今年(2017)過年播種後，我跟太太參加旅行團去廈門玩。旅行結束回到台東，原本我要先回綠島整地，但到了富岡漁港後卻發現沒帶到綠島家的鑰匙，只好請太太騎車送備鑰來給我。結果沒想到途中他發生車禍、跌倒，腳粉碎性骨折，躺在床上兩個月不能下床。但是那時農作已經種下去，我只好自己照顧這批作物。以前我在綠島的時候，都會定期去農田澆水，今年沒有在綠島顧田，所以苦瓜、絲瓜收成比較差。我以前會用柴燒大鍋水，把玉米煮熟，讓我太太載去賣，今年我太太受傷、沒辦法擺攤賣，只好請人幫忙上網賣。我太太現在比較好了，雖然走路還是有點跛、不能走太遠。

(二) 兒女與其現況

我和我太太一共有四個小孩，兩男兩女。大女兒 1972 年出生，大兒子 1973 年底出生，小兒子 1975 年出生，小女兒則是 1977 年出生。我的兩個兒子都住桃園，一個在桃園國際機場的免稅商店工作；另一個當公路警察。大兒子高中畢業後，本來想念大學，我跟他說大學畢業後如果能力不突出，工作還是不好找，不如去考警察，而且考警察還不用當兵。他聽完我的分析也覺得有道理，就去參加警專考試。我大女兒現在也在台北。

四個孩子中，小女兒比較認真、努力。我小女兒讀東商資訊科²³畢業，她覺得自己英、數較差，所以畢業後又考了高雄工專。²⁴讀了兩年畢業後，她又跑去

²² 創立於 1995 年，位於台東市咸陽街 120 號。資料來源：台東縣多多璐高瞻幼兒園網站，<http://www.totoro.com.tw/about>，2017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²³ 即今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958 年成立，2000 年改制為國立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資料來源：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http://www.tscvs.tct.edu.tw/tscvs/>，2017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²⁴ 即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前身為台灣省立高雄工業專科學校，1963 年設立。1990 年，與國際商業專科學校為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管理學院之前身。資料來源：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校網，<http://www.kuas.edu.tw/files/11-1000-122-1.php?Lang=zh-tw>，2017 年 11 月 10 日讀取。

考雲林技術學院。²⁵我也不知道她書念得這麼好，她原本想要繼續念研究所，但是姐姐跟她說：「妳不要一直讀，妳一直花爸爸的錢。」

小女兒技術學院畢業的時候，我在中寮賣小吃。聽說綠島監獄有內部考試，錄取後可以轉為公務人員，所以她回來參加甄試，她也順利考上。但是考上後辦法都不一樣了，只能當約雇人員，不能轉為公務人員。我認為一個月薪水四萬多元已經很不錯，但是我太太真的很有遠見，她叫女兒把監獄的工作辭掉，去台東的學儒補習班上課，認真準備考公務員。我小女兒也非常努力，後來先考過普考，又考過高考，現在在東河鄉公所上班。

²⁵ 即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身為雲林技術學院，創立於 191 年。1997 年，更名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網，<https://www.yuntech.edu.tw/>，2017 年 12 月 28 日讀取。

十二、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記錄稿

時間：2017年6月29日（四）9點至10點30分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記錄：紀博仁



一、家世與生平

我是陳光明，出生於1948年，我的曾祖父從小琉球搬來綠島之後，家族就一直住在這裡。¹我的爸爸叫陳萬益，媽媽叫陳蔡玉葉。他們都是綠島子弟，爸爸是中寮村人，媽媽的娘家則在溫泉村。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他們兩個都

¹ 為中寮陳江一脈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61。

嫁到台東，現在一個在台東市、一個在新港，都不住在綠島了。我們家以捕魚和務農為生，其實那年代大部分的綠島家庭都是這樣，爸爸捕魚，媽媽則負責田裡的工作。在當時，只有觀音洞那一帶的田因為地理位置關係、靠近水源，才能夠栽種稻米，不然普遍都只有種花生與番薯。後來，我媽媽在溫泉村那買了一小塊田地，家裡才開始有種稻。我爸爸在我小學三年級時（1956）因為出海捕魚，不幸發生船難過世了，所以我媽媽一個人含辛茹苦地把我們三個孩子拉拔長大。我國小畢業後，姐姐雖然出嫁，但仍舊與我們住同一個家，家裡多了姐夫幫忙，生活才比較好過點。

我小學念的是綠島國民學校、也就是現在的綠島國小。1960年，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自小學畢業。台灣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1968年才實施，所以當年我們若要繼續升學念初中，都要經過考試。另一方面，綠島那時候也還沒有設立初中，因此，我們都要去台東考試，目標則是省立台東中學的初中部。結果，那年的考試我們班全軍覆沒，沒人考上。那時候家裡雖然貧窮，但媽媽還是很支持我、希望我能繼續升學。是故，我又在綠島國小寄讀一年，準備來年的考試。我記得當時也有一位同學跟我一起寄讀。

小學階段我對國語比較有興趣，我甚至還記得我一、二年級的數學表現相當地差。不過升上三、四年級後，自己好像在學習要領上掌握到了要領，所以五、六年級後就一直都是班上的前幾名，數學也變好了。而小學老師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陳次男老師。陳老師是我寄讀那一屆六年級的班導師，他後來也擔任過綠島國小的校長。²陳老師那時剛從台東師範學校普師科畢業，年紀相當輕。那時候全台都還沒有師專，都只是師範學校。所以若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的話，陳老師在國中畢業後，便進入師範學校念三年的普師科。易言之，其實也就是高中畢業。他在得知班上有同學想要繼續升學的想法後，便決定在課後義務替我們幾位同學加強輔導。我們五、六位同學便相約放學後就一起去老師家念書。後來那屆有兩位考上中學，一位是我，另一位則是應屆的六年級畢業生。他叫李青，是新生訓導處裡一位官兵的小孩。那時候考初中很不容易，尤其我們又要從綠島過去台東應考，更是困難重重，所以我對陳次男老師印象相當地深。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感謝陳老師的付出。

² 關於其人生平，可參見本報告書〈陳次男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陳次男擔任綠島國小校長的任期為1997年8月至2005年2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266。

我在 1961 年順利考上省立台東中學初中部。剛開始，到台東讀書的時候其實我有點不能適應。班上同學有的來自台東市，有的來自太麻里，大家來自四面八方，但他們都有認識的同學能互相照應，只有我一個人來自綠島、形單影隻，加上我身體不是很好，得自己照顧自己，就更覺得孤單了。那是我第一次離家，必須自己住在學校宿舍。在宿舍的團體生活就跟軍隊一樣，鋪毯子、睡通舖，用白被單、木頭的置物箱，都有嚴格的規定。我們一個月需要付兩三百元的伙食費，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時候我媽媽每個月都在想方設法湊我的伙食費。

初中那時我們一個年級有十班，甲乙丙丁戊己這樣分。一年級我念的是己班，剛開始時我的成績跟不太上同學，大家都學過英語的 ABC，但是綠島的小學沒有教英語。這件事對我其實是個打擊，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看到英文，當下真的嚇到臉都歪了。因為我一個也不會，真的是從頭開始。但也只能對自己精神喊話，「跟他拚了！不要讓別人瞧不起你，要讓別人看重你！」於是乎，下課時間或是禮拜天，我都會自己到學校找一個角落安靜的念書，比較不會受到別人的干擾。一段時間後，我的程度慢慢追上同學了，我在同儕之間人緣也還算不錯，一年級下學期時還被提名模範生候選人。雖然只差幾票就能當選，但我想這也算是種被肯定吧。升上二年級後，學校開始能力分班，成績好的被挑到同一班，我就被挑進去甲班，是成績最好的一班，當時一個班差不多有四十位同學。初中階段的課程，歷史課在我心中留下滿深的印象，我記得我們的歷史老師叫劉生長，他的教學很有趣，會用生動活潑的故事來上課。至於課外活動方面，我比較記得的大概就是童軍課。除此之外，我記得我念一年級時，縱使在同年級沒有同鄉人，但二年級的學長中也是有綠島子弟的。

1964 年初中畢業後，我想考台東師範學校，因為是公費，食宿都不用自己花錢以外，還有服裝費的補貼，甚至寒暑假也會發放生活費。我明白家裡的經濟狀況其實不太好，又供應了我三年的初中開銷。如果我要繼續念書，當然能省一點是一點。不過那個年代師範或師專都很難考，以台東師範學校來說，甚至還會有補習班專程從西部或北部包遊覽車到台東應考。那時候師範都會保留三分之一的名額給在地人，剩下的三分之二便開放自由競爭。因此，當時便有不少為了保送資格而把戶籍遷入台東的外地人，競爭可說是相當激烈。一般而言，台東師範其實都會保有一、兩個名額給籍貫在綠島的考生，但我那屆卻剛好沒有。不過很幸運的是，那年最後我以備取第二名考上。我記得那年備取的第一名跟第三名都是來自西部的同學。我到後來才知道，我那年會順利備取上，其實是剛好花蓮師

範學校在那年改制成師專，³備一的同學也有考上花蓮師專，他選擇去念花師，因此我才能備取進入台東師範學校。當年如果我沒考上台東師範，可能就此失學了吧。

二、師範歲月與教學生涯

台灣的師範學校並不是統一改制成師專的，師範學校也不用選科，師專才要分科。我在 1964 年進入台東師範學校就讀，當時一個年級有三個班，分成甲、乙、丙三個班，甲乙兩班是男生，丙班是女生，一班四十位同學。在讀台東師範的時候，我對音樂課還滿有興趣的，儘管我不太會看譜，但這並不影響我對音樂的喜愛，也因此我對教授音樂的張玉柱老師也比較有印象。

師範學校都是公費生，台東師範並有保留三分之一的本地保障名額，保障生們在讀完三年畢業後便會依照成績志願分發到台東縣各地方的小學服務，而且要服務滿三年才能拿到正式的畢業證書。我們這些台東縣的保障生畢業後，拿到的是臨時畢業證書，上頭會特別註明「本臨時證明書不得做升學跟轉業證明學歷之用」。這其實算是一種政府要求你履約的保證手段，畢竟國家給了你三年的公費，你至少也要服務滿三年。另外三分之二的同學就不受此限，可以依照自己的成績志願分發到外縣市。所以，有許多非台東縣民的考生在考前便想發設法地將自己的戶籍遷進來。

依照成績分發時，我因為不是綠島的保障生，所以其實不一定要回到綠島。但我自己歸心似箭，每次寒暑假回家、鄰近開學時候，我總是捨不得離開家裡，加上想到家裡又只有媽媽一個人，因此，當時我的第一志願是回綠島教書。

我在 1967 年 8 月 1 日進入綠島國小服務，那時候的校長是陳新江。⁴陳校長是外地人，家鄉在彰化縣的二水鄉，是來我們綠島這邊當國小校長的，最後他也

³ 花蓮師範學校，即省立花蓮師範學校，1947 年創設，1964 年奉令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是為花蓮師專。又於 1987 年奉令改制為花蓮師範學院，設置初等教育學系、語文教育學系、數理教育學系等。1991 年改隸國立，更名國立花蓮教育大學。2008 年因少子化問題，教育部規劃教育大學與一般大學合併，故同年通過與國立東華大學併校，隸屬花師教育學院。資料來源：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校史，<https://goo.gl/PPrcBg>，2017 年 8 月 9 日讀取。

⁴ 陳新江，曾任綠島國小第六任校長，任期為 1961 年 8 月至 1974 年 9 月。資料來源：綠島國小校網，<https://goo.gl/PTwtU6>，2017 年 8 月 8 日讀取。

娶了我們綠島的女孩子。以綠島的收入水平而言，老師這份工作的薪資還不錯，因為有配給糧食，至少有白米可以吃。我們小時候都是吃花生、番薯長大的，所以教書算是一份穩定的工作。此外，我進入綠島國小服務的隔年（1968）也正好實施了九年國教，所以那年（1967）的六年級生畢業後剛好就不用再考初中，隔年綠島國中設立了，也不用像我們從前一樣還要到外地念書，直接在當地繼續讀書就可以。

1970年，我在綠島國小服務滿三年，要去當兵了，但因為我小時候身體不好，有氣喘又有近視，所以最後只當了一周的國民兵就退伍。不過我記得當初我去軍中報到時，因為我在學校有修軍訓課，能再認抵役期，其實連那一周的兵都不用當。但負責報到的人跟我說，既然你來都來了，那就服完一周的兵期吧。

我還記得和我一起在綠島國小教書的同事有鄭敬夫、林登榮、田敏廣、陳進榮等人，他們都是綠島人，也幾乎都是我師範的學長，其中林登榮便高了我三屆。同事之中也有外地來的，只是我們有在地保障名額，所以在地人的比例上會偏高。我在1967年進入綠島國小服務後就一直待在這個學校，直到2003年才因為五五專案⁵正式退休。在三十六年的教書生涯中，我並未想過要考校長，就是擔任行政職的教務組長及導師。那時候的班級學生比較多，行政編制上卻比較少。我記得除了兩位主任外，只有一位專門的科任老師，因此大家都要互相支援。薪資部分的話，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就有一句話叫「七百八」，就是指一個月的收入有七百八十元。畢業後，我們一個月的薪資則大概是兩、三千元。此外，我也曾和黃義發老師一起帶合唱團，我們的學生為了參加比賽練習了很久，但最後在要準備搭船出去台東比賽時，卻不巧遇上颱風來襲。那天的風浪大到船班停駛，我們不得不放棄出賽，我真的為學生感到非常惋惜。

三、回憶「新生」

那時候新生訓導處有十二個中隊，以「團結新生力量完成第三任務」為各中隊之編號，像是團就是第一中隊、結就是第二中隊等等。我讀綠島國校的時候，

⁵ 五五專案，係指公務及教育人員之特殊退休辦法，任職滿二十五年且年滿五十五歲自願退休者，除原退休金外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故稱五五專案。該專案已於2012年立法院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後廢止。資料來源：許道然、林文燦，《考銓制度》（台北：空大，2015），頁220。

剛好碰到新生出來外面幫我們綠島子弟補習，我自己便給他們教過。我記得那時候補習都是在暑假，採取自由參加的方式，但導師其實都會推薦成績好的同學參加，而且新生們幫我們補習是免費的。後來，甚至我去台東念初中，暑假回綠島時我也還參加過新生們的補習課。小學的部分，我記得是從五、六年級開始，補習的地方則主要在綠島國校，但有幾年曾改到公館（國小）。暑假的補習課結束後，訓導處還會在中山堂頒獎給成績好的學生。

暑假的補習課也跟平常學校上課一樣，週一到週五，再加上週六半天。上課的時候，我們也都要喊「起立、敬禮、老師好」。新生主要幫我們上的科目是主科，也就是國文和數學。初中以後才多了英文課。不同的課會有不同的新生老師幫我們上課，我記得那時候分了好幾班，但出來上課的新生好像也不多，不過教國文的老師就是專門教國文、教數學的老師就專門教數學這樣。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位教國文的葉老師。葉老師不只幫我們加強學校課業，也會教我們一些課外教材，比如唐詩。但平常上課時，他都只會說一些正面的故事，幾乎不曾說過他的心事，對國家負面的事更是隻字不提。他在刑滿出獄後，還曾打電話給我們幾位他教過的學生，說他出獄後住在台東的新新旅舍⁶，約我們見面。我記得很清楚，那是我念初中時候的事。當時和我一起補習的，小學階段有鄭敬夫、林登榮和田敏廣，初中時則是現在安康診所的陳照隆主任。

印象中，幫我們補習的新生都是被官兵從新生訓導處帶過來，伙食也是從那裡帶過來的，訓導處都會用卡車接送他們往返。所以我想應該也是唐處長⁷支持吧，所以新生才可以幫我們綠島的學生補習。對此我覺得很好，我認為這對我們綠島的學生是有益處的，等於是在幫我們加深課業印象，甚至像是那位葉老師額外教我們的唐詩，以前在學校課堂上我們也比較少接觸到。不過我記得我念師範後，1965年後的暑假再回來綠島後就沒有了。我念師範的期間是1964年到1967年。我記得當時雖然是由官兵帶新生們下來幫我們補習，但其實他們也只是在旁邊看著而已，沒有拿槍。

補習之外，新生也會被派到村莊裡面放映愛國影片。他們會用卡車載發電機出來，到現在的綠島國小放電影給村民欣賞。有時候，則是軍隊派四輪的大卡車

⁶ 新新旅社，即新新大旅舍，位於台東縣台東市中山路 429 號。資料來源：台東縣觀光旅遊網，<https://goo.gl/h6zS8C>，2017 年 08 月 08 日讀取。

⁷ 即唐湯銘。

出來，到各個定點接我們居民進去中山堂看電影。電影結束後再載我們出來。我印象很深刻的還有大年初一、初二的時候，新生會出來表演、舞龍舞獅，十二個中隊都有一隊，像是比賽一樣，所以我記得小時候過年的氣氛很熱鬧。大年初四，新生換演歌仔戲。他們會在燕子洞那裡練習歌仔戲，他們的道具、服裝、佈景、樂隊都自己一把抓，然後在國小的司令台登台表演。我們都會提早拿椅子去排隊等看表演，那是我們小時候唯一的娛樂。除此，他們自己種菜維持自給之外，也會出來跟我們綠島居民買魚、買豬或賣菜給我們。我媽媽就曾把家裡的番薯賣給他們，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用台灣國語的腔調跟新生說「一斤素（四）角」，所以新生跟我們綠島居民的互動算還不錯，我們不會怕他們，他們也沒有造成我們任何的傷害。真正發生了一些負面的事情時，是後來一清專案的隊員來到綠島後，那時候就真的很恐怖了。像是他們的言行舉止，甚至有聽說他們的隊員偷跑到山上去躲的時候，有侵犯我們綠島的女孩子。但在新生訓導處的期間，我們綠島居民跟他們真的相處得很好。

至於「綠島百合」蘇素霞的故事，⁸發生那時我年紀還小，所以不太清楚，是到後來看資料才知道的。除此，我自己跟當時接觸的新生們也幾乎沒有聯絡，一直到近幾年綠島開始有籌辦一些活動後，才有聽過他們有人回來，只是我也不太記得當年接觸的新生名字，畢竟那時候我年紀也小，記得的很有限。我記得似乎有黃石貴，還有一位很會唱歌的新生。

四、記憶中的營區

我對裡面空間的記憶，比較深刻的有福利社、照相部和醫務所。綠島的居民在拜拜後有時會進去福利社吃碗麵。當時的生活比較困苦，所以能去福利社吃碗麵都會覺得很幸福。另一方面，綠島當時沒有照相館，因此如果要拍照，都會跑到營區的照相部去拍照。我記得裡面有一個人的照相技術很有名，叫杜繼華，他是老兵。而我們居民生病除了去衛生所看病以外，也會跑到營區的醫務所求助。那裡有一些醫官，也有醫生的政治犯，我便記得有一位叫柯千的政治犯。如果真的

⁸ 蘇素霞，綠島鄉南寮村人。她與政治犯曾國英相愛，婉拒劉姓政戰官的追求，並在政治及家庭等多重壓力下，選擇自殺殉情，留下一段「綠島百合」的淒美愛情故事。資料來源：劉錦源，〈祭拜蘇素蘭 綠島委屈點滴上心頭〉，TVBS 電子新聞網，<https://news.tvbs.com.tw/other/404232>，2017年10月16日讀取。

需要住院，居民的病房也會跟新生有所區隔。我自己生病的時候就曾進去過營區裡的醫務所看病。

營區裡面的操場我記得也曾舉辦運動會，會邀請綠島和公館兩個學校的小朋友進去表演舞蹈。以前看電影的中山堂現在好像不見了，改成中正堂。營區外面我印象中有游泳池，在圍牆外面，位置在流麻溝那裡，也就是現在的酬勤水庫，我也去過那裡游泳。⁹而比較後期才蓋的綠洲山莊我們就完全不能進去了，一直要到解嚴後、人權園區成立才可以進去參觀。

營區現在變成了人權文化園區，我覺得很好，人們可以去那邊感受一下以前關押政治犯的氛圍。但是綠島技能訓練所那片荒廢，就真的很可惜，浪費資源也浪費老百姓的血汗錢。我覺得當初其實不該裁撤掉綠技所，應該繼續把有需要技能輔導的受刑人遷到這邊。我記得綠島技能訓練所剛蓋好的時候，那種斜屋頂、紅色屋瓦，乍看之下其實蠻像別墅的。在我們這些綠島居民眼裡看來，其實心理會有點不平衡。因為我們以前都是用咾咕石蓋房子，連賴以為生的漁船也幾乎都是就地取材，生活過得很清苦。但現在政府卻蓋一個看起來很高級的房子給犯人住，我們難免會有種「犯人住得比我們好」的感覺，所以綠島居民比較不能接受。

⁹ 根據蔡焜霖委員指正，當時的泳池應未向綠島居民開放。不過經本團隊再次向受訪者訪問，陳光明先生表示記憶中曾進去過。是故，內文予以保留此項說法。

十三、陳次男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3月19日（一）9-11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 陳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張庭瑜、陳瑞琪



一、家世

（一）家族成員與概況

我是陳次男，1940年出生於綠島，爸爸是陳成元¹，媽媽姓鄭。我父母育有六個孩子，四個男孩和兩個女孩，我排行第二。據我所知，我們的祖先是從小琉球來到綠島定居，到我這輩已經是第六代了。我們原本住在中寮街上，後來

¹ 中寮陳琴長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78。

我自己才搬到比較靠山的位置。

我們家以種田為生，我父親沒有出海捕魚。我們家的田主要種番薯和花生，稻子比較少，因為種稻需要水。我外祖父家的田在觀音洞後面的草山埔，鄰近水源，種植了很多水稻，觀音洞那邊都是梯田。另外，我有位叔父跟我們家住在一起，叔父才會出海捕魚。我覺得我們家境普通，不會覺得日子過得特別辛苦。

（二）躲空襲的回憶

我小時候曾經歷過二戰，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會在庭院挖防空洞，只要聽見空襲警報，大家就會趕快躲到防空洞裡。不過後來因為有人躲在裡面被炸到，防空洞崩塌，反而逃不出來，所以大家就不敢躲在地下，改往山上跑。我們會在山上蓋草寮，或是在山溝或山壁上挖鑿防空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逃難是，有一天下大雨，我們從一條山溝要走到外祖母家躲避空襲。外祖母她們住在現在東管處後面那一帶的聚落，現在這個聚落已經不在了。之後，我們又往山的深處躲藏，並在那裡耕作，也算是定居下來。我們就這樣四處躲空襲，換了好幾個地方。

二、求學過程

（一）小學生活

1947 年左右，我進入火燒島公學校讀書，戰後學校改叫中寮國校，再之後又改名叫綠島國小。我印象深刻的老師有三位，一位是導師李定元，一位是林來妹老師，另一位則是李財發老師。小時候我都要先跟父母到田裡工作，事情都做完了才會去學校，因此每天都遲到。我害怕被老師罵，不敢去學校，但是李老師每次都會到家裡找我，叫我一定要去上學。現在回想起來，我很感念李老師的用心。而會記得林來妹老師，則是因為學校有時會舉辦晚會，就是由林老師教我們跳舞。李財發老師則是一位相當有個性的老師，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很擅長打電報。他後來索性也不當老師，跑去電信局工作，最後好像還當到局長。這幾位老師都是綠島在地人。

我讀國校五年級（1952）時，住在台東的姑姑帶她兒子來綠島玩。我記得她們帶了一顆好大的柚子來送給我們。我姑姑的孩子年紀和我差不多，他比較貪玩，我還記得我爸爸說「那就叫我兒子帶你玩好啦！」不過我爸爸也想到未

來我要繼續升學的事，便托我姑姑代為詢問姑丈，看日後有沒有機會能夠送我去台東念書。當時，台灣還沒有實施九年國教，綠島也沒有設立初中。

因此，1953年我從中寮國校畢業後，就直接去借住在台東市的姑姑家，然後到仁愛國小參加學校的「補習班」，準備考初中。仁愛國小的班級數很多，她們校方會把初中考試落榜、但有意願繼續升學的學生集中在一個班級，有點像是補習班的意味，我就是進入那個班。也因此，我晚一年才考上初中（1954）。

（三）台灣省立台東中學初中部

1954年，我考進台東中學初中部。我常在姑姑家吃完晚餐後，就揹起書包跑去台東市水利局的第八工程處辦公室讀書，讀完書後才會再回姑姑家。我的國小同學江志遠在那裡當工友，因為有這層關係在，我才能夠去他們的辦公室看書。台東中學初中部一個年級有五個班，分成甲、乙、丙、丁、戊，一班有四十二個學生。其中，戊班的成績最好，升學率幾乎是百分之百，我那時就在戊班。我們班上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學都要考高中，打算未來念大學。綠島當時沒有人考大學，綠島子弟幾乎都以考師範學校為目標，倒也不是對教職有所嚮往，而是力求未來有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以及繼續求學時不會造成家裡太大的負擔。也因為這樣，我記得我們班最後只有兩個人投考師範學校，其他人都是報考一般高中。

（四）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

1957年初中畢業後，我應屆考上台東師範學校。在師範學校就讀時，我們什麼科目都要學，音樂、體育、數理、書法、美術等等，因為當國小老師每一個科目都得教。不過儘管我們什麼都要學，老師們卻也不會要求我們每科都得專精。比如說，音樂科只要學會彈奏固定的幾首曲子並通過考試，老師也不會刻意為難你。

在台東師範求學期間，我有兩位印象深刻的老師。第一位是教美術的邱行槎老師，邱老師的國畫畫得很好，而且是用手指頭作畫，整幅畫看起來卻像是用毛筆，畫工非常了得。他對學生很好，經常邀我們到他家玩。邱老師的宗教信仰是軒轅教²，軒轅教在性質上接近佛教，所以邱老師經常鼓勵我們去參加海山寺的活動。

² 為台灣新興宗教之一，教徽為無極四象圖。創教人為王寒生，王寒生並於1964年依《宇宙最高原理太極圖》思想構圖創見該教教徽。資料來源：全國宗教資訊網，<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591>，2018年4月24日讀取。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老師是導師姚梅影。姚老師當時還兼台東師範的教務主任，他對我們這些外島的孩子特別照顧。我記得有一年我回中寮國校當志工，替學弟妹們補習。姚老師在那年的師範入學考試裡劃定了綠島的保障名額，增加了我們綠島子弟考取師範的機會，我很感謝他對我們的照顧與提拔。我記得董藤吉³和游繁雄就是那年考上台東師範的。

三、工作經歷

(一) 任教於綠島國小

1960年，我自台東師範畢業。我不是保障生，因此並不一定要回綠島服務，但最後我還是選擇回到故鄉。我想，大概就像俗語講得吧？哪裡來回哪裡去。綠島國小那時候的校長是馮孟魁⁴，一個年級有兩個班，一班大概有四、五十個學生。我記得當時全校大概有四百多名學生，而每一班都有一位導師，教職員合計大概有十八位左右。

在綠島，校外教學就是環島一圈，從綠島國小出發走到溫泉，剛好中午吃午餐，然後再看當時的潮水決定走海邊還是山路回學校，因為那時環島公路還沒有蓋好。流麻溝那裡有一個公園，風景非常漂亮，我帶學生去遠足時，都會特地去那裡看看。我在綠島國小服務到1971年，通過主任考試後，1971年至1978年改調台東鹿野的龍田國小⁵擔任教務主任。

(二) 歷任校長職涯

1978年，我在通過校長考試後，轉調到台東縣達仁鄉的新化國小⁶當校長。服務了五年半後，1984年，再調都蘭的興昌國小⁷。三年後（1987），改調關山

³ 中寮董見一脈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26。

⁴ 擔任第五屆綠島國小校長，任期為1950年8月至1961年8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中冊，頁266。

⁵ 台東縣鹿野鄉龍田國小，設立於1917年4月1日。資料來源：劉修銘，〈台東龍田國小百年校慶 連假近千校友回娘家展風華〉，今日新聞網，<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401/2467256>，2018年3月24日讀取。

⁶ 即今台東縣達仁鄉安朔國民小學新化分校。1993年8月遭裁併，1996年8月升格為新化分校。資料來源：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網站，<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about/school.aspx?key=3270>，2018年3月24日讀取。

⁷ 興昌國小於1945年8月設立，原屬都蘭國校興昌分校。1948年9月興昌分校獨立成興昌國民小學。1995年11月11日的地震使得興昌國小校舍產生了龜裂，於是暫併隆昌國小上課與辦公。1999年8月1日合併隆昌、興昌兩校，改校名為興隆國小。2004年8月興隆國小由隆昌校區遷至興昌校區（台東縣東河鄉興昌村155號）。資料來源：台東縣興隆國民小學網站，

鎮的關山國小⁸擔任校長。我在關山國小只服務了一年，隔年（1988）就回到綠島國小了。1994年，我再次離開故鄉，前往台東市的豐榮國小服務，並在那裡待到2000年，才又調回綠島國小。我一直在綠島國小服務到六十五歲屆齡退休（2005），教職生涯一共四十四年。

（三）觀光發展對綠島的教育衝擊

我覺得我在教書時是綠島教育的黃金時代。郭為藩部長⁹、曾志朗部長¹⁰，以及一位台灣省教育廳的陳廳長¹¹都曾來綠島訪視過。我當時是綠島國小的校長，我便向長官們說明城鄉教育的差距，提倡「數位化」。長官當時也允諾會撥專款給我們綠島國小，讓我們成立「數位教室」。我認為，透過網際網路可以讓綠島的孩子接觸到外面的世界，更有效地縮短城鄉差距。後來，這項允諾雖然有兌現，不過費用核撥到台東縣教育局時被刪減了一些，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此外，專款核撥下來時，我已經退休。

就教育的層面來看，我覺得觀光對綠島的教育造成不小衝擊。因為來自各地的觀光客到了綠島，在跟居民接觸時，不僅帶來了外面世界的樣貌，使我們的孩子對外界充滿想像之餘，因觀光化而快速起飛的經濟也間接改變了孩子們的價值觀。在過去，幾乎是家家戶戶的父母都會勸誡孩子要讀書，因為那是改變拿鋤頭和討海的未來的唯一可能。我甚至能夠這麼直言，我們的上一代認為教育是萬靈丹，「只要讀書，未來一定會有一條活路。」

然而綠島開始發展觀光後，大量的觀光客帶動我們的民宿、機車租賃、餐飲業，賺錢的速度變得比從前快上許多。新一代的父母為了賺錢，一方面沒時間教育孩子，另一方面也因為工作忙碌，出於補償心態，在給孩子的零用錢上變得相當大方。過去孩子拿到的可能只是零錢，現在都是百元大鈔。如此，容易造成孩子在價值觀上的偏差。他會認為父母賺錢很容易，以後只要倚靠觀光財就能謀生，不需要再用功讀書來爭取更好的發展，便愈來愈怠惰於學習。身為教育者的我們儘管發現了這個傾向，但想要單靠教育挽回是很難辦到的，畢竟家庭才是學童教育的根本，而偏偏學童的父母們又忙著經營事業，沒時間

<http://www.slops.ttct.edu.tw/files/11-1112-3-1.php?Lang=zh-tw>，2018年3月27日讀取。

⁸ 即今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創立於1905年，初名台東廳里壟公學校。戰後，隨著台灣教育體制更迭，校名歷經三次更迭，於1968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後，易名為關山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全球資訊網，

<http://www.kspss.ttct.edu.tw/front/bin/home.phtml>，2018年3月24日讀取。

⁹ 郭為藩為1993年至1996年的教育部部長。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minister.asp?id=81>，2018年3月27日讀取。

¹⁰ 曾志朗為1990年至2002年的教育部部長。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minister.asp?id=85>，2018年3月27日讀取。

¹¹

跟老師商談。

四、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新生來到綠島時（1951），我有跑去中寮海邊看他們上岸。當時，幾乎所有的綠島人都跑去圍觀了。夏天的綠島很熱，尤其吹南風的時候更是。我記得我在海邊看到一大片黑鴉鴉的人頭，新生們全部都蹲坐在沙灘上。之後，他們就倆倆並排走在路上，走向公館。

營區有兩個大門，進出都有管制，但碾米廠、醫務所和福利社，這些比較外圍的設施就沒有管制。綠島人會進去碾米廠買米糠回去養豬，米糠很便宜。買米糠這是綠島人很普遍的經驗，因為家家戶戶都有養豬，這是綠島家庭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我們會把養大的豬隻賣去台東市，像現在企鵝商店的王老闆他就是，他除了賣豬之外，也會收購花生賣到台東市。而在居住空間上，我記得新生和官兵的房舍兩者是分開的。

營區裡的醫務所也對居民開放，最初的醫務所在流麻溝旁邊，現在這個則是後來新蓋的。醫務所裡有軍醫官，也有新生醫師。我自己有給新生看過病，新生醫師的醫術都很厲害、很專業。我有一個弟弟給軍醫看過病，軍醫說是盲腸炎，建議我們到台東治療，因此我們就把弟弟送去台東的鄧外科動手術。結果，手術後我弟弟還是沒有痊癒，只好再跑到高雄的大醫院去做更詳細的檢查。經過檢查後發現，原來我弟弟得的不是盲腸炎，而是腎臟有問題。這個經驗讓我們明白，新生醫師的醫術比軍醫厲害太多了。

中山堂有時候也會對我們居民開放，像是放映電影時。只要營區有放電影，他們就會派軍卡車出來載居民進去，不過我是自己從中寮走過去的，沒搭過車。中山堂有時也會演戲，新生們不但自己編劇、化妝和做道具，也會邀請居民一同參與。像是有一位綠島國小的工友叫做蘇素霞，她因為參與過戲劇演出，喜歡上裡面的一位新生。不過後來有個軍官介入他們之間，蘇素霞雖然答應嫁給軍官，卻在結婚前在台東自殺了。消息回綠島時，大家都很感傷。另外，我記得新生也會教綠島居民跳舞，有些新生在舞蹈方面是很厲害的。我也參加過新生訓導處的運動會，那時我在綠島國小當老師了，我會帶學生進去參加運動比賽。

每年過年時，新生的十二個中隊都會出來表演舞龍舞獅、踩高蹺等活動。幾乎所有綠島人都對這段回憶印象深刻，因為新生們的表演，讓整個綠島都非常熱鬧，而且這股熱鬧的氣氛是持續一整天不中斷的。尤其是我們小孩子最喜歡看新生表演了，我自己也會跟著隊伍繞街。我記得他們還會挨家挨戶的舞龍舞獅，我們那時候錢也不多，都是切一塊甜粿給他們，他們也不以為意、笑著接受，我覺得我們之間的氣氛就像家人一樣。

不過若要說新生訓導處對我們居民的幫助，我想最直接的助益應該是他們的補給船。綠島夏天跟冬天吹的風不一樣，夏天吹南風時，船會停靠在中寮；冬天換吹北風時，船就得改停靠南寮。由於綠島的港口停不下大船，軍方會用舢舨接駁物資，並派新生到碼頭將物資搬回公館。補給船一個月來一趟，每趟會在綠島停留三天到一個禮拜不等，端看物資多寡。補給船會運送煤炭、米、大豆，新生會在搬運的過程裡面，刻意落下一些煤炭、米和大豆，讓我們綠島人得以撿拾。

我對後來蓋的綠洲山莊比較沒印象，不過我記得綠技所的前身是勵德班。就我所知，新生在離開綠島後（1965），還有一些人被留下，就像 1987 年因為解嚴而被廢除使用的綠洲山莊，也有一些刑期未滿的政治犯被轉送到中寮監獄去託管。新生訓導處結束後，營區轉為成立警備總部的綠島指揮部。指揮部每年都會宴請我們的地方首長，兒童節也會編列經費買餅乾送給我們的學生。

（二）記憶中的新生

新生們有屬於他們各自的「據點」，這個「據點」就是依照他們的工作內容而定。比如說負責買豬的新生，早上會到賣豬的百姓家去看豬，然後拜託居民下午前別再餵食豬隻，不然晚點官兵帶他們來買豬時，由於是秤斤論兩地賣，就會賣得比較貴。又或者像是負責買魚的新生，他們也會到固定的百姓家去採買，不會隨便逛、隨意買。

除此之外，各中隊都有各自的生產「據點」，他們會在白天出來耕作，日落前回營區。我記得他們是跟我們綠島居民租田種菜，也因為這樣，我們和他們之間就會有互動來往，而且非常頻仍。他們種的菜都長很大、很漂亮，綠島人比較不會種菜，只會種一些番薯跟花生，所以都會跟新生買菜，新生也會教我們如何種菜，還會把菜籽分送給我們。

在我們的眼裡，他們並不是壞人，有些小孩還會刻意到新生耕作的田旁邊等待，因為當他們休息時，常會分贈饅頭給我們居民吃。我岳父李定福和他們

的關係就很好，有的新生出獄後還會回來綠島找他，我岳父有時候也會出去外面找他們。我覺得我們百姓在和新生的互動上，比後期的管訓隊員好上許多。大概是因為新生的本質都很善良，只是因為他們的思想立場和政府不同才被關在綠島吧。

我知道有新生娶我們綠島女性，像是董多美。不過他們兩個是在對方出獄、董多美也離開了綠島，又過一段時間後，他們才結婚的。我記得出獄後的新生有主辦一個活動，叫「綠島之夜」，會輪流在台北和高雄舉辦，邀請綠島人出席，就像是聯誼一樣。¹²

（三）新生的補習課

我曾在文獻上看過新生外出為綠島子弟補習的事，那是一份綠島指揮部的政戰士的簡報。根據文獻，在現在的綠島監獄一帶曾經有一個眷村，裡頭住了很多新生訓導處的軍眷。因為當時綠島的教育環境比較差，所以軍人們想方設法地要幫助自己的孩子學習。因此，後來便有了新生的補習課。補習課最初只針對軍人子弟，1956年後新生營才正式在現在的公館國小設立補習班，將補習課程推及地方，使綠島的學童也能受惠。課程並分為小學和初中，小學的補習科目就是國語和數學，初中才增加英文一科。

我自己並沒有參加過新生的補習班，因為新生補習是1956年到1962年的事情，那段時間我人在台東求學。但是我知道這件事對綠島的教育有很大的幫助，像是林登榮、鄭敬夫、鄭嘉雄、游繁雄、田敏廣這一代人，都有上過新生的補習課。就我所知，他們最後也都順利考取初中，因此新生的補習課確實提高了我們綠島子弟的升學率。其中，鄭敬夫與鄭嘉雄兄弟還曾因為與出獄後的新生保持書信聯繫，在日後被警方約談。某天，警方突然闖入他們家搜索，翻箱倒櫃地把他們的書全部查禁，最後還把他們帶到台東市約談，這也是為何後來有些綠島人會比較不願意談這一塊的原因。在戒嚴年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新生黃石貴

有個新生叫做黃石貴，他是專門打石磨的。他打的石磨非常精緻，因此訂單接都接不完，幾乎所有綠島人的石磨都是他打的。他也會在綠島各個村莊演歌仔戲，演得很精采、很好看。我聽人家說石貴仔本身是不識字的，而且他這

¹² 根據蔡焜霖前輩指正，應為1997年後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所舉辦的慶生餐會一類的活動。

個人個性比較大辣辣，睡覺時一直撞到旁邊的室友。¹³他的室友是一位大學教授，慢慢教他讀書寫字。石貴仔出獄之後，也回來過綠島好多次，參加過許多次人權活動。

有次石貴仔和一些新生回來綠島，鄉長還拿了布條迎接，上面寫著「歡迎回鄉」。那時候人權館還沒成立，園區隸屬於東管處。我當時擔任他們的導遊，參與的新生們總共坐了六台遊覽車。大會先安排他們去環島，我記得我那車的一位新生跟我說，如果等等車子開到「草山埔」¹⁴時，請特別跟他叫一聲。因為他們以前都是跟著官兵整隊、整隊出去，所以實際上也不知道確切的位置在哪裡，只記得那個空間而已。

（五）自己的「白色恐怖」經歷

我在當兵期間（1963-1965）曾有過一次類似的經歷。我記得當時因為放年假，所以我要回綠島。我在成功準備搭船時，遇到一位新生，他已經出獄了、可以辦理戶口遷移，但是他沒有在規定的時間內辦理，因此得再回到綠島的戶政事務所補證件。不過當天的船班客滿，他搭不上，我知道他的處境後就對他說：「沒關係，我幫你拿證件拿過去，到時候再寄去給你就好。」不料，當我去戶政事務所辦理時，承辦人員對我說：「你竟然敢做這種事情！趕快寄回去給他，叫他自己過來辦！」當下我很錯愕，因為對我來說，新生他們並不是壞人，回鄉時順道幫個忙並不為過。但沒想到對公家機關的行政人員來說，這卻是一件危險的事。

五、對人權館的想法

（一）關於人權紀念碑¹⁵

柏楊說原本他只是想買一小塊地來設紀念碑，沒想到後來政府專門規畫了一整座紀念公園，我想其中應該是施明德介入施力吧。施明德那時是立法委員，他十分關心綠洲山莊的後續動態，因此當他知道綠洲山莊要被改建成中寮

¹³ 該名室友即為蔡焜霖。蔡焜霖，台中人。1950年間，因參與讀書會的同學之一，曾散發「共匪傳單」被捕，供出讀書會名單，遭受牽連入獄，被判刑十年。關於其人生平，詳可見：江國梁拍攝，《白色王子》紀錄片（2014年5月27日首映），公共電視紀錄台線上讀取，http://viewpoint.pts.org.tw/ptsdoc_video/%E7%99%BD%E8%89%B2%E7%8E%8B%E5%AD%90/，2018年3月24日讀取。

¹⁴ 即牛頭山。

¹⁵ 關於人權紀念碑的設立始末，詳可參見：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46-48。

監獄的分監時，非常憤怒，立刻與其他立委連署要求法務部停工，並將該空間規劃成白色恐怖歷史的相關紀念園區。後來，又適逢柏楊提出建議要設立紀念碑，然後李登輝總統也認可，所以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人權紀念碑的設計人是漢寶德¹⁶，他當初的設計是要立一個傳統的方型紀念碑，碑身恰好擋住將軍岩，破壞了整個自然景觀破壞，因而遭到綠島人的強烈反彈。另一方面，我想最初的設計會被反對，也在於將軍岩是公館居民心中的一個重要信仰中心，容不得絲毫破壞。當時我的同事陳進榮便是極力反對的一方，東管處的人員幾次要約地方居民吃飯，共同協調討論，陳進榮每次都拒絕。也因為如此，後來漢寶德才又改了紀念碑樣式，變成現在的樣子。

（二）對園區的看法與建議

我覺得園區的成立對綠島而言是加分的，因為它經過了系統性的整理地方歷史，不僅讓觀光客多了一個景點可以參觀，也方便了我們綠島居民去解說自己家鄉的歷史。舉例來說，當我們要說明新生訓導處在綠島的發展時，其實只憑口頭說明是很抽象的，但是因為有了園區的成立與展覽，我們就能更加具體的解釋。不過我認為園區同時也要注意對觀光客的教育，畢竟這裡應該是一個嚴肅且追思的地方，如果讓遊客在裡面玩樂，那就失去人權園區的價值與教育意義了，這是必須堅持的理念。這一點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創見，是呂秀蓮前副總統參訪時，看見參觀者們嘻皮笑臉後的事後感言。我覺得她的說法提醒了我們去反思這點。

¹⁶ 漢寶德（1934-2014），山東人。曾任東海大學建築系系主任、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院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處主任及第一任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現國立台南藝術大學）籌備處主任及創校校長兼博物館學研究所所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等。設計作品有中橫洛韶山莊、溪頭活動中心、天祥青年活動中心等。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網，<https://archive.is/20030405173209/http://airoc2.iarchi.net/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r4-01>，2018年4月24日讀取。

十四、陳美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9月30日（六）14點至16點30分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177號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張庭瑜



一、家世

（一）家族成員與概況

我是陳美英，1953年出生於台東，父親是陳鐵原¹，母親是董隆來，他們是綠島人，不過在日本時代就離開綠島了。家中有九個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七，有五個哥哥、一個姐姐，以及兩個妹妹，如今最大的跟最小的已經過世了。

¹ 為中寮陳盤一脈三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60。

小時候家裡在種田，主要是種稻子、番薯，就是一般的農家，家裡的孩子都要幫忙做事，像我從小就會播種，也會割稻子。我七、八歲時就要學著餵豬、餵鵝、拔菜、煮飯、掃地，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如果都學不會，起碼要幫忙帶小孩，像我就是我大姐帶大的。

家裡多少也要請一些「番仔工」²來幫忙，要給他們供餐、檳榔還有工錢，也是一筆開銷，所以我父親說小孩子一定要幫忙做家事。有時候遇到颱風，稻子割起來都放到發芽了，現在有了稻穀烘乾機比較方便，早期沒有，請工人把稻子割回來，我們就要拿到庭院或馬路邊曬太陽把它烘乾，可是一個埕³也才多大，沒辦法曬很多，而且還要看天氣，如果一直下雨不能曬，就會悶到發芽，收成也就不好。

所以為什麼我家裡有田，日子卻過得很艱苦，就是這些原因。收成不好，家裡沒錢用，就要在籤仔店⁴先賒，等到收成好的時候再去還，可是還的時候就要任由他說了，店家說幾斤多少錢，就要照他的意思償還。

除了種田之外，我的父親會去潛水抓魚，他為什麼不離開台東，就是因為這裡的魚抓不完，有龍蝦、九孔等等。父親在綠島讀書時，大伯、二伯不讀的書，他都去撿來讀，因為受過日本教育，又去幫日本人煮飯，當童工，所以他會一點日文。後來到台東，父親住在番社，就是原住民的部落，也學了原住民的語言。也因為這樣，台東大橋的工程，就找我父親來當督導。

之後家裡輾轉搬到台東縣長濱鄉竹湖村，就定居在這裡，我的老家就是這裡。父母搬到長濱後我才出生，家裡這時候也經營起籤仔店。家中經濟比較好後，父親便叫他在綠島的哥哥一起過來台東。

父親因為語言、管理能力，成了村裡的民意代表、村長，但是也因為交際應酬的關係一直喝酒，最後把身體搞壞了，所以我童年的記憶中，總覺得父親每天都在酒醉。

（二）堂姐董多美

董多美是我阿舅⁵的女兒，阿舅排行老大，我媽媽排行老二。而我的大姆⁶是董多美媽媽的阿姨，所以我們兩個能說是堂姐妹也是表姐妹。因為綠島的生活範

² huan-á kang，台語，原住民工人之意。

³ tiánn，台語，曬物場、廣場之意。

⁴ kám-á-tiám，台語，雜貨店之意。

⁵ a-kū，台語，舅舅之意。

⁶ tuā-m̄，台語，大伯母之意。

圍小，所以結婚的對象大部分都有一點親戚關係，並不是刻意的，但是姑表不行結婚，姨表才可以。像是我的大姑、二姑跟三姑，他們是姐妹，是姨表，大姑的女兒嫁給二姑的兒子，然後三姑的女兒嫁給二姑的兒子。

我小時候偶爾會跟媽媽回綠島，但是跟那邊的親戚真正比較有聯繫，則是在我大舅搬來成功後。當時很多綠島人都會來成功，也因為這樣才會認識這個堂姐。親戚來了，大家也會互相幫忙，例如去幫表叔他們做生意，或是阿姪⁷要坐月子，沒有人幫她，我們就會過去，當然是做免錢的，就是純粹幫忙，所以我跟董多美的接觸也越來越頻繁。

董多美和她的丈夫廖天欣⁸在綠島時，因為買東西、「放封」的關係，彼此有了初步的接觸而認識。董多美知道他是政治犯，但是不知道他住在台灣哪裡，也不知道廖天欣年紀多大。他當時也只跟董多美說，如果離開綠島可以到台灣找他，他給了她一個電話號碼，之後董多美就這樣坐船離開綠島，到了台東、打電話給廖天欣。其實董多美是想離開綠島的，因為那種封閉式的生活真的很苦，「離開綠島」對綠島人來講，就是天堂。

董多美離開後，綠島的女孩子開始陸陸續續的出來，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出來，畢竟家裡還是有長輩在，要照顧。董多美過來台灣以後，也把她的親妹妹董美玉帶過來，帶到台中。

二、求學經歷

我讀村裡的竹湖國小，⁹那時的校長、老師大部分是外省人，講話我都聽不太懂，也有一些年紀了，不過這些老師還沒有結婚，到後來也是娶村子裡的小女生。小學畢業後，我就在家裡打工，當時想讀初中是要參加考試的，而且又要住校，家裡小孩子多，實在沒有錢給我去讀初中。

三、哥哥們的經歷

⁷ a-kīm，台語，舅舅的妻子之意。

⁸ 廖天欣（1927-），台中人，政治受難者。於1950年6月間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部武裝組織。入獄服刑十三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633>，2017年10月21日讀取。

⁹ 即今台東縣竹湖國民小學。前身為寧埔國民學校竹湖分校，設立於1947年4月。1948年2月，奉准獨立為台東縣立竹湖國民學校。1969年改為竹湖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台東縣立竹湖國小校網，<http://www.jhes.ttct.edu.tw/front/bin/ptlist.php?Category=31>，2017年12月26日讀取。

不過我二哥有去讀台東初中，大哥則是初中畢業後，因為家裡田很多，要在家幫忙，所以沒有再讀高中，那時候學校的校長還千里迢迢跑到我們家，拜託我父親給大哥繼續升學讀書，因為大哥在學校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很會讀書。可是我父親說：「不行！家裡有店，還有那麼多田，他要回來幫忙，不會餓死啦！」所以大哥就失去讀書的機會。三哥則是本身不太能讀書，因為他曾經在出麻疹時發高燒，所以耳朵有點重聽。

我四哥也有讀初中，不過他後來被過繼給堂叔，因為我們家小孩很多，堂叔沒有小孩。我那堂叔的經濟條件很好，他自己開了一間百貨行，還有枝仔冰¹⁰店，四哥後來就幫忙做枝仔冰。我五哥也有去讀初中，可是他讀完之後就說他再也不要讀了。因為有時候當學校要繳錢時，家裡實在拿不出來，只能一直拖著，他覺得對老師很不好意思，就藉口說他不想再讀書了。到我五哥讀書的時候，我父親當了民意代表，漸漸地了解到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性，想讓五哥繼續讀書時，五哥卻說他死都不要再讀了。

五哥畢業以後，剛好我姐夫的一個朋友，在台中做鐵工，五哥就到那邊去工作，可是他那個年代要結婚後才有領薪水，在那之前都算是做白工，也就是以勞力換抵住宿和三餐而已，沒有薪水。甚至，我五哥連回台東老家的車錢都沒有，因此他只有過年才會回去一段時間，而且也不是每年過年都會回去。所以我跟五哥其實有些疏遠，直到他結婚、住在台中，剛好我那時也在台中，我們之間的來往才慢慢比較熱絡。之後我們還住在一塊，所以我覺得我五嫂就像是我的母親一樣，我們的關係很親，非常要好，甚至比我父母還要親。

兄弟姐妹們各自為了生活打拼，離開台東。因為忙著工作賺錢，直到過年才會回老家一次，有時候還會捨不得回去，因為車錢很貴，也不一定有空檔，來回的車程大概就會用掉兩天的時間。

四、工作經歷

（一）先生娘¹¹的查某嫻¹²

小學畢業，大概十二、十三歲我就開始工作了，第一個是在成功鎮的一間診

¹⁰ ki-á-ping，台語，冰棒之意。

¹¹ sian-sinn-niû，台語，醫生的妻子之意。

¹² tsa-bóo-kán，台語，婢女之意。

所，我在那裡當先生娘的查某嫻，因為她非常胖，生活上需要有人幫忙，所以我等於是打雜的，要幫她買煙、檳榔、點心，衣服曬了要幫她收回來，晚上要幫她倒洗澡水，我每天也都要打掃塌塌米的床鋪，還要把它揉¹³，讓它涼涼的，不然會很熱。

工作時，我都住在先生娘的家裡，她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女兒讀初中，年紀跟我差不多，其他讀高中的，就不常待在家裡，所以家裡冰箱有什麼食物，先生娘都叫我自己拿去吃。這間診所是可以住院的，而且她們還有自己的戲院，每天下午先生娘都會先去看電影，也會帶我一起去看電影。在這裡工作，薪水一個月三百，而且吃得比我們家好、住得也比我們家好，所以我也待了至少有三年，應該十五、十六歲時才回到家裡。

在這裡的工作經歷，也讓人們給了我一個評語：「火雞母請得住的女孩子不簡單」。意思是這位先生娘也沒有那麼難相處，可能比較霸氣一些，所以人家說我竟然可以在她旁邊待了兩、三年，就表示我應該什麼事都可以做。

（二）打零工的快樂生活

之後回到家，我陸陸續續都有在打工，我曾去挑柴、去山上種薑，也有去放牛。在鄉下放牛最輕鬆了，只要把牛綁著就好，不過這也是很恐怖的工作，因為要很多草才能養牛，通常這種地方是沒有路的，而且也更容易碰到蛇，很嚇人。

種薑是另一件我覺得恐怖的工作，因為種薑的地方通常很遠，我又是當中年紀最小、體力最弱的一個，所以下午後我要先回去山上的寮仔¹⁴燒飯，最起碼要先去把飲用水跟飯菜煮好，人家回來才有飯吃。他們通常都做到暗漠漠¹⁵才回來，但是晚上在荒郊野外，要一個人先回去煮飯，真的嚇得要死，印象很深刻，去那一趟翻山越嶺，好遠好可怕，可是也很快樂，因為早上起來，山上的風景真的好美，感覺白雲就在你面前。

（三）到堂叔家幫忙做生意

到了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一直有人來家裡要幫我做媒，我們那邊的女孩子大部分十六、七歲就結婚了，可是我覺得我還這麼年輕，可能我比較狡怪¹⁶吧！就是不想結婚。我媽媽也很開明，跟大家說我們家女兒沒有要嫁！也跟我說：「不然你不要在家裡好了，大家都一直來說媒，你就去找個什麼工作來做。」我的堂

¹³ Jiú，台語，用溼的布巾擦拭物品之意。

¹⁴ iâu-á，台語，簡陋的屋舍之意。

¹⁵ àm-bòk-bòk，台語，形容非常黑暗的樣子之意。

¹⁶ káu-kuài，台語，頑皮、不馴服、喜歡與人作對之意。

叔他們家在成功，剛好可以讓我過去打工，所以我就過去了。

我堂叔沒生孩子，雖然有從他哥哥那過繼了一個孩子到他名下，又從他太太的兄弟那又過繼了一個，家裡的人口還是不多。因此，他就問我可不可以過去幫忙，我就說好啊！我堂叔家在做遊覽¹⁷的生意，就是類似現在的賣場，他們跟遊覽車公司合作，早期的方式不是給導遊、司機抽多少，而是用送禮的。遊覽車會載客人來我們這個據點休息、消費，我們裡面有十幾間廁所可以用，還有一大片蘭花園。

我在這裡打雜、打掃、洗衣服、買菜、煮飯，堂叔他們還有在做柴魚加工，他們也有自己的漁船，所以我也要幫忙曬柴魚。做柴魚都要靠港，漁港有一個工廠專門在做，裡面差不多有十幾個工人，大家也幾乎都是親戚。一天當中我們會提供兩餐，就是中餐跟晚餐給工人，所以我也要幫堂嫂煮飯，煮好之後要送飯過去，我那時會騎鐵馬，大家都說我很厲害，怎麼不怕摔死，因為漁港那裡的斜坡很陡，我堂嫂不敢騎，所以都是我來送飯。那時候也很快樂，我跟堂嫂有空的時候，就會到港邊去散步，看看對面的山，想著有一天會不會到那裡去。

堂叔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堂哥，叫做李忠憲¹⁸，他當過台東的市議員，後來他還當了台東縣議會議長。我在堂叔這裡工作時，堂哥負責顧漁船，我跟堂叔、堂嫂、阿嬤¹⁹四個人就顧店、柴魚。我也是待了應該有三年才離開堂叔家。

（四）結婚這件事

家族裡奇怪的現象就是，大家幾乎都生男孩，所以我阿嬤說：「番社旁邊好像都出男丁比較多！」因為搬走後，家族才開始有比較多女孩出生，所以我有非常多個哥哥、堂哥……可能因為這樣，我對男孩子比較沒有想像、情愫，看到男生就覺得是哥兒們啊！也沒有什麼「喜歡你、要嫁你」的想法，可能是情竇未開吧！

不過追求我的人確實不少，因為人家覺得我勤儉會做事情，還能幫忙做生意，重點是「火雞母請得住」，到堂叔那裡也可以做那麼久，這種的女孩子一定很會

¹⁷ iû-lám，台語，觀光客之意。

¹⁸ 李忠憲（1943-2016），1943年出生於今台東縣綠島鄉，八歲遷居台東縣成功鎮。中學畢業於花蓮縣省立花蓮玉里高級中學（今國立玉里高級中學）。1973年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第八屆台東縣縣議員，自此又連任五屆縣議員。而後更擔任台東縣議會副議長、議長。1998年結束第十三屆台東縣議會議長的職務，旋即被前總統李登輝敦聘為第一屆台灣省諮議會議員。資料來源：台灣省諮議會網站，

<https://www.tpa.gov.tw/opencms/about/introduction/councilor/councilor00080.html>，2017年10月19日讀取。

¹⁹ a-tsim，台語，叔叔的妻子之意。

持家！但是我就是不想要結婚，並不是看不上人家，就是沒結婚的念頭。

我只有想過，如果真的要嫁人，種田跟抓魚的人家我絕對不要，因為我家就在種田，我覺得實在太辛苦了。因為在漁港這裡打工，我常常看到抓魚人家的老婆，天天都在等老公回來，有時候就會等不到，沒有回來了，就在哭，我覺得那太恐怖了。所以我特別要求這兩個條件，抓魚的不要、種田的不要。

有一個男生叫阿義，他們家在造船，經濟條件很好，又是獨子，沒有兄弟姐妹。我堂哥也跟我說：「那麼多個追求者，你嫁給他是最好的，他這麼愛你，每天都來找你！」我知道他愛我，可是我就是沒感覺，我不知道結婚是什麼，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嫁給有錢人，可能真的是情竇未開。可是後來想想，我應該要嫁給他才對，我跟我老公說，我覺得自己好笨喔！原來嫁給有錢人那麼好康，機會就這樣流失了，當然這是說笑啦！我們的生活不用抱怨，就是命中註定，我現在也不錯啊！過得很逍遙自在。

因為董多美經常回來成功，和她聊天過後，我決定跟她到台中，我阿嬤還跟我說：「你幹嘛要這樣子，如果你要嫁，我嫁妝也不會少你一份啊！在這裡找個人嫁就好啦！」但我還是受不了這樣的催婚，因此就離開成功到台中了。

五、在台中的生活

（一）律師家幫傭

到了台中，那時董多美她們已經買房子了，廖天欣在從事保險業。我到了東峰國中²⁰的夜間部讀書，白天就去一個律師家裡幫傭，律師家跟董多美家在同一棟的樓上樓下，律師離婚了，有三個小孩，我去幫他們煮飯、打掃，也住在那裡，跟他女兒一起睡上下舖。這裡的日子也很快樂，有飯可以吃，有錢可以領，唯一受不了的就是，律師行動有點不方便，我必須幫他送文件到霧峰地方法院，因為要趕時間，他都要我坐計程車去，可是當時計程車也沒有那麼多，常常會來不及送件，到的時候人家已經下班了，我回去就會被罵。雖然這樣，律師還是對我不錯的，我也在他那工作了一、兩年。

（二）工廠女工

²⁰ 即今台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1965年創校，初始以台中市第五中學分部名義招生。1966年，正式定名為台中市第七中學。1968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更名為東峰國中。資料來源：台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校網，<http://www.tfjh.tc.edu.tw/>，2017年12月26日讀取。

之後有一位同學問我要不要到工廠工作，所以我就離開了律師家，到工廠當女工。結果在工廠只提供午餐，晚餐還有住宿都要自己想辦法，我的薪水根本不夠我租房子，還好我東峰國中的班長，他們家在做齒模，經濟條件比較好，晚上讓我去他們家住，可是我要洗澡的話，要在工廠裡面，但是洗澡間的門沒辦法鎖，有時候洗到一半，有男生會突然衝進來，我覺得這樣的生活真的不行，而且也沒辦法存錢，工廠就只待一、兩個月，但卻也把我的積蓄都快花光了，所以我向廖天欣求救。

（三）國華保險公司²¹

廖天欣安排我到國華保險公司上班，當服務生、泡茶，以前在律師那邊薪水有一千二百元，保險公司的薪水則是九百元。廖天欣也安排我到蘭姐家住，蘭姐是他的一個親戚，他們家專門在做糖果，還有美珍香²²的月餅代工。我早上在國華上班，晚上讀夜校，有空時就會幫忙包糖果，當然幫忙有限，等於在那裡白吃白住，我也是非常感激他們。結果待了一段時間後，竟然要我當他們的媳婦，要廖天欣做媒人，因為這樣，我才會跑去吳海瑞²³家住。

到海瑞家也是廖天欣安排的，因為廖天欣家離保險公司太遠，而且他的妹妹、董多美的妹妹也住他家，家裡住不下那麼多人了。海瑞也是「新生」，現在已經過世了，他家很大，位置大概在台中市三民路上的一間百貨，在台中商專就是現在的國立台中科技大學附近，我在那裡受他照顧。我的保險公司的經理劉喬木，²⁴同樣也是「新生」，也對我們員工非常好，知道我們沒得吃，假日就叫我們到他家去吃飯。在保險公司我就一直待到結婚，沒有再換工作了。

後來我替朋友跟廖天欣借錢，借了五、六萬，還得非常辛苦，所以我才下定決心要做保險，因為薪水更好。所以東峰國中畢業以後，我又去讀省商夜間部²⁵，

²¹ 已於 2013 年與全球人壽、安定基金合併。資料來源：全球人壽－客戶服務，http://www.khltw.com/ccwin/s01_10.asp，2017 年 12 月 26 日讀取。

²² 創始於 1933 年，為新加坡肉乾的老牌商店，由張瑞意所創。資料來源：美珍香網站，<https://www.beechenghiang.com.tw/>，2017 年 12 月 26 日讀取。

²³ 吳海瑞，台中人。案由為「參加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機廠支部」。入獄服刑十五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500>，2017 年 10 月 21 日讀取。

²⁴ 劉喬木，台中人。案由為「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組織」。入獄服刑十二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519>，2017 年 10 月 21 日讀取。

²⁵ 即今台中市立台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1935 年創校，初名為台中家商女學校。1944 年，更名為台中商業實踐女學校。1946 年，更名為台中市立女子初即職業學校。1948 年，再改校名為台中市立初級家事職業學校。1953 年，改為台中市立家事職業學校。1968 年，奉准改隸為台灣省立台中家事職業學校。1970 年，增辦商業科，改制為台灣省立台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2000 年改制為國立台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2017 年，改隸台中市政府，更名為台中市立台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資料來源：台中家商校網，www.tchcvts.tc.edu.tw/，2017 年 12 月 26 日讀

省商畢業後，我在保險公司就從事務員升到科員，當然科員還要再經過考試。

我做事非常認真、肯做，到結婚生小孩後，公司還不讓我離職，經理拜託我帶著小孩去上班，可是真的沒辦法。我的薪水也還不錯，一個月平均也有五、六萬，工作到要結婚的時候，都可以買房子了，可是我把我的錢借我五哥還有二哥買房子，所以我五哥、五嫂很感恩的說，他們家是我幫忙起家的，後來錢也有還我，那一筆錢我就用來開現在這家 OK 便利超商。

廖天欣家也是台中西屯的大家族，只是因為坐過牢，生活比較差一點，不過經過後來的打拼，他的經濟條件也愈來愈好。他平常沒事就跟政治受難者們聚在一起，我也常和他們在一起，有時候郊遊、聚餐，我都是跟屁蟲，因為去了有得吃。其中有一位在南屯做電器磁磚的，名字我忘了，也是我的恩人，他的員工如果要保險的話大部分都是找我。

六、妹妹的故事

到保險公司上班沒多久，我也把台東的妹妹帶來台中，那時候她剛國中畢業，她是國中不用考試的第一屆。²⁶到台中後，妹妹半工半讀，好不容易買了一部中古的腳踏車，好像花了一百元，為了省一段的車錢，我每天都要騎腳踏車載她去坐車上學，放學又要去載她回來。省的車錢就拿來買饅頭，而且饅頭要吃山東饅頭，比較大顆，一人吃一顆或一人吃半顆，去買自助餐也是一條魚、一碗飯，兩個人一起吃，這是沒錢的狀況，你求救無門，也不可能去偷去搶，只能省吃儉用。

妹妹的工作是中山醫學院校長室的工友，她也是在那裡認識了她老公，她老公是中山醫專的學生，畢業後回去工作，之後兩人也結婚了。

我們台東、綠島的女孩子，好像都少根筋，結婚前都沒有在問男生幾歲，也不會問他家裡有幾個人，也不知道生辰八字是什麼，包括多美、美玉都一樣。結果美玉要結婚時，對方家長還反對，因為她比她老公大了兩歲，之前都不知道。

然後我妹妹也是一樣，要結婚了，才知道對方是台中蠻大的家族，我妹婿的家族曾有出過清朝舉人，親家母家也是大家族，台中的議員張啟仲，²⁷就是他的

取。

²⁶ 即因 1968 年起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²⁷ 張啟仲(1916-2009)，台中人。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等學校畢業，並赴日本就讀醫科大學。1947 年，返回台灣與夫人陳淑娟共同創辦「啟仁醫院」。曾任台中市議會議長(1953)、台中市長(1964)。卸任後曾任立法委員。資料來源：楊季煊，〈榮譽理事長張啟仲校友專訪〉，台中市台中一中校友

親戚，而且親家母還有綁小腳。妹婿的家族，有很多公族產業，每一年都有做分配。妹婿的哥哥是賴清標，²⁸做過台中師院²⁹的校長，也做過胡志強市長的教育局長。

知道他們家族的狀況後，我才了解為什麼親家母當初會反對這門婚事，我妹妹從鄉下來，讀明道中學³⁰夜校，嶺東工專³¹也是夜校，而且是校長的查某嫻，人家哪會喜歡。可是我妹婿就是喜歡啊！所以最後也是一群人浩浩蕩蕩，非常正式的到台東去提親，我妹妹也沒有失禮，嫁過去後非常孝順，親家、親家母都想跟她住。

七、婚姻大事

（一）又回到結婚這件事

在保險公司賺了一些錢後，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嫁人了，自己也可以過得很好。當時也已經二十八、二十九歲了，但我還是沒有想要結婚的念頭，我媽媽也跟人家說我女兒不要結婚了。但是我身邊的姐妹大部分都結婚了，也嫁得不錯，廖天欣覺得我這樣一個女孩，不可能嫁不出去，所以他就說他一定要把我嫁出去。廖天欣非常會當媒人，而且他經手的，大部分都過得蠻幸福。

廖天欣曾經介紹一個男生跟我相親，他的條件很好，因為有出過車禍，走路一跛一跛的，才會看上我們這種條件。我們到台中的遠東百貨相親，那個男生喜歡我，他媽媽也喜歡我，我也跟他看電影、喝咖啡，後來覺得還是不行，就拒絕了。再加上之前失敗的戀愛經驗，受到打擊，男生都訂婚了，還不願意跟我承認，

會網站，<http://archive.fo/3nxu#selection-809.0-809.10>；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e?3:/disk1/lydb104/lydb/ttsdb/coun:12:/disk1/lg/ttswebbook.ini:y049914:0013:_coun，2017年10月21日讀取。

²⁸ 賴清標，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博士，曾任台中師範學院南胡分部校長（2000年8月-2005年7月）、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局長（2010年12月25日-2012年8月28日）。資料來源：〈賴清標〉，中台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網站，<http://child.w4.ctust.edu.tw/files/11-1040-76.php?Lang=en>，2017年10月21日讀取。

²⁹ 即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1899年，彰化文昌廟開辦了台中師範學校。歷經一連串的改制，1991年，因改隸教育部而更名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文中賴清標擔任校長，即是此一時期。2005年，師範學校改制為教育大學，國立台中師範學院也更名為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網站，http://www.ntcu.edu.tw/newweb/about_1.htm，2017年10月21日讀取。

³⁰ 前身為武訓中學，1968年，由汪廣平與王福來接辦，並於1969年正式更名為明道中學。資料來源：明道中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mingdao.edu.tw/homeX/Web/>，2017年12月26日讀取。

³¹ 即今嶺東科技大學。1964年，由國大代表蔡亞萍等人成立嶺東會計專科學校。1999年，改制為嶺東技術學院。2005年，改名為嶺東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嶺東科技大學網站，www.ltu.edu.tw/，2017年12月26日讀取。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次失戀，所以我也想說算了，不要結婚了，我大概沒有這個姻緣了。

（二）與丈夫劉秀明³²的相識

1990 年代左右，我在做保險，也做股票，那時候股票蠻不錯的，我做華隆、大成長城，主要是做一些食品股，賺了一點錢。當時股票要交割、過戶都要到台北的證券票據所，這些業務都是我在做，那時候廖天欣他們已經搬到台北了，所以我要上台北就借住他們家。當時我穿著國華人壽的制服就到台北了，結果廖天欣跟我說：「美英啊！我晚上跟你安排相親喔！」我說好吧！相就相吧！

這是我和我老公第一次見面，我想他可能有被我「電」到，他很早就來了，一直聊聊到晚上十二點，我聽得很累、很想睡，覺得他怎麼還不快走，還在那邊滔滔不絕，雖然外表還可以啦！但是這人怎麼那麼多話！

他要離開的時候，我送他到樓下，他問我明天可不可以約我出去，反正我就應付應付他，就答應了。結果隔天他打電話來了，約我到台北車站有個綠灣西餐廳，說要請我吃飯，我們也聊了一個下午，後來我就回台中了。從此以後，他非常努力的在追我，每天打電話，每個禮拜來台中找我，我也是被他感動到，有一個人這麼認真的在追我，也就跟他在一起了。

有次他要去日本，他叫我跟他去，但是我們還沒結婚，我絕對不可能跟他過夜，平常約會也是，晚上還是要把我送回家，我不可能去他家，所以就拒絕跟他去日本了，當然現在很後悔。當時我是沒有跟他說：「你又沒有說要娶我！」那時候臉皮沒有那麼厚，如果是現在，我就會說：「交往要半年了，你還不跟我說要娶我，就只有說要帶我出去玩！」

我們從認識到結婚（1987），差不多快一年，我知道他是政治犯，也知道他在做卡帶生意，但是不知道他的家族狀況，也不知道卡帶生意是什麼，原來一個月可以賺個幾十萬，也不知道他大我十幾歲，我真的很誇張，什麼都不知道。而且我們兩個已經要訂婚了，他的父母也都還沒看過我，所以我們買了一些禮物，到他家拜訪。

之後訂婚就在台中找一間餐廳舉辦，我媽媽有來，爸爸因為身體不好沒有來，就由我的經理代表女方家長，還有我那些哥哥、妹妹、妹婿，廖天欣夫婦，大家

³² 劉秀明，台北人。1968 年 4 月 7 日，劉秀明涉及「統中會」組織，警備總部以「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www.nhrm.gov.tw/imageinfo?uid=127&pid=48>，2017 年 12 月 26 日讀取。

都一起來參加，就這樣子訂婚了。

（三）婚姻生活

結婚之後，我們有兩個小孩。我老公也是常跟那群政治犯聚在一起，聚餐時我也會跟著去，我覺得他們的那種熱情、熱血都一直持續著，他們就是屬於比較有正義感的人，要不然就不會走上這條路啦！現在相對年紀也大了，志氣可能也消磨了，不過最起碼這些人心地是善良的。不過這些人也很固執，非常固執，在古時候來說，就是鐵錚錚的漢子吧！

還沒結婚時，我老公問我要住哪，我想說嫁給人家，哪有不跟爸媽住的，就說要跟爸媽住，結果後來才知道，原來我的公婆有準備房子要給我們住，當時真的笨笨的。所以我們家裡除了我們夫妻倆，還有父母、兩個未婚的小姑、一個堂弟，還有小叔的孩子，因為小叔和小嬸在工作，所以都會過來我們家吃飯。我是生孩子之後才辭掉工作，回家煮飯，對我來講真的是下地獄，上班都是八點多就進公司吹冷氣，五點、五點半下班。在家裡大太陽沒冷氣，還要帶小孩、買菜、煮飯，一煮就是幾十人份，真的是很累。所以後來我嫁給我老公，我媽媽看到一家子這麼大，她哭了，他說：「你怎麼那麼會選，選這種家庭，那麼大一家！」我說我也不知道啊！

我老公以前看到他的堂弟、堂妹，生活上有困難，就直接把他們帶回家，但其實他們家六個小孩，也是很難過日子。現在，堂妹結婚去了，堂弟當兵的時候精神分裂了，現在還在我們家，由我在照顧。還有他一些弟弟、妹妹，還沒結婚的，也都在我家。後來我就經營起超商，我覺得生活過得去，可以把這一家人照顧得好，我就是菩薩了，把公公婆婆伺候好，兄弟姐妹照顧好，自己也照顧好，摸著良心做事情就好，就不會有社會問題了，也不用特別去做善事。

我曾經有跟我老公去綠島參加五一七，³³我們也有帶孩子去綠島，因為那邊還是有一些親戚，會過去拜訪，不過帶孩子去已經是好幾年前了，他們國、高中的暑假，孩子現在都已經快三十歲了（女兒 1988 年出生、兒子 1990 年出生）。這幾年，綠島又變得更熱鬧了。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也有一次到綠島，用走路環島。早期朝日溫泉還沒有封起來，我也在那邊玩過，現在要付錢了，也比較商業化，我覺得我還是喜歡原始一點，不過畢竟也是要賺錢啦！這樣生活才會改變。像我的姪子陳信全，在綠島經營民宿，叫做「藍色海灣」，他們家好像還開了間餐廳，叫做「妙屋」。

³³ 為紀念 1951 年 5 月 17 日首批登上綠島的政治受難者前輩們，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每年舉辦「綠島人權藝術季」活動。資料來源：〈綠島人權藝術季 517 登場 再見火燒島還原白恐受難真相〉，國家人權博物館，<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uid=248&pid=61216>，2017 年 10 月 21 日讀取。

八、對政治犯的看法

我們有很多姐妹都嫁給政治犯，對我們而言，他們又沒有殺人放火，而且在綠島的時候，風評都不錯，出來「放封」的時候，也都彬彬有禮，講話也很文雅，都是受過教育的，不是流氓，後來姐妹們也是因緣際會才會嫁給這些人。而且這些人熱情又熱心，就像廖天欣，只要他周圍有人還沒嫁、還沒娶的，他就會當媒人。有人家裡發生糾紛、要跟人家相告，還是錢借給人家，要不回來，廖天欣都會去幫忙，幫忙寫狀子、陪人家去法院，而且完全沒有收錢。人家結婚要幫忙也去，沒有工作的也會幫忙找工作，熱心到這種地步。

劉喬木也是非常熱心，人家家裡有哪裡需要修理，他都會去找材料來，免費幫忙處理。劉喬木很喜歡煮飯，他在綠島好像是廚師，他們家吃飯什麼都親手做，包括鰻魚抓回來也自己做烤鰻魚，烤得像日本料理店的一樣好吃。

家裡的人不會特別去討論嫁給政治犯這件事，坦白講，綠島人到目前都不覺得這些是問題人物，我們不會有異樣的眼光，結婚時父母也沒有反對啊！而且其實很多姐妹也是都過得不錯。我們會認為政治犯是受難的，而且他們對政治方面，也沒有特別怎麼樣，生活都來不及了，哪有在管你什麼政治意識抬頭。反而是台灣的人，會覺得政治犯是問題人物。

我住在台中的時候，生活圈就是這些政治受難者。1979年美麗島事件，我們保險公司的同事都很想去參與，覺得參加了就是一份力量，只是礙於有家庭、工作。那時候台中忠孝國小有一些選舉，或是有人要發表什麼，我們那些人也都會去，我們沒有在怕事，不會去想會不會被抓走、抓去關，就是會產生那種正義感，也不會覺得政治犯來自己家裡，會產生麻煩。

其實我們也是要感恩這些受難者，因為他們，才慢慢的讓我們這些台東、綠島的女孩子，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要不然沒辦法，像我那時在工廠上班遇到問題，誰可以幫助我？還好碰到像廖天欣這麼熱心、熱情、無私的人。綠島人也有很多到了台灣，不會生存，沒辦法適應，然後又再回去的，覺得在家裡最起碼有父母，比較有安全感。

九、我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政治犯這件事本來就是政治的問題，自由得來不易，可是真的是不能犯法。尤其現在也是很矛盾，台灣人不去中國不行，去了也是不行，這是我個人的立場，我覺得台灣很小，可是台灣真的能夠自給自足，世代還在生存，可是我們台灣也沒有多大的人口，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空間可以生存的，而且我們人口一直老化，新生兒又少，所以我們有必要拚到非常大的經濟，要去中國怎樣嗎？不用。

所以早期說鎖國也好，最起碼菁英留在台灣，不然現在都去中國了，才一、二十年，台灣的技術都沒了，所以現在當然要靠中國。如果早期鎖國，技術在台灣，之後人口也少了，我們應該可以過得比較精緻的生活，不一定要跟中國掛勾，而且台灣不見得不會很強，我們很強的時候，人家自然會往強國靠攏，中國大部分的火種也是台灣引起的，都是台灣去引那個火種的。

不是我們台灣才遇到這種問題，美國也很多這樣，所以最起碼台積電跟鴻海應該把最精密的技術留在台灣，因為你去到那邊，對方十年不會，二十年也學得會，所以不要去聽人家說什麼，不去中國發展會生存不了，去了讓你快活二、三十年，剩下的呢？死得更慘，像我們現在，我們還有什麼？菁英真的才是台灣最珍貴的，台灣很小，人家根本不知道在哪裡，可是人家知道某某公司就是台灣的，知道鴻海是台灣的，當然鴻海去中國也的確是發揚光大，畢竟商人無祖國，事實就是這樣，也不用去怪人家什麼。

十五、陳進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 年 3 月 13 日（二）13-15 點

地點：台東縣台東市博愛路 478 號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張庭瑜

文字紀錄：張庭瑜



一、家世

（一）家族成員與概況

我是陳進榮，1944 年 9 月 20 日出生於綠島公館，父親是陳天飛¹，母親是陳田色合，父母都是土生土長的綠島人，而我們的祖先則是從小琉球來到綠島定居。家中有七個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大，有三個弟弟和三個妹妹。

¹ 公館陳粒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62。

我爸爸在綠島當過村長、鄉代表、代表主席、漁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以及兩屆的綠島鄉長。² 兄弟姐妹們各自的發展也不錯，老三是農校畢業，後來當了台東水利會的秘書、總幹事，老四當過綠島鄉的代表、鄉長，老三則在縣政府工作，目前退休了，老二、老五是妹妹，媽媽希望她們留在身邊幫忙，所以就沒有去讀書了，比較可惜，老七這個妹妹是輔仁大學畢業，現在在自來水公司當課長。

（二）童年生活

小時候，我們家爸爸主要的工作是捕魚，媽媽則是種田以及做家事，除此之外也有養豬，豬大概要兩年才能養大，但是那時候家家戶戶也都有養，所以有時候還賣不了錢，就算能賣，一頭豬也賣不到兩百元。在綠島，家中的長子十六歲了，家裡就要殺豬拜天公，所以當孩子十三、四歲時就要趕快養一頭豬，³或是兒子要娶媳婦了，大概三年前就要趕快養一頭豬，這樣之後才來得及宰殺祭拜。

小時候，我會跟弟弟妹妹到田裡拔花生、挖地瓜，也會到海邊挖蚌殼、抓螃蟹、釣魚，這是我平時的樂趣，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因為家裡的工作非常多又辛苦，所以家家戶戶都生了很多孩子來幫忙做事，每一個家庭大概都會生三個以上。當小孩子從國校畢業，因為家裡沒有經濟能力，通常就不升學了，留在家裡幫忙工作，這樣爸媽也比較輕鬆。可是他們就失去了讀書的機會，也少了改善生活的可能。

（三）綠島的故事

我們的祖先會從小琉球到綠島定居，是因為他們出海捕魚時，因為天氣很熱，就到綠島上看看有沒有水和食物，結果就發現原來綠島的環境比小琉球好，小琉球缺水而且無法耕作，綠島冬天可以在南邊耕作，夏天可以在北邊耕作，所以祖先們就搬到綠島定居了。

² 陳天飛曾任第三、四屆公館村村長，任期為 1950 年 10 月 1 日至 1954 年 10 月 1 日；第六至八屆鄉民代表，任期為 1958 年 6 月至 1968 年 6 月 1 日；以及，第六、七屆綠島鄉長，任期為 1968 年 3 月 1 日至 1977 年 12 月 30 日。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3、269、273、382。

³ 根據補訪，陳進榮先生表示此為綠島從前一項古俗，僅限於替家中長子「做十六歲」，現在已無。近似習俗亦可見於台灣本島的成年禮「謝天公」，又或如台南開隆宮的「做十六歲」。資料來源：謝宗榮，〈一心誠敬拜天公〉，《台灣學通訊》73 期（2013 年 1 月），頁 28-29；台南開隆宮，<http://7mothers.vrbyby.com.tw/scenerys.php>，2018 年 4 月 25 日讀取。

住在流麻溝的蔡家，早期是從溫泉附近的小聚落過來的，就是在現在孔子岩⁴的內灣那個地方，為什麼會搬過去呢？據家父說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轟炸台灣，他們要回到航空母艦時，會經過綠島，因為他們要先把機上的炸彈清空，所以就往綠島丟，結果就炸到蔡家的小聚落，所以他們才會搬到流麻溝。⁵

二、求學過程

（一）小學生活

1951 年左右，我進入中寮國民學校讀書。那時候學校老師多數為外省籍，更有日據時代的工友升任者，所以老師素質不一，小朋友也不專心，根本沒辦法好好學習。我們那時候沒有書包，就在家裡找一塊可以包東西的布來用，包著一支鉛筆，鉛筆還是老式的鉛筆，完全沒有任何裝飾，就是木頭裡面裝筆芯而已。每天一大早，我就帶著書包跟同學們一起走路去上學，我們至少要走半個鐘頭以上，而且小朋友當然是沿路玩，有時肚子餓了，看到路邊有地瓜園、花生園，就會去挖來吃，經常拖了很久才到學校。

我在中寮國校待了一年後，我的爸爸非常有遠見，他覺得孩子待在綠島沒辦法受到好的教育，以後也就不會有好的發展，因此我爸爸就去找了兩個親戚，也就是田敏廣跟田健吉的爸爸商量，我爸爸告訴他們：我們的孩子不能在綠島跟著我們捕魚，過苦日子，而且綠島這麼小，我們的田地已經是上一代分下來的，以後再分給孩子們，田地只會越來越小，將來孩子們要如何生活？所以長輩們就打算讓我們這些孩子到台東讀書，但是阿嬤非常反對，覺得孩子還這麼小，而且家裡經濟也有問題，要怎麼送孩子到台東讀書。

（二）辛苦的求學之路

1952 年 8 月，長輩們把我跟田敏廣、田健吉一起送到台東，並進入台東師範附小讀書。到了台東，我住在親戚家裡，一個月要給他一百五十元的住宿費、餐費，而這些花費都是我爸爸去跟親戚朋友們借的，所以我當然不能辜負他的栽培，要認真讀書。爸爸也告訴我要好好念書，不一定要當大官、大老闆至少有個穩定的工作就好。

⁴ 位於綠島東岸，睡美人與哈巴狗岩的更南方，靠近溫泉村。

⁵ 此說法為首次聽聞，《綠島鄉誌》上的族譜篇亦無相關紀載，因此有關此說法仍有待進一步考證。

那個年代從綠島要到台東實在不容易，我們坐著小漁船到台東的外海，就是在中正路的海邊那裡，就要七、八個小時，如果是要到成功的話，那就要十個小時。到台東時，因沒有港口，我們會先把船錨拋在外海，然後會有划舢舨船的漁夫過來接我們，舢舨船划到沙灘時會有浪，這時沙灘上的人手上要抓著一根纜繩，纜繩前端會有一個大鐵鉤，當浪小一點的時候，我們就要順著浪趕快划到沙灘上，一衝上去，拿著鐵鉤的人就要趕快去勾住船，勾住了，大家一起把船拉到沙灘上，完全就是在搶灘，有時候速度太慢了，第二個浪打過來，全身就都濕掉了。

如果遇到天氣比較不好時，我們就要坐比較大的漁船，就是成功那裡用來鏢旗魚的船，坐鏢旗魚船從綠島到成功需要五、六個小時，而且風又非常大。那時候到台東一趟真的非常辛苦，一直到我大概小學四、五年級時，才有富岡漁港，⁶有富岡漁港之後，往返綠島跟台東就比較方便了。不過遇到大風浪時，富岡就不能進去了，也是要往成功，我們曾經在成功的親戚家住一個禮拜，把親戚都快吃垮了，但是船就是沒有開，沒辦法回綠島。後來想起來，對親戚真不好意思，親戚是在當警察的，但是那個年代的薪水差不多一、兩百元，還要照顧我們，真的很感激他。

我們當時不像現在的孩子，想回家就可以回家，我在台東求學總共十二年，只回去過綠島二十四次而已，就是寒暑假的時候。其他時間根本不敢回去，因為開船的時間並不固定，可能會無法準時回台東上學。有時候漁船一個月才跑一趟，漁船也不是交通船，是他剛好要到綠島，也順便看看有沒有人要一起過去，一個人大概給個五十元當船資（當時一斗米三十元）。這一段求學之路真的非常辛苦，所以我能一路順利畢業，回到綠島服務，真的是靠很多人的幫助。

（三）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

進入台東師範附小讀書，要先經過考試，去參加的小朋友，幾乎都是依些經濟較富裕家庭的孩子，就是整個台東最優秀的人都來參加了，因為附小那時候算是貴族學校。附小的考試簡直比現在考博士班還要難考，我們一進入考場，裡面的桌子擺成了「口字型」，裡面坐了非常多位老師，每個老師都是一個考題，只要從頭走到尾都通過，就有可能考上附小了。有很多小朋友進去後，

⁶ 為了增加生產、便利運輸，尤其是跟綠島、蘭嶼的人力、物資運送。1954年5月10日，開闢加路蘭港，也就是現在的富岡漁港。1956年10月初步完成，內港面積計5,000平方公尺，可容漁船40艘。資料來源：何培夫，《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台東篇》，（台北：國立台灣圖書館，1995）。

沒有辦法完成整個過程，走到出口，又從入口回來了。我因為在綠島已經讀過一年級了，所以到了附小，我等於晚了一年讀小學，所以比同年級的同學成熟，也就比較不害怕這樣的考試，順利過關了。

我們進入附小後，成了校園裡的風雲人物，不但老師們認識我們三個，連同學家長也都知道我們是遠從火燒島來的。他們都有聽說我們三個非常優秀，但其實也不是特別優秀，就是年紀比較長、懂得比較多而已。當然我們上課都非常認真，因為我們也都是模範生、班長，學校有什麼活動，也幾乎都派我們參加，所以我們對自己的課業也會有所要求。

（四）令人懷念的方樹聲老師

在台東師範附小令我最懷念的老師，就是我五，六年級的導師方樹聲先生，凡是被方老師教過得學生，都很懷念、感謝他。他在教學上非常認真，經常利用大清早或放學後幫同學輔導功課。方老師知道我是綠島人，所以也很照顧我，有時還留我在他們家裡吃飯。方老師不僅教我們書，也教我們做人的道理，更在生活上對我們百般照顧，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老師。我在後來的校書生涯裡，受到方老師的影響最深，不僅教書，也要教學生做人的道理。

方老師雖然對我們很好，但也非常嚴格，平常在學校八點升旗，方老師要我們六點多就要到學校了。還有快要放學的課餘時間，方老師就會拿一本很厚的數學習題給我，要我每天抄寫十題在黑板上，同學再抄到作業簿裡，隔天來上學時，就要把這十題數學題目都解出來。到了星期日，我們也沒辦法休息，要分組到各個同學家去背國文、地理、歷史，中國每一個省的簡稱，我們在小學五、六年級，就背得滾瓜爛熟了。那時候我們一個年級有六個班級，每次考試都要比賽，升旗的時候會公布成績，所以不只學生在競爭，老師之間也在競爭。最後，我們班四十幾個人全部考上初中（東中和女中的初級部），破了當時學校的紀錄，1958年我進入台東中學初中部就讀。

後來我從台東師範學校畢業（1964）後，我曾經再回到附小，去找方老師，感謝他，他也告訴我，現在的學生很不好教，以前我們多聽話，現在罵也不行，罰站也不行。我和方老師說我要回綠島教書，服務我們自己的子弟。

（五）台灣省立台東師範學校

1961年我進入台東師範學校就讀，那時候要當老師，什麼科目都要學，音樂、體育、數理、書法、美術等，因為國小老師所有科目都要會教。不過東師老師的教學，對我們的學習幫助不大，大多數都還是要靠自己。像是風琴我就

不需要學，附小的好處，就是每一間教室都有一台風琴可以讓我們盡情練習，再加上我本身對音樂也有興趣，自然就學會彈風琴了。附小的音樂教育真的非常成功，我們從三年級就要開始學五線譜了，老師們都是專科的，教得非常好。還有體育方面，我也十分擅長，因為早就在附小受過專業訓練了。在東師我也參加了排球校隊、籃球校隊、國樂隊、軍樂隊、合唱團，也學習了口風琴、胡琴、洞簫等樂器，雖然不是很專精，但我每一個都去嘗試，也都學會了。所以因為有了附小的專業訓練，再加上東師的各種經歷，才讓我回到綠島教書時能夠得心應手。

三、工作經歷

（一）到公館國民學校任職

1964年我從台東師範畢業，畢業後規定要在學校服務三年，才能算正式畢業，不然就要賠償公費，所以我就回到綠島，並到公館國校教書。畢業時，幾乎全台都有教師的缺額，但我選擇回綠島教書，因為爸媽養我、讓我讀書這麼辛苦，我當然要回去綠島照顧他們，而且我也想幫助綠島的子弟，讓他們不要再失去讀書的機會。我教書是非常嚴格的，所以有些學生現在已經當阿公、阿嬤了，看到我還是會害怕。我會到每個學生的家裡跟家長聊天，告訴他們：小孩子以後不能跟你們一樣辛苦，我現在回來綠島教書，這些孩子也都是我的親戚，我會好好的教他們，看看以後能不能像我一樣也當個老師，或是工友也好，至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像是綠島的監獄，只要高中、農校畢業，都可以去裡面工作。所以我當時要求學生一定要來上課，不准請假，除非生病，我也和學生說，爸媽要你去田裡幫忙，你要拒絕，但是拒絕後你就要真的認真讀書，不然你就是在浪費時間，還不如回去幫爸媽的忙。

我記得那時候在公館教書，第一次領到的薪水是七百八十元，這筆錢拿回去，媽媽樂壞了，因為當時一隻豬頂多賣四百多元，而且也不一定賣得出去，七百八十元真的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剛到公館國校時，一個年級有一個班，一個班有二、三十個學生，到1992年我要離開時，高年級班上只剩下六、七個學生了。

（二）到綠島國民小學任職

會想離開公館國小，我只是想換個環境看看。不過我並不想離開綠島，因為留在綠島除了繼續服務鄉里，也可以照顧我爸媽，而且我喜歡釣魚，我都會

跟我的好朋友林登榮一起去釣魚，然後天南地北的聊天，我們兩個無話不談。所以 1992 年我就調到綠島國小了，當時的綠島國小一個班還有二、三十個學生。要調到別的學校教書，必須到台東縣政府申請，然後公開分發，再按照積分的高低唱名。我的積分最高，所以第一個被叫過去選志願，因為我在綠島服務了二十八年，積分是會加倍的，所以我要挑哪一個學校都沒問題，其他老師都以為我要調到市內學校，結果我一說我要到綠島國小，頓時哄堂大笑，大家都覺得我在幹嘛，調了也還在綠島，那就待公館國小就好啦！幹嘛那麼麻煩。但是我就希望可以在新的環境裡，遇到幾個優秀的，那我將他們的基礎教育打理好，以後說不定會有很好的成就，後來我也確實有很多學生念到博士班，或是在學校當校長、主任、教師以及公務員。

四、與新生的接觸

（一）對新生的第一印象

新生來到綠島的時候，我有跟隨村民在路邊看他們，我只記得看到一大堆人在走路，好像沒有戴手銬，畢竟已經到綠島了，也沒地方跑了。⁷綠島人幾乎都在路邊圍觀，那時候家長並沒有告誡我們不要跟新生接觸，因為新生身旁都有官兵在，我們也不能太靠近。

（二）新生補習班

我大概在 1955 年到初中以前，都有在綠島參加新生的補習班，我記得我有被高鈺鏑教過，他是當時關在綠島的思想犯，他黑管吹得很好，那時候好像教我們化學。⁸新生的補習幾乎什麼科目都有教，但是我那時候其實不太想參加，因為我的成績很不錯，並不需要補習，所以我只是去那裡陪著朋友一起玩的。而且去補習，時間就被綁在那裡了，我千辛萬苦的回綠島，當然是要陪爸媽跟弟妹。

（三）與新生們的回憶

新生到山上菜園裡工作時，我們也都會接觸，他們會帶饅頭過去，而且百

⁷ 根據蔡焜霖前輩指正，1951 年新生們被移送到綠島時，由於登陸艇無法靠岸，是換小舢舨駁登陸。舢舨船小，乘載人數又多，因此他們踏上綠島時手上並無戴手銬或被網綁。

⁸ 此項說法為首次得知。經過本團隊再次受訪者詢問，陳進榮先生表示印象中是如此。是故，本團隊予以保留。

分之百會分給我們吃。我還記得有個新生叫做黃石貴，他會在過年過節時演歌仔戲，他編的戲每一齣都有連續，⁹每一齣都很好看，非常精彩，綠島許多人對他印象都很深刻。

新生訓導處的醫務所對綠島居民是開放的，很得綠島人的信賴。醫務所裡除了有軍醫官，有一位政治犯叫做柯千，我們都叫他柯先生，他就是檢驗科的醫生，他非常厲害，在綠島救了不少人，後來柯先生出獄後，還在綠島服務了一陣子，他人非常好，總是笑容滿面。

這些新生跟綠島居民幾乎都成了好朋友，大家就像家人一樣，我們也不把新生當犯人，甚至對他們的遭遇感到很不捨，覺得這樣的人才，如果可以在台灣好生活，一定很有成就。尤其是當時也有很多外省人被關，他們在台灣無依無靠，沒有人替他們發聲，家屬也得不到補償，真的很可憐。後來新生出獄後，也有很多人會再回來綠島，並跟些綠島居民都保持聯絡。

五、新生對綠島的貢獻

（一）經濟方面

綠島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漁業，但是雖然收穫很好，因為跟台東之間交通不便、沒什麼交流，沒有船在運送漁獲，所以也賣不出去，幾乎都是自己食用。我們會把牠醃漬起來，或是曬成魚乾，這樣冬天就有食物吃了。農業則是自給自足，但是也還不夠，因為有冬天跟夏天的區別，夏天時北邊有地瓜等農作物可以收成，但是南邊就不能耕作，冬天時北邊有東北季風，就不能耕作了，而我家就是在北邊。遇到颶大風時，我們就要去摘棕櫚樹的葉子，砍成一段一段的，然後去把地瓜田圍起來擋風，有時候作物剛種下去，東北季風就來了，所以我們會去挖土把作物蓋起來保護著，不過隔天要趕快挖開，不然作物就會悶死，心血就全部白費了。

新生來到綠島後，他等於變成我們綠島的居民，綠島人可以自己捕魚、種田，但是新生沒辦法，只能靠公家補給，但是運輸船有時候一、兩個月才一次，而且也只有米而已，所以其他的菜、肉、魚就會跟我們綠島人購買，新生

⁹ 此為「連台本戲」或稱「連本戲」。本戲係指把一齣長劇當作一本故事書來說，連台本戲便係為了抓住觀眾的心，接連數日搬演一部本戲大劇，每天的劇目卻又能相對獨立，近似於今日的電視連續劇。資料來源：京劇戲類，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2/taes2011/a-03.htm，2018年4月24日讀取。

有好幾個分隊，每一隊都自己打理自己的伙食。綠島人也至此開始大量養豬，因為豬養大了不愁沒有人要，新生訓導處的官兵會帶著新生出來挑選，看看哪一家養得豬比較好，選定了就跟居民談價錢，有時候豬賣完了，只剩下你們家有的話，那就隨便你開價了，畢竟物以稀為貴。我爸爸會去抓飛魚，每次數量都非常多，以前吃不完也賣不掉，都要把牠醃漬起來，但是吃起來非常的鹹，而且有時候把裝魚的甕打開，上面都是蛆，還要把牠弄乾淨才能吃。但是現在就不需要了，船才剛抓魚回來，還沒上岸，新生們就在沙灘上等著要買了，談好價錢後，車子就直接把漁獲載回新生訓導處了，我們既可以馬上拿到錢，還可以吃到新鮮的魚，而剩下的魚就一樣曬成魚乾，到了冬天，新生也會來跟我們買魚乾。

他們幾乎什麼食材都會買，像是花生，以前我們會拿來當種子、榨油或是炒來吃，現在也都可以賣給他們。以前也不能種太多菜，因為種太多沒吃完，放久了就會爛掉，也沒辦法送親戚朋友，因為大家也都有，可是現在就不怕種太多了，因為新生有這麼多人要吃飯，只要在路上遇到了，就可以跟他們喊價，然後菜就很順利的賣出去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農作物、牲畜都可以換錢，整個使綠島的經濟活絡了起來，居民的生活也開始改善，所以新生訓導處對綠島人來說，並不是什麼惡魔單位，我們都非常感激他們的。

（二）娛樂方面

以前在綠島，過年過節時，新生會表演舞龍舞獅、踩高蹺等等，非常熱鬧，表演都相當精彩，而且他們的裝扮也都很講究，讓整個綠島都能感受到新年的氣氛。我想不只是我，所有老一輩的綠島人都對這件事印象深刻，一到過年鄉民都很期待他們的表演。

不只如此，新生訓導處也會定期放映電影，只要有放電影的時候，我都會去看，他們還會派軍車來載居民，比如說七點放映，車子六點多就會到中寮、南寮沿路接人，放映結束，再沿路送居民回家。還有康樂隊表演的時候，他們也會邀請喜歡唱歌的居民上台一同演出，只要有康樂活動，新生訓導處一定不會忘了綠島的居民，我們也就這樣一起同樂。從此，綠島人在忙碌的工作結束後，便有許許多多的娛樂活動可以參加，藉此紓壓。

新生訓導處是對鄉民開放的，所以放假回家我們也常常跑進去打桌球、打籃球，而且都跟新生們玩在一起，有些新生很會打籃球，還會耍特技，我們這些小孩子看了，簡直就要拜師學藝了。而且那些警衛跟我們綠島人都很熟，所以也不會阻攔我們進去，反正我們也不會進去做壞事，我甚至記得連指揮部的辦公大樓我都跑進去過。我也有去過他們的福利社，福利社是對鄉民開放的，

很方便，有時候肚子餓了，就到裡面買一碗麵，加個滷蛋，就可以吃了。

所以新生訓導處的設立，對我們綠島的影響，絕對沒有人說是壞的。當然一開始說要來時，我們也會排斥，因為聽說都是犯人。但是實際接觸過後，發現新生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一個個都是人才，他們只是政治立場不同而已，當然也是聰明的人才會有政治問題，因為他是經過思考的。

六、對綠島人權園區的看法

我覺得要發展人權教育真的很難，我回去看到現在的人權園區，只會興起那一份悲痛的感覺，那是一場時代的悲劇，那些受難者的家屬到綠島，當然是傷心難過的。

現在的人權紀念碑是因為我的建議，才改到地下去的，因為他本來的設計是往上立著的，上面寫著「垂淚碑」，但是我非常反對，因為那裡是我們公館村、也是整個綠島最好的景點將軍岩，不容許破壞，你要給觀光客看的，不是只有過往的悲劇，而是要看將軍岩保護著遊客，保護著我們綠島的漁民、居民。而且觀光客一來看到垂淚碑，知道的人了解這是一段悲劇，不知道的人想說綠島人為什麼垂淚，難道死了很多漁夫嗎？所以後來在設立時，經過村民大會提案討論後決議通過，所以人權紀念碑才會改到地下去，這樣想看的就到地下去看，上面的自然景觀就不會破壞，這樣就可以兩全其美了。

十六、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 年 8 月 30 日（三）14-17 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中寮村 26 號 安康診所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紀博仁、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個人身世與家平

我是陳照隆，生於 1949 年 10 月 11 日。我的爸爸是陳來興，媽媽是陳李桂花，他們都是綠島子弟，我自己也在綠島出生、長大。我的祖先來自福建省的漳州，其後再移居到東港的小琉球，最後定居於綠島。¹我知道小琉球那裡還有當初我們陳姓開墾來台的共同先人，叫做陳必先。據我所知，我們家應該是在我阿公那代之前就到綠島，所以應該是在日本時代我們家就在這裡落地生根。從這樣

¹ 綠島的陳姓家族可分為五支，分別定居於中寮、南寮及公館。本受訪者為居住於中寮「山仔腳」陳文章一脈的陳姓家族。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262。

的開發過程來看，便能知道綠島的開發應該早於台東市。²以交通來說，這條水路一定早於當年為了開發台東而建造的陸路。日後的綠島又有另一波的遷移潮。早期靠捕魚維生的老綠島人，有不少再搬往台東的成功、新港一帶。到了比較近期的年輕一輩，則多遷往生活機能更為便利的台東市區。所以現在不少綠島人在台東都有置產，下一代外出求學時都還是能住家裡，不像我們這一代幾乎都得住學校宿舍或在外租屋。

我們家的老宅在綠島鄉中寮村的山腳下，舊名「山仔腳」。我們家和多數綠島家庭一樣，家裡以捕魚和務農為生。綠島人大都有自己的田地，面積多或少而已。我們綠島的田大多是旱田，只能種些花生、番薯。只有觀音洞、柚子湖那一帶的田，因為鄰近天然水源，才有辦法種植水稻。我們家的田則在燈塔附近。我一共有四個兄弟、五個姐妹，我排行第二。

我的太太叫游秀琴，她是台東人，嫁給我以前在合作金庫工作，我們在 1979 年結婚後，她便辭去工作隨我一同回綠島。我們算是偶然的機會下而認識，我在 1978 年 7 月回綠島工作前，曾短暫在台東縣衛生局看診，進而和她有所接觸。婚後我們共有三個孩子，兩女一男，男孩排第二。我大女兒是 1980 年出生。綠島國小畢業後，因為她成績不錯，我們夫妻便決定安排她到台東念東海國中³，並由我太太帶著三個孩子一同去了台東市，以便照顧。

當時的東海國中有入學考，成績出來後我女兒名列前茅，大家都在猜她是台東市區哪間國小的畢業生，誰也沒想到她其實來自綠島。不過我們沒有特別栽培她，她的童年也像多數的綠島孩童，是很快樂的。小學老師常常帶她們去海邊撿貝殼，或是去山上看百合花。國中畢業後，她考上台東女中，學業表現依舊在一定的水準之上。最後，她在大學聯考時考上了陽明⁴醫學系，成為東女創校有史以來第一位考上陽明醫學院的學生。她現在在台北榮總⁵擔任感染科的主治醫師，已經結婚。我大女婿也在台北榮總工作，是心臟內科的醫師。

我兒子是 1981 年出生，小女兒則是 1983 年出生。他們都在綠島念國小，不過沒有讀完六年，後來隨著他們大姐外出念國中，一起轉學到台東市的小學。兒

² 根據現有文獻爬梳，只能確知在清代光緒年設置卑南廳以前，台東縣的漢族移民分布集中於寶桑（今台東市）、火燒島（綠島）與成廣澳（成功小港）等處。並無進一步的證據得以指出何處的開發時間為最早。因此，關於受訪者的此項說法，應予以保留。資料來源：施添福等，《台東縣史漢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頁 18-19。

³ 創建於 1967 年 8 月，原名台東縣立第二初級中學。1968 年 8 月，定名台東縣立東海國民中學。資料來源：台東縣立東海國中校網，<http://210.240.107.3/www/web/>，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⁴ 創建於 1975 年，前身為國立陽明醫學院。1994 年奉核改名為國立陽明大學。資料來源：國立陽明大學校網，<http://web.ym.edu.tw/bin/home.php>，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⁵ 即台北榮民總醫院。成立於 1958 年 7 月 1 日，並於 1959 年 3 月開始門、急診服務，同年 11 月正式開幕。資料來源：台北榮民總醫院院網，<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子大學念的學校比較沒那麼理想，是輔仁大學⁶護理系畢業。當時他在選志願時曾參考我的意見，我跟他說如果考不上醫學系，與其念藥學或是公共衛生學，不如選擇技職訓練更明確的護理系，日後便毋須煩惱就業問題。他現在在學校擔任護理師。我小女兒也是念護理，畢業於長庚大學。⁷

二、求學生活

1955年，我進入綠島國小就讀。小學時我比較感興趣的科目是國語和數學，印象最深刻的老師是高年級的班導師陳成興老師。陳老師後來搬到台東的成功鎮上，前幾年因肝癌過世。當時我們一個年級有兩個班，分別是甲班與乙班，一個班的人數則不會超過三十人。升上高年級後，甲班被規劃成升學班，會由班導師於放學後為我們義務補習，乙班為就業取向性質，所以不需要留下來補習。我記得那時放學後我們會先回家吃飯，飯後再提著煤油燈、半摸黑地回到學校補習。我在小學就讀的期間成績都相當不錯，一直維持著全班第一名。

我們那屆應屆畢業生連我共有兩個人考上台東中學初中部，一位女同學考上台東女中，並且還有五、六位考上技職學校，算是素質相當好的一屆。跟我一同考上台東初中的同學叫李照隆，名字剛好和我一模一樣、只是姓不同，考上東女的同學則叫陳碧珠。小時候，課業之外，也要幫忙家裡的農活。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颱風前夕得到田裡把番薯藤埋入土裡，避免強風損害作物。等颱風走後，再到田裡將番薯藤挖出，以利作物成長。

小學畢業後，家裡支持我繼續升學，由於當時仍未實施九年國教，我便去到台東參加聯考。1961年，我進入台東中學初中部就讀。在這個階段，我對教國語的施大弼老師比較有記憶，施老師同時也是我的班導師。因為以前的交通沒那麼發達，只能搭五、六馬力的小漁船，所以得花四、五個鐘頭才能到台東。漁船有時候會停在富岡港，也會因潮汐的緣故，就近停在現在的海濱公園、改用小舢舨接駁。

我只有在寒暑假才會回綠島，平常就住在學校宿舍，回家後仍要幫忙做家事，像砍柴、撿柴薪。中學時，我爸爸不再外出討海，家裡改做柴魚批發，我們會去買鯉魚回來加工，再運到台東賣。不過我爸爸在這個時期健康出了些狀況，他得

⁶ 前身為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由美國本篤會於1925年在北京創辦。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試辦，正式將校名改為輔仁大學。1960年，正式在台復校，並經教育部核准。資料來源：輔仁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fju.edu.tw/>，2017年10月9日讀取。

⁷ 前身為長庚醫學院，1987年4月創立。1997年8月，奉教育部核定改制為長庚大學。資料來源：長庚大學校網，<http://www.cgu.edu.tw/bin/home.php>，2017年10月9日讀取。

了肝膿瘍，身體變得相當虛弱。我記得有段時間他還出到台東就診，甚至在一間私人診所住院療養了一段時間。

後來，我爸爸的病情沒有好轉，在堂姐的協力下，爸爸得以轉往高雄的徐外科治療，並幸運痊癒出院。徐外科是高雄當時相當有名的外科醫院，是由徐傍興家族的人所開設。⁸我爸爸雖然痊癒出院，身體狀況卻是不比從前，不能太過操勞，收入自然也有所減少。但家裡食指浩繁，開銷並未減輕，所以那段時間家裡過得比較辛苦。

中學畢業後（1964），那時綠島的學子多以台東師範為第一志願，可惜我沒考上。考量到綠島籍子弟投考職校會有公費補助，我便轉而投考台東農工並幸運順利錄取。我是台東農工第一屆的畜牧獸醫科學生，我入學那年也正好是台東農校改制為農工。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我更加砥礪自己學習，希望能用好成績申請獎學金，補貼家用。我記得那時候都領嘉新水泥公司⁹設的獎學金。老師疼惜我，也幫我介紹了一份打工的工作，就是早晨幫忙畜牧場送牛奶給訂戶。我們第一屆畜牧科的學生素質都很好，畢業時還有同學考上中興大學¹⁰，相當優秀。不過我對這段求學生涯記得的不多，另外還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一位教數學的方老師。

農工三年畢業（1967），我原本打算推甄屏東農專¹¹以繼續升學，但失敗了，因此我回到綠島的小學代課。我先後在綠島國小與公館國小代課，為期一年。我現在不太記得確切時間，但似乎是在1969年5、6月之間，政府公布了山地離島

⁸ 徐傍興（1909-1984），屏東人。為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創辦人。1934年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45年獲台灣大學聘為醫學院副教授兼附屬醫院第一外科主任。1951年3月3日，在台北長安西路140號開設台北徐外科。1954年5月，高雄徐外科開業，由徐富興出任首任院長。同年，徐傍興捐資，與杜聰明、陳啟川等創立高雄醫學院，出任常務董事。資料來源：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校網，<https://ppt.cc/fHYh1x>，2017年10月9日讀取。

⁹ 1954年由張敏鈺創立，生產卜特蘭第一型水泥，並以五洲牌商標行銷。2013年起積極轉型，開發事業子公司群——加薪資產及嘉泥建設。現任董事長為張剛綸。獎學金由創辦人於1960年春首創嘉新水泥獎學金。其後，為廣續此項獎學金業務，於1963年6月10日創立財團法人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94年，變更全銜為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資料來源：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chcgroup.com.tw/index.php>，2017年10月9日讀取。

¹⁰ 前身為台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創立於1919年。1922年改名台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1927年改制為台北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改制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1945年改為台灣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1946年改制為台灣省立農學院。1961年奉令改易名台灣省立中興大學。1971年再次更名，為國立中興大學。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網，<http://www.nchu.edu.tw/about/mid/22>，2017年10月9日讀取。

¹¹ 前身為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創立於1924年。1928年改名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1954年改制為台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1964年更名為台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1981年改制為國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1991年升格為國立屏東技術學院。1997年改制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網，<http://mportal.npust.edu.tw/files/11-1000-2374.php>，2017年10月9日讀取。

醫師養成計畫，¹²要培養原住民籍與離島地方的醫師。這個計畫是由省政府衛生處主辦，但招募得很匆促，所以得以用高中成績推甄，我便提出申請，通過後分發進入了高雄醫學院¹³。

我在 1969 年 10 月進入高雄醫學院就讀，一班有一百二十位同學，同是養成計畫進入的同學連我在內只有三位，分別是來自台東縣海端鄉的余大三和屏東縣瑪家鄉的董森。剛進入醫學院的那陣子，我內心壓力很大，畢竟同儕們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佼佼者。連同實習，我在高醫待了七年。在七年的求學生涯裡，讓我印象深刻的只有幾件事，第一是關於創辦人杜聰明¹⁴院長。杜博士的課我修得不多，但我記得他全程都是以台語授課。其次則是和我同名的同學陳肇隆¹⁵，我們的名字只差一個字。點名時老師都叫他是陳肇隆 A、我則是陳照隆 B，因為他身型比我高大些。我這位同學的成就很高，畢業後在高雄長庚服務。他是長庚（醫院）的重點培育醫師，院方資助他出國學習肝臟移植。如今他不只是台灣換肝手術的權威，更是經常受邀到國外進行學術演講。據我所知，他現在雖然已經退休，但在高雄長庚裡仍有門診看診。第三，是大一的通識課微積分。教微積分的是一位年輕未婚的男老師。老師在開學第一堂課就對全班說，這堂課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直接通過、三分之一的人得再補考，剩下三分之一的人「明年重來」！當下我們都被這番話嚇到，不料學期結束時老師也真的言出必行，刷掉三分之一的選課同學。我當時是補考通過的，雖然不用重修，但還是嚇得不輕。除此以外，我對教授解剖學的老師也還留有印象，因為我們這些調皮的學生幫他取了一個綽號叫「殺豬的」。

我們這屆同學後來都有順利畢業，只是感慨地也是「折損率」很高。我們開三十周年同學會時，已經有十分之一的同學過世。去年（2016）再開四十周年的同學時，來得人又少了些。那兩位原住民同學余大三、董森，更是在五六十歲時因罹癌先後逝世。

¹² 正式名稱為山地離島公費醫師養成計畫，該計畫延續至今，現由行政院衛生署操辦，計畫名成為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

¹³ 1954 年由杜聰明創立，並由何禮棟、徐傍興、陳啟川、唐傳宗等人共同捐款成立，也是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於 1999 年改名為高雄醫學大學。資料來源：高雄醫學大學校網，<https://www.kmu.edu.tw/index.php>，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¹⁴ 杜聰明（1893-1986），台北人。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台灣史上首位醫學博士。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創辦人，第一位台灣籍的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教務長和台灣大學代理校長。資料來源：台灣大學醫學院校網，<http://www.mc.ntu.edu.tw/C0/Pages/P2.asp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¹⁵ 陳肇隆（1950-），高雄人。1976 年自高雄醫學院畢業，進入長庚紀念醫院擔任外科住院醫師。其後便一直任職於長庚醫院體系。2003-2015 年出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長。1984 年完成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臟移植手術。1994 年完成台灣首例兒童活體肝移植，1997 年完成全球首例未輸血活體肝移植，1999 年完成台灣首例成人活體肝移植，2002 年完成華人首例活體雙肝移植，2013 年完成台灣首例第二單段肝移植，2016 年達成一千五百例肝臟移植手術。資料來源：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網，<http://www.mc.ntu.edu.tw/C0/Pages/P2.asp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三、杏林生涯

(一) 初入杏林

1976年，我從高醫畢業。我決定先進入軍中服役，擔任少尉醫官。由於我已經在大一的暑假進入成功嶺受訓六週，所以這時的役期只有一年十個月。我記得很清楚，當時共有七十二名醫官抽籤，我是最後一個，被分發到空軍新竹醫院¹⁶。那時候的軍醫院已經對外開放，不再只服務軍人與榮民。我一直很感念在空軍新竹醫院的那段時光，讓我在醫術上有了莫大的精進與突破。因為那時主任只會幫我們處理重大狀況，其餘的全都得自己設法解決。從接收一名病人入院到治療送病人出院，全部都是你的責任。

我們那時候都住醫院宿舍，幾個年輕小夥子又都還單身，因此就算放假也還是常往病房跑、探問病人，病人便對我們留有很好的印象，認為我們真正是視病如親。因此，我們空軍新竹醫院的名聲甚至好過省立新竹醫院¹⁷，不少民眾都會專程跑來我們軍醫院看診。以實際的福利來說，我記得那時我們的月薪不過兩、三千元，但醫院給我們的紅利分紅卻能到兩、三萬元。

(二) 回鄉服務，任職綠島衛生所

我在1978年退伍，並於同年7月回到綠島擔任綠島衛生所的主任。當時的衛生所編制只有一名醫師、掛主任職，下轄一名保健員和兩名工友，人力與醫療資源可說是很吃緊。幸好當時還有軍方的醫務所能支援，不然如果今天衛生所的醫師休息，病患就真的求助無門。舊的醫務所空間相當狹小，我們都開玩笑說這根本是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醫務所後來有拆掉重建過，現在你們看到的那棟是又改建的。

¹⁶ 即國軍新竹地區醫院。前身為空軍第二醫務中隊，成立於1952年，隸屬空軍第二聯隊。1965年，擴編為空軍基地醫院。1979年，升格為新竹空軍醫院。1986年，更銜為國軍第八一三醫院，改隸空軍總部。1998年，再次更銜為國軍新竹醫院，改隸國防部軍醫局。2006年，更銜為國軍新竹地區醫院，改隸國軍桃園總醫院。資料來源：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院網，<http://220.130.158.216/afhch/index.php>，2017年10月9日讀取。

¹⁷ 即今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前身為新竹病院，成立於1896年。1897年，改為新竹縣新竹醫院。1898年，改易為台灣總督府新竹醫院。1945年，更名為台灣省立新竹醫院，隸屬台灣省政府衛生處。1999年，更名為行政院衛生署新竹醫院。2011年，改制並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院網，<https://ppt.cc/fYQGHx>，2017年10月9日讀取。

在我之前的衛生所主任是以前「總統牌」的老軍醫。會得名「總統牌」，係因當時蔣中正總統為了解決軍中兵力過剩，針對在軍醫系統裡過多的人力而開辦的一項特別措施。那些因此得到醫師執照的老軍醫，並不是所有人都具醫學背景，有些只是在軍醫院待得時間久、順勢讓他「混」到了這樣的資格。我便清楚記得我上一位的綠島衛生所主任，他在開給病人的處方籤時，還要看著藥盒上的適用症狀。由此，你便能清楚知道這些「總統牌」軍醫的程度有多麼不一。

我在綠島衛生所一共擔任了三十二年的主任，從 1978 年一直到 2009 年。我在任內最重要的一項建樹，便係要求衛生署重視綠島地方的醫療後送機制。我認為如果無法實際提升綠島的醫療硬體設施，至少要更為完善後送機制，也就是中央必須撥派直升機提供離島醫療之用。我記得當時在衛生署開會，兩小時的會議我就佔了一個多小時報告。會後，與會的同仁都打趣我是當天最大的贏家，光是發言時間就佔了大會多數時間。我並不以為意，因為完善離島地方的後送機制，爭取中央撥派直升機是極為必要的。比較不急的病例，像是骨折、慢性病，我們能和海巡署協調、尋求協助後送，但面對更為緊急的醫療狀況，絕對需要直升機快速運輸病患。所以我當下便也開玩笑地回說，要是中央不答應我就一直在各大會議上提出、講到中央同意為止。後來，在聯合了綠島鄉長¹⁸與立委施明德¹⁹的力量下，在某次衛生署的會議上，終於順利爭取到了直升機進駐。²⁰我現在還記得那個會議的主持人是醫政處的處長。

（三）兼任監所特約醫師

回來綠島這期間，我除了在衛生所看診，也擔任綠島監獄和綠島技能訓練所的特約醫師，每個月會固定進去看診兩次。綠島感訓監獄是由軍醫負責，所以我並未接觸到政治犯病患。直到 1987 年解嚴、刑期未滿的政治犯移監綠島監獄，我才和他們有所接觸。我記憶猶新的一位政治犯病患便是王幸男²¹。我記得那時王幸男絕食抗議，²²國內外都有傳播媒體在關心這件事，總統府便下令要監獄的管理人員妥善處理這件事，但王幸男仍舊拒絕進食。典獄長無奈之下，只好拜託我這個特約醫師為他看診時，多少從旁勸諫。

¹⁸ 時任鄉長應為陳進文先生，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261。

¹⁹ 施明德（1941-），高雄人。曾以政治犯身分銜入獄二十五年。出獄後，並曾任民主進步黨第六屆黨主席（1994-1996），第二至四屆立法委員（1993-2002）。

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網，<https://ppt.cc/fgk6m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²⁰ 2000 年，國家搜救指揮中心進行任務整合。綠島傷患後送由空警隊執行。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35。

²¹ 王幸男，台南人。案由大概為「將製就之炸彈郵包在北門郵局投寄，其中寄與省府謝主席東閱之郵包，經謝主席親收拆閱時引爆，致其左右手均受傷。」判處無期徒刑。資料來源：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org01.asp>，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²² 王幸男於 1989 年 4 月 14 日絕食抗議，事件詳細參見：邱萬興，〈再見！火燒島 26 年前今天綠島送走最後一位政治犯〉，民報，<https://ppt.cc/fFE9O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接觸時，王拒絕了我的看診，只拿了一些從美國寄來給他的醫學書說要送我。我堅決不收，只想執行我的任務。幾次僵持不下後，他便也拒絕了我的看診。我記得他太太那時也有來綠島探望，搭飛機來的。他太太一下飛機，便拉起了抗議的白布條。我聽說我們這裡有後備軍人對他太太這個舉動非常不滿，曾前去恫嚇、要求他太太收起布條。他太太那次有和典獄長一起來找我，她當場便質問我為何不將王幸男後送至台北三總治療。我當時直接駁斥了她這個質疑，因為根據我身為醫師的專業判斷，王當時的狀況並未危急到需要後送的地步。我堅定只憑藉我的專業做決定，而不受外在的政治形勢左右。

王幸男之外，我印象比較深的受刑人大概就是涉入弊案的彰化縣議會副議長粘仲仁²³。不過粘的性質和王不一樣，王是政治犯，粘是一清專案被關押的。粘仲仁後來似乎出走中國，人似乎已經往生。

（四）轉任台東縣衛生局長

2009 年後，因前任台東縣長鄭麗貞²⁴的邀請，我遂接下縣衛生局長的棒子，後來又加入新任縣長黃健庭²⁵的執政團隊。我跟黃縣長其實認識得很早，在他還是立委時就知道彼此。我總共擔任了兩年半的衛生局長。我在台東縣衛生局長任內最重視的是南迴線的醫療體系建設。我個人認為自己的這項意見其實早在徐超斌²⁶之前。我當時的醫療規畫有二：第一條是關山線，亦即透過和關山的慈濟醫院合作，加強當地醫療；第二便是成立省立台東醫院的成功分院。憑良心講，台東縣的衛生局長並不好當，不像大眾想得那樣威風凜凜。因為台東的醫療資源相當缺乏，所以反倒是我們要去拜託長庚、榮總那些大型醫院協助，而非高高在上地下指導棋。如果今天是台北市、高雄市這類大城市的衛生局長，資源豐沛、轄下又有眾多醫院，才有可能真正握有大權。

在議會方面，我未曾遇到刁難。我認為是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圓融，能用更大的彈性處理事情，故而在預算審查上向來都很順遂。我記得有次議會要求各處的相關主管都要到場，教育局就因為大武國中的校長未到，議員直接拒審他們的預

²³ 粘仲仁，前彰化縣副議長，涉嫌多起政治黑金案件。1996 年，因「治平專案」被關進綠島。待日後因病得以重金交保，便伺機逃亡中國。2001 年在廈門為逃避公安追捕，發生交通意外傷重不治。資料來源：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769>；大紀元電子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1/4/19/n78480.htm>，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²⁴ 鄭麗貞（1963-），於 2006 年 4 月 17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0 日擔任第十五屆台東縣長（補選）。資料來源：台東縣政府，<https://ppt.cc/fSTgW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²⁵ 黃健庭（1959-），於 2009 年 12 月 20 日擔任台東縣長（第十六、十七屆）迄今。資料來源：台東縣政府，<https://ppt.cc/fSTgW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²⁶ 徐超斌（1967-），台東人。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立志籌設南迴醫院以改善偏鄉醫療資源。資料來源：社團法人台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https://ppt.cc/fjPoLx>，2017 年 10 月 9 日讀取。

算。我當下其實有點忐忑，因為我來不及通知我們衛生局的各科室主管，所以只有我一個局長上台。結果，輪到我們衛生局的預算接受審查時，底下的議員們一個個都「通過」、「通過」地喊，沒幾分鐘就結束了。

（五）退而不休，綠島開業

2012年，我自台東縣衛生局長任內退休。當時我還未達退休年齡，但我覺得自己的公職生涯已達頂點。之後，我便退休回到綠島，在中寮街上開了間診所迄今。我仍舊是綠島監獄的特約醫師，算是以診所的名義與健保局簽約合作。現在的受刑人加入了二代健保，也用健保看診，因此我如往地每個月進去看診兩次。

我在擔任綠島衛生所主任這漫長的三十多年生涯裡，其實曾有過一個轉折的可能，就是當我服務滿十年、達成醫學院公費培養的回報條件時，我曾想過要離開綠島到台東市開診所、創建自己的事業。後來這個主意並未付諸實踐，主要是因為我的父母。我父母年老後身體比較不好，所以一直跟我同住。他們習慣了綠島的生活，也比較喜歡住在故鄉，我也就沒有積極於外出開業。不過現在自己在綠島開業，或許也算是一種實踐吧。現在回想起自己的杏林生涯，其實也還蠻有意義的，不論是在自我實踐又或是社會責任上。

四、我的「白色記憶」

（一）與「新生」的接觸

我自己和新生最多的接觸是小學時曾接受他們的補習。我記得是在中高年級的寒暑假，軍方會用大卡車出來街上載學生進訓導處裡上課。大卡車從公館、柴口、中寮一路開到南寮，車速並不快，要去補習的學生就會跑在卡車後面，自己覷空檔跳上卡車。我對追卡車的印象很深，對卡車開進「新生之家」的那個畫面也還有印象。

當時補習的科目主要是國語和數學，我記得沒有英語。教材就以學校課本為主，不會有另外的補充教材。我們都不認識幫我們上課的新生，他們也不會主動介紹自己。我對一起補習的同學不太有印象，但我想應該也都是學校前後期的同學吧。我們上課時會有士兵看守，但士兵們不會特別嚴厲。整體作息像是一般在學校上課。中午我們會在訓導處內用餐，午餐是新生自己做的饅頭，再配些他們種植的小番茄。

我們學生並不會害怕上課的新生，父母也不會特別阻擋我們來上補習課，因為我們其實也大概知道他們有些人是大學教授、有些人是醫生，所以反而還會覺得新奇有趣，畢竟當時的綠島是沒有人在補習的。只有升上高年級後，升學班的老師會幫忙補習而已。我記得我初中再回來，新生們就沒有再幫我們學生補習了。我認為當時新生替我們補習還是有著一定的效用。

課程以外，我們和新生的接觸大概就是他們外出買菜、買豬。畢竟他們裡面的食材有限，不夠吃的時候還是需要採買補足。整體而言，我覺得新生和我們綠島居民的互動相當良好，新生給我們的感覺也都很斯文、客氣。甚至就我所知，有些刑滿出獄的新生還有再回來綠島找我們父母那一輩的。

過年過節我們也都會進去營區看戲、看電影，我記得都是搭軍方的大卡車進去的。

（二）記憶中的營區

我自己小時候不常進營區，不管是福利社或是醫務所，所以記憶不多。但我記得我爸爸因為氣喘的關係，曾在醫務所裡住院休養過。我們雖然知道新生有個「醫療團」在裡面，但我們其實不會分辨新生和軍醫。至於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柯千我也知道。他其實不是醫生，只是幫忙包藥、打針的助手。他當年刑滿可以出獄後，我聽說因為沒人具保，他好像也沒有能去的地方，就繼續待在醫務所幫忙了，醫務所好像也多少有給他一些生活費。柯千打針的技術很好，很多醫官在幫病人打針時會找不到病人的血管，但柯千就沒有這個問題，下針神速。在這方面來說，我個人其實也蠻佩服的。此外，我記得營區裡的醫務所曾經過改建，最早是在流麻溝旁。²⁷

（三）與人權館的緣分

我在擔任衛生所主任時，曾陪同當年來探勘設碑位址的周碧瑟²⁸、柏楊²⁹一行人，那時是衛生署副署長張鴻仁³⁰帶他們來拜訪我。³¹當時立碑的消息一傳出，

²⁷ 「新生訓導處」時期的醫務所原先位於流麻溝西側，1973年遷至現址，為一層樓的平房。1986年5月，原址重建為兩層樓建物，並於同年11月12日落成。資料來源：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217。

²⁸ 周碧瑟，美國杜蘭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博士畢業。現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任國立陽明大學社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財團法人人權教育基金會執行長。資料來源：國立陽明大學社區醫學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ym.edu.tw/cmc/pschou/>，2017年10月9日讀取。

²⁹ 柏楊，河南省開封人。1967年因《中華日報》家庭版上刊登的漫畫《大力水手》內容，遭政府情治單位理解為對蔣中正父子的暗諷，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詳細生平可參見：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

馬上就引起地方的巨大反彈。鄉親們以為所謂的紀念碑是像墓碑那樣的形式，因而每個人都很反對，認為有礙觀瞻，但我卻不這麼想。我認為若從觀光的角度來看，若要以綠島的監獄島歷史為本，這其實會是個相當重要的建設，絕對有益於綠島的觀光發展。因此我一再斡旋於鄉里之間，終於談成此事，並順利取得地方對紀念碑的認同。

(四) 對人權館的期待

從我的角度來看綠島的變化是很大的，從交通、生活環境等方面。我覺得園區成立對綠島是好的。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事物本來也就是綠島的一部分，一方面也是能帶動綠島的觀光。不過我對技訓所那片閒置的空間真的很有意見，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妥善利用，當初興建也是花了不少經費。現在只剩下外圍的宿舍與行政中心有在利用。

據我的了解，當初會打算裁撤掉綠島監所，似乎是當年的副總統呂秀蓮和尹衍樑等一票財團大老來綠島參訪。³²可能這些大老有建議說應該把島上的監獄全部關掉，改為飯店全力發展觀光吧？所以後來就在阿扁執政時，撤掉了綠島技訓所。對此，我其實是很反對的。技訓所不只提供我們綠島子弟工作機會，其實也是一個另類的觀光景點，畢竟綠島最初便是以監獄島「聞名」。以現在中寮的綠島監獄為例，儘管無法入內參觀，還是有很多觀光客在大門口拍照留念。再者，台灣本島的監獄空間其實有限，既然外島本來就有這樣的空間規劃，何必要廢監再勞師動眾地移監。

1996)。

³⁰ 張鴻仁，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畢業。現任上騰生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曾任衛生署副署長、中央健保局總經理。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系網，<http://coph.ntu.edu.tw/Aumni/h1/h15>，2017年10月9日讀取。

³¹ 時間點應為1996年7月17日，見：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47。

³² 相關報導可見：大紀元，「呂秀蓮綠島度假下榻尹衍樑別墅」，大紀元電子報，<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n94424.htm>，2017年9月30日讀取。不過關於綠島監所裁撤，應與呂秀蓮無關，該決定乃由時任的法務部長陳定南宣布。2000年12月31日，陳定南的記者會上宣布一年內將陸續裁撤綠島監獄與綠島技能所，使綠島正式揮別「綠色惡魔島時代」，洗刷過去白色恐怖的陰影，還給綠島一個新生的發展空間。陳定南並指出希望監、所裁撤後，可以發展為「觀光監獄」，如同美國舊金山監獄的「惡魔島」已為今日觀光勝地。資料來源：自由電子新聞網—綠島監所 一年內裁撤，<http://ppt.cc/ALCr1>，2017年10月9日讀取。

十七、賀玲玲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12月17日（日）16點至17點30分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記錄：陳瑞琪



一、個人生平與家世

我叫賀玲玲，出生於1948年2月的南京。我爸爸叫賀雄飛，媽媽叫賀李劍萍，他們都是湖北人，所以我的祖籍是湖北。我還有個弟弟，叫賀復興，我們之間差了二十歲，我弟弟是1968年在台灣出生的。

（一）烽火童年

我爸爸是軍人，但我不知道他確切的部隊番號，只記得他的軍種是陸軍，最後是掛少校階退伍。那時的中國社會政局不穩，我出生沒多久後南京就淪陷了，於是我爸媽就帶著襁褓中的我隨部隊撤離，經廣西、南寧退至越南。¹1953年，我們跟著黃杰將軍²的部隊撤回台灣。³

我媽說，當年他們隨軍隊撤退至南寧，差一點就要把我送人。因為當地的老百姓很喜歡我，他們對我媽說孩子跟著逃難也怪可憐的，不如交給他們扶養。可我媽捨不得，跟我爸兩人咬牙硬撐，帶著牙牙學語的我繼續逃難。多年以後我媽提起這一段往事時，也總是不忘接著念道，如果當年真把我送給南寧的百姓，兩岸開放探親後再回去，不曉得還能不能找到我。我便開玩笑地回嘴說，「你還找來啊！搞不好我去當了紅衛兵，你找來我就朝你們開槍了！」

我媽還說了，當年軍隊撤離到廣西山區準備進入越南時，狹小的山徑沿途都能看見落單的小孩子。因為大人抱著他就走不遠，拉著他走他又走不動，再加上孩子一哭、對面山頭的敵軍便立刻鎖定位置用機槍掃射，大家都暴露在危險裡，所以很多父母最後只能狠心選擇放手。逃難時，有時候甚至還必須踩過死者的遺體，不然無法繼續前進。這些事情聽在現在的年輕一代耳裡，大概都是些無法置信的事吧？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沒辦法明白戰爭的殘酷。也因為這段跟著逃難的經歷，我是在越南念幼稚園的。不過我當時的年紀實在太小，我現在只記得我們在越南的落腳處叫富國島，⁴其他都沒印象了。

（二）隨部隊撤退來台

1953年，我們一家隨部隊撤離到台灣。我們是搭軍艦離開的，在高雄上岸後，被遷往岡山暫住，等台南的眷村蓋好才搬過去。我記得我們在高雄的住處相當簡陋，與其說是住處，其實也不過是一張長長的竹編床，家家戶戶緊挨著睡。

¹ 根據檔案，入越的國軍有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國防部突擊總隊、桂西師管區第100軍第19師、第46軍、第126軍、第48軍、第176師、第56軍、第330師第998團、第26軍等殘餘部隊，自1949年12月至1951年2月間入越軍民約三萬餘人，這批部隊即為「留越國軍」。資料來源：〈留越國軍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台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8/0640/7760。

² 黃杰（1902-1995），湖南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歷任國軍第一兵團司令官，台北衛戍司令部司令、陸軍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台灣省政府主席、國防部部長與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並曾經歷過長城戰役、淞滬戰役、蘭封會戰、騰沖戰役等戰役，1950年3月更是奉令率領三萬人的軍隊撤往越南，伺機響應反攻一事。不過1953年再次奉令撤離，自越南返台。相關生平可參見：黃杰，《海外羈情》（出版地不詳：作者自費出版，1958）。

³ 1953年5月16日至6月28日政府派遣海軍登陸艇及商船組成運輸船隊，分批運送留越國軍反台，稱為「富台計劃」。資料來源：〈對入越國軍宣慰支援及與法方交涉接運回國經過〉，《國防部檔案》，台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8/0420/3410。

⁴ 富國島，位於暹羅灣，與柬埔寨貢布的西海岸隔海相望，距離越南河仙市社的西海岸四十公里。目前行政區劃上屬於越南堅江省富國島縣管轄。而關於國軍於富國島上的活動相關記載，可參見：黃翔瑜，《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1-3冊（台北：國史館，2007）。

我們到台灣後，我爸爸就又隨部隊轉調到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家裡平時就我媽和我兩個人。

我們是在 1954 年搬到台南的富台新村居住，到那時我們才終於有了正式的住屋。搬去台南沒多久後，我爸的長官唐湯銘處長——我都叫他唐伯伯——便問我媽有沒有興趣到綠島工作——協助看管女生分隊，我想唐伯伯大概是想讓我們一家人相聚吧？所以我印象中我們暑假搬完家後就去了綠島，不過我們在眷村的房子倒也還保留著。

（三）求學生涯

小學一年級的上學期我在綠島國小的公館分校就讀，下學期我就轉回了台南的開元國小⁵。之所以只在綠島待半年，則是因為我媽擔心台南的房子被人家佔走，畢竟長時間沒人住，難免會被人家閒話、認為是不必要的占用，尤其那時候又有很多人沒房子住。我爸大概半年才從綠島放假回來一次，平時寒暑假我們也不會特別去探望他，畢竟他是去工作的，我自己又還在求學階段，其實也不太有空檔。

搬回台南後，我媽平時就在鄰近的鳳梨加工廠打工補貼家用。那時工廠都用機器打鳳梨，挖出果肉後再加工做成罐頭外銷。我還記得被棄置在工廠外頭的鳳梨心，一條一條的，堆在工廠外頭像垃圾似的。不過對我們小孩來說，那些可都是寶貝，是我們最好的零食。

1960 年，我從台南市開元國小畢業，進入台南市的光華女中⁶就讀。光華女中是私立的中學，學費比較高，讀了一學期後，透過別人的介紹，我就轉學到公立的新化中學⁷。新化雖然離我們村子有一段距離，但我們村外就有客運車可以到校，所以交通上倒也不是問題。但我在新化中學也只待了一學期，便因為搬家到台北的緣故，又轉學到新店的文山中學⁸，我記得那是我初二的事（1962）。

我們會搬到台北則是因為我爸調職了，他從綠島的新生訓導處轉調到台北的警備總部，我記得他是在現在的青島東路那一帶上班。⁹當時我們被分配到新店

⁵ 即今台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創立於 1955 年 8 月。資料來源：開元國小全球資訊網，<http://www.kyes.tn.edu.tw/>，2017 年 12 月 2 日讀取。

⁶ 即今台南市私立光華女中，創立於 1929 年 4 月 17 日。資料來源：台南市私立光華女中校網，<http://www2.khgs.tn.edu.tw/main/index.php>，2017 年 12 月 2 日讀取。

⁷ 即今台南市新化國民中學，創立於 1935 年 3 月。資料來源：台南市新化國民中學校網，<http://xoops2.shjhs.tn.edu.tw/>，2017 年 12 月 2 日讀取。

⁸ 即今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創立於 1946 年。資料來源：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校網，<http://www.wsjh.ntpc.edu.tw/>，2017 年 12 月 2 日讀取。

⁹ 即青島東路三號的警備總部軍法處及看守所，現址為喜來登大飯店。

明山路一帶的宿舍，不過因為房子還沒蓋好，但我開學迫在眉睫，所以後來是我先上台北，並借住在警總看守所的所長伯伯家，我媽則等宿舍蓋好後才搬過來。我們台南的房子遂就讓給了其他有需要的人。1994年，我們又從明山路的宿舍搬到青潭國小¹⁰附近迄今。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爸跟警備總部的看守所所長聊天時，曾提過我媽在綠島看管過女生分隊，因此我們搬到台北後，我媽也進到警總裡面工作了。她在看守所裡面協助管理女性受刑人，我記得她看管過現在比較有知名度的陳菊、呂秀蓮，她們都是因為「美麗島事件」¹¹被捕入獄的，在被判刑移監到土城的生產教育實驗所前，都被統一關在看守所裡。除此之外，我媽在看守所上班時也要輪值，做滿48小時回家休息48小時，算是做二休二。

1964年，我從文山中學畢業後考上金甌商職¹²，當時的金甌商職沒有分科系。我記得他們有位理事叫賀國光¹³，我去註冊報到時便被承辦人員問及跟賀國光有無關係，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都姓賀吧？不過我自己完全不認識對方，只是很單純因為同姓才對這個名字存有印象。

（四）漫漫職涯路

1967年，我從金甌商職畢業，去淡江大學選課旁聽時遇到往昔在金甌的同學，他姓邱。他那時在通用公司¹⁴工作，他們通用一年有兩次大盤點，需要聘請臨時的工讀生。原本他找好了人，不料對方爽約，我在一次聊天裡聽他抱怨起這件事，就隨口向他說：「那他不去我去嘛」，我同學欣然答應。只是我自己也沒料到以為的短期工讀，這一做卻是一輩子，所以我很感激我這位同學當時的牽

¹⁰ 即今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小，創立於1959年。資料來源：新北市立新店區青潭國小校網，<http://www.chtes.ntpc.edu.tw/>，2017年12月2日讀取。

¹¹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與黨外運動人士於該日走上街頭遊行，訴求民主和自由。此舉引發有關當局不安，出動警力包圍遊行群眾，終至引爆警民衝突。事件後，政府大肆逮捕黨外人士並進行軍事審判，是為「美麗島大逮捕」。資料來源：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反抗的意志：1977-1979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台北：時報出版，2014）。

¹² 即今台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前身為1946年湖北旅台人士於吉見女子裁縫學員舊址所創辦的金甌小學。1948年奉准改為私立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1990年，改為台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招收普通科及商業職業類科學生。資料來源：金甌女中校網，<http://www1.cogsh.tp.edu.tw/node/58>，2017年12月2日讀取。

¹³ 賀國光（1885-1969），湖北人。歷任建設委員會委員、國軍編遣委員會遣置局局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武漢行營參謀長兼第1縱隊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員等職。1950年，經海口往台灣，並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資料來源：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2015。

¹⁴ 台灣通用器材公司，成立於1974年，公司地址為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3號，現任董事長為謝榕興。資料來源：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https://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Action.do?method=detail&banNo=38119936>，2017年12月2日讀取。

線。

我在 1967 年進入通用，先是擔任了一段時間的臨時盤點員，之後便升為正式的員工。1968 年我弟弟出生，我辭職回家幫忙照顧弟弟。1969 年我重新回到職場，也先做了半年的臨時雇員才又轉回正職。2008 年，我年滿六十歲，依照法規該屆齡退休，但老闆曾問過我的意願，大意是說，如若我同意，他可以原薪原職的聘我。只是不巧當年就碰上了金融風暴，公司一直在裁員，由於我當時是負責開票、彙整離職名單，所以很清楚裁員的規模，我記得我還曾開玩笑地跟老闆說過「不要哪一天我自己寫我自己的名字。」不過因為總公司相當注重人力樽節，所以最後我還是屆齡退休了，不然原本我打算做到六十五歲。不過政府在那年的 6 月後也將退休年齡上修到六十五歲，像我有些同年的朋友，他們是較晚月份出生的，就幾乎都工作到六十五歲，甚至還有去年才退休。所以其實退休這事也不見得有個標準規範，只要老闆願意就行。

說個題外話，我會辭職回家幫忙照顧我弟，其實是我們村裡的裸姆不敢帶。我記得他們是住在村子比較裡面的一戶本省人，他們大都是餵孩子喝母乳，不會沖牛奶。加上我弟弟當時不太喝牛奶，裸姆更不敢帶。我想說自己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幾百塊，裸姆又不敢帶，不如我辭職回家照顧。因為我媽那時還在警總的看守所上班，不方便帶不足歲的孩子回去工作，所以我弟弟滿月後就一直是我照顧的，直到一歲多才換我媽帶去看看守所照顧。

以前的寶橋路不是這樣子的，那時的馬路鋪設得也沒現在好，路很泥濘、不好走，我們到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洗鞋子，因為鞋上沾滿了泥巴。我還記得以前中興路還沒開通，我家(明山路)搭公車上班要從大崎腳坐到北新路再走路進去。有時候要是時間太趕，我們同事就會集資，大家一起四個人叫一部計程車上班。

北新國小¹⁵原本有個墓園，現在都遷走了。鄰近的裕隆工廠一帶現在也與當年截然不同了。從前工廠還在運作時，放眼望去都是整片矮矮的廠房，員工相當多。我和通用的同事還曾參加過他們裕隆的員工旅遊呢！現在想想也挺有趣，明明我們不是他們的員工，怎麼人家會找我們參加呢？大概算是一種聯誼吧？

後來，裕隆將廠房遷到苗栗的三義，台北廠房的土地就這樣閒置下來。有段時間相當荒涼，建築因為風吹日善變得破爛不堪，令人不勝唏噓當年的盛景。不過這幾年裕隆將土地重新開發，現在可就不得了了，似乎被規畫成一個大型複合商城。

¹⁵ 即今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創立於 1988 年。資料來源：新店區北新國小校網，www.tspes.ntpc.edu.tw/，2017 年 12 月 2 日讀取。

（五）婚姻與退休後的生活

我算是晚婚一族，因此我和我先生並沒有小孩。我先生 2007 年過世了。退休後，我的生活大概就是照顧我媽，她和朋友打打牌時我就煮飯、或是做些其他事情等她們。我媽後來生病，我有聘請外籍看護幫忙照顧，但主要還是我在陪著她。不過我媽媽去年（2016）過世了，因此我現在的生活大抵就是四處旅遊或是和朋友聚會。我退休那年（2008）去了日本、英國、香港，三年前（2014）去了九寨溝，今年（2017）三月去澎湖、四月去印度、五月去綠島、九月去走台中的大雪山——當然不是年輕小夥子的那種重裝上山，只是簡單的健行——預計十一月下旬要再去日本的靜岡。現在的生活大概就是這樣吧？反正就是開心地過每一天。

二、記憶中的火燒島

（一）在火燒島的童年

1954 年，我們從岡山搬到台南的富台新村沒多久後，我媽便在唐湯銘伯伯的邀請到綠島工作，協助看管女生分隊¹⁶。我爸本身在我們 1953 年來台後就隨部隊到綠島服務，在新生訓導處內擔任行政人員。因此，我們一家三口算是在綠島上團聚了。那年我剛好要上小學讀書，於是就轉入了綠島國小的公館分校就讀。我們在綠島有兩個住處，一個在訓導處內，一個在公館街上，不過我現在不太記得外頭宿舍的確切位置。之所以會有兩個住處則是因為我媽的工作需要輪值，管理人員要輪流住在女生分隊裡，反倒是擔任行政職的我爸可以每天回家。但假若那天我媽輪值，我們也會住在訓導處內，不然我跟我爸兩人回到外頭的宿舍也沒得吃沒得喝，反而不方便。

我記得當時學校的老師是本省人為多，而我的同學則幾乎都是綠島當地的小朋友，只有一兩位士官兵的小孩。唐燕妮的弟弟就跟我同班，他 1949 年次的，跟我差不多年紀。我和唐燕妮差了兩歲，所以其實我跟她在綠島時沒有太多接觸，我們變得熟稔是日後搬到台北的事。除此之外，我和綠島的同學也沒有再聯絡，但就我所知唐燕妮有和綠島同學保持聯絡，她好像還有去台東找一位男同學，¹⁷他妹妹現在在綠島經營民宿。另一方面，由於我只在那裡待了一學期就轉學回台南，

¹⁶ 綠島的新生訓導處曾於 1951-1954 年短暫關押過女性政治犯，隸屬於第二大隊第八中隊，但當板橋、土城的仁愛教育實驗所、生產教育實驗所陸續蓋好後，便被送回本島。資料來源：陳進金訪問、陳瑞琪紀錄，〈蔡寬裕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53。

¹⁷ 即蔡三麒。

所以對課程不太有印象，我只記得我爸常念我「還不快點去寫功課」。

開玩笑的說，在綠島念書的這一學期是我這輩子成績最好的時候。我同學們都不太愛念書，但我想或許是因為他們都認定長大後就是出海捕魚，所以只需要識字就好的緣故吧。像我班上的男同學們就常在上課前去海邊游泳，我記得他們下水的穿著有點像是蘭嶼人的傳統服飾，在下半身簡單的圍一條毛巾而已。我們其他同學就算沒下水，也都會在海邊玩、撿撿石頭。

在綠島，我和當地居民的接觸不多，只有一兩次去同學家玩而已。我還記得有一次去同學家，他媽媽用台語問我話，但我當時聽不懂台語，我的台語是到台南念書後才和同學學的，所以當下也只能支支吾吾的回話，他們見狀便在一旁大笑。事後，我想他應該是在問我爸媽的事，但我也不懂這有什麼好笑的，大概是覺得我的反應很有趣吧。

我在綠島待的時間不長，但在那念書的半年有兩件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第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同學們看到飛機飛過，他們每個人都興奮地大喊「飛機飛機」，不過因為我在越南時曾搭過——我記得自己下機時有點頭暈，他們還遞給我越南當地的法國麵包，那種裡頭有夾料的長棍麵包——我覺得沒什麼，說我有搭過，可他們都不相信我，我的倔性就浮現了，「不信我表演給你看！」

說時遲那時快，我立刻咚咚咚地跑到學校後面的小山坡上，佯裝自己是飛機，從坡上一路往下跑。結果俯衝力道太大，一個不小心就跌到學校旁邊的粗沙灘上，被沙灘上的小石頭磨了整臉、痛得要命，我那是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書包往身上一搯就要回家。我一路走一路哭地回新生訓導處，那些阿兵哥看到我趕緊過來帶我去醫務所上藥，再送我回家。

隔天早上我爸幫我洗臉，毛巾一擦，傷口還是很疼，所以我就請了幾天假沒去上課。請假期間的某天，我爸帶我上街，沒想到突然下起雨來，我們只好先在學校躲雨，不料就是這場躲雨讓我同學和老師找來了。一開始是同學來喊我，但我不敢進去，畢竟自己貪玩弄得如此狼狽。過了一會，沒想到是老師竟然親自來了，「賀玲玲，你來！」我也只能摸摸鼻子低頭跟上。結果，我才剛走進教室，老師就把我抱到講桌上，「你們下次誰再給我上去斜坡玩，就會跟賀玲玲一樣！」當下我真是羞窘得想找地洞鑽了，但也不難看出小時候的我有多頑皮。

第二件事是有天我比較早到校上課，因為學校都沒人，所以我就先到海邊玩。我把書包、鞋子都脫了擺在沙灘上，專心在海岸邊撿著可以食用的螺貝。結果不曉得為什麼每當我撿好了一堆，一轉身又被浪沖走了。我一直重複著這個動作，百思不得其解。就在這個時候，岸上正巧有個阿兵哥走過，他一看到我便立刻箭

步衝向我，抓著我和我的東西馬上往回跑。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開始漲潮了，如果不是那位阿兵哥，說不定我那時候就被海浪沖走了。畢竟我不是當地人，不會看潮汐漲退，加上那時候年紀也小。轉學回台南後，我記得某次的國語課堂上老師要我們以「最難忘的事」為題寫一篇論文，我便將這件事寫出來，得到老師不錯的評語。

（二）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我雖然曾經再回去過綠島，但其實也不太能指出建築上的變化，我只知道唐伯伯的宿舍還在，但現在有管制，不能隨便進去。公館分校的樣子也和從前完全不同，現在連馬路都用柏油、水泥鋪設了，跟我當時真是差得太多了！而以前新生的宿舍就像現在的蠟像館一樣，是長條的木房子，但裡面放置的假人蠟像讓我覺得有點害怕，不過我記得我媽管理的女生分隊宿舍樣貌也差不多是那樣。

我自己和新生的接觸只有三次。第一次是我在海邊玩時，剛好看到有個人拿著臉盆在海邊撿蜆仔，我看到就跑去討了一些，他也很大方地從中抓一把給我，我便開心地捧回家要我媽煮給我吃。雖然我也不能確定他是不是新生，但是在訓導處附近的海邊，又是走往那個方向，大概也八九不離十吧？第二次是經過福利社時，剛好有一盤煮好的龍蝦這樣擺在外頭，我看到時就喊著「我要吃那個！」顧店的新生就掰斷了其中一隻龍蝦的腳遞給我。

第三次則是很鮮明意識到「犯人」與「官兵」身分差異的一次。因為我們學校就在營區旁邊，所以出入一定得經過我們學校。我記得那時我們還在上課，突然間窗外走過了五、六個阿兵哥，不曉得過了多久，那群阿兵哥再經過時就揸了一個人，他腳上有血，我想可能是逃跑失敗的。不然他怎麼會被打？還派出了這麼多人抓他。我在綠島半年，那也是唯一一次我見過像是衝突的事件發生。不然平時相處上並沒有什麼特殊情況，大人們也不會特別禁止我們和新生接觸或交談，他們亦都能在營區裡面自由活動。有時候女生分隊的隊員也會被帶出來，他們會到山上採百合花。至於醫務所，我曾去那裡擦藥過，但我並不知道裡頭那些是政治犯、哪些是軍醫。

由於我待的時間不長，所以我並沒有看過新生們在過年時的舞龍舞獅表演。不過我有看過他們演戲，有古裝也有時裝，我記得是在一個禮堂裡面表演。有很多女生分隊的隊員參加。很久以前我家還有收藏張他們女生分隊練習耍長槍的照片，可惜現在不見了。

我記得新生訓導處有一個康樂隊，他們的隊長很喜歡我，當他們一群人聚在操場閒聊時，他很喜歡把我叫過去，「小玲玲過來過來，你給我演一個什麼什麼」，

我便照著他的話現場來一段即興表演，逗得他們笑得合不攏嘴。可能是因為如此吧，他覺得我有表演天分，有一次就問我要不要上台表演。不過因為他要我演的是一個男生角色，頭髮得剪得更短，我不喜歡，當場就拒絕了他。

今年（2017）五月我又再回去綠島，那是因為唐燕妮的關係。剛好那陣子她從國外回來，我們幾個朋友聚會聊天時，突然講起綠島，有幾位朋友又正巧還沒去過，這才促成了這趟旅行。那次我們去綠島，經過從前唐伯伯他們的宿舍時，發現那裡有了管制，唐燕妮還特別跟他們說她以前住著、想進去回憶，但後來好像還是沒得到通融，只能在外頭看看。

三、記憶中的「唐伯伯」

我會和唐家熟稔，除了唐燕妮和她弟弟之外，另一層原因也在於她們的爸爸唐湯銘是我爸媽的長官。而我和唐家真正變得熟稔則要到我們兩家都搬到台北之後。我家住在新店的明山路，以前那裡有調查局的幹訓班，唐伯伯家則在青潭新村，我們兩家大概距離四個公車站牌。後來，我家搬到青潭國小附近，我們兩家就離得更近了。

唐伯伯人很好，他也是湖北人，他總是嘮叨著要我去參加同鄉會，但我一直都沒有加入。在他卸任新生訓導處處長一職時，新生們聯合送了他一本書，裡面滿滿的都是在綠島生活的照片。而當他退伍後，軍方將他安排到東元電機擔任安全室主任。唐伯伯在台灣的一雙兒女都在國外發展，我人在台灣，兩家住得又近，所以放假沒事我就會去唐家陪他打麻將，或是幫他整理一些工作上的文件。

我記得有一次我問唐伯伯家裡有沒有咖啡，唐媽說咖啡人家送來都還沒拆封過，唐伯伯立刻就站起來對他太太說「不行，有人想喝你就要開」。話說完，旋即就去拿了咖啡罐來，要我自己沖來喝。此外，我結婚時唐伯伯還特別打了一條金手鍊送我，這真是讓我又驚又喜。不只是因為這份禮物的貴重，更讓我感動的是他的心意，唐伯伯真的把我視如己出、就把我當做他自己的孩子在疼愛。

唐家在青潭新村的房子後來因為眷村改建，被遷往中和的台貿一村。他們原先在新店的房子現在被併入青潭國小的校地。唐燕妮現在多數時候仍舊住在美國，偶爾回來台灣。她們中和的房子也還保留著，唐燕妮給我一份備份鑰匙。我們幾個朋友固定每周六會去他家打牌，也算是幫她顧房子。畢竟房子還是要有人走動比較好。我也會順手幫她整理信件。

十八、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3月16日（五）13點30分至15點30分

地點：台東市豐田路 蔡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身世與家平

我叫蔡三麒，出生於1944年，今年（2018）已經七十四歲了。我的父母親都是綠島人，我在溫泉村出生，因為溫泉算在綠島的另一側，所以也被叫做「過山」。我爸爸叫蔡丁財¹，媽媽叫蔡王清好。我爸爸有五個兄弟，但我阿公當年只留下我爸爸跟我大伯，其他三個孩子都分給人家養了，像在台東經營池上便當起家的李丁保，他就是被我阿公分出去的孩子。我媽媽她們是四個姐妹，分別叫做清好、清枝、清典、清桃。²我外公他們是楠仔湖那邊的人。我自己則有十個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三，但因為我上頭的哥哥姐姐都在四、五歲時

¹ 公館蔡須宇長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58。

² 公館王首二房一脈。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51。

過世了，所以我算是長子，要負責照顧底下的弟弟妹妹。蔡居福是我二弟，他現在在綠島經營民宿，也有帶人潛水；三弟叫蔡永堂，在台北經營一間印刷廠和紙廠，公司名字叫聯美紙業；³三妹是蔡貴英，現在也在綠島開民宿。

1949年，我們從溫泉搬到流麻溝，我記得政府那時候正好準備在流麻溝旁蓋新生訓導處。我們還住在溫泉時，只有我家、我阿伯家和一戶許姓人家住在那裡。流麻溝大部分都是姓蔡的人，裡頭住了十三戶，我家是輩分最小的一支，蔡來桃⁴是我姑姑。我姑姑的爸爸叫蔡進順⁵，她們家開籤仔店，生活比較好過一點。我家住在溫泉時是茅草屋，搬到流麻溝後才換成啫咕石蓋的房子，流麻溝的房子是我爸爸用土地跟姑姑他們家交換的。以前綠島的房子都用啫咕石做建材，屋頂用茅草覆蓋。蓋房子時彼此會互相幫忙，像是換工的方式，屋主再煮爨粿請大家吃。

二、火燒島童年

我們家跟大多數的綠島家庭一樣，以務農和捕魚為生。我們家的田主要種植番薯、花生跟稻子，不過稻子一年只能收一期。我們通常在正月種菜，二、三月開始種花生，七月收成花生，番薯則是一直都有栽種。平常米飯只有出海捕魚的人才能吃，畢竟他們比較需要補充體力，其他人都是吃番薯簽而已。像我記得我最常吃的食物就是鹹魚配花生粉，花生粉還是我們自己磨的。我們也有在賣番薯簽，一百斤可以賣到三百元。我們以前很難吃到肉，而且肚子裡常有蛔蟲，所以小孩的肚子都大大的。我們也會去海裡抓龍蝦跟淡水魚，我還記得農曆八月十五過了汛期後，我們會去出海口抓淡水蝦。

小時候我有躲過空襲的經驗，我也還記得以前都是穿麵粉袋做成的褲子，我一直到國校四、五年級才有一條卡其褲和鞋子可以穿。綠島以前沒有柏油馬路，都是海砂路，我都捨不得穿鞋子走、怕鞋子磨損壞掉，完全沒想到自己長大的時候腳也會長大，到那時候鞋子就穿不下了。

我也要幫忙家裡的工作，像是撿雞蛋、照顧弟妹，又或者是上山撿柴。連出門玩都要幫忙放豬，不過我的同伴們也是，因此我們玩到一半都會特別提

³ 成立於1979年，公司現址於新北市新店區寶高路7巷2號1樓。資料來源：聯美紙業，<http://www.ispaper.com.tw/>，2018年3月22日讀取。

⁴ 王蔡來桃（1946-），綠島人。關於其生平，詳可參見〈王蔡來桃小姐口述訪談記錄〉，載陳進金，《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35-40。

⁵ 公館蔡順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57。

醒彼此分神看一下豬的狀況，怕沒顧好、讓豬跑掉。除此之外，我也還記得自己曾幫阿公去姑姑蔡來桃她家開的籤仔店買酒。

小學我念的是公館國校，我比較晚讀，所以畢業的時候已經十四歲了（1958）。我大妹後來國校沒畢業，二弟很調皮，上學時都跑去海邊玩，等人家放學時才跟人家一起走路回家。我念書時公館國校還是綠島國校的溫泉分班，位置在現在的海巡署廳舍附近，是一排三間的平房。公館國校自己獨立出來並且蓋了新校舍，則是我弟弟們上學後的事。

我上學時全校只有一班，我們班上大概二十幾個學生。同學之間的年紀差很多，再加上我們綠島人都是島內通婚，親戚關係很緊密，有時候年齡相近的人輩分卻會相差一階，我記得那時我就跟我姑姑蔡來桃是同學。王茂雄也是我同學，沒想到他後來娶了我姑姑，成了我姑丈。公館國校那時候只有一位老師，叫李朝居，他好像是外省人。我還記得班長叫王堯石⁶，他是柚子湖那裡的人。以前我們沒有書包，都用布巾綁一綁揹著就去學校了，便當則用月桃葉包裹著。

我們班上也有外省人的官兵子女，像是姓韓和姓王的人家。我們綠島人的分布是這樣的，公館大部分都是姓田的，南寮是姓林和姓游，中寮姓何跟姓陳，柴口那裡多姓許，流麻溝人幾乎姓蔡，姓王的則在柚子湖、楠仔湖那，我記得那裡還有一戶人家姓施。

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的女兒唐燕妮也是我的同學，她還有個弟弟叫唐傑，她一共有四個兄弟。唐燕妮她家就住在「四維峰下」、就在流麻溝東側，因此我每天早上都會先去她家接她，然後我們再一起走到公館上學。唐燕妮只在公館讀到小學四年級，之後就因為她爸爸調職的關係，離開綠島了。因為小時候我們都玩在一起，所以我跟她父母都很熟。

說句比較不好意思的，她媽媽當初還有打算要招贅我當她女婿，她家搬去新店時，她爸媽還有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台北念書，這大概是我十三、十四歲的事。我曾去新店的大崎腳找過她們，她媽媽還對我說「乾脆留在這裡好了」。但後來我還是想要回綠島，就偷偷跑回家了。

我在金門當兵時（1965-1968），她在世新念大學，有次唐燕妮參加救國團戰鬥營活動來到金門，我們在金門還見過面。之後，她好像就出國了。我們現在會再重新連繫上，則是因為她回綠島玩時，有去打探我的消息，也正好讓她問到我妹妹，我們這才又開始聯絡。去年（2017）我還曾經帶她和她的朋友一

⁶ 公館王順一脈二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47。

行五人去綠島玩。我覺得唐燕妮都沒什麼變，個性還是那麼愛玩。我們小時候常跑去將軍岩那一處水窪游泳。

1958年，我從公館國校畢業後有順利考上台東中學初中部。我記得我初中同學有田敏廣跟陳進榮，不過他們都是台東市的國校畢業的，沒有在綠島念完國校。但我中學念沒兩個月，就因為我爸爸生病，因此我不得不中斷學業、回家承擔家庭生計。我回綠島後就開始討海、務農。

三、婚姻與工作

我和我太太在1963年11月24日結婚，我太太也是綠島人。我們有四個小孩，都是男生。四個孩子裡有三個已經成家立業，我現在一共有八個孫子。我的長子在1964年出生，我記得他剛度晬⁷我就去當兵了。因為我媽媽過世得早，所以我幾個比較小的妹妹幾乎都能說是我太太一手養大的，也因此現在我妹妹跟我比較有聯絡，弟弟們就比較少了。

我一共當了三年兵，1965年1月20日入伍，1968年從金門退伍，我是通訊班的。我在本島的龍田砲校待了四個月，之後就都在金門的料羅灣基地。在金門當兵很辛苦，我們都睡在坑道裡，坑道很潮濕，所以很多人都有皮膚病。我媽媽在我入伍的那年過世。我原本只需要當兩年兵，但1967年為了慶祝老蔣總統連任，我們的長官有點半強制我們再留一年。當時我們連上有一個觀測班、一個通訊班、還有四個砲班，大概四十人左右，輔導長每天都會催我們簽同意書。砲班的人很快都繳了同意書，就我們通訊班跟觀測班狡怪⁸，遲遲不交同意書。

那時候長官為了逼迫我們，還會讓我們只穿單薄的內衣褲去站哨。金門日夜溫差大，沒人受得了這種「酷刑」，不同意也只得同意了。而且那時候部隊還不准我們寫信，因此我們也沒辦法通知家裡自己的兵期延長了一年。我記得最後只有一位同袍沒簽，但他的狀況比較特殊，因為他是獨子。之後，我曾經再回去過金門兩次，金門整個環境變了很多。我以前最喜歡到戲院看電影，一部《荒野大鏢客》就能看上大半個月，怎樣看都看不膩。現在的金門感覺很蕭條，人也沒以前多了。

⁷ tōo-tsè，台語，嬰兒周歲之意。

⁸ káu-kuài，台語，頑皮、不馴服、喜歡與人作對之意。

退伍後（1968）我就回綠島了，一樣和人共有船隻出海捕魚，差別只在於我弟弟長大了、能夠加入我們捕魚的行列了。1970年，我把二弟娶媳婦跟大妹出嫁的婚禮辦完後，便搬到了台東市，把祖厝留給我弟弟他們住。那時候我弟弟比較著重在捕魚，山上的田就比較少耕作了。我丈人田保能⁹比較早離開綠島，他1965年就來台東了。我太太也比我早離開，她在1968年就先帶著我大兒子出來台東讀書。

到台東後，我先住在丈人家，幫忙他的事業。我記得我先幫我丈人養了四年的鹿，而且因為一開始房子小、我還只能先睡在鹿寮。冬天時我也會去打些零工，像我就曾和我大姐夫去到花蓮做水泥工。1973年，我買了現在台東市豐田住的這塊地。1976年，蓋了一層樓的自宅。1996年，我娶了兩個媳婦，家裡空間不敷使用，又再加蓋了二樓。

1989-1990年，我也曾跑過遠洋漁船，去了兩趟澳洲捕魚。那時候的航海技術不像現在這麼發達，光是從高雄到澳洲的航行單趟就要花費一個多月，而我們實際下水捕魚的時間大概只有半個月左右，因此一趟來回就將近半年。遠洋漁船的工作很辛苦，澳大利亞那裡很熱，我們都睡在甲板上。平常白天要下水捕魚，只吃些饅頭類的乾糧，晚上雖然能夠吃到白飯，但也要忙著處理白天抓到的魚獲，不僅得急速冷凍魚獲，還得把處理好的魚獲裝箱、一箱箱堆疊好。以前的船是木頭做的，巴士海峽的風浪大，有時候就像搭海盜船一樣，很驚險。工作很操勞、風險又高，一個月卻只賺一萬兩千元的安家費，實在是辛苦錢。不過那時候的漁業資源很豐富，我們一趟過去可以抓到三噸的魚獲，一艘船有十二名漁工，每個人平均可以捕到兩百五十斤的魚。

沒跑船後，我就和台東這邊的原住民租田農作，主要是種稻子、釋迦和玉米。我們的田在豐田、利嘉一帶，不過我租的田土質軟，比較不適合種釋迦，下雨後果樹容易鬆動。玉米收成後則是都賣給農會為主。因為只有我跟我太太兩個人在耕作，所以我有買插秧機來加速種稻的作業流程。除了我們的田以外，我丈人還有一塊十五甲的地也是我們兩個人在耕作。種田的收入其實也很有限，一直要到1987年我們改種荖葉後，才算真正有賺到錢。另外，我也養了四、五十隻鹿，可以說是那時候為了要賺錢什麼工作都撿來做。我太太很辛苦，以前我們還住在綠島的時候，她要下田、要養豬養雞，還要幫忙照顧我年紀小的弟弟妹妹；我們搬出來台東後，她也繼續跟我一起忙田裡的活。我還記得她都赤著腳下田，鄰居都說「這赤腳真勢¹⁰做」，就是在稱讚她很能幹。我太太在2000年過世，她太辛苦了，後來好不容易日子好過了，但她卻過世了，都沒有享到福。

⁹ 公館田強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40。

¹⁰ gâu，台語，能幹、有本事之意。

我在 1999 年轉行，跑了中國很多地方。我從澳門入境，經過上海、廣東，最後到了海南島。當時還沒有手機，只能用 B.B.Call 聯繫，我太太就常念說「你不要出去了就像丟掉了。」海南島的民風比較純樸，跟我們台東很像，我就決定在那投資農場，租了一塊五十甲的地，種植香蕉跟鳳梨，也會種些比較短期的作物，像是冬瓜或豆類。大盤商會來跟我們收農產品，他們現在當地的青果合作社就是我們當初幫忙成立的。以前海南島的土地只能夠租二十年，現在延長到五十年，但我的孩子沒人有意願接手，我也只好把那裡的生意轉賣給別人。

另一方面，因為我小兒子比較沒有定性，我想說幫他娶個媳婦，看會不會讓他比較有責任感。我覺得海南島的女孩子個性單純，是不錯的選擇，便去詢問學法律的朋友要怎麼辦手續。也因為如此，讓我將自己的生意業務延伸到婚姻仲介。最開始我介紹的都是越南的女孩，但越南的手續費高，還要同時準備中英越三種語言的文件、很麻煩，後來我就轉向中國了。陸配的手續費相對便宜不提，至少語言相同，文件來往上也方便一點。

到現在為止，我總共促成了將近五十對新人，台北、高雄都有，甚至還有嫁去林邊的。林邊那裡是我以前在賣鹿時認識的朋友。前前後後加總，我仲介嫁過來的女孩子們應該也快生了六十個孩子。以前辦外籍新娘的手續沒那麼複雜，出入境管理局只要四十五天就會核發許可文件，但現在要耗費四個半月。中國最早開放新娘仲介的地方就是海南島的九個市，其他地區陸陸續續開放。就我自己看人的經驗，四川跟湖南的人比較難相處、很有個性，反倒是東北人作風較海派、大氣。

我現在算是退休了，在家裡幫忙帶孫子。我大兒子跟小兒子和我们一起住在豐田街，二兒子跟三兒子則住在利嘉。

四、我的白色記憶

（一）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我對第一批來綠島的新生舊有印象，那是 1951 年的事，那時候我已經七、八歲了。他們的手被繩子綁著，排成一條長長的隊伍，就像我們平常綁田雞一樣。¹¹他們從中寮一路走路到公館。新生剛來時只有六個中隊，在四維峰下那

¹¹ 根據蔡焜霖前輩指正，1951 年新生們被移送到綠島時，由於登陸艇無法靠岸，是換小舢舨接

蓋了十幾間啫咕石房子。新生訓導處內外都有圍牆，是新生他們去海邊打啫咕石運回來蓋的，所以現在那一帶的海坪都很平坦。女生分隊的管理很嚴格，而靠近流麻溝那裡有間碾米廠，軍方補給船送來的糙米就在那進行脫殼處理，我們會去跟他們買米糠回來餵豬。他們也在流麻溝那圍了一個游泳池。

流麻溝的圍牆旁分別是三大隊的廚房¹²、露天舞台跟醫務所，舞台旁邊的四棟房子應該是守備連¹³。現在的醫務所是警總之後新蓋的。大門進去後的左手邊是福利社，我記得福利社蠻大的，裡頭有理髮部跟照相部，我就是在那邊拍身分證用的相片，也曾在裡面剪頭髮、買過尼龍網。中山堂在營區比較裡面的位置，我曾在那邊看過電影。除此之外，我也參加過他們的戲劇表演，我還記得演出的劇目叫〈狸貓換太子〉。那時我們大概七、八個同學會進去新生營學戲，我們也會到燕子洞去排演，最後在中山堂正式演出。據我所知，當時一起演戲的綠島女孩子「三七五」人還在綠島，不過她妹妹「三七六」好像搬到台北了。

我也記得姚盛齋處長住在流麻溝那邊的碉堡旁，有一條小路能通到他家，算是他專用的小路。眷村要到唐湯銘當處長的時候才蓋好，不過唐湯銘他們也在外租了一段時間的房子等眷村完工。另外，在公館那還有一間「軍中樂園」，現址則是我們公館村的村活動中心。¹⁴

我小時候很常跑進去營區裡玩，念國校後也是，像是在裡面打陀螺。我還會跑到他們的廚房，有些官兵會拿東西給我吃。我阿公都笑說我是「外省仔養大的」，還說我是「飽去夭來」，意思是說我只有在肚子餓的時候才知道要回家，吃飽了人就跑不見了。因此，我也認識訓導處裡的官兵，像是謝現平、林玉好、劉成玉、曹士良跟徐安旦¹⁵。其中，我記得謝現平是中國青年軍出身，擔任班長。林玉好之後好像搬到成功。我跟徐安旦交情最好，我們有時候沒酒喝，還會把酒精加水稀釋後拿來喝。台東市豐田、岩灣這一帶住了不少老兵，都是綠島出來的，不過他們現在很多人都過世了。

以前會有士兵班長帶新生去山上工作，但新生們其實都是讀書人，不太會亂跑，所以這些帶隊的班長在過了檢查哨後就會折返回流麻溝的村子，跑到鄰近的林投叢下賭博。我記得他們會跟流麻溝人借碗來賭骰子，他們會拿點小錢

駁登陸。舢舨船小，乘載人數又多，因此他們踏上綠島時手上並無戴手銬或被網綁。

¹² 根據政治受難者陳孟和協助園區重建之平面圖，應為第一大隊廚房。

¹³ 根據政治受難者陳孟和協助園區重建之平面圖，受訪者所言即警衛連。

¹⁴ 即「八四六」，不過此單位為警備總部時期之產物，非新生訓導處時期。

¹⁵ 徐安旦（1929-），浙江人。關於其人生平，詳可參見〈徐安旦先生口述訪談記錄〉，載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 成果報告書》，頁 41-44。

給居民。不過有的人賭品不好，賭輸了就把碗摔破，對出借的居民來說實在不划算。

我們居民如果要上山去種田，進出營區不用檢查，因為只是經過，但如果是要去到大門裡面的福利社的話就要查驗。我對營區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第一是過年時新生們會出來外面表演，舞龍舞獅、跑旱船、蚌殼舞，什麼表演都有，場面非常熱鬧。第二是每年的運動會，他們甚至還有棒球隊。¹⁶第三件事則是看電影，如果地點是在中山堂的話我們就不用帶小凳子，但如果是他們出來村子放露天電影的話，我們就要帶著椅子去。不過我記得除了電影之外，也會演一些京戲跟歌仔戲。

（二）記憶中的新生

我們和新生主要的接觸管道有兩種，一是他們去山上種菜，一是他們外出採買。新生們種菜很厲害，他們在山上種菜時會就近搭建草寮用來休息和中午吃飯。他們懂得施肥，會有兩名新生專門挑肥上山。因此，他們種出來的菜都很漂亮，我記得他們有種菠菜、芥藍菜、蕃茄、蔥、大頭菜跟菜豆。我們在山上如果遇到他們的話，他們也會分菜給我們。我家在流麻溝的田後來就是租給二中隊的新生種，作為交換，他們會送一些他們自己養的雞跟兔子給我們。除此之外，他們也有養豬和鵝。說到養豬，他們會把病死的豬抬去燕子洞宰殺，並把一部分的肉留給我們流麻溝居民。¹⁷我記得當時他們經過流麻溝時，就會先喊我們一聲，我們之後再互相找鄰居一起去撿豬肉。

採買的話，我記得曾經發生過一樁意外。有的新生年紀比較大，可能是外省人也說不定，反正他講的國語很難懂，我們在溝通上就像是雞同鴨講，根本有聽沒有懂。那次他出來買魚，但快中午了，魚已經放了一段時間，沒有很新鮮。結果他買回去煮伙食，整個大隊的人都吃壞肚子、送醫務所打針，後來他們新生之間就流傳說「炸彈魚不能吃，吃了會出問題」。其實只是一場誤會。

我們那時候能考上中學，說實話，真的是靠新生暑假的補習課。我現在比較有印象的「新生」老師是高鈺鏞，他也會教我們音樂。不過營區有一陣子比較亂，氣氛很緊張，不曉得是發生了什麼事。¹⁸

¹⁶ 根據目前的口述採集成果，我們可以確知新生訓導處當時有籃球隊跟排球隊，但棒球隊一說為首次聽聞。是故，對此項說法仍有待更多的口述證言證實。

¹⁷ 根據蔡焜霖前輩表示，此項記憶或為一項認知歧異。因為根據前輩的經驗，新生們應是刻意將豬隻弄死而非真正病死。此外，新生們通常也都在廚房宰殺豬隻。

¹⁸ 應為「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1954年因新生不願配合官方主導之「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有多名新生被借題發揮、栽贓有叛亂意圖，遣送回本島審判。相關研究可參見：臺灣古文書學會，《回到新生訓導處系列－新生訓導處時期與獄中叛亂案口述訪談調查採購案成果報告書》。

新生真的是人才濟濟，音樂、婦產科、看病、種菜等等，什麼技術都有人會。我記得就有一位叫林元枝的新生，他是桃園人，他在刑滿後沒有立刻回去，還留在綠島做訓導處的雇員。¹⁹他會教我們綠島人養豬、種菜。他個子高高的，平常行事蠻低調，不太會跟我們閒聊，我丈人跟他比較熟，比較有話聊。他教我們怎麼用番薯藤發酵，這樣就不用煮豬菜。日後我也曾去桃園找過他。

我比較熟悉的新生還有歌仔戲班的王金來²⁰、黃石貴跟陳成²¹。王金來跟陳成好像都是高雄人，黃石貴住桃園。他們出來後我會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台東找我。我記得有次黃石貴來台東找我，我家門口那時種了棵楊桃樹，石貴仔就吃楊桃配高粱酒，我們大中午就喝了兩罐高粱，但石貴仔卻一點都沒醉，真厲害。另外，我家從前有兩個石磨，是許省五²²、許省六²³他們兄弟幫忙打的。²⁴新生訓導處圍牆上的「反攻大陸」那些標語，也是他們倆人做的。還有一位叫陳水泉²⁵的新生，他是新竹人，後來好像在做玻璃事業。

¹⁹ 林元枝，桃園人。為戰後的桃園縣蘆竹鄉第一任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籌組公安隊，前往大園軍用機場接收國軍武器，遭國軍部隊武力鎮壓後逃往。1952年7月自首，未經審判被關押長達十九年。1954年6月，先被羈押送往土城生教所進行感化教育。1959年12月30日轉送綠島，政府雖將其編為「少校教官」，但實與其他新生無異。1970年12月15日始獲得釋放。林元枝的後人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冤獄賠償，2002年9月5日獲判勝訴，准予賠償新台幣2472萬4千元予全體繼承人。資料來源：翁建道，〈林元枝談話筆錄〉，民報線上讀取，<http://www.peoplenews.tw/news/4cc543a7-be58-4e84-94a2-563c6714de57>，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⁰ 王金來，高雄人。案由「劉特偵早於民國35年5月間在廣東省普寧縣化名陳隆定接入匪黨，36年6月間，因避原籍縣政府緝捕，遂由叛徒洪仲樵介紹來台潛伏高雄，繼續推展農運工作。又高雄市獅甲國民學校教員朱子慧，於36年7月、高雄市義合興鐵工廠職員李份，於同年11月間參加匪黨，與陳澤民密設匪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高雄地區地委組織。由李份於36年起至38年9月，間或直接招收黨員，或以自治協會員工福利會工廠保衛團等。」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73>，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¹ 疑與梁清泉同案，相關生平仍有待進一步查證。梁清泉，高雄人。案由「同案被告劉特偵早於民國35年5月間在廣東省普寧縣化名陳隆定投入匪黨，36年6月間，因避原籍縣政府緝捕，遂由叛徒洪仲樵介紹來台潛伏高雄，繼續推展農運工作。又高雄市獅甲國民學校教員朱子慧，於36年7月，高雄市義合興鐵工廠職員李份，於同年11月間參加匪黨，與陳澤民密設匪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高雄地區地委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50>，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² 許省五，基隆人。案由「李蒼降所吸收者計有唐志堂、江支會、蔡新興、許省五、許省六等5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9>，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³ 許省六，基隆人。案由「李蒼降所吸收者計有唐志堂、江支會、蔡新興、許省五、許省六等5名。」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10>，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⁴ 根據蔡焜霖前輩指正，許省五、許省六兩人負責畫看板並不會打石磨，此應為受訪者的記憶錯誤。

²⁵ 陳水泉，新竹人。案由「陳水泉於38年12二月間由在逃叛徒鄭萬成吸收參加朱毛匪幫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

我三弟蔡永堂能夠到台北發展，也是新生帶他出綠島的。我三弟那時大概十七多歲，我記得我在金門當兵，我弟弟跟我說他真的受不了綠島的生活，太辛苦了。他也是得出海捕魚為生，他最遠曾去到紅頭嶼。那時候有位叫范書螢²⁶的新生刑滿要出獄，他是客家人，願意帶他一起去台北，我弟弟跟十來個年輕人就想出去闖闖看。所以，後來有十幾位綠島孩子跟著新生到台灣生活。

後來我弟弟他們到台北後就在中華商場那學技術，有人學木工、有人學電子。我曾去台北探望過我弟弟，跟他住了一段時間。他們在台北也是很辛苦，我這個弟弟很努力，他做兵退伍後跟朋友五個人合股開了間紙廠。我當時有去農會貸款借了四十萬資助他，我弟弟也很爭氣，不僅一年後就還我錢了，之後還把朋友的股份全部買下，獨資經營。他公司換了好幾個位置，現在落腳在新店，他自己則住在台北市的信義區。另外，我記得現在有一位在成功做木工的，也是當年跟新生出綠島上台北學功夫的。

所以，我們綠島人跟新生的相處很融洽。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不是壞人，像我老家的啫咕石就是新生幫我們打的。我們跟官兵的相處也不錯，但總會覺得他們「比較高檔」，我覺得我們跟新生相處得比較好。我知道有綠島人嫁給訓導處的官兵，像我有一位姓許的阿姨就嫁給一位上校，還有一位廖姓的軍醫也娶了我們綠島的女孩子。

五、我對綠島園區的一些看法

（一）整體空間變化

整個空間的變化跟以前差很多，像是碉堡的位置，以前海邊有三個，現在只剩下一個。我們流麻溝的家附近有一口井，雖然靠近海，但井水嘗起來完全不鹹，反倒還有點甜。之後我們的土地被徵收、蓋了監獄，那口井好像就被填掉了。醫務所的位置也不同，從流麻溝搬到現在的綠洲山莊附近。四維峰下的眷村現在完全看不到了，我還記得以前那邊的圍牆寬度只能通過一輛腳踏車。中山堂現在也改成中正堂，位置也不一樣了。中山堂前面的溜冰場現在也看不

<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4740>，2018年3月22日讀取。

²⁶ 范書螢，新竹人。案由「廁所門板上用藍墨水鋼筆書寫：『我們最討厭的國民黨人是國家之敗類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快拿出精神消滅國民黨』等反動文字。」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資料來源：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117>，2018年3月22日讀取。

到了，我以前跟唐燕妮曾在那邊溜冰，我記得我還在那摔倒過。至於後期蓋的綠洲山莊我比較不清楚，因為那時候我人已經不在綠島了。

就我自己的看法，我覺得要把空間重新復原是不可能的，而且意義其實也因人而異。對我來說，復原的意義就不大。頂多就是帶孫子去看看、跟他說阿公以前生活的樣子，又或者是中國朋友來時，向他們介紹「這是我的故鄉」。至於如何看待園區的成立，我是覺得我們上一代很多也都是從中國來的，當初被關在這裡的新生也很多是外省人，所以只要歷史不要再重演就好。

（二）給人權館的建言

我覺得國家也應該對從前的土地徵收進行補償，像現在荒廢的綠技所土地就幾乎是我們蔡姓人家的地。以前也沒什麼補償，政府就是叫我們搬走。有人搬到公館，有人直接搬到台東的成功。我有聽說成功那裡的年輕一輩在討論要如何爭取補償。而且其實不只綠技所那一塊地，現在的綠島機場土地也是我阿公的，政府當初說要蓋機場，只用三元就買走了那塊地。這些原本是綠島人民的土地，政府也應該思考一下該如何和居民協調或討論實質的補償問題。

十九、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8年2月22日（四）14點至15點30分

地點：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 徐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個人生平與家世

我叫蔡陳伯花，1936年出生在台東街，那時還是日本時代。我四、五歲時被分給人家當媳婦仔¹，我就來到了綠島的中寮村。我的養父因為沒有結婚，所以想要養一個孩子作伴。我養父是中寮人，他是開籤仔店的，賣一些糖果、菸酒與日用品。以前的女孩子年紀輕輕就結婚了，我大概是二十歲（1956）嫁給我先生。我先生住在流麻溝，我公公叫蔡進順²。柚子湖那邊的人幾乎都姓王，

¹ sin-pū-á，台語，養女、童養媳之意。

² 公館蔡書一脈長房。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357。

我們流麻溝這邊姓蔡的多，公館的大姓則是田。綠島上的婚配就是村與村之間，女孩大都希望能「嫁出來一點」，至少交通方便些。

我在日本時代成長，綠島當時有一間小學。³不過，我沒有接受過教育。小時候，我要幫忙顧店，也會幫忙阿嬤種田。我們的田主要種些花生、番薯，只有靠近觀音洞那一帶的田才有水源能夠種稻，我還要負責去山上撿柴回來煮飯。在我小時候，綠島還沒有電，到了晚上只能點煤油燈。我們家的收入除了養父開餛仔店外，叔叔也會出海捕魚。

結婚後，我公公也在經營餛仔店，當時流麻溝只有兩間餛仔店，一間就是我公公開的。我先生他有兩個兄弟，一位是現在住在台中的是蔡遼貴，他是老師退休；另外還住在綠島的是蔡發和，他曾當過綠島監獄的管理員。蔡來桃則是我的小姑，她也還住在綠島。婚後，我們家裡還養了兩頭鹿、一頭牛和一頭豬，我們會把鹿茸割下來賣到台灣去，牛是和我大伯家共有、兩家輪流牽，豬則是主要養來擔肥⁴去田裡耕種的。

政府徵收我們流麻溝居民的土地後，我們家只好搬出來住到公館村，流麻溝的家位於現在的技訓所一帶，⁵我們有不少親戚直接搬到台東的新港。我和我先生婚後育有四個小孩，兩男兩女，只有男孩受過教育，念到國中畢業。從前的日子苦，三餐幾乎都是吃番薯簽配花生，我的小孩都沒鞋子穿，即使買了鞋子，他們也是用帶子綁在身上、捨不得穿。每次聽到人家說「恁囡仔哪會攏無穿鞋」，我就難過得掉淚，心裡很捨不得他們跟著我們吃苦。

由於我女兒蔡清華嫁給新生訓導處裡的軍官徐安旦，他們結婚後（1972）我就隨著他們一起搬到台灣了。我們先後住過桃園、板橋和土城，最後他們夫妻在三峽定居，我則和我兒子一家住在土城。我和女兒一家搬離綠島後就很少再回去綠島了，我兒子比較常回綠島。

二、我的「白色記憶」

³ 即今之台東縣綠島鄉綠島國民小學。日治時期名為火燒島公學校。

⁴ tann-pui，台語，挑糞到田裡當肥料之意。

⁵ 資料來源：姜祝山、黃騰毅，《綠島的故事》（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07），頁21。內文如後：「流麻溝原來有蔡姓人家居住，地名起先因盛產河鰻而得名鱸鰻溝，日治時期在溝口建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收容流氓，而被訛傳為流氓溝。據蔡居福先生口述，原蔡姓人家十餘戶，居四維峰下一帶，房屋都是就地取材的草厝。1950年代政府建新生訓導處時，要求搬遷，蔡姓人家於是向東移，房屋改為瓦屋。」

（一）記憶中的新生訓導處

我自己比較少跟新生接觸，我養父經營餃子店比較有機會遇到，我只有去山上種菜時有機會遇到新生。我記得我還是囡仔時，有一次去山上撿柴曾遇到他們，他們還拿饅頭分我吃。那時的綠島沒有什麼四秀仔⁶可以吃，所以當下我好高興，很滿足地吃著那顆饅頭。

據我所知，新生們有分工，有人負責煮飯、有人負責種菜，也會有人出來採買。不過不管是哪一種工作，他們只要外出一定會有官長帶隊，不能夠自己出來。他們上山耕種一定會經過我們家餃子店門口，有時候新生會趁帶隊的官長不注意時，偷偷跟我們買東西。到了後期改關管訓隊員時，那些隊員還會偷買酒，我兒子跟我說那些偷買酒的隊員很厲害，也不曉得怎麼藏那些瓶瓶罐罐，就這樣把酒瓶在身上纏繞了一圈，將東西偷渡回去。

其實不管是早期新生訓導處關押的思想犯，還是後期的管訓隊員，我們都稱呼「新生」。因為一來是政府也沒特別跟我們說明關押的犯人差異，二來他們穿的衣服在我們眼裡也很相似。但早期思想犯的新生們都很斯文，跟後來的隊員氣質很不同。除了醫務所的柯千，我沒有比較熟悉的新生。柯千人很好，對我們綠島居民也都很關懷，會跟我們打招呼。他主要在醫務所幫忙包藥和打針，我曾去過醫務所看病。我們流麻溝、公館的居民對他都很熟悉。另外，我曾聽說過營區有關過女生，但我從來沒遇到過。也因為我女兒結婚後（1972）我們就搬離綠島，因此後來新蓋的綠洲山莊我就比較不清楚。之後，我們回綠島通常也只是拜訪親戚，很少進去現在的園區參觀，因此我對整個環境的改變也沒什麼想法，只覺得現在的景色跟從前完全不一樣了。

（二）女兒的新生營姻緣

我女兒清華嫁給醫務所的醫官徐安旦，會有這個因緣算是我先生和我公公的緣故，不過其實我們流麻溝、公館的居民都認識徐安旦。我自己不會想插手兒女的婚事，她喜歡就好。我女兒後來曾說過她當初會想嫁給她先生，一方面是因為自己身體不好常去醫務所看病，幾次和對方接觸下來，覺得這個人不錯，對方也不嫌棄她不識字、不會煮飯；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希望能夠離開綠島。當時有不少的綠島女性都希望能出去外面看看，有些人嫁給軍官，也有人嫁給新生。

（三）兒女記憶中的火燒島

⁶ si-siù-á，台語，點心、零食之意。

我自己比較少進出訓導處，畢竟婚後忙著打理家庭。我女兒曾進去過福利社的小吃部買豬頭皮，因為她爸爸喜歡吃，她就會幫忙跑腿去買回來。那時候進出營區都要經過崗哨，站衛兵的阿兵哥知道我們是流麻溝的居民都會放行，他們人很好、不會特別刁難。其他村莊的人進出就要出示證件，進醫務所看病也得出示身分證給衛兵看。

我孩子小時候也要幫忙家裡的工作，我女兒（1957年生）說她曾在山上遇到過新生，新生在山上兩個草寮，他們中午會在那裡休息、吃午餐，她有時會去那裡討水喝。他們在山上也有豬寮養豬，他們的豬寮相當遼闊。不過新生大概下午四、五點就會下山，回到營區。我女兒還曾告訴我，有時她跟她的囤仔伴下山時，遠遠地就能看到新生在流麻溝那洗澡，她們從一開始撞見時的害羞，到後來都看到習慣了。營區簡單地用石頭在流麻溝那圍了一個游泳池，官長會一隊一隊地帶新生出來。我兒子（1961年生）也曾遇過新生，他說新生有時會拿鍋巴給他吃。

農曆過年時，新生們會出來舞龍舞獅、踩高蹺，場面很熱鬧，那是孩子們最喜歡的時候。有時營區也會放電影，我公公還會叫孩子去跟柚子湖那裡的人說，大家一起去看電影。除此，綠島電力還不普及時，訓導處曾有一段時間供電給我們流麻溝的居民。我們家的餛飩店在流麻溝的主要通道上，只要從新生訓導處出來，都會經過我們家，我們就曾經看過新生們抬著過世的新生去燕子洞那邊埋葬，就是今天大家所說的「十三中隊」下葬。

二十、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時間：2017年6月28日（三）14-15點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 蘇宅

主訪者：陳進金

跟訪者：陳瑞琪、蔡美娟（蔡為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代表）

文字紀錄：陳瑞琪



一、生平與求學

我是蘇鄭登英，1932年9月21日出生在綠島的南寮庄，雖然我的身分證上是寫民國21年。我的爸爸叫鄭福元¹，媽媽叫鄭林清來，他們兩個人都是綠島南

¹ 綠島的鄭姓家族由泉州南邑移居小琉球，後再分兩支分別移居綠島的南寮與中寮。鄭登英的父親鄭福元為居住青仔溝的鄭彌那一支三房的長孫。資料來源：夏黎明等編，《綠島鄉誌》下冊，頁231與238。

寮庄的子弟。我的祖先是從小琉球來到綠島，我阿公那代開始則定居在南寮這裡。我有三個妹妹兩個弟弟，我排行第一，是長女。我媽媽在我十四歲的時候（1946）過世了，那時我最小的弟弟才三歲，所以我從小就肩負起媽媽的角色和責任，和爸爸、阿嬤一起照顧底下的五個兄弟姐妹。

我們家以務農為生，家裡的田在觀音洞附近，和叔叔的地合在一起約莫有一甲地。我們主要種些番薯、菜豆跟蘿蔔，而觀音洞那裡有水源能灌溉，所以我們也有種稻子。家裡除了耕種之外，我爸爸也會出海捕魚。他的船隻是和別人共有的，十個人合股買大船，所以能到遠一點的海域「釣煙仔」，²不只在綠島近海打魚。也因為爸爸還要出海捕魚，因此我要幫忙一些簡單的農活，像是耕種前的犁田鬆土與除草，比較粗重的整地與播種再留給爸爸。不過由於我弟妹他們不善耕種，家裡的田後來就賣掉了。我弟弟他們先是賣給綠島人，之後又被轉手賣給台北人。

我念的是日本時代的小學，位置在現在的綠島國小，當時叫火燒島公學校。學校主要就教我們日語的五十音，也有音樂課教我們唱日文歌。但是在我五年級左右戰爭愈演愈激烈，我們開始要躲空襲，我的求學生涯也因此中斷。戰後，我也沒有能夠回到校園。我十九歲（1951）時結婚，先生也是南寮人，不過我們在這之前並不認識。我們是透過人家介紹作媒認識的，夫家姓蘇。夫家也是以務農為生，但因為他們的耕作地是在山坡、沒有水源能灌溉，所以無法種稻子。上山種田我向來習慣早點出門，中午不休息，晚餐前再準備回家。畢竟以前都要靠步行，沒有單車那些交通工具，一來一返都是時間，我寧願中午不休息、做久一點，下午再早點回家煮晚餐、吃飯。我剛結婚時還挪得出空檔回娘家幫忙照顧弟妹，一年後，我真的忙不過來，只好請人幫忙照顧娘家的弟妹。

婚後，我和先生共有四個孩子，女孩是大姐，底下三個弟弟。大兒子在綠島監獄的人事科工作。小兒子是職業軍人，服役十五年後退伍，現在在汐止的一間國中擔任行政人員。第二個兒子大學畢業後，考上高考當公務員，在中央的部會擔任政風科科長。

我今年八十五歲，我的兄弟姐妹年紀最小的也七十多歲了。兩個弟弟現在都過世了。三個妹妹現在都跟他們自己的孩子住在本島，有住在台南，也有住在高雄，不過其中有兩位妹婿已經過世。

二、我的「白色記憶」

² 即「釣鯉仔」。

第一批政治犯來綠島的時候，我剛結婚（1951）。那時候營區的建築大都蓋好了，但圍牆還沒蓋好。圍牆是新生們來了之後，他們去海邊打啫咕石回來蓋好的。娘家的弟妹們不善耕種，便和叔叔一起把田租給了新生訓導處，租金是一年三百斤的米。我因為嫁出去的緣故，不太清楚細節，在和新生的接觸上也沒有我妹妹多，只知道我們家的田租出去後是第七中隊的新生在耕種。

綠島是個小島、近海，風大，作物常常被風吹倒，天氣又熱，加上沒有水灌溉，只能依賴唯一的水源——雨水，因此我們都自我調侃說，這是「看天田」，收成是好或壞，一切都看老天的意思。我們綠島人一直以來都忙於農務，從沒想過要怎麼隔絕風害，其實也是挪不出多餘的人力，大家都認命地在田地勞動以求溫飽。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的收成特別慘淡，番薯的生長狀況很差。

不過新生們來了之後，這點就有了改善。他們在田地附近用茅桿扎籬笆，隔絕風害，如此一來他們的農作物就能長得好。除此之外，也不知道他們栽種的方法是不是真的不同，一樣都種南瓜跟大黃瓜，新生們的作物就是比我們的大。他們真的很厲害。後來他們把他們的種子分送給我們，大家也都能種出更大、更好的農作物。

我自己和新生的接觸不多，排除掉娘家把田租給訓導處這點，就只有到山上種田時難免會遇到。在山上遇到的話，他們都會把中午的飯食和我們分享。有時候我們下山要回家了，他們還會摘些便於攜帶的蔬果送我們，像是空心菜、番茄、茄子等等。新生在山上耕種時都會有一個阿兵哥跟著，但他也不會特別阻止新生和我們接觸，我想應該是他知道這塊地是跟我們家承租的吧。

我嫁到夫家後，夫家有在養豬，有時候也會遇到訓導處派新生出來買豬、抓豬。他們通常都是買已經可以宰殺的成豬，不會買豬仔回去養。但這些新生最先出來的公差其實是買魚，外出的時候當然還是會有個阿兵哥帶著。他們沒有向固定的攤販買魚，通常是到南寮港、中寮港，向小舢舨船的漁民購買。因為大船³的漁獲通常是用來做柴魚，所以他們不會來我家買魚。

我自己沒有比較熟悉的士官兵，我妹妹可能有。我嫁人後有聽說營區裡有個士兵常去我娘家走動，似乎是對我最小的妹妹有意思、想追她。我一直以為我那個妹妹就嫁軍官了，沒想到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我知道我們綠島人有嫁官兵的，但就地緣關係來說，接近訓導處的公館庄會比較多，我們南寮庄就比較沒有。我自己也沒有遇過政府來宣傳說不要跟這些犯人接觸。我在跟這些阿兵哥的相處上就像面對新生一樣，不畏懼，也不覺得他們任何一方跟我們有什麼不同。

³ 受訪者所言即「煙仔船」。

除了士官兵與綠島人的婚姻，我也知道有綠島女性嫁給政治犯的。我記得中寮村那裡就有兩位姓董的小姐後來嫁給政治犯，不過她們是在男方刑滿出獄才結婚。我跟那兩位小姐不熟，因為我們在年紀上差了一輪，所以只是知道這件事而已。至於「綠島百合」蘇素霞的故事我也有聽過。蘇素霞的妹妹和我女兒差一歲，她家就住在我夫家附近，日常生活間彼此都有打過照面。不過她的事其實我們知道得也不多，她去營區通常都是因為演戲的關係，也是因為這樣才和新生有接觸。我們只知道她喜歡的是新生，但同時間也有一位軍官在追她。後來她決定嫁給軍官，出去到台東準備喜宴時，就傳回來了女方自殺的噩耗。

三、記憶中的營區及空間互動

以前逢年過節的時候，新生們會出來遊街、舞龍舞獅，一路從公館走到南寮。我不會特別去湊熱鬧，畢竟家裡有很多工作要忙，頂多就是在他們的隊伍經過時，走出來看一下、感受一下氣氛。而營區內的空間，我比較會去的只有中山堂看演戲和欣賞電影，以及生病的時候到醫務所看病。小時候偶爾會去福利社買東西，長大後就少了。我印象裡的醫務所都是軍醫，只有一個政治犯，⁴不過他主要是在幫忙。我有聽說他是外省人，刑滿了可以離開了，但他還是留在醫務所服務。我自己也曾因為過敏發作、喘不過氣，因而在那過了一夜。

除了進去營區的中山堂欣賞表演之外，新生們也會出來外面表演。我記得他們曾在綠島國小演歌仔戲，演員全部都是男性的新生，沒有女性。他們的化妝跟道具都很講究、很好。那時候綠島也沒什麼娛樂，所以就算是碰到下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兩個人還是會背著孩子前往欣賞。我印象中沒有綠島居民參與過表演。電影的話則是由阿兵哥到南寮派出所的屋簷頂下播映，但我記得出來放電影的時候，我的小孩都大了，所以應該是比較晚期的時候，不是新生他們在的時候。

我也曾聽過有人偷跑、躲在山上的事情，但時間過得太久，我現在不太記得是新生還是管訓隊員。我們知道有人偷跑後會比較緊張，會害怕去山上耕種的時候遇到。不過平常時候我自己倒是覺得還好，我想他們躲藏的時候大概也會害怕撞見我們，畢竟那代表著他們有被抓回去關的風險。再之後，指揮部徵收了新的土地、蓋了八卦樓，被關押在那的政治犯就完全不能出來走動了，我們也因此沒有什麼接觸。我自己對於政府新建的監獄沒什麼感想，我們只是一般老百姓，政府如果說要蓋就蓋，我們沒辦法、也沒什麼想法。連當初徵收土地時，也都是政府直接徵收，沒有事先詢問過我們的意見。另外，對於新生曾外出到國小幫我們

⁴ 即柯千。

綠島小孩補習這件事，我沒有聽說過。但我想那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南寮，南寮這邊沒有而已。

營區以外的空間，我有知道一個類似「軍中樂園」的單位。它在往觀音洞的路上，現址是一個活動中心。那裡專門提供士官兵性服務。⁵除此之外的空間，我沒有聽說過其他什麼比較特別、或是禁忌的地方。我知道燕子洞那個地方，我都說那裡叫「燕子碇」，但我沒有聽說過「十三中隊」。

人權園區成立後我有進去參觀過一次，不過我沒有什麼想法或是意見，就只是純粹進去看看，因為對於整個空間我其實也沒什麼印象了。從前接觸的那些新生我也沒有比較熟悉的，更不會知道他們的名字。我印象最深的只有承租我家耕種的是第七中隊，而我跟他們的接觸也就只有上山勞動時的分食。

⁵ 即「八四六」，現址為公館村的活動中心。

參、從口述訪談看綠島人民對政治受難者之印象探討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成立，自當有助於提供台灣人民一個更具「地方感」的歷史場域空間。與此同時，綠島園區其實更也肩負著推廣「人權教育」的文化使命。不過在形塑此文化的同時，要如何避免重蹈「移入式」的外來史觀，真正從以「綠島」與「多元敘事」出發，應該是人權館與學界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國家人權博館自2001年成立以來籌備處，即積極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的口述歷史訪談，截至2016年底已經完成四百一十三人次。再加上之前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及相關文史團體所進行的口述訪談之四百三十一人次，台灣學術界已經累積不少關於戰後白色恐怖的資料。¹

因此，本研究計畫之目的即為以綠島居民為主要的口述訪談對象，理解當地居民如何看待政治受難者，特別是政治受難者前輩對於綠島教育文化貢獻的探討。此一訪談計畫的執行，不僅提供學界可以從不同視角理解白色恐怖歷史，進而構築一個更完整的歷史樣貌，藉此讓社會大眾更加的瞭解當時的狀況，方能確實將人權教育的概念落實在台灣社會。因此，對於綠島居民的白色恐怖時期之口述訪談，不僅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口述歷史之新研究取向，更是人權教育嶄新的突破點，同時也係「綠島史」建構的重要素材。

本研究案係針對政治受難者對綠島的教育文化貢獻之口述訪談計畫，內裡的兩個子題——教育與文化，前者可謂相當明確，係以接受過「新生」們課業輔導的接觸為主；然則後者的範圍卻相當廣泛，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層次——物質、制度與理念價值。又，不同學科對其亦有著不同的切入觀察點與詮釋。如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便以符號學的方式解釋，認為「文化即人們所展現出的行動意義」。而 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則定義其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某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是故，本團隊將文化此一子題的口述採集範圍擴大，旁及綠島人民受政治受難者們影響的改變，舉凡農業生產、補習教育，甚至是戲劇娛樂等等。

二、來到綠島的「新生」

¹ 上述關於政治受難者或家屬口述訪談之統計資料來自國家人權博物館之會議資料。

就綠島人民而言，1951年5月17日綠島來了一批「新生」，這批「新生」到底從哪裡來？他們為什麼要來綠島？來綠島要做什麼呢？他們將對綠島人民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呢？要解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顧綠島的「監獄史」。

早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因為「台東廳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已快達收容上限，決定擴張收容所規模，擇定具地理孤立性、不易到達與逃脫的火燒島做為新收容所位址。浮浪者為日語ふるうしゃ（hurousha），意為流浪者、沒有工作且居無定所者。日本政府認為若放縱這些「浮浪者」於社會，容易生事，1911年便決定特闢一個新機構集中管理，《台灣日日新報》也報導了新設收容所的消息，提到：「聞今次又以經費4萬3千6百40圓。將于火燒島新築收容所。所建屋3間舍40間。約可收容百名。」²「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整體工程於1912年2月25日宣告竣工。³同年7月22日正式準用。⁴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的勞動大抵以務農為主，1918年因暴風雨侵襲，收容所建築體受到嚴重損害，由於修繕所費不貲，加諸地理位置不便等因素，遂於1920年2月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遭到廢所，同時將所內十五名浮浪者轉移至岩灣收容所。⁵

戰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於1950年2月成立新生總隊，駐在今日內湖國小位址。⁶後因人數過多，乃決定成立新單位，國民黨政府擇定不易脫逃之地理特性的綠島作為新的囚禁空間，根據檔案記載至遲於該年6月便已開始動工興建「新生訓導處」的營舍。⁷1951年5月17日，第一批「新生」登陸綠島，「新生」盧兆麟回憶當年抵達綠島的情形：「5月17日抵達綠島，在外海換上小舢舨自中寮港登陸，並徒步至『新生訓導處』。」⁸當時在綠島鄉公所兵役

² 曹欽榮，〈監獄篇〉，載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頁22-23。

³ 〈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廳舍及其官舍其他新築工事竣工引繼一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905002。

⁴ 〈台東廳訓令第十七號四十二年訓令ヲ第十四號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ニ準用ス〉，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91932007。

⁵ 〈浮浪者收容所名稱位置削除〉，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71022051a003。曹欽榮，〈監獄篇〉，載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2-23。

⁶ 曹欽榮，〈監獄篇〉，載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8。

⁷ 〈修繕綠島感化營房〉，《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48301，檔號：39_1005_2722_1_1_00048301。內容如後：「一、奉鈞座諭綠島（火燒島）感化營房仍應趕速修建，所需經費由台灣省政府或由台灣營房建築費內籌撥等因。二、查本案以該島多地震、颱風，營房須著眼堅實，全用木質並加掘水井，並準備收容感化人犯三千人（管訓員兵在內）。經根據該島實際情況，在最節省之原則下。」該檔案之收發日期為1950年6月6日，據此判斷「新生訓導處」之營舍工程時間點為1950上半年或是更早。《綠島鄉誌》亦記載：「日治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一帶於民國39年（1950）已開始由來自高雄的營造廠整地施工，這個訊息顯示政府已於民國39年（1950）年下半年或更早，決定到綠島設立監獄關押政治犯。」參閱曹欽榮，〈監獄篇〉，載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25。

⁸ 林世煜、胡慧玲採訪紀錄，《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33-34。

課服務的陳新傳負責居間協調迎接第一批「新生」，他生動地說：

第一批政治犯到綠島是民國 40 年（1951）5 月 17 日，當時我在鄉公所兵役課服務，因此在新生還沒到綠島之前，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編者按：應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就通知綠島鄉公所必須做好準備，我負責聯絡船隻接應、準備運送行李的牛車。因為我擔任國民兵部隊的隊附，所以我的職責就必須商請綠島地方的百姓，幫忙出借舢舨船，並且動員島上所有牛車，事後再給他們酬勞。第一批新生到綠島時我印象中大約有四、五百個人，旁邊只有士兵看管，他們也沒有手銬腳鐐的限制，就直接下船，揹著自己的行李從中寮上岸，步行到公館的新生訓導處。⁹

同為第一批抵達綠島的「新生」顏世鴻，其對於營舍的空間則有更詳細的記憶，他說：「當時還未完工的新生訓導處只有一個大門，有『新生訓導處』五個大字。處部在西邊，東邊第一大隊，南邊是第二大隊，西邊第三大隊，還沒有完工。」¹⁰顏世鴻的回憶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根據國防部檔案記載，綠島的新生訓導處在 1950 至 1952 年間尚有非常多的公文關於營房修建費用。¹¹換言之，來到綠島的「新生」，他們所居住的營舍仍在興建中的，這些來到綠島的「新生」們得到海邊們打硧咕石來建造關禁自己的牢房。居民蔡三麒對此亦有印象，他描述道：「新生剛來時只有六個中隊，在四維峰下那蓋了十幾間咭咕石房子。新生訓導處內外都有圍牆，是新生他們去海邊打咭咕石運回來蓋的，所以現在那一帶的海坪都很平坦。」¹²

綠島的「新生」的課業之一，就是接受軍事化的編制與訓練，政治受難者陳英泰回憶到：「綠島的隊數常有加減，我們剛來時只有七個隊與隸屬第六隊的

⁹ 陳進金訪問，蔡其聿紀錄，〈陳新傳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60。

¹⁰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台北：啟動文化，2012），頁 323。

¹¹ 〈營房修建費〉，《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35552。其中與綠島「新生訓導處」相關之檔案細目檔號分別為：40_0252.6_9660_1_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1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12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8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1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2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4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5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6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8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6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61_00035552。

¹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一個女生分隊而共分成為兩個大隊。」¹³另一位「新生」黃華昌的回憶，進一步指出當時「新生」分隊的準則：

當天到達的六、七百名男囚，被編為三、四、五、六、七，共五個中隊；五六十名女囚編入『女生分隊』，屬第六中隊，獨立關在一棟。本以為我們是洗腦集中營的第一期生，未料來自內湖新生總隊、判無罪卻交付『感訓』（強制洗腦勞動）的一批人，比我們早來，被編為第一、第二中隊。¹⁴

對於「新生」的編制，受難者胡子丹有更細緻的回憶：

由第一中隊到第十二中隊，從第一中隊起每中隊的代表字號是「團結新生同志完成革命任務」十二個字，但「成」字號的第八中隊是空的，可能是抗日戰爭中「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的軍隊被編為「第八路軍」。¹⁵

由上述可知，目前我們常說的「新生訓導處」有三個大隊下轄十二個中隊，是逐漸形成的歷程，並非是一開始的編制。根據國防部典藏檔案記載，1953年1月新生訓導處請求成立「第十二中隊」，藉此推測新生訓導處「第三大隊」可能於1953年才正式完成編制。¹⁶

此一時期管理單位對待的綠島「新生」的方式，比較像一種「集中營」形式的管理，並不是高牆式完全隔離的監獄。且由於離島建設困難，「新生」們每天都必須上山砍柴、海邊打硿咕石來建造牢房及其他營舍。此外，綠島「新生」除了必須進行勞動工作外，還會有政治思想教育的課程。¹⁷「新生訓導處」最高曾收容近三千人（含管理之士官兵），政治犯們被分為三個大隊、十二

¹³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頁282。

¹⁴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332-333。

¹⁵ 秦漢光（胡子丹），《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台北：國際翻譯出版，1990），頁168。

¹⁶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暨所屬單位編制案〉，《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7738，檔號：39_581.28_4010-2_1_57_00027738。案由：「為呈請新生訓導處成立第十二中隊，恭請鑒核是遵由」。收發時間：1953年1月26日。回覆見：〈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暨所屬單位編制案〉，《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27738，檔號：39_581.28_4010-2_1_58_00027738。案由：「為復該部新生訓導處准成立第十二中隊，希轉飭遵照由。」收發時間：1953年2月21日。此外，關於「新生訓導處」之士官兵體系結構，目前未見原記載的附件手稿，故未能得知。參閱〈陸軍各單位、學校編組裝備配附表〉，《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55670，檔號：39_1930.1_7421_1_15_00055670。收發時間：1970年8月6日。主旨：「貴部令頒綠島地區指揮部（由該部新生訓導處改編）編裝表一種，如附件。以五九年八月一日為實施日期，原新生訓導處編裝表同時作廢一節，覆准備查。」

¹⁷ 〈研究囚犯處理辦法與判刑士兵復補方案及管訓基地之選定〉，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號：B3750347701/0045/3131336/36。

個中隊，每中隊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人。大隊營舍之外，還設有處本部、辦公室、會議室、籃球場、排球場、小吃部、圖書館及中正堂等處。¹⁸其中較為特殊的是「第六中隊」，於 1951-1954 年曾短暫收有女性政治犯與來自中國南日島的女俘虜。¹⁹

綠島「新生」的休閒活動，主要有體育活動與戲劇表演，在體育活動方面，楊達的和五千公尺馬拉松比賽，一直都是「新生」們共同的回憶。胡子丹在〈楊達的長跑精神〉一文中非常有傳神的描述：

第二天，當我看到五千公尺馬拉松名單，赫然出現了「楊達」兩個字，令我大為吃驚。相當年，運動場上的選手，盡是些生龍活虎二十啣嚙的小伙子，我們這位「老」同學已進入了「知天命」之人，日常生活已經夠辛勞的了，何必捨命陪少年呢？……終於，歸途中的選手接近大門了，……除了已經知道幾位中途棄權外，現在全進場了，可是「楊達」呢？「楊達」呢？楊達不見了……前五名已經確定，準備頒獎了。終於，終於，一「點」小影子，一搖一拐地投入幾千隻眼睛裡，對！對！是楊達，進入了跑道，慢慢，慢慢，到了終點，被人扶起了身子，忽地，掌聲響了，全場的人滿含眼淚，統統站了起來。²⁰

體育活動可以讓綠島「新生」獲得體能上的滿足，政治受難者呂錫寬說：「我一直編在第五隊，與曾文華同隊。第五隊的排球與籃球都很強，我身兼排球前排攻擊手與籃球中、前鋒，常在新生訓導處所舉辦的運動比賽中與第七隊爭冠軍。」²¹戲劇表演則讓「新生」們有著心靈上的滿足，女生分隊的張金杏說：在綠島的生活，印象最深刻之一，就是有時候可以看人家演戲，有歌仔戲、話劇，還有交響樂團演奏《藍色多瑙河》和貝多芬的作品。²²當時在綠島的政治受難者確實組了一個樂團，林義旭曾提到：

¹⁸ 鍾興福、邱採霞口述，曹欽榮等採訪，《無奈的山頂人》（台北：書林出版社，2010），頁 116。

¹⁹ 南日島戰役（或稱南日島襲擊），發生於 1952 年 10 月中旬，係中華民國國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於中國南日島的一場戰爭，戰爭結果由中華民國國軍勝利。新生訓導處於 1952 年 7 月至 1953 年 6 月期間，奉令收容南日島戰役匪俘 597 名。資料來源：金智，〈遷台初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軍事史評論》第 24 期（2017 年 6 月），頁 174；〈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_0034。另，關於新生訓導處編制下的「第六中隊」（即女生分隊），可參閱：曹欽榮等，《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社，2012）一書之口述採集成果。

²⁰ 胡子丹，〈楊達的長跑精神〉，《自立晚報》，1983 年 11 月 7 日。

²¹ 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呂錫寬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上冊，頁 247。

²² 曹欽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頁 248。

我因懂得編曲，在綠島參加樂隊，擔任編曲與樂隊指揮，樂隊成員有林烈臣（洋蕭、薩克斯風、小喇叭手）、張晃昇（大小鼓手、吉他）、李錦榮、鄭慶龍、張振騰、梅濟民（均為小喇叭手）、蘇友鵬、王任（均為小提琴手）、王嵩岳（中音喇叭）、曾文華（中低音喇叭）、衛德全（洋蕭）、李金水（薩克斯風）、林恩魁（伸縮喇叭）、林榮輝（大鼓手）等，如有表演需要伴奏或演奏就要排練。²³

此外，蔡瑞月舞蹈表演也是許多在綠島的政治受難者印象深刻的回憶。²⁴胡子丹對於當時在綠島參加話劇表演活動，認為：享有兩大好處，可以和年輕異性說「話」、可以看書；但並不是人人都想演，只是「叫你演戲你不演，便是反動，指導員或幹事便會說你思想有問題。」²⁵換言之，體育活動和戲劇表演，雖然讓綠島的「新生」在體能上和心靈上獲得部分的滿足，但其身心仍然是不自由的。

綠島的「新生」官方正是編制共有三大隊、十二中隊，但是「新生」卻自己有第「十三中隊」的編制。「十三中隊」位於牛頭山下的燕子洞，距離營區本部有段距離，係埋葬囚禁期間因病或意外逝世的政治受難者。²⁶「十三中隊」對政治受難者而言意義深遠，是他們在綠島歲月中相當重要的「記憶所繫之處」²⁷。對於該空間的描述，可見諸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之中，政治受難者蔡寬裕具體詳細說明了當時他們的祭拜傳承，足見該空間之於受難者的重要性。²⁸即使到了今天，每年由國家人權館籌備處所主辦的「五一七綠島人權藝術季」，政治受難者前往第十三中隊獻花致祭當年的「同學」都是最重要的活動之

²³ 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黃玉坤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頁 242。

²⁴ 沈懷玉訪問、王玉蘭紀錄，〈林義旭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頁 21。

²⁵ 胡子丹，《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台北：國際翻譯出版，2009 年 4 版），頁 105-107。

²⁶ 鍾興福自述、邱採霞口述，曹欽榮等採訪，《無奈的山頂人》，頁 116。原文如後：「新生訓導處共分為十二中隊，後來陸續有病死、自殺或其他原因死亡者，他們埋葬的墓園，我們稱其為十三中隊。十三中隊位於新生訓導處東北角海濱燕子洞附近。」

²⁷ 「記憶所繫之處」是 Pierre Nora 所提出，他認為無論是記憶亦或歷史，都是「現在」對於「過去」的詮釋。換句話說，歷史不是傳統，而是記憶和再記憶的呈顯。我們該關注的是它如何被記憶，以及其與背後社會結構的曖昧關聯。歷史不再只是種「史實」，更是種屬於當記憶者們的「認同」。因此記憶所繫之處可說是歷史與記憶二者的互動結果，也因此它具備了雙重特質：既封閉且限於己身認同／記憶，卻也因本身的意義指涉而擁有開放的解釋空間。詳細討論可見：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出版，2012）。

²⁸ 陳進金訪問，陳瑞琪紀錄，〈蔡寬裕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60。原文如下：「最初負責的人是張國維，張國維離開後交代我，我離開後又交代給鄭清田，基本上就是這樣傳承下去。我們會固定於清明跟中元兩個節日祭拜，準備些香燭、水果，花費就由公基金支出。公基金則是難友們共同出力，或者是過世的人留下來的錢。」

1965 年後，政府當局決定將「新生訓導處」的政治犯移監回台東的「泰源監獄」；不過，「新生訓導處」直到 1970 年 7 月後才正式撤銷，並改為「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³⁰ 至此，自 1951 年來到綠島的「新生」暫時從綠島畢業了。

三、綠島人民眼中的「新生」

自 1951 至 1965 年在綠島「就學」的「新生」們，他們所居住的「新生訓導處」並不是高牆式完全隔離的監獄：此外，「新生」們每天都必須上山砍柴、海邊打硿咕石。當時的「新生」黃華昌回憶到：「外觀看似俘虜營，周圍圍以鐵絲網，正門面對太平洋，晴天可眺望台灣的朦朧島影。」³¹且「因為是離島，不易逃脫，所以在圍牆內有比較自由的活動空間。」³²，因此，這批「新生」與綠島人民的互動頗為頻繁，綠島人如何看待這些「新生」呢？

在「新生」來到綠島之前，已經開始對綠島居民產生了影響，因為他們所要居住的「新生訓導處」原本屬於綠島鄉民的土地，政府早在 1950 年以前進行土地徵收作業以興建「新生訓導處」，綠島鄉公所出版的《綠島的故事》一書中就提到：

流麻溝原來有蔡姓人家居住，地名起先因盛產河鰻而得名鱸鰻溝，日治時期在溝口建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收容流氓，而被訛傳為流氓溝。據蔡居福先生口述，原蔡姓人家十餘戶，居四維峰下一帶，房屋都是就地取材的草厝。1950 年代政府建新生訓導處時，要求搬遷，蔡姓人

²⁹ 東森新聞之「2017 年綠島人權藝術季」活動的相關報導如下：「一行人首日抵達綠島，即拿著一束束的百合，冒雨前往 13 中隊弔念、獻花；受難者楊國宇、閻啟民、毛扶正說，當年的新生訓導處共有 12 中隊，每隊約 120 人左右，而所謂的 13 中隊指的是，在囚禁中不幸罹難的、集中埋葬在『新生訓導處公墓』的受難者，並稱他們為『13 中隊』。每當受難者或家屬重返綠島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 13 中隊弔念，這些被迫長眠綠島的弟兄，以示『大家沒有忘記你們、各方的親朋好友來看你們。』」參閱東森新聞雲，<http://health.ettoday.net/news/927450>，讀取日期 2017 年 6 月 10 日。

³⁰ 〈警備總部暨所屬單位編裝案〉，《國防部檔案》，總檔案號：00055964，檔號：58_1931.24_4860_1_36_00055964。內容如後：「貴部請將新生訓導處番號撤銷，並以原編額轉用改為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覆准照辦，希印製編裝表頒行副呈備查。」該文收發日期為 1970 年 7 月 7 日。因此，《綠島鄉誌》中關於此段敘述有兩個待商榷之處：一、應是在原綠島新生訓導處舊址成立「兩個管訓大隊」，而非「管訓第二大隊」；二、兩個大隊仍舊屬「新生訓導處」管轄，「綠島指揮部」則為 1970 年後才成立。曹欽榮，〈監獄篇〉，載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下冊，頁 31。

³¹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 333。

³² 周賢農，〈一個中學生政治受難者的自述〉，載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編，《走過長夜【輯一】：秋蟬的悲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29。

家於是向東移，房屋改為瓦屋。³³

本計畫的受訪者蔡陳伯花女士也提到：「政府徵收我們流麻溝居民的土地後，我們家只好搬出來住到公館村，流麻溝的家位於現在的技訓所一帶。」³⁴她更進一步敘述往昔仍住在流麻溝時，流麻溝居民經常假新生訓導處出入，因此和營區之互動關係較其他村莊密切：「那時候進出營區都要經過崗哨，站衛兵的阿兵哥知道我們是鄰近村莊的居民都會放行，他們人很好、不會特別刁難。其他村莊的人進出就要出示證件，進醫務所看病也得出示身分證給衛兵看。」

從諸多政治受難者的證言裡，我們可以得知 1951 年 5 月 17 日第一批被移到綠島的「新生」心情與所見景色，然而對當地居民來說，反映出的又是怎樣的一幅光景呢？我們或可從曹許清葉與田敏廣的回憶裡看出一絲端倪：

我還有印象新生剛送到綠島時的情景（1951），那時候他們的船從中寮上岸，用手銬腳鐐綁著，再慢慢從中寮走到公館，沿途都有官兵看著。而當軍方的卡車運到綠島，開始在地方上跑時，一些老人家因為從來沒有見過，竟然被車子嚇到躲進房間哭。³⁵

看到那麼多人，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感到非常好奇。我跟一些親戚的小孩子，都站在路的兩旁看著他們，他們排成一列，左邊一列，右邊一列，他們不能走路中間，就排在兩旁，穿著藍色的衣服，應該沒有戴腳鍊，但是應該有手銬。那時候家長並沒有告誡我們，不要跟新生接觸，我們小孩子也不懂，就覺得好多人、好熱鬧。³⁶

事實上，「新生」要到綠島之前，官方在移監前曾向百姓宣導不要與犯人有接觸，³⁷官方甚至向綠島民眾宣傳說，千萬不要相信新生說任何話，並且說新生是壞人。³⁸不過從他們的口述證言裡我們或能得知，與其說是對關押人犯的畏懼，更令長年游離於體制外的綠島居民畏懼／好奇。

³³ 姜祝山、黃騰毅，《綠島的故事》（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07），頁 21。

³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³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曹許清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³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³⁷ 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陳新傳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60。內文證言如後：「新生到綠島之前，政府就有跟島民宣傳，叫我們盡量不要與犯人有任何接觸，但這些犯人平時會被士兵帶出『新生訓導處』到民間採買，不太可能完全不接觸，有些較老的士兵會禁止百姓與新生之間的接觸，但年輕講理的士兵就不會這樣。因此後來接觸到這些犯人後，我們就比較清楚新生的為人。」

³⁸ 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陳新傳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62。

另一方面，在當時一切生產皆須自給自足的綠島當地，要做到完全的隔離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新生」與綠島居民接觸的管道非常多，因為「新生」會外出採買、上山農作或去到海邊打啫咕石，本計畫多位受訪者咸有相關的回憶證言能夠證實：

他們自己種菜維持自給之外，也會出來跟我們綠島居民買魚、買豬或賣菜給我們。我媽媽就曾把家裡的蕃薯賣給他們，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用台灣國語的腔調跟新生說「一斤素（四）角」，所以新生跟我們綠島居民的互動算還不錯，我們不會怕他們，他們也沒有造成我們任何的傷害。³⁹

有時候也會遇到訓導處派新生出來買豬、抓豬。他們通常都是買已經可以宰殺的成豬，不會買豬仔回去養。但這些新生最先出來的公差其實是買魚，外出的時候當然還是會有個阿兵哥帶著。他們沒有向固定的攤販買魚，通常是到南寮港、中寮港，向小舢舨船的漁民購買。⁴⁰

官兵們早上七點多就會帶新生出來勞動，有的新生去山上種菜，有的則去砍茅草，也有人到海邊打啫咕石搬回去「新生營」蓋圍牆。在海邊打石頭的新生中午會在我家附近吃飯，官兵會用軍卡車送午餐送來，主要是饅頭和一些菜。吃飽飯大概一點多，帶隊的長官哨子一吹，他們就會再次集合去海邊打石頭，連原本在打盹午睡的新生都會馬上醒來。而他們沒吃完的午餐就會留給我家。因此，我跟他們都很熟，他們都「小妹」、「小妹」地喊我。⁴¹

由此可知雙方的互動不僅密切，更甚發展出一股近似於家人的親密。是故，本段以降將逐一探究綠島居民與政治受難者的接觸面向，並以本計畫口述採集所得討論。在討論順序上，將以教育文化、農業改良、醫療資源、娛樂文化，以及綠島女性與「新生」／士官兵的婚配等依次進行，嘗試更為完整地建構綠島居民的「白色記憶」。全文最末並將彙整本計畫所採集的居民建言，提供國家人權博物館日後的規劃方向。

（一）教育文化

當年來到綠島的「新生」有許多是學養豐富的知識份子，為了改善綠島教育資源貧乏的問題，新生訓導處曾設有課業補習班。這個制度原本僅

³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曹許清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限於新生訓導處內，服務新生訓導處的官兵親屬，身為綠島居民的林登榮說：「最早聽說只有少數學生，後來這些眷村的孩子在新生訓導處內形成一個小型課後輔導班級。」⁴²

林登榮指出，因辦學成效良好，第二任處長唐湯銘少將擴大了輔導對象，普及整個綠島學子，並也將上課場域由訓導處內拉至公館國小，「新生訓導處唐湯銘處長在任時，將原先形成的小班級補習班擴大為全綠島學生補習性質，我從國小到初中都接受過新生補習，補習的地點大多在現在的公館國小。」⁴³本計畫的受訪者田敏廣與陳光明亦有類似證言：「那時候村莊裡的小朋友都會去參加學校的暑期補習班，就是給新生補習。」⁴⁴「採取自由參加的方式，但導師其實都會推薦成績好的同學參加，而且新生們幫我們補習是免費的。」⁴⁵

其中，受訪者陳次男因為曾經看過綠島指揮部的簡報，更進一步地詳細說明：

在現在的綠島監獄一帶曾經有一個眷村，裡頭住了很多新生訓導處的軍眷。因為當時綠島的教育環境比較差，所以軍人們想方設法地要幫助自己的孩子學習。因此，後來便有了新生的補習課。補習課最初只針對軍人子弟，1956年後新生營才正式在現在的公館國小設立補習班，將補習課程推及地方，使綠島的學童也能受惠。⁴⁶

而關於處長唐湯銘的做法緣由，我們或可從其女唐燕妮的回憶證言，看見端倪：

公館國校那時只有一班，一到四年級一起上課。……因為四個年級混在一起上課，同學之間的年齡差距大以外，老師的上課品質也不是很好，畢竟要兼及不同學級的學生。我想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後來我父親會下令讓新生幫學童補習的關係。⁴⁷

對於補習課的進行方式，陳光明有著更為詳細的回憶，我們可得知補

⁴² 林登榮（1946-），綠島人。關於其人身平，詳見：陳進金訪問，蔡其傘紀錄，〈林登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等，《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結案報告書》，頁 72-85。

⁴³ 陳進金訪問，蔡其傘紀錄，〈林登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等，《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結案報告書》，頁 81。

⁴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次男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習課不僅限於國小，尚涵蓋了中學課程：

暑假的補習課也跟平常學校上課一樣，週一到週五，再加上週六半天。上課的時候，我們也都要喊「起立、敬禮、老師好」。新生主要幫我們上的科目是主科，也就是國文和數學。初中以後才多了英文課。不同的課會有不同的新生老師幫我們上課，我記得那時候分了好幾班，但出來上課的新生好像也不多，不過教國文的老師就是專門教國文、教數學的老師就專門教數學這樣。⁴⁸

陳照隆也說：「整體作息像是一般在學校上課。中午我們會在訓導處內用餐，午餐是新生自己做的饅頭，再配些他們種植的小番茄。」⁴⁹他更進一步指出，新生訓導處還會派出軍方卡車，接送居住較遠的中寮子弟：

軍方會用大卡車出來街上載學生進訓導處裡上課。大卡車從公館、柴口、中寮一路開到南寮，車速並不快，要去補習的學生就會跑在卡車後面，自己覷空檔跳上卡車。我對追卡車的印象很深，對卡車開進「新生之家」的那個畫面也還有印象。⁵⁰

不過關於授課講義部分，我們亦可發現截然不同的說法。陳光明表示，「新生」老師「不只幫我們加強學校課業，也會教我們一些課外教材」，⁵¹陳照隆則指出授課「以學校課本為主，不會有另外的補充教材」。⁵²兩位受訪者入學年齡相差一年，會有此記憶落差或許是授課班級之故。除此之外，陳光明則補充說，「補習課結束後，訓導處還會在中山堂頒獎給成績好的學生。」⁵³

而對於授課的「新生」老師，王貴輝說：「我記得上課時會有官兵帶新生出來，不過新生很自由，我們就像平常上課一樣，並沒有什麼不同。」⁵⁴田木生也回憶說，「士兵對新生的看管並不嚴、蠻寬鬆的，我們這些學生對『老師』也不會覺得害怕。」⁵⁵身為官兵子弟的唐燕妮亦言：「對我們這些上課的學生來說，我們都知道他們是『新生』，但我們都不覺得他們是壞人。」⁵⁶

⁴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⁴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敏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³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透過新生的暑期輔導加強，日後考取老師資格的林登榮如此回憶道：「當時的台東初中非常難考，但是同時跟我就讀東中的國小同屆同學就有七、八位，其他也有二十多位考進農校，可見我們那一屆的升學率很好。」⁵⁷足見「新生」對綠島的教育水準的提昇，貢獻良多。而受限於家庭經濟關係，未能繼續升學的王貴輝，在回想起當年的補習課時也表示：「新生的補習對我們確實有幫助，他們教得很不錯，像我國小畢業而已，字認識的不多，但字卻寫得不錯。」⁵⁸

曾參加過補習課的蔡三麒在描述這一段回憶時，更是直言「我們那時候能考上中學，說實話，真的是靠新生暑假的補習課。」⁵⁹林陳傳玉女士則如此回憶道：「我記得林達三來打鐵的時候還跟我媽媽說，就算吃番薯簽也要給我去念書，希望再貧困也要給我去讀書受教育，這樣才能得到翻身的機會。」⁶⁰這句話正是「新生」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的最佳註解。

（二）農業改良

台灣的農業約從 1968 年以後一路衰退，戰後綠島與台灣交流日趨頻繁，農業條件並不好，人口也開始外流，但是 1960 年代仍是綠島農業持續發展的時期。⁶¹由蘇鄭登英與陳木籐的口述證言裡，我們或看見「新生」的農業改良對綠島農業發展的貢獻：

我們綠島人一直以來都忙於農務，從沒想過要怎麼隔絕風害，其實也是挪不出多餘的人力，大家都認命地在田地勞動以求溫飽。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的收成特別慘淡，番薯的生長狀況很差。不過新生們來了之後，這點就有了改善。他們在田地附近用茅桿扎籬笆，隔絕風害，如此一來他們的農作物就能長得好。⁶²

他們擅長種菜，他們還會教我們種菜。他們種的番茄比我們的大顆，我們都種不出來這麼大的蕃茄。而他們種的南瓜也是又大又圓，他們會把南瓜放在寮仔內的床下，等南瓜授粉後就能長出更多。...我們以前不太會種其他菜，通常都是種蕃薯，再割蕃薯藤跟葉子回去吃。新

⁵⁷ 陳進金訪問，蔡其峯紀錄，〈林登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載陳進金等，《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結案報告書》，頁 74。

⁵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⁵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林陳傳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¹ 夏黎明等，《綠島鄉誌》上冊，頁 170。

⁶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生給了我們其他菜種，還會教我們怎麼種。⁶³

「新生」們除了協助居民改善種植方法、植栽品種，也會將多餘的生產品販賣給居民，或是與居民交換其他食材：「我曾看過他們推著リカ一出來賣菜，每天的菜類都不太一樣，端看他們那天的收成。我記得自己曾買過空心菜跟莧菜，一把五元而已、很便宜。」⁶⁴、「他們有時候也會用自己種的菜跟我們換肉溫這些魚回去吃。」⁶⁵陳進榮更是直言，「當時幾乎所有的農作物、牲畜都可以換錢，整個使綠島的經濟活絡了起來，居民的生活也開始改善」。⁶⁶至於交易所得，根據本案審查委員蔡焜霖前輩補充指正，係納入官兵的福利金。而根據本計畫口訪所得，亦能知曉「新生」們耕種的土地來源有二：由新生訓導處出面向綠島居民承租，或直接開墾無主荒地：「娘家的弟妹們不善耕種，便和叔叔一起把田租給了新生訓導處，租金是一年三百斤的米。」⁶⁷、「新生們還會去山上種菜，他們在中正堂後面那片耕作的田，就是和我們姓田的人家承租的。」⁶⁸、「以前我們綠島人的土地是沒有登記的，誰先佔了就是誰的，新生他們也在綠島佔了一些土地種菜，而他們的菜園剛好就在我們的農地旁邊。」⁶⁹

（三）醫療資源

綠島人民對「新生」另一個普遍的記憶是「醫療」。綠島地區的醫療品質向來貧乏，1950年代雖然成立「綠島衛生所」隸屬於鄉代表會，1953年交付衛生院管轄，1968年還編綠島鄉公所，但其醫療設備或品質仍有待提昇。⁷⁰身為綠島居民的陳進榮便言：「綠島人都信賴醫務所，比較不信賴當地的衛生所」。⁷¹

對於當地的醫療品質，「新生」蘇友鵬亦曾經提到：「在綠島頭一、兩年，醫務所尚未成立，只有一間醫務室，但裡面什麼東西多沒有，沒有醫藥，也沒有開刀設備。如果有人得了盲腸炎，而不幸引發腹膜炎的話，就唯有等死了。」⁷²因此，十位具有醫生背景的「新生」乃組織一個自救會，自費請家人

⁶³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進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亦發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⁶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⁷⁰ 台東縣綠島鄉衛生所網站，http://61.63.55.195/taitungcounty15/pub/LIT_6.asp，讀取時間：2017年6月10日。

⁷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進榮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⁷² 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蘇友鵬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頁91-92。

寄醫藥來綠島，並將醫藥集中醫藥室。⁷³之後，醫務所正式成立，由「新生」所組成的醫療團隊確實是值得驕傲的，「新生」張振騰的回憶提到：

新生訓導處除了些軍醫外，他們也將新生中的一些醫生群組起來，替新生及官兵眷屬等看病診治。當時醫務所由台大眼科主任的胡鑫林博士，擔任住院醫師照顧重病患，新生醫師有：內科呂水閣醫師和陳神傳博士，外科林恩魁醫師，婦產科王荊樹醫師，耳鼻喉科蘇友鵬醫師，皮膚科胡寶珍醫師，牙科林輝記醫師共八位醫師，另有兩位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及一位台大醫學院學生，加上數位護理人員，若要辦一所綜合醫院是人才濟濟綽綽有餘。綠島的生活原本就十分克難，連醫務所的開刀器械和藥品，也都由新生醫務群籌辦應付。綠島對外交通不便，若有急性病患必須開刀的，都由這些醫師群協力合作克難完成，官長眷屬的嬰孩也有由婦產科醫師接生的。⁷⁴

幾乎所有受訪的綠島居民都有到醫務所找「新生」看病的經歷，「我爸爸因為氣喘的關係，曾在醫務所裡住院休養過」⁷⁵、「我也進去過營區的醫務所看病，因為我以前身體不好、患有氣喘」⁷⁶。我們並可從曹許清葉女士的回憶裡，確切地感受到「新生」的醫療團之於當地的重要性：

我孀孀當初難產，胎死腹中，可是那天海象不佳，船沒辦法開，我們去拜託「新生營」的長官幫忙，後來他就派士兵帶一個新生醫生出來到我孀孀家。我記得那個醫生拿了一塊布蓋住我孀孀，他帶上一雙長到手肘的手套後，就直接將手伸進產道裡，慢慢把胎兒拉出來。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工具，我孀孀已經開始失血，情況很危急，幸好有新生醫生做緊急處理。到了隔天，海象轉好，我們趕緊再用船把我孀孀送去台東的醫院。⁷⁷

此外，受訪者陳光明並指出醫務所內會將「新生」與居民的病床區隔開來。⁷⁸他們更是對刑滿後留醫務所服務的柯千印象深刻，「我對醫務所裡面的柯千比較有印象，他是政治犯，但是在醫務所擔任助手很多年，待在綠島很

⁷³ 沈懷玉訪問、曹如君紀錄，〈蘇友鵬先生訪問紀錄〉，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頁 92。

⁷⁴ 張振騰、張翠梧，《綠島集中營》（台北：前衛出版社，2011），頁 55-56。

⁷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⁷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亦發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⁷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曹許清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⁷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原文如後：「我們居民生病除了去衛生所看病以外，也會跑到營區的醫務所求助。那裡有一些醫官，也有醫生的政治犯，我便記得有一位叫柯千的政治犯。如果真的需要住院，居民的病房也會跟新生有所區隔。我自己生病的時候就曾進去過營區裡的醫務所看病。」

久」⁷⁹、「除了醫務所的柯千，我沒有比較熟悉的新生。柯千人很好，對我們綠島居民也都很關懷，會跟我們打招呼。他主要在醫務所幫忙包藥和打針。」⁸⁰對居民而言，柯千已不再僅是被關押的「新生」，而是一位親切的鄰里友朋。

連身為官兵子女的唐燕妮也對「新生」醫師有著深刻記憶：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位病患得了盲腸炎、需要開刀，綠島的醫療設備其實相當不足，也沒有麻醉藥能夠施打，然而他們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還是順利完成了手術。我有一次也差點就要開刀，我有點忘記確切的病因，只記得那時候很痛，不過後來不痛了、沒事了，也就這樣過去了。⁸¹

而從陳次男先生轉述弟弟的求診經驗裡，我們甚至可以清楚看見當時醫務所裡的新生醫師與軍醫資醫術差異：

我有一個弟弟給軍醫看過病，軍醫說是盲腸炎，建議我們到台東治療，因此我們就把弟弟送去台東的鄧外科動手術。結果，手術後我弟弟還是沒有痊癒，只好再跑到高雄的大醫院去做更詳細的檢查。經過檢查後發現，原來我弟弟得的不是盲腸炎，而是腎臟有問題。這個經驗讓我們明白，新生醫師的醫術比軍醫厲害太多了。⁸²

足見由「新生」所組成的醫療團隊，給醫療資源嚴重匱乏的綠島帶來最及時且準確的診治；因此，無論是「新生」、綠島居民，甚至是新生訓導處官兵及家屬，「新生」醫療團隊都是他們第一選擇的醫護資源。

（四）娛樂文化

「新生」除了提供農業改良、教育文化與醫療資源外，其與綠島居民最親密的接觸就是農曆年節的舞龍舞獅活動或是戲劇表演，這也是「新生」與綠島居民的共同記憶。「新生」黃華昌說：

至於娛樂活動，外省籍同學占多數的第一大隊比較風行，例如京戲、話劇、以及年節應景的舞龍舞獅、雜耍相聲等項目，幾乎由他們一手

⁷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林陳傳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唐燕妮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次男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包辦。……後來這些娛樂活動，延伸擴大表演的地方。鄰近的公館村有近水樓台之利，村民費時半小時路程，即可走進營區參觀。⁸³

每到逢年過節時，新生十二大隊中每一隊都會出節目，出來舞龍舞獅或是踩高蹺，分別在綠島鄉三個村莊表演。關於「新生」與居民新年和樂的情形，陳光明和陳木籐分別回憶說：

大年初一、初二的時候，新生會出來表演、舞龍舞獅，十二個中隊都有一隊，像是比賽一樣，所以我記得小時候過年的氣氛很熱鬧。大年初四，新生換演歌仔戲。他們會在燕子洞那裡練習歌仔戲，他們的道具、服裝、佈景、樂隊都自己一把抓，然後在國小的司令台登台表演。我們都會提早拿椅子去排隊等看表演，那是我們小時候唯一的娛樂⁸⁴

他們有表演踩高蹺、蚌殼舞，還有舞龍舞獅，整體氣氛比現在的綠島熱鬧很多。舞龍舞獅只會在大街上表演，不會進到小巷子。另一方面，因為以前大家的經濟狀況比較不好，所以他們表演完舞龍舞獅後，我們沒有包紅包，只能夠切一塊甜粿、做些菜包送他們吃，表達我們的謝意。⁸⁵

因此，綠島居民會覺得「甚至比現在過年熱鬧」⁸⁶、「我跟我太太現在都很懷念以前有新生在的綠島過年」。⁸⁷

除了逢年過節的娛樂活動，營區偶爾也會播放電影，或是到村莊放映電影，此亦屬一項該時居民重要的娛樂來源，甚至會呼朋引伴地一同前往：「有時營區也會放電影，我公公還會叫孩子去跟柚子湖那裡的人說，大家一起去看。」⁸⁸「新生也會被派到村莊裡面放映愛國影片。他們會用卡車載發電機出來，到現在的綠島國小放電影給村民欣賞。」⁸⁹「有時候新生訓導處會放電影，有些場次是給官兵看的，有些場次則會開放給老百姓看，這時他們就會派軍車去載我們，不過坐他們車的主要是中寮、南寮那邊的人，我們公館的孩子大都直接走過去。」⁹⁰

⁸³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 349。

⁸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亦發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⁸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光明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營區舉辦的運動會也會對居民開放參觀，並邀請當地小學的學童表演：「新生訓導處裡面舉辦運動會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閒閒沒事做，都會跑進去看，有排球、籃球比賽等等。」⁹¹「他們甚至還有馬拉松比賽、會從營區跑到我們村子裡，我便曾看過跑馬拉松跑進我們村子的新生」⁹²「我印象最深刻是國小三、四年級時，曾經配合他們的運動會表演跳『白浪滔滔我不怕』那支舞。」⁹³

其中，王田桂玉女士和同學還曾被小學老師選派進入訓導處和「新生」學習歌仔戲，一同登台演出：

新生那時候還特別幫我們準備了兩套專屬的戲服，表演結束後就直接送給我們。布的材質雖然不好，但留作紀念也是挺有意思的。我們在營區內的中山堂演出以外，也曾經到綠島國小表演，所以不只演出一場。綠島國小的演出部分，是在以前角落的舊司令台，不是現在的那個新的司令台。此外，我記得我們在綠島國小的那場表演，台下還真的有觀眾丟錢上來給我們兩個「乞丐囡仔」。⁹⁴

對此，蔡三麒也有近似的回憶：

我還記得演出的劇目叫〈狸貓換太子〉。那時我們大概七、八個同學會進去新生營學戲，我們也會到燕子洞去排演，最後在中山堂正式演出。據我所知，當時一起演戲的綠島女孩子「三七五」人還在綠島，不過她妹妹「三七六」好像搬到台北了。⁹⁵

王田桂玉更進一步指出，訓導處亦曾和校方商借更多學生參與表演：

在這個劇碼裡，男生扮演的是螞蟻，而我們女生則演蝴蝶。螞蟻每天都很努力在工作、攢積糧食過冬，蝴蝶卻是每天都很開心地玩耍，沒想到冬天的糧食問題。所以入冬後，可以鑽入地底避冬的螞蟻不但不怕冷，更因為先前囤積的糧食而能舒服過冬。但我們蝴蝶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了，我們沒辦法躲進溫暖的地底，也沒有糧食，又冷又餓。⁹⁶

⁹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³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木籐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⁹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在那匱乏的年代，「新生」來到綠島並與居民一起生活，透過農業改良、課業輔導、醫療診治與歡慶新年等，逐漸產生了「家人」般的情感。綠島的孩童曾天真地說：「長大後要當新生。」⁹⁷甚至，有綠島居民將孩子交給即將畢業（出獄）的「新生」帶離開綠島前往台北念書，⁹⁸或者是前往本島工作。⁹⁹「新生」與綠島居民相處之融洽與彼此的信任關係，甚至超過軍方與居民，¹⁰⁰蔡三麒便率言：「我們跟官兵的相處也不錯，但總會覺得他們『比較高檔』，我覺得我們跟新生相處得比較好。」¹⁰¹

（五）婚姻關係裡的「白色記憶」

「新生訓導處」的進駐其實也為地方上的婚配增添新的可能，透過本計畫的口述採集，我們能夠知曉不僅有綠島女性嫁給「新生」，亦有女性嫁給士官兵：「我記得中寮村那裡就有兩位姓董的小姐後來嫁給政治犯，不過她們是在男方刑滿出獄才結婚。」¹⁰²「這些官兵有很多都娶綠島人，因為嫁給官兵生活比較好，至少都有白米可以吃。」¹⁰³

對這些嫁給外地人的綠島女性而言，除卻情感因素，婚姻其實也是一種「離開綠島」的可能，「因為那種封閉式的生活真的很苦，『離開綠島』對綠島人來講，就是天堂。」¹⁰⁴「其實也是希望能夠離開綠島。有不少的綠島女性都希望能出去外面看看，有些人嫁給軍官，也有人嫁給新生。」¹⁰⁵

陳美英便言：

對我們而言，他們又沒有殺人放火，而且在綠島的時候，風評都不錯，出來「放封」的時候，也都彬彬有禮，講話也很文雅，都是受過教育的，不是流氓，後來姐妹們也是因緣際會才會嫁給這些人。……

⁹⁷ 黃金島，《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 201。

⁹⁸ 陳進金訪問，陳瑞琪紀錄，〈蔡貴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36。

⁹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原文如後：「我三弟蔡永堂能夠到台北發展，也是新生帶他出綠島的。...那時候有位叫范書螢的新生刑滿要出獄，他是客家人，願意帶他一起去台北，我弟弟跟十來個年輕人就想出去闖闖看。所以，後來有十幾位綠島孩子跟著新生到台灣生活。」

¹⁰⁰ 盧慶秀描述其在一次外役勞動中，遇到一名少女要經過小路，兩旁是高大的草叢，附近則有軍人駐守。少女害怕遭到軍人的欺負，轉頭對盧說：「同學，你可不可以幫幫我的忙，陪我走過這條路。」被關了多年的他，突然覺得內心莫名感動。因為少女不信任代表政府的軍人，反而信任他這個「政治犯」。參閱盧慶秀等口述，郭漢辰、翁禎霞著，《父親的手提箱：白色歲月裡的生命故事》（台北：遠景出版社，2014），頁 44。

¹⁰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³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貴輝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美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陳伯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家裡的人不會特別去討論嫁給政治犯這件事，坦白講，綠島人到目前都不覺得這些是問題人物，我們不會有異樣的眼光，結婚時父母也沒有反對啊！¹⁰⁶

從她的證言裡我們能看見居民眼中的「新生」與常人無異，更甚者，對於離島居民、又是相對弱勢的女性而言，「新生」所給予的幫助不僅在故鄉，當她們出到外地工作，遭遇困境，也是「新生」伸出援手：「其實我們也是要感恩這些受難者，因為他們，才慢慢的讓我們這些台東、綠島的女孩子，接觸到外面的世界，要不然沒辦法，像我那時在工廠上班遇到問題，誰可以幫助我？」¹⁰⁷

四、結論

1951 至 1965 年來到綠島的「新生」，大都因為白色恐怖案件而被關禁在此，這一段戰後台灣史並不是「情緒性的字眼」，更不是「空洞的詞」，而是我們必須鄭重且嚴肅面對的歷史。在我們探討這一段白色恐怖歷史的過程中，不應忽略掉綠島居民與「新生」互動的歷程，唯有透過理解這一段歷程，才能建構更完整的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史的完整面。

透過本文初步的分析，綠島居民對「新生」的第一印象是素質高的社會菁英份子，綠島人不但不會禁止小孩子和「新生」接觸，甚至對於「新生」的信任程度超過管理「新生」的軍官兵。其次，「新生」不僅本身素質高，同時也綠島居民帶來新觀念，特別是重視孩子教育的觀念。老一輩的綠島人並不太重視孩子的教育，因為「新生」來到綠島以後，帶來讀書才有機會翻身的觀念。而且，由這些「新生」進行課業輔導者，大都能繼續升學，其對綠島教育文化的提昇，確實貢獻良多。

綠島居民對「新生」所帶來的醫療資源更是充滿著感恩，早期綠島醫療資源貧乏，綠島人可能因為盲腸炎處理不慎而死亡，婦女在生產過程中也有諸多危險，這一切因為「新生」醫療團隊與新生訓導處醫務所的設立而有了改善。當年第一流的醫生被囚禁在綠島，卻因而救助了許多綠島人，這一直是綠島人民津津樂道且難以忘懷的恩情。戲劇演出或逢年過節的歡樂氣氛中，讓「新生」與綠島居民的情感自然流露，在雙方的頻仍互動下，使得綠島居民認為在相處上「就像親戚一樣」。¹⁰⁸

¹⁰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美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美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⁰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定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綠島居民並也將此份情誼擴及前來會客探親的政治犯家人，甚至會偷偷協助「新生」們在外出農作時與家人於耕地見面。¹⁰⁹更甚者，「新生」在出獄後仍舊會回到綠島去找居民，可見雙方所建立的關係確實如朋友、家人般親密，誠如蔡三麒所回憶：「我記得有次黃石貴來台東找我，我家門口那時種了棵楊桃樹，石貴仔就吃楊桃配高粱酒，我們大中午就喝了兩罐高粱，但石貴仔卻一點都沒醉，真厲害。」¹¹⁰

另一方面，綜合本研究之居民口述所得，他們對於現今空間轉型成立的「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儘管抱持著肯定的態度，認為其展演了家鄉歷史，在觀光推動上也有所助益：「我覺得園區成立對綠島是好的。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事物本來也就是綠島的一部分，一方面也是能帶動綠島的觀光。」¹¹¹不過在展示規劃上，他們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過於偏重於老東西的蒐集，對人的重視反而有所忽略。」¹¹²

空間利用上，他們也有話要說：「綠島技能訓所運作九年之後就裁撤荒廢，雖然後來有使用一部分的空間，但是大多數的範圍都是荒草叢生，整個建築都變成廢墟了，裡面的游泳池也還積水淤沙沒有清理，沒有好好利用真的非常可惜。」¹¹³「我對技訓所那片閒置的空間真的很有意見，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妥善利用，當初興建也是花了不少經費。現在只剩下外圍的宿舍與行政中心有在利用。」¹¹⁴因此，縱然居民樂見園區的成立，但對於政府的土地徵收手段仍舊心存芥蒂，他們希望園區能夠妥善利用每分空間以完善歷史，而非挪作其他用途，否則不如還地於民、還利於民。

甚至，透過本計畫的口述採集，我們能進一步看見居民的期許，希冀政府能更為廣泛地處理白色恐怖時期下「綠島監獄島」的轉型正義，亦即針對當年為籌設各政治（犯）監獄及相關監所時，就不當徵收土地一事進行補償：

我覺得轉型正義應該也要處理當初政府徵收我們綠島百姓土地的事。

¹⁰⁹ 陳進金訪問，蔡其韋紀錄，〈蔡居福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載陳進金，《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47。原文如後：「以前的綠島並沒有民宿，我成家立業之後，綠島新生的親屬如果要到島上探望他們，我會將自己家借他們住宿，從台灣本島到綠島的路程以及時間都非常遙遠，因此我會希望他們能夠好好探望自己的親人。另外則是以前我們家離新生從事農作的土地非常接近，他們在工作時我就會過去跟新生聊天，直接讓新生偷偷的到我家裡頭跟親人好好見面，這是除了原本所有會面時間之外的特殊方式。」

¹¹⁰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¹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²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木生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³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林陳傳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⁴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陳照隆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就像我先生說的，政府對於失去自由的新生有給予相當的補償，但對我們綠島人來說，尤其是流麻溝人跟公館人，我們不僅被迫搬離了自己的土地，日後綠洲山莊竣工啟用後，我們也失去了出海捕魚的自由，因為政府為了杜絕政治犯脫逃的任何可能，禁止我們的漁船行經那一帶的海域¹¹⁵

我覺得國家也應該對從前的土地徵收進行補償，像現在荒廢的綠技所土地就幾乎是我們蔡姓人家的地。以前也沒什麼補償，政府就是叫我們搬走。有人搬到公館，有人直接搬到台東的成功。我有聽說成功那裡的年輕一輩在討論要如何爭取補償。而且其實不只綠技所那一塊地，現在的綠島機場土地也是我阿公的，政府當初說要蓋機場，只用三元就買走了那塊地。這些原本是綠島人民的土地，政府也應該思考一下該如何和居民協調或討論實質的補償問題。¹¹⁶

最後，從綠島居民對於「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想法發言裡，我們也能看見現今地方對於園區的「零參與感」：「人權園區成立後我有進去參觀過一次，不過我沒有什麼想法或是意見，就只是純粹進去看看」¹¹⁷「如何看待園區的改變，我自己其實沒有什麼想法，應該是對遊客比較有影響，畢竟多一個觀光點。」¹¹⁸是故，人權館日後要如何在展設規劃上，真正將「綠島」劃入，而不只有關注此地與政治受難者的一段歷史，亦為一項考驗。本團隊認為，除確在現今展區增加綠島居民的「白色記憶」相關展覽之外，或能規劃一個「火燒島到綠島」展區，呈現綠島在進入「中華民國」此一國家體制後的重要改變。扣緊園區之主軸，又或能優先考慮規劃戒嚴時期的綠島社會狀況，以及政治受難者與綠島地方的互動，進一步呈現綠島自「監獄島」轉向「觀光島」、「人權島」的地方推動力。

¹¹⁵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田陳美琴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⁶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蔡三麒先生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⁷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蘇鄭登英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¹¹⁸ 參見本研究成果報告書所收錄之〈王田桂玉女士口述訪談紀錄稿〉。

肆、徵引文獻

一、檔案、公文書、資料彙編

- 〈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廳舍及其官舍其他新築工事竣工引繼一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905002。
- 〈台東廳訓令第十七號四十二年訓令ヲ第十四號火燒島浮浪者收容所ニ準用ス〉，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檔案》，典藏號：0000191932007。
- 〈研究囚犯處理辦法與判刑士兵復補方案及管訓基地之選定〉，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案號：B3750347701/0045/3131336/36。
- 〈修繕綠島感化營房〉，《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48301，檔號：39_1005_2722_1_1_00048301。
- 〈留越國軍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台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8/0640/7760
- 〈陸軍各單位、學校編組裝備配附表〉，《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55670，檔號：39_1930.1_7421_1_15_00055670。
- 〈對入越國軍宣慰支援及與法方交涉接運回國經過〉，《國防部檔案》，台北：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8/0420/3410
- 〈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_0034。
- 〈綠島地區警備指揮部沿革史〉，《國防部檔案》，台北：國防部藏，檔號：153.41_2793_0034。
- 〈營房修建費〉，《國防部檔案》，總檔號：00035552，檔號：40_0252.6_9660_1_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1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12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8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4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1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2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3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4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5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6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7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8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59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60_00035552、40_0252.6_9660_1_61_00035552。
- 黃翔瑜，《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1-3 冊，台北：國史館，2007。

二、專書

-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台北：行人出版，2012）
- 台東縣政府，《「黑潮、白沙、綠島」系列：八十四年全國文藝季》，台東：台東縣政府，1995。
- 何培夫，《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台東篇》，台北：國立台灣圖書館，1995。
- 李偉麟等，《討海魂：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尋找人海共存之道》，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5。
- 姜祝山、黃騰毅，《綠島的故事》，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07。
- 姜祝山編，《綠島200年：慶祝93年父親節暨綠島開發200週年古今回顧照片選輯》，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04。
- 施添福等，《台東縣史漢族篇》，台東：台東縣政府，2001。
- 夏黎明等，《綠島鄉誌》，台東：台東縣綠島鄉公所，2014。
- 徐友春，《民國人物大辭典 增訂版》，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財團法人施明德文化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反抗的意志：1977-1979 美麗島民主運動影像史》，台北：時報出版，2014。
- 許道然、林文燦，《考詮制度》，台北：空大，2015。

三、期刊

- 金智，〈遷台初期中華民國海軍的建軍發展〉，《軍事史評論》第24期（2017年6月），頁135-200。
- 陳秀蓉，〈日據時期台灣民間信仰發展〉，《歷史教育》3（1998年6月），頁143-162。
- 黃宗鼎，〈越戰期間中華民國對越之軍援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7期（2013年3月），頁137-172。
- 鄭瑞雄，〈釣魚〉，《台灣醫界》52期（2009年3月），頁66-68。
- 謝宗榮，〈一心誠敬拜天公〉，《台灣學通訊》73期（2013年1月），頁28-29。

四、回憶錄與口述歷史

- 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台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上冊，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99。
- 林世煜、胡慧玲採訪紀錄，《白色封印：人權奮鬥證言》，新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
-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1996。
- 胡子丹，《跨世紀的糾葛：我在綠島3212天》，台北：國際文化公司，2009。

- 秦漢光（胡子丹），《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台北：國際翻譯出版，1990。
- 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與藝術鬥士：歐陽文生命故事》，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5。
-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編，《走過長夜[輯一]：秋蟬的悲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 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等，《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2012。
- 曹欽榮等，《重生與愛 4：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四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
- 曹欽榮等採訪整理，《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台北：書林出版，2012。
- 陳守山口述，劉鳳翰訪問，許秀容記錄整理，《台籍首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口述歷史》，台北：國史館，2001。
-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
- 黃杰，《海外羈情》，出版地不詳：作者自費出版，1958。
- 黃金島，《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 盧慶秀等口述，郭漢辰、翁禎霞著，《父親的手提箱：白色歲月裡的生命故事》，台北：遠景出版社，2014。
- 鍾興福自述，《無奈的山頂人：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坎坷人生》，台北：書林出版，2010。
- 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台北：啟動文化，2012。

五、未出版之研究報告書

- 陳進金等，《白色記憶：綠島人民對於政治受難者印象口述歷史計畫資料採集計畫成果報告書》。
- 陳進金等，《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及莊敬營區建築群口述歷史計畫成果報告書》。
- 游觀創意策略有限公司，《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
- 臺灣古文書學會，《回到新生訓導處系列－新生訓導處時期與獄中叛亂案口述訪談調查採購案成果報告書》。
- 蔡宏明，《新生訓導處公墓，十三中隊。清查案成果報告書》。

六、網路資料

- 中台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網站，

- <http://child.w4.ctust.edu.tw/files/11-1040-76.php?Lang=en>。
- 中華民國空軍網站，<https://air.mnd.gov.tw/Default.aspx>。
 - 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網，
<https://archive.is/20030405173209/http://airoc2.iarchi.net/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r4-01>。
 - 台中市立東峰國民中學校網，<http://www.tfjh.tc.edu.tw/>。
 - 台中家商校網，www.tchcvs.tc.edu.tw/。
 - 台北美上美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ttmitsumi.url.tw/contact.html>。
 - 台北榮民總醫院院網，<https://www.vghtpe.gov.tw/Index.action>。
 - 台東縣仁愛國民小學全球資訊網，<https://ppt.cc/fOliHx>。
 - 台東縣太麻里鄉三合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sahps.ttct.edu.tw/files/11-1131-3.php?Lang=zh-tw>。
 - 台東縣立竹湖國小校網，
<http://www.jhes.ttct.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1>。
 - 台東縣立東海國中校網，<http://210.240.107.3/www/web/>。
 - 台東縣政府，<https://ppt.cc/fSTgWx>。
 - 台東縣綠島鄉衛生所網站，
http://61.63.55.195/taitungcounty15/pub/LIT_6.asp。
 - 台東縣興隆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slops.ttct.edu.tw/files/11-1112-3-1.php?Lang=zh-tw>。
 - 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全球資訊網，
<http://www.ksps.ttct.edu.tw/front/bin/home.phtml>。
 - 台南市私立光華女中校網，<http://www2.khgs.tn.edu.tw/main/index.php>。
 - 台南市新化國民中學校網，<http://xoops2.shjhs.tn.edu.tw/>。
 - 台南開隆宮，<http://7mothers.vrbyby.com.tw/scenerys.php>。
 - 台灣大學醫學院校網，<http://www.mc.ntu.edu.tw/C0/Pages/P2.aspx>。
 - 台灣省諮議會網站，
<https://www.tpa.gov.tw/opencms/about/introduction/councilor/councilor00080.html>。
 - 台灣歷史學會網站，<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820.htm>。
 -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ly.gov.tw/03_leg/0301_main/legIntro.action?lgno=00047&stage=9。
 - 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s://ppt.cc/fDozHx>。
 -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網站，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e?3:/disk1/lydb104/lydb/ttsdb/coun:12:/disk1/lg/ttswebbook.ini:y049914:0013:_coun。
 - 交通部航港局，https://lighthouse.motcmpb.gov.tw/lighthouse_3_33.html。
 - 全國宗教資訊網，

-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591>。
- 江國梁拍攝，《白色王子》紀錄片，2014年5月27日首映，公共電視紀錄台線上讀取，
http://viewpoint.pts.org.tw/ptsdoc_video/%E7%99%BD%E8%89%B2%E7%8E%8B%E5%AD%90/。
 - 灰筆筆記本－綠島 監獄與醫生---過去。曾經是這個樣子的，
<http://ppt.cc/QvqE>。
 - 京劇戲類，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2/taes2011/a-03.htm。
 - 明志科技大學校網，<http://www.mcut.edu.tw/p/404-1000-26243.php?Lang=zh-tw>。
 - 東森新聞雲，<http://health.ettoday.net/news/927450>。
 -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gip.moj.gov.tw/ct.asp?xItem=94126&CtNode=7267&mp=067>。
 - 邱萬興，〈再見！火燒島 26年前今天綠島送走最後一位政治犯〉，民報，
<https://ppt.cc/fFE9Ox>。
 - 金甌女中校網，<http://www1.cogsh.tp.edu.tw/node/58>。
 - 長庚大學校網，<http://www.cgu.edu.tw/bin/home.php>。
 -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中校網，<https://ppt.cc/fHYh1x>。
 - 政治受難者數位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
 - 香港電影資料館，<https://ppt.cc/fpyDKx>。
 - 孫俊彥，〈台灣人共同記憶的「白浪滔滔我不怕」，究竟是誰的捕魚歌？〉，
《Mata Taiwan》部落格，<https://www.matataiwan.com/2017/04/08/amis-fishing-song/>。
 - 師大附中校史室網站，<http://hsnu.fontech.co/chronology>。
 - 翁建道，〈林元枝談話筆錄〉，民報線上讀取，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cc543a7-be58-4e84-94a2-563c6714de57>。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網，<http://www.mc.ntu.edu.tw/C0/Pages/P2.aspx>。
 - 高雄醫學大學校網，<https://www.kmu.edu.tw/index.php>。
 - 國立中興大學校網，<http://www.nchu.edu.tw/about/mid/22>。
 -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網站，http://www.ntcu.edu.tw/newweb/about_1.htm。
 -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網站，<http://www.ntut.edu.tw/bin/home.phpy>。
 - 國立台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網站，
http://www.nttues.nttu.edu.tw/editor_model/u_editor_v1.asp?id={1F308D3B-4E4F-4948-BE3B-534FFAFC405D}。
 - 國立台東大學師範學院，<http://wedc.nttu.edu.tw/files/11-1001-1201.php>。
 - 國立台東女中校網，<http://www.tgsh.ttct.edu.tw/>。
 - 國立台東高級中學校網，<http://203.72.66.251/1/1-1.html>。
 - 國立台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網站，<http://www.tscvvs.ttct.edu.tw/tscvvs/>。

-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http://www.ntc.edu.tw/web_edit/edit_show.asp?ClassID=78。
-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院網，<https://ppt.cc/fYQGHx>。
- 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校史，<https://goo.gl/PPrcBg>。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網，<http://mportal.npust.edu.tw/files/11-1000-2374.php>。
-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網，<http://www.kuas.edu.tw/files/11-1000-122-1.php?Lang=zh-tw>。
- 國立陽明大學校網，<http://web.ym.edu.tw/bin/home.php>。
-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全球資訊網，<https://ppt.cc/felB6x>。
- 國防部後備指揮部，<http://afrc.mnd.gov.tw/thenewindex/News.aspx?NewsID=1663>。
-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院網，<http://220.130.158.216/afhch/index.php>。
-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網站，
<https://www.nhrm.gov.tw/information?uid=122&pid=2138>。
- 教育部部史網，<http://history.moe.gov.tw/policy.asp?id=2>。
- 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網站，
<https://www.greenschool.moe.edu.tw/about/school.aspx?key=3270>。
- 曹欽榮，〈歸途〉，「2011 綠島'和平'對話」部落格，
<https://2011greenisland.wordpress.com/2011/05/05/story-issue-%E3%80%88%E6%AD%B8%E9%80%94%E3%80%89/>。
- 陳昭倫，〈綠島海洋研究站 等了 10 年〉，自由評論網投書，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6371>。
- 開元國小全球資訊網，<http://www.kyes.tn.edu.tw>。
- 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校網，<http://www.wsjh.ntpc.edu.tw/>。
- 新北市立新店區青潭國小校網，<http://www.chtes.ntpc.edu.tw/>。
- 新店區北新國小校網，www.tspes.ntpc.edu.tw。
- 楊季煊，〈榮譽理事長張啟仲校友專訪〉，台中市台中一中校友會網站，
<http://archive.fo/3nxu#selection-809.0-809.10>。
- 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chcgroup.com.tw/index.php>。
- 綠島國小校網，<https://goo.gl/PTwtU6>。
- 輔仁大學全球資訊網，<http://www.fju.edu.tw/>。劉修銘，〈台東龍田國小百年校慶 連假近千校友回娘家展風華〉，今日新聞網，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401/2467256>。
- 劉錦源，〈祭拜蘇素蘭 綠島委屈點滴上心頭〉，TVBS 電子新聞網，
<https://news.tvbs.com.tw/other/404232>。
- 潤泰集團全球服務網，www.ruentex.com.tw/。
- 嶺東科技大學網站，www.ltu.edu.tw/。

「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計畫」

期初報告意見彙整修訂表

審委姓名	審查意見	本團隊回覆
蔡委員焜霖	1. 本次承辦單位的口訪對象是過去沒有訪談過的，且完成的訪談稿內容十分詳細，很值得期待。	感謝委員鼓勵。
	2. 頁 4，第 2 段第 2 行「校長到我畢業時都來是陳懷仁」，建議修改為「校長到我畢業時都是陳懷仁」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3. 頁 7、頁 14-15，對於新生幫綠島學童補習教育時間，王田桂玉的說法與事實有所出入，還好陳光明的記憶很完整，提供給承辦單位很好的了解管道	感謝委員指正。
	4. 頁 7，敘述新生種菜且拿到營區外賣給綠島居民，這部分與我的記憶不太符合，可能是較後期的情況，因為當時新生種植的蔬菜在營區內仍不夠，甚至還得跟居民購買	
	5. 頁 8，第 4 行第 2 段「老老的政治犯」：是指哪位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6. 頁 12，第 3 段第 8 行「儘管最後差幾票當選」，可能是口語的關係？讀起來不順，是否須再修飾，請考量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7. 頁 13，第 4 段第 2 行「陳校長室外地人」建議修正「陳校長是外地人」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8. 頁 15，註解 13，有關唐湯銘處長及周文彬處長任期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需再求證	
	9. 頁 17，有關受訪者陳光明先生提到的在流麻溝游泳池游泳一事，應再求證。	感謝委員指正，經與受訪者再次確認，其之記憶認知仍為此。是故，本團隊以註腳方式說明此存疑。
	10. 報告書內提到葉老師、柯千等人，建議對其背景、判刑時間等要有註解說明，有助於讀者理解。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1. 希望承辦單位能找到不同年代的受訪者，就能透過其訪談內容建構新生訓導處完整歷史。	感謝委員指正，在訪談人選上我們會盡力突破。
侯委員坤宏	1. 對於承辦單位辦理本計畫很有信心，且整稿內容不錯。	感謝委員鼓勵。
	2. 請承辦單位要注意期程，因後續除訪談外還要整稿，將來若有機會出版會更好。	感謝委員提醒。
	3. 頁 4，第 1 段最後 1 行「台北的新莊」建議修正為「新北市新莊」。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4. 頁 6，第 3 段第 2 行潤泰集團建議加註說明。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5. 頁 12，第 3 段第 2 行受訪者提到綠島小學沒有教英語，這部分應是那年代鄉下的普遍現象。	感謝委員指正。
	6. 頁 19，第 3 段第 3 行使用「光復後」一詞，為避免爭議，請再斟酌。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7. 頁 10、19，有關綠島居民來自小琉球或泉州一事，建議可補充說明。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王委員信惠	頁 8，第 4 段第 2 行醫務所的位置也有變過，是如何變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化應多加敘述或註明。	
謝委員英從	1. 頁 19，第 4 段第 1 行「大女兒」在綠島監獄的人事科工作：應該是「大兒子」。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2. 建議承辦單位可訪問綠島鄉民代表副主席蘇俊榮先生的母親，應其與綠島百合蘇素霞、蘇鄭登英都是同時期的，年輕時曾參與新生訓導處內的表演活動。	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再嘗試聯繫。
	3. 報告書中提到在照相館負責拍照的杜繼華，與陳孟和是否有相關？其背景可再詳加敘述。	感謝委員指正，不過目前仍未能搜索到其人的相關資訊。
	4. 頁 15，有關新生訓導處唐湯銘及周文彬處長的任期，需再加以考證。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主席	1. 感謝委員們提供的寶貴意見。	
	2. 請承辦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報告書，並努力進行後續計畫。	感謝委員們的意見，我們會依照意見進行修訂。
	3. 本次審查通過，感謝委員及承辦單位的協助。	感謝主席與各位委員的指正。

「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計畫」

期中報告意見彙整修訂表

審委姓名	審查意見	本團隊回覆
蔡委員焜霖	1. 距離新生訓導處時期(1951-1965)已達一甲子之後，仍能找到十多位見證當年歷史情境，娓娓詳述，實難能可貴，令人欽佩。	感謝前輩的肯定。
	2. 此次受訪人出生年份最早從 1943 年出生的田敏廣先生，到最晚 1953 年出生的陳美英女士，在新生訓導處時期正當就讀小學到初中的少年學生時期，且其中有 7 位曾上過新生訓導處的補習課，親自敘述當年補習實情，也是很可貴的歷史見證，但較令人遺憾的是除了陳傳玉女士口述中有提到高鈺鏞老師外，無人提到當年實際從事補習教學的新生姓名。	我們會再與受訪者聯繫，看受訪者們有無想起所接觸過的新生名姓。不過多數受訪者當時年幼，記憶不深，訪談時皆有進一步詢問，只是都未能說出確切的名字。
	3. 最年長的田敏廣先生在第 28 頁所提到「對新生的第一印象」，敘述 1951 年 5 月 17 日第一批政治犯被押解到綠島時的情境。這段敘述宜進一步與多位受難前輩在訪談口述紀錄或親自撰寫的文章互相參照，俾能建檔當年更真實的歷史面貌	感謝前輩的意見，我們會再另行以註腳的方式作為補充敘述。
	4. 部分錯別字及敘述應再修正調整。	感謝前輩指正，已針對所提各處修正。

侯委員坤宏	1. 總體來說目前的計畫整體進度不錯，但尚未完成的部分，是否能如期完成？	感謝委員提醒，我們會注意時程掌握。
	2. 口訪後，整理的訪談稿建議要給受訪者確認。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的每篇稿件皆會回寄給受訪者確認。
	3. 訪談稿的內容要留意敘述的正確性，如台語拼音及用法「拖拉庫」、「番薯簽」、「暗漠漠」、「太太的舅仔」等以及「他」與「她」的用法。	我們會再就委員提出的各詞彙重新確認，並以教育部現行公布的閩南語字典用法為主。
	4. 有些人名的部分，可以的話加註說明簡歷。註解重覆需留意。	我們會盡可能補充各篇訪談稿所提到的人物簡歷，惟恐尚有不足之處，還請委員見諒。
張委員素玢	1. 建議在前言先敘明受訪人篩選的條件，本報告的受訪人符合哪些條件。	感謝委員指正，會將篩選條件補入期末報告。
	2. 期中報告的10位訪談稿，儘管主訪者大致相同，整稿形式卻不甚齊整，有的只分大項，有的大小項較多。	感謝委員的意見，惟各受訪者們談論的內容多寡進一步影響了整理稿上的分類呈現，我們會盡可能將之格式化。
	3. 建議期末報告要將訪問所得加以分析統整。以呈現本計畫主題政治受難者對綠島的教育文化貢獻。	感謝委員的意見，期末報告上會以一篇文章的方式完整呈現本計畫的主題。
	4. 本次報告書的整理脈絡分明，註解的整理很用心，但有些註解重覆。	感謝委員指正，日後我們會刪去重複的註腳。
	5. 學校的檔案是很好的資訊來源，可試著從學校檔案著手蒐集有關政治受難者對於綠島教育文化貢獻的資料。	感謝委員的建議。
	6. 受難者與綠島居民接觸，居民是否一開始就是接受的，還是有不同的想	感謝委員的建議，我們會在期末報告上呈現。

	法，直至後來才接受，建議呈現居民對政治受難者印象改變的轉折點。	
	7. 文中提及政治受難者外出買豬、購買農具等事，需特別留意，避免讀者誤以為政治受難者關押期間仍有自由交易行為。	感謝委員指正，以及蔡焜霖前輩的補充說明。我們會將蔡前輩的補充加入相對應的段落，以免造成閱聽者的認知混淆。
張委員嬋娟	1. 以目前的報告書來看，對於文獻、照片的蒐集上較少，建議承辦單位於口訪時，多徵詢受訪者提供照片、書面資料或其他文獻的可能性，增益歷史記憶的佐證資訊。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次計畫中較少收集到居民與受難者互動的照片，唐燕妮女士有收藏較多的照片，這方面我們會再努力。
謝委員英從	1. 關於居民在補習教育、婚姻等方面與受難者的關係，本次訪談都有提到，給予肯定。	感謝委員的肯定。
	2. 受訪者賀玲玲是當時女生分隊幹事的女兒，如可以蒐集到有關女生分隊的資料是很大的突破。	我們有進一步再向賀女士詢問，惟賀女士當時年幼，記憶有限，並無其他斬獲。
	3. 唐燕妮女士所保存的珍貴照片，希望承辦單位若有機會訪問，希望能說服她，提供或授權給本處，作為日後研究、展示之用。	我們會再向唐女士詢問。
	4. 有關本次報告書內容，錯別字部分要修正，另外內容可再深入探討，受訪者敘述的內容也需再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錯別字部分已修正，後續將稿件寄回給受訪者時也會針對委員們提出須補充的內容進行補訪。
主席	1. 請承辦單位說明選擇受訪對象的理由與條件，以利未來規劃相關計畫參考。	感謝主席指正，我們會在期末報告上呈現。

	2. 訪談紀錄不一致部分，請承辦單位做最後的確認。	感謝主席指正，我們會再向各受訪者進行確認。
	3. 受訪者除受難者外，官方人員亦是重要的訪談對象，兩者相互印證，有利於建構完整歷史面貌。	
	4. 有關新生訓導處派車接送學生進行補習教育時，是否設置接駁處，請再確認。	經過再次和受訪者們確認後，得到的說法如舊：訓導處會派軍卡車去接南寮、中寮一帶的學童，並無特定接駁處，採隨招隨停。
	5. 本次計畫雖非研究計畫，但亦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請承辦單位依委員意見調整修正。	感謝主席指正，我們會依照委員們的意見進行修正。
	6. 本次期中審查原則通過。	

「白色記憶 2：政治受難者對綠島教育文化貢獻口述訪談計畫」

期末報告意見彙整修訂表

審委姓名	審查意見	本團隊回覆
蔡委員焜霖	1. 己身也為 1950 年代的政治受難者，看見此次期末報告成果所紀錄之新生對於綠島的各項貢獻與相關紀錄很感動，也學習到了很多，謝謝執行團隊的付出。	感謝委員的鼓勵。
	2. 頁 3，田陳美琴的出生年誤植，應為 1956 而非 1936。此外，由該表格的受訪者年代中亦能推敲出，接受新生補習教育的綠島居民應為 1940-1950 年前後為多。新生們大多在 1965 年便被移監回台灣本島，因此，1951-1965 年間也應為新生與綠島居民真正有接觸且互動最多的時間點。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3. 頁 8，新生醫師大多在 1960 年左右被移送回本島，因此關於田定隆先生（1954 生）所言「太太小時候曾在醫務所開過盲腸手術」，宜再向受訪者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經與受訪者再次確認，其之記憶認知仍為此。是故，本團隊以註腳方式說明此存疑。
	4. 頁 13，柯千的註釋應再查證。當年應無判處三十年有期徒刑，應該是實際執行了三十年。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5. 頁 15，建議重新整理該頁段落敘述的時間序（新生訓導處與警總時期混插），避免造成閱讀上的混淆。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6. 頁 17，註 2，若依照檔案來看，周文彬應為第三任新生訓導處長。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7. 頁 22，關於一年殺豬一次應為唐女士的認知歧異，因為新生當時是各隊輪流宰殺，所以一年不只一次。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8. 陳次男先生的躲空襲經驗相當特別，不過關於頁 29 提到的新生於 1951 年上岸，此與頁 40（陳進榮先生）、49（蔡三麒先生）所描述的情形咸有落差。1951 年新生們被移送到綠島時，由於登陸艇無法靠岸，是換小舢舨接駁登陸。舢舨船小，乘載人數又多，因此新生們手上並無戴手銬或被綑綁。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9. 頁 31，錯字，「娶」我們綠島女性。同頁，關於陳次男先生提到的「綠島之夜」，應為日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成立後，所舉辦的慶生餐會一類的慶祝活動。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0. 頁 41，提到新生高鈺鐳曾於補習課教授化學，此為比較特別的口述證言，宜再向受訪者確認。	感謝委員指正，經與受訪者再次確認，其之記憶認知仍為此。是故，本團隊以註腳方式說明此存疑。
	11. 頁 50，流麻溝圍牆旁邊應該是第一大隊的廚房，此項明顯為受訪者的記憶錯誤，謝謝執行團隊用註釋解釋說明，如此呈現既不防礙受訪者的原意，也忠於事實。	感謝委員。

	<p>12. 頁 51, 「把病死的豬抬去燕子洞宰殺」, 應為認知歧異, 郭振純前輩最常講的故事就是為了吃到豬肉, 我們會故意把豬隻弄死。因此, 應該不是真正病死的豬隻。另, 我們宰殺豬隻通常都在廚房, 建議執行團隊再次向受訪者確認。以及, 同頁, 「營區有一陣子比較亂…最後選擇跳海, 不曉得是發生什麼事」, 如果是指「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 並無新生跳海, 建議執行團隊一併向受訪者確認。</p>	<p>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p>
	<p>13. 頁 52, 許省五、許省六是畫看板的, 不是打石磨, 此應為受訪者誤記。</p>	<p>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p>
	<p>14. 看完這次的口述稿, 能夠深刻感受到綠島人民對黃石貴的懷念。不過關於歌仔戲的編劇, 其實最主要是由第一大隊三中隊的楊銀象所編。只是很可惜楊銀象先生很早就過世, 未能留下更多相關紀錄。</p>	
	<p>15. 新生訓導處確實有排球隊跟籃球隊, 大隊之間還會有比賽。不過棒球隊應該是沒有的, 建議再查證。</p>	<p>感謝委員指正, 經與受訪者再次確認, 其之記憶認知仍為此。是故, 本團隊以註腳方式說明此存疑。</p>
	<p>16. 「軍中樂園」應是警總時期的產物, 新生訓導處時期並無, 語句上應再修飾。</p>	<p>感謝委員指正, 已修正。</p>
<p>侯委員坤宏</p>	<p>1. 未來可以考慮將此成果出版。不過考量到閱聽者對綠島的認知, 建議日後出書時增加綠島的相關地名與地景說明, 甚至是地圖, 以利讀</p>	<p>感謝委員指正, 已補入相關地理位置。</p>

	者進入情境。	
	2. 頁 8,「金瓜抱不動」一句,宜再加註說明,使語句邏輯更為完整。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3. 頁 12,建議加註說明「睡美人」位置,以利讀者理解該空間位置。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4. 頁 14 與頁 21 皆有提到三七五、三七六,因頁 21 的唐燕妮女士的敘述較頁 14 的田陳美琴女士完整,建議在頁 14 加註說明詳可參見後文。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5. 頁 16,流麻溝人跟公館人所謂的失去自由一句,宜再潤飾,使語意表達更為通順。同頁,或能查找有無承包商趙末雄的相關資料,加註說明。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另,趙末雄先生的相關資訊我們會再努力嘗試搜尋,也感謝英從委員提供相關的連絡資訊。
	6. 頁 18,美上美公司與東元電機或可考慮加註。頁 19,伍台安該人或也能查找有無相關資料。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另,伍台安應只是唐燕妮女士的國小同學,資料上較難查找。
	7. 頁 20,關於中山堂跟中正堂的歧異與流變,建議加註說明並修改語句,使文意更加流暢。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8. 頁 23,花生豆腐跟章魚甘若是綠島的特色小吃,或能加註說明,使文意更加完整。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9. 頁 31,李定福、鄭敬夫、鄭嘉雄或也能查找有無相關資料。	感謝委員指正,不過此三位人士應為一般居民,資料上較難查找。
	10. 頁 32,演得很「精彩」;另,請加註說明「草山埔」為何處。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1. 頁 33，漢寶德或也能加註說明。同頁，字句上的修正，「呂秀蓮前副總統」。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2. 頁 35，關於陳進榮先生所提到的「做十六歲」或可加註進一步說明此項習俗。同頁，請加註說明「孔子岩」的位置。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做十六歲一事尚無相關找到相關資訊，待與陳老師聯繫)
	13. 頁 36，「那時候很多老師都是由工友擔任」邏輯不通，建議修飾文字。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4. 頁 41，「他演的戲每一齣都有連續」一句宜再潤飾，使語句更通順。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15. 第三章部分，貴團隊從口述切入撰寫此篇文章，其之性質是論文?又或者是一份報告?或可再深入探討，更完整地建構以綠島為中心的綠島史。以及，同頁的註 1，引用數據應有誤植，建議再查證。	感謝委員指正，會再修正內文。
張委員嬋娟	1. 頁 15，建議調整段落以更完整呈現敘事上的時序。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正。
	2. 未來若考慮出版，不曉得貴團隊在訪談時有無請受訪者們簽署授權同意書?不然事後再去追補此部份會比較困難。	感謝委員提醒，訪談時都有取得受訪者們的授權同意書。
	3. 有無可能整理出黃石貴或是新生訓導處時期編演的歌仔戲劇碼?日後若有相關展示設計，或可一用。	此部份可能較難達成，因受訪者們當時年紀尚幼，認知與理解能力都有限。
謝委員英從	1. 感謝執行團隊的認真，本次的二十位受訪者人選皆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與突破。	
	2. 頁 15，能提供趙末雄先生的兒子聯繫方式，或可做	感謝委員的資訊提供。

	為執行團隊訪談參考。	
	3. 回應侯委員的「公館人失去自由」疑問，除卻指涉他們被剝奪的土地，當時的綠島人連出海捕魚都受到限制。	感謝委員的補充說明。
	4. 頁 29，蘇素霞的身分為首次聽聞，還請執行團隊再次向受訪者確認。	經與陳次男先生再次確認，其之記憶認知蘇素霞確實為當時的綠島國小工友。
	5. 柯千的註釋應再查證。	感謝委員指正，已修訂。
主席	1. 本計畫對人權館有相當的重要性，對日後展示規劃上都有所助益，感謝執行團隊的付出。	
	2. 請執行團隊依照委員們的意見修訂內文。	感謝主席，本團隊會依照委員們意見進行修訂。
	3. 成果報告前文或可再進一步呈現受訪者的篩選與相關說明，以便閱讀者更能掌握。	感謝主席，本團隊會於成果報告上呈現。